世界文豪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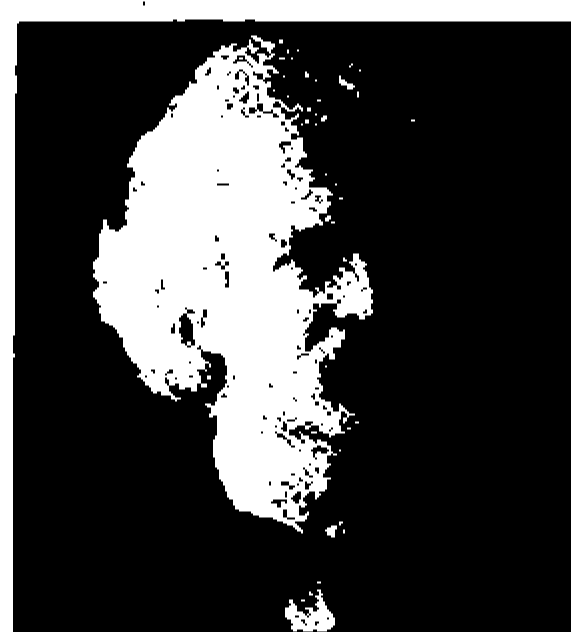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MAKE TUWEN SHIJIUJUANJI

12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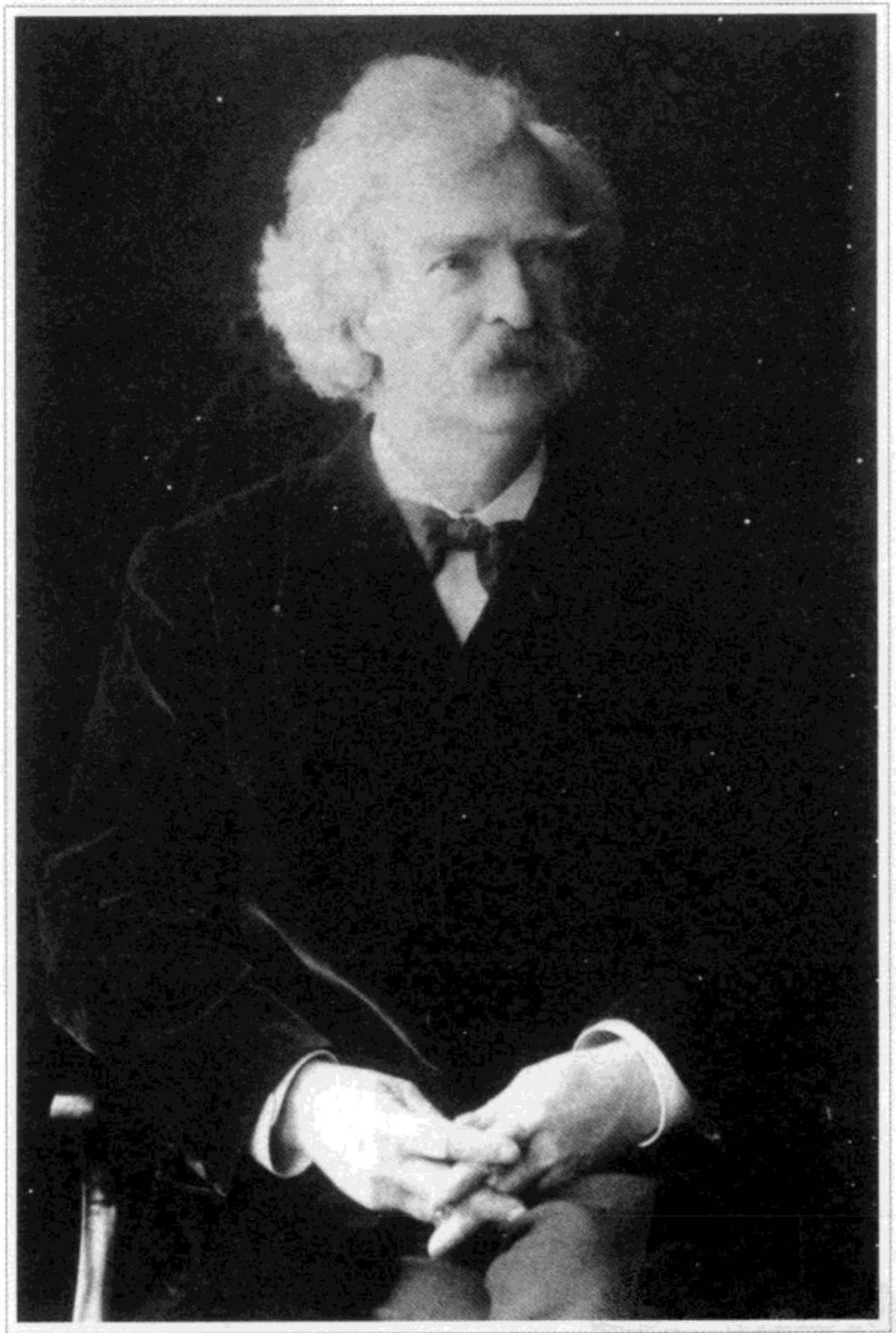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二卷

圣女贞德传　　1896

河北教育出版社



Mark Twain



圣女贞德传·第一卷　在栋雷米

圣女贞德传·第二卷　在宫廷和军营中



圣女贞德传·第三卷　审判和殉难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二卷



圣女贞德传·第一卷 在栋雷米

(1896)

李 际 译

SHENGNU ZHENDE ZHUAN DIYIJUAN ZAI DONGLEIMI

贞德的个人回忆录*

路易·德·孔泰爵士　著
（她的侍从和秘书）

根据法国国家档案馆中未发表过的原始手稿
从古法语以自由风格译成现代英语

让·弗朗索瓦·阿尔登　译

---

* 以上是原书封面上的文字。

译者序言

□李　际

出版于1896年的《圣女贞德传》讲述了一个美丽、动人、悲壮的故事，描写的是15世纪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①]的一生。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法国受到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面临亡国的危险。此时，贞德，一个目不识丁、不谙世事的牧羊女，在国家的危难关头担负起了抵抗侵略者，挽救祖国命运的重任。她在十七岁时就担任法兰西武装力量总司令，率领法国军队破解了英军对奥尔良的包围，收复了被占领的大片国土，拯救了法国。可是贞德最后被英国军队俘虏，不但被国王查理出卖，而且遭到奸人暗算，丧生于法国神父和英国统治者之手。

马克·吐温的作品素以幽默、讽刺、现实的风格见长，可是作者在本书中讲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故事。他之所以写下了

① 即冉·达克（1412—1431），法国民族英雄。法国百年战争时率军六千解英军对奥尔良之围，被俘后以火刑处死。后被天主教会追谥为圣女。

这么一部严肃的英雄史诗，依译者之见主要有三个动因：

首先，贞德的事迹深深打动了马克·吐温，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在他的童年时代，有一天他正在汉尼拔的路上走，偶然有一张从有关贞德的书中脱落的散页飘落在他脚前，那一页上描述了贞德在英国人的监狱中遭受的磨难和凌辱，从此激发了他对贞德的仰慕和对迫害她的人的憎恨之情，贞德的英雄形象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再也无法抹去。马克·吐温十分喜爱这部作品，曾说："在我创作的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贞德》这一部。它是最好的一部，我非常了解它。此外，它所给予我的喜悦和满足，比其他任何一部作品多七倍：十二年的准备和两年的写作。而其他作品不需要准备，也没有作过任何准备。"为了写这部书，马克·吐温花了整整十二年时间研究贞德的传记，关于她的书籍就放了一书架。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离不开作者的呕心沥血和精心创作。

其二，马克·吐温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理想主义者，就社会而言，他愤世嫉俗、爱憎分明，追求的是公正、美好的社会。对于贞德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压迫、腐化、剥削、贿赂、虚伪、强制、仇恨、贪婪等深恶痛绝。就对女性的看法而言，马克·吐温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品质是：美丽、温柔、无私、纯洁，但又崇高、勇敢、善辩、爱国。而贞德完全符合他对女性的期望。马克·吐温笔下的贞德，按照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的话来说，是"一位美丽而十分具有淑女风范的维多利亚女子"。可是，就是这么一位理想人物却受到了社会不应有的迫害。马克·吐温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社会的愤慨促成他以更大的激情来进行此传记的创作。

其三，此传记虽然根据贞德事迹写成，但作者的妻女，特别是女儿苏西是书中女主人公的部分原型，从中可以找得到她

们的影子。作者把他对生活中最亲近、最钟爱的人的爱倾注于写作中，这就使得他的描写更加生动感人。作者的妻女也直接参与了本书的创作过程。他常把写好的章节读给女儿听，听取她们的意见，有时父女俩自己也深受感动，常常会一起放声大哭。更为重要的是，马克·吐温本打算当贞德在奥尔良大获全胜时收尾，可是在她妻子的鼓励下把传记写到了贞德就义，于是读者有幸从中了解到贞德的一生，特别是她一生中最悲壮、最感人的那一幕。

以目击者自述的手法来写传记并非易事。关于对贞德童年生活的描述，史实的缺乏反倒给想像力提供了驰骋的余地，而尽管此传记与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有着结构松散、枝节横生的特点，但他的生花妙笔还是将贞德的故事描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传记的后半部基本按照史实来描述，虽略显拘谨，但所描绘的贞德的一言一行显示出一种悲壮的美，而且更为直接地反映了作者对黑暗社会和卑劣人性的愤恨和控诉。作者把一个理想的人物放在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环境中。理想人物的高尚、伟大与腐败的社会和卑鄙的人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贞德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对待，反映了她所处的社会是个不公正的社会。她忠心耿耿，机智勇敢，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法国的抗英事业。在她帮着国王恢复了王位以后，当国王问她想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时，她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免除家乡的税赋，别无他求。可她得到了什么样的报答呢？她被俘后备遭折磨，国王无动于衷，宫廷袖手旁观，致使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黑暗的社会，更显得牺牲的悲壮和贞德品格的伟大高尚。真正了解马克·吐温的人会这么说，他是生活在人类的希望与失望之间的边界上的居民，他知道捧腹大笑，但是他的笑声中含有悲泣。他自己也说过："自己不哭泣的作家不可

能使别人哭泣。”如果说马克·吐温在别的作品中的悲泣隐藏在笑声中，那么他在本书中把对社会和人类的失望以及对理想社会和人类的期望通过对贞德的人品的描述和遭遇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出来。《圣女贞德传》就是这么一部反映了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内涵丰富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本传记的原名为《关于贞德的个人回忆录》，作者的署名为贞德的侍从和秘书路易·德·孔泰爵士。这是马克·吐温惟一的一部非幽默作品。也许是因为他总是被当做一个爱开玩笑、爱讽刺挖苦的人，他担心读者会误会他创作的本意，故在该书出版时用了笔名。

《圣女贞德传》是马克·吐温多年心血的结晶，是关于一位不朽的女英雄的传世之作。在该传记发表一百多年的今天，它读来仍令人感动、令人难以忘怀。贞德的英名将流芳百世，直至时光的终结。描写这个女英雄的这部伟大的作品同样也将流芳百世，给世世代代的人以教益。

译者首次翻译马克·吐温的作品，且时间仓促，译文中肯定存在欠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8 年 12 月

原译者序*

□ 马克·吐温

要公正地评价某一名人的声望，应该用他所处时代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以某个世纪的标准来判断，前一世纪最出名的人物也会黯然失色；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四五个世纪前的名人的声望恐怕不能在各个方面都经受得住考验。然而贞德的声望是无以伦比的。她的声望可用各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其结论却不会引起担忧。不管是用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还是用所有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她的声望依然无懈可击，依然完美无瑕，十全十美；就人类的成就而言，她的声望仍然保持着所能达到的最崇高的境界，超越任何凡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当我们回想到她所处的那个世纪是中世纪黑暗时代以来历

---

* 本书的原名为《关于贞德的个人回忆录》，署名作者为路易·德·孔泰爵士，其身份为贞德的侍从和秘书。但实际上这本书是马克·吐温本人撰写的，故此处的“原译者”——原书中所署的让·弗朗索瓦·阿尔登，也是马克·吐温本人。

史上最野蛮、最邪恶、最腐朽的世纪，而她却诞生于这块土地，对于这样一个奇迹我们惊叹不已。她与她所处世纪的天壤之别就是日与夜的差别。当人们撒谎成性之时，她说的却是实话；当诚实已成为失去的美德之时，她却是个诚实的人；当无法指望有谁会恪守诺言之时，她却言而有信；当其他的伟大头脑自耗在美妙的幻想或微不足道的野心之上时，她的伟大头脑却致力于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追求；当夸夸其谈和出言粗鲁已成流弊之时，她却谦虚、含蓄、彬彬有礼；当残酷无情已司空见惯之时，她却充满着怜悯之心；当人们尚不知什么叫持之以恒之时，她却坚韧不拔；在这个人们已忘却什么叫廉耻的年代，她却保持了好名声；在人们失去信仰、嘲笑一切之时，她的信念却坚如磐石；在这个虚伪成性的时代，她却真诚依旧；在这个阿谀奉承、奴颜婢膝的年代，她却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使之丝毫未受损害；当希望和勇气已在国人的心目中消亡之时，她却有着大无畏的勇气；当上流社会的身心皆肮脏不堪之时，她的身心却洁净纯正——在这个王公贵族皆肆虐犯罪的时代，在甚至连基督教世界最高层人物也能使这个伤风败俗的时代感到吃惊，使之因目睹他们充满不可想像的奸诈、屠杀和兽行的残暴生活而目瞪口呆之时，她却拥有所有这些美德。

在世俗历史上留下名望的人物中，她或许是盖世无双的完全无私之人。在她的任何言行中找不到追求私利的蛛丝马迹。当她把国王从流亡生活中解救出来并把王冠戴到他头上时，国王提出给她奖赏和荣誉，可是她拒绝了一切，什么也不愿意领受。她想为自己所领受的——要是国王恩准——就是回到家乡的村庄，或再次牧羊，或依偎在母亲的怀中，或帮母亲料理家事。这位本色未褪的统率胜利之师的将领，王爵的伙伴，国民拥戴和感激的偶像，她的私心不过如此，没有更多。

可以公正地说，若考虑贞德建功立业时的条件，所遇到的障碍和所能采取的手段，她可与任何有历史记载的丰功伟绩相媲美。凯撒曾远征，但他在出征时率领着罗马训练有素、有着必胜信念的身经百战之师，而且他本人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拿破仑席卷了欧洲的精锐部队，但他本人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且在出征之时拥有爱国的军队，这支军队受到大革命所孕育的、创造奇迹的新自由气息的激励和鼓舞——热血满腔的新兵投身于战争的光辉事业，而不是年迈、松垮的兵痞，也不是有着长期屡战屡败经历的绝望的残兵败将。然而贞德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年幼无知，目不识丁，是个贫苦的乡村姑娘，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然而她却看到一个被镣铐束缚的伟大民族在外国的统治下束手无策，前途渺茫；其国库枯竭，其士兵灰心沮丧、四散而去；在遭受了长时期的内忧外患之后，所有人都已精神麻木，心灰意冷；他们的国王吓破了胆，听天由命，并准备逃离法国，而贞德向这个形如死尸的民族伸出了手，使之站立起来并跟随着她。她带领着这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她扭转了百年战争的潮流，使英国势力遭到重创；在她牺牲之时，她赢得了法兰西救星的称号，至今仍然拥有这个称号。

然而，当法国神父把这个时代所创造的最天真、最可爱、最可敬的高贵的孩子抓去，并将她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时，法国国王，那个被贞德扶上王位的国王对她的报答就是苟安漠然，无动于衷。

贞德生平的独特之处

□译　者①

在世上的传记中，关于贞德生平之详情的传记在一个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这是惟一一部经宣誓而留给我们的生平，是惟一一部来自目击证人席的生平。1431年大审判的官方纪录，以及二十五年后平反昭雪裁判庭的官方记录仍然保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使她的生平全面翔实。那个遥远年代的任何人的生平未有像她的生平那样确凿无误、全面详尽。

在路易·德·孔泰爵士的个人回忆录中表明，他忠实于有官方记载的贞德的生平，因此其可信性是无可挑剔的，但他所添加的大量细节的可信性则取决于他本人的叙述。

---

① 即马克·吐温本人。

致四代侄孙和侄孙女

□ 路易·德·孔泰爵士

今年是 1492 年，我八十二岁。我将向你们叙述的是我在孩提时代和青年时代亲眼目睹之事。

你们及世人阅读着关于贞德的故事，咏唱着关于贞德的歌曲，从采用新近发明的印刷术所印成的书籍中研究着贞德的生平；其中提到了我——路易·德·孔泰爵士——我当时是她的侍从和秘书。我自始至终一直和她在一起。

我和她在同一个村庄里被抚养长大。当我们都还是幼儿之时，我每天都和她在一起玩耍，就像你们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样。既然我们现已意识到她是多么的伟大，既然她的英名现已享誉全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叙述会是真实的。这似乎显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好比一枝寿命短暂、微不足道的蜡烛却谈论起在天穹运行的永恒的太阳，并说："当我们同为蜡烛之时，我们曾一起聊天，同住一个屋檐下。"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是真实的。我们曾在一起玩耍，后来和她并肩作战。那个娇小可爱的身躯骑在马上奔驰，胸膛俯向马的颈部，冲锋陷阵在

法国军队的最前列；她的头发向后飘拂，银铠甲渐渐深入至激烈的战场之中，有时她几乎被晃动的马头、高举刀剑的手臂、随风飘动的翎毛和交错的盾牌所淹没——这一景象壮观、清晰，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脑海中。直至最后我一直和她在一起：在那黑暗的一天到来之时，我的手是她一生中最后触摸过的手。充当英国人走狗的法国主教谋害了贞德，那谴责良心的阴影将永远留在这些人的记忆之中，也将留在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法兰西人的记忆之中。

岁月流逝，那个神奇孩子如流星飞越法兰西战火弥漫的天空，熄灭在火刑柱冒出的烟雾之中——这一景象被越来越深地埋没在过去，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神奇，越来越神圣，越来越凄惨。此时我终于理解、认识到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除了基督之外，她是诞生于世的最崇高的生命。

第一章　当豺狼在巴黎肆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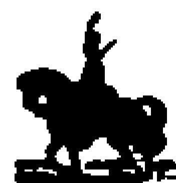
我，路易·德·孔泰爵士，于1410年1月6日出生于讷堡，换句话说，正好比贞德在栋雷米[1] 出生早两年。我的全家在本世纪初从巴黎附近逃到那个遥远的地方。我的家人在政治上属于阿尔马雅克派尼亚克党[2] ——即爱国派。尽管法国国王[3] 有疯病而且昏庸无能，他们仍然拥护他。拥护英国的勃艮第派剥夺了我家的全部财产，干得完全彻底。他们剥夺了父亲的一切，除了那低等贵族的身份。父亲在来到讷堡时一贫如洗，心如死灰，可是他喜欢那里的那种政治空气，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他来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地区；他离开的那个地区充斥着暴徒、疯子和魔鬼，在那里杀人成了每日的消遣，任何人的生命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在巴黎，暴徒每夜在街头横行霸道，烧杀掠抢，为所欲为。太阳升起，阳光落在残垣断壁、烟雾腾天的房屋上，落在街头横七竖八、残缺不全的尸体上。那些尸体仍躺在原先倒下的地方，被剥得一丝不挂，那是跟在暴徒后面可恶地占便宜的小偷的

---

① 法国洛林省的一个小村庄。

② 当时法国的一个爱国党派，拥护奥尔良公爵路易，与亲英的勃艮第公爵约翰是死对头。

③ 指法王查理六世。

行径。谁也没有胆量收尸加以埋葬，那些尸体被遗弃在那里腐烂发臭，导致瘟疫。

腐烂的尸体确实造成了瘟疫。瘟疫夺走人们的生命，就像杀死苍蝇那般轻而易举，而葬礼是在夜间悄悄进行的，因为公开的葬礼是不允许的，以防暴露瘟疫的严重程度，从而使人们惶恐不安、陷入绝望之中。接着，五百年未遇的最寒冷的冬季最终降临到法国。饥荒、瘟疫、屠杀、冰雪——巴黎突然遭受着这一切。死尸在街上堆积如山，而狼群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市区吞噬。

啊，法兰西蒙难了——遭到了灭顶之灾！七八十年来，英国人的毒牙深深地嵌入她的躯体，接连不断的挫折和溃败已使她的军队魂飞魄散，于是人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法国兵只要一见到英国兵就会落荒而逃。

在我五岁时，阿金库尔[①] 大灾难降临到法兰西。尽管英王[②] 已回国去享受其荣华富贵，但他却把法国置于效忠于勃艮第派的自由伙伴组织流窜团伙的蹂躏之下。其中的某一团伙曾夜袭讷堡。借着燃烧的茅草屋顶发出的火光，我目睹了这个世界上我的所有亲人遭到屠杀（只有一个在宫廷里的哥哥，即你们的祖先得以幸免），那时他们在求饶，但我听到刽子手嘲笑他们，学他们的话。我没有被发现，平安逃脱。我在那些野蛮人离去后爬了出来，望着被火焰吞没的房屋一直哭到大天亮。除了死尸和伤者与我做伴以外，我形单影只，因为幸存的人都已逃命而去，躲藏了起来。

我被送至栋雷米，被送到一位神父的家里，那里的女管家成了我慈祥的母亲。在此期间，神父教我读书写字。在这个村子里

---

① 法国北部城市，“百年战争”期间，入侵法国的英国军队于 1415 年在阿金库尔大败法军，后乘胜攻占巴黎，史称阿金库尔大灾难。

② 指英国国王亨利五世。

惟有他和我拥有此学问。

这位好心的神父是纪尧姆·弗隆特。他的住宅那时成了我的家，其时我六岁。我们的住处离村教堂不远，而贞德父母家的小花园就在教堂后面。在贞德的家庭中，父亲叫雅克·达克，母亲叫依莎贝尔·罗梅；他们有三个儿子：雅克十岁，皮埃尔八岁，让七岁，贞德四岁，小妹妹卡特琳约一岁。我和这家的兄弟姐妹一直是童年的小伙伴。除了他们以外我另有一些小伙伴——特别是四个男孩子：皮埃尔·莫雷尔，艾蒂安·罗兹，诺埃尔·朗居松和埃德蒙·奥布里；他们的父亲当时是村长。在我的小伙伴中还有两个女孩子，年龄与贞德相仿，后来渐渐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她们一个叫奥梅特，另一个叫小梅格特。她们和贞德一样是普通农民的孩子，长大以后都嫁给了普通的劳工。你们瞧，她们家境贫寒，可是在许多年后，这两位地位低下的老妇人因年轻时与贞德的友谊而受到尊敬；陌生的过路人，不论其身份有多么高贵都会去拜访她们并表示敬意。他们都是些好孩子，但只是普通农民的类型；他们当然不聪明伶俐——对此你们无法指望——可是他们心地善良，待人友好，听父母和神父的话；长大以后，他们从长辈那里间接地、原封不动地得到狭隘和偏见的禀性，并毫无保留、而且不加考虑地加以应用——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从上辈那里继承了宗教信仰，也具有相同的政治信仰。约翰·胡斯[①]之类的人会找教会的岔子，而在栋雷米，这动摇不了任何人的信仰。在我十四岁时教会出现分裂，我们一下子有了三位教皇[②]；但是，对于如何在他们中间进行选择，在栋雷米谁也不担

---

① 胡斯（1369—1415），捷克布拉格大学教授，因主张宗教改革被由欧洲各国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决定以异端罪处死。

② 14至15世纪，法国与意大利相互争夺对于罗马教廷的控制权，导致西欧教会大分裂，出现三个教皇并存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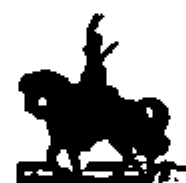


心——罗马的教皇才是合法的教皇，来自罗马以外地区的教皇根本不是教皇。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属于阿尔马雅克派，是爱国者；因此，即使我们这些孩子不憎恨世界上任何别的事物，我们必定因此而憎恨英国人以及勃艮第派的名称和组织。

第二章　栋雷米的仙女树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我们的栋雷米与那个遥远地区所有落后的小农庄都很相似。它是由犬牙交错的狭窄小路和小巷组成的；谷仓式房屋有着向外突出的茅草顶，于是将这些小路和小巷都遮掩在下面。那些房屋的窗户上装有木质百叶窗——也就是说在墙上开了些洞作为窗户，屋内的光线昏暗。地面是泥土，家具没有多少。放羊或牧牛是主要的生计，所有的年轻人都去放牧。

栋雷米环境优美。鲜花怒放的平原从村庄的一侧延伸至马斯河宽阔的弯道；绿草遍布的山坡从村庄的后侧渐渐向上隆起，顶部有一片宽广的橡树林。林子深密昏暗，引起我们这些孩子的浓厚兴趣，因为很久以前逃犯在那里犯下了多宗凶杀案，而在更久远的过去，从鼻孔里喷出火焰和毒雾的巨龙曾以那林子为家。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仍有一条龙住在那里。那条龙有一颗树那么长，身子有四十二加仑酒桶那么粗，鳞片像重叠交错的大瓦片，深红色的眼睛有骑士的帽子那般大，而尾巴上的锚形爪大得不知像什么。不管怎么说很大，长在龙的身上实属罕见，每个熟悉龙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人们认为这条龙有着鲜艳的深兰色，上有金色的斑点，不过谁也没有亲眼见过，所以不知是否如此，只是有这么一种观点而已。这不是我的观点。我认为，要是没有事实作

依据形成观点是没有意义的。倘若你们塑造一个体内没有任何骨头的人，此人看上去可能像模像样，但他是个软绵绵的人，站不起来。我认为证据是观点的骨骼。但我将另外抽时间更详细地讨论此事，并努力表明我的公正立场。关于那条龙，我始终认为其颜色是金黄色的，没有蓝色，因为龙总是金黄色的。皮埃尔·莫雷尔有一天在林子里闻到了龙的气味，并从气味中辨别出了龙，这一事实表明那条龙就在林子里的不远处。这使我们惊恐万状地意识到，最致命的危险近在咫尺，而我们却浑然不觉。

要是在远古时期，来自地球上许多遥远地方的一百个骑士会一个接一个地冲入林子里，把龙杀死并领取奖赏，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那个方法已不可行，神父却成了消灭龙的人。此事是由纪尧姆·弗隆特操办的。他带着一队人手持香烛和旗帜绕着林子的边缘行走，从而驱走了龙的邪气。打那以后人们再也不知龙的下落了，尽管许多人认为龙的气味从未完全消失过。这倒不是由于有谁又闻到过龙的气味，因为谁也没有再闻到过；这只是一种观点，和前面所说的那种观点一样——你们瞧，缺少骨头。我知道那生灵在驱邪仪式举行之前待在林子里，但我不能肯定它事后是否还在那里。

在面对沃库勒尔方向的高地上有一片绿草如茵、景色秀丽的开阔地。那里矗立着一棵雄伟的山毛榉树，枝繁叶茂，形成一大片树阴。树旁有一泓清凉明澈的泉水，是孩子们夏天的好去处——啊，五百多年来每个夏天皆如此——孩子们去那里，围着大树载歌载舞，欢聚数小时，不时痛饮泉水以恢复疲劳；那可是舒心、畅快的时光。为了讨得住在那里的仙女们的欢心，孩子们扎起花环挂在树上或放在泉水旁，因为那些仙女是些悠闲、天真的小生灵，像所有的仙女那样喜欢那么做；她们喜欢所有雅致、漂亮的东西，就像那扎成花环的野花。仙女们会对孩子们的敬意作出回报，为孩子们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比如让泉水始终充

足，始终清澈冰凉，并驱赶走咬人的蛇或叮人的昆虫。因此，五百多年来在仙女和孩子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据说已有一千年了——他们之间惟有热忱的爱和绝对的信赖；每当某个孩子死去时，仙女们与他的小伙伴们同样悲哀。这是有据可查的，因为在举行葬礼那天的破晓前，她们会把一小束永不凋谢的蜡菊放在那孩子曾在树下坐过的地方。我知道这是真事，因为是我亲眼所见。人们之所以知道是仙女所为，是因为那花束全部是由黑色的花朵组成的，而那种花在法国的任何地方都无人知晓。

自远古以来，所有在栋雷米被抚养长大的孩子均被称为仙女树的孩子；孩子们喜欢这个名称，因为它带有一种世上其他孩子所不具有的神秘的优越感。是这么一回事：每当某个栋雷米的孩子即将死去时，如果他的灵魂一切正常，那么在他那渐渐暗淡下去的脑海中飘荡的模糊、虚幻的景象中会出现仙女树那柔和、鲜明、美丽的形象。有人就是这么说的。还有些人说那幻象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警告，它出现在死亡前的一两年，此时罪孽已占据人的灵魂，于是仙女树以万物萧条的冬天幻象出现——于是使那灵魂陷入惊恐之中。要是此人心生悔意并过上清白的生活，树的幻象会再次显现，此时是赏心悦目的夏天景象；要是心无悔意，树的幻象不再出现，于是灵魂知道劫数已满，离那生命而去。还有些人说树的幻象只出现一次，且只出现在离乡背井而且正孤独死去的清白之人的眼前；那种人渴望最后一次得到某种能唤起对故乡亲切回忆的东西，真是惹人怜悯。在那些已经逝去的风华正茂的美好日子里，仙女树是他们的钟爱之物，分享他们的快乐，减轻他们的小小烦恼；说起能唤起对故乡回忆的东西，有什么比仙女树的幻象更能打动他们的心灵呢？

正如我所说的，关于仙女树现在有几种传说，有人相信这一种，有人相信那一种。我知道有一种传说是真实的，就是最后那一种。我不会对其他几种传说提出异议，我认为那些传说是真实



的，但我只知道那最后一种是真实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要是谁坚信自己所知之事，而且不费心于不能确定之事，那么他就会有更加坚定的信念——这么做受益匪浅。我知道，当仙女树的孩子在异国他乡死去时，那么——要是他们没有和天主过不去——他们会把渴望的目光投向家乡；面对家乡，仿佛透过给天做帘的云彩的缝隙，他们会见到那仙女树柔和的幻象；仙女树被笼罩在梦幻般的金光之中，光芒四射；他们还见到向河边倾斜下去的鲜花盛开的青草地，于是，那些奄奄一息之人的鼻孔中飘散着故乡花朵那清淡、甜美的芳香味儿。然后，那幻象变得暗淡起来，消失了——但是他们明白，他们是明白的！你们站着旁观的人从他们变形的脸上也能看得出；是的，你们知道有信息到来，你们知道它来自天国。

贞德和我对此事持相同观点。但是皮埃尔·莫雷尔、雅克·达克和其他许多人认为树的幻象出现两次——就罪人而言。事实上，他们和其他许多人说他们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并且告诉了他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对世事的了解大多是间接的。

关于仙女树是否真有两次显灵，有一件事实证明了这种可能性：自从远古以来，要是谁看见一个老乡面如死灰，丧魂落魄，人人都会悄悄对邻居说："瞧，他犯下了罪孽，受到了警告。"想到此事邻居会浑身直打哆嗦，并低声回答道："是的，可怜的人儿，他看见仙女树了。"

这种证据有其说服力，并不是挥一挥手便可否定的。一件有数个世纪日积月累的经历做后盾的事，自然总是越来越被得到证实。倘若此种情形持续下去，总有一天此事将获得权威性——权威是一块不可移动的磐石，将永远存在。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曾数次目睹仙女树显灵宣告仍然很遥远的死亡，但这些人一个也不是罪人，不是。仙女树在此情况下

的显灵只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它的显灵并不等到死亡的那一天才宣告灵魂得到赎罪，反而在死亡到来前很久就宣告这一信息，于是给人带来了安宁——可能不再会受到惊扰的安宁——天主赐予的永久的安宁。我本人已到风烛残年，平静地等待着，因为我已见过仙女树的幻象。我已见过，于是心满意足。

从最遥远的时代直到现在，每当孩子们手拉手围着仙女树跳舞时，他们总会唱一首歌，一首关于仙女树的歌，即《布勒蒙的仙女树之歌》。孩子们用古雅、悦耳的调子唱起这首歌——那是一种舒心悦耳的调子。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在我厌倦疲乏或心烦意乱之时，它会在我梦幻般的心境中低声向我诉说，使我得到安宁，并带着我穿越黑夜和空间，使我再次回到故乡。时光流逝，数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一个外乡人能了解或感知这支歌对流浪在外的仙女树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即那些身处语言和风俗均不同的异乡、无家可归、忧郁悲伤的仙女树的孩子们。你们会认为那首歌很简单，也许认为它微不足道；然而，当你们想起那首歌对于我们曾意味着什么，以及当它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时会在我们的眼前浮现何种情景，你们就会对它肃然起敬。而且你们能理解泪花如何会从我们的眼中涌出，如何使眼前的万物变得模糊，我们如何会变得语无伦次，无法唱出歌中的最后那几行：

> 当我们四处流浪，
> 对你望眼欲穿，
> 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吧！

你们也将记得，贞德在童年时代曾和我们一起围着树唱这首歌，一直很喜爱这首歌。正因为如此，这支歌才成了一首神圣的歌曲，是的，你们会赞同的：



布勒蒙的仙女树之歌
（孩子的歌）

嗨！布勒蒙的仙女树，
是什么使你的叶片总是如此碧绿？
那是孩子们的泪！他们带来了各自的悲伤，
是你安慰他们，温暖着
他们受伤的心，悄悄抹去他们的泪珠。
每当创伤治愈，绿叶便生一片。

布勒蒙的仙女树，
是什么把你培育得如此茁壮？
那是孩子们的爱！他们对你的爱地久天长。
整整一千年，
他们的赞美和歌声滋润着你，
温暖着你的心，使之永葆青春——
一千年的青春！

布勒蒙的仙女树，
在我们青春的心中常绿吧！
我们将永葆青春，
不理睬时光的流逝；
当我们四处流浪，
对你望眼欲穿，
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吧！

当我们还是孩子时仙女们仍在那里，但我们从未见过她们；因为栋雷米的神父一百年前曾在树下举行过仪式，指责仙女是魔鬼

的血亲，而且不允许她们得到赎罪，然后他警告仙女们不得再显身，也不得再放花束，若有违反将被永久地驱逐在本教区之外。

所有的孩子都为仙女们求情，说她们是好朋友，对他们亲切友好，从未伤害过他们。可是神父听不进去，说拥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罪孽和耻辱。孩子们悲痛欲绝，心里不服气。他们一致赞同继续把花环挂在树上，作为对仙女们表示的永久的怀念，尽管她们已不见踪影，但她们仍然受到爱戴和怀念。

然而，一件很不幸的事在一天深夜降临了。埃德蒙·奥布里的母亲经过仙女树旁，那时仙女们正在悄悄地跳舞，没有料到会有人经过；她们在如此尽情地跳舞、纵情地狂欢，并痛饮一杯杯用蜂蜜调味的露水，因此未留意周围的动静；而奥布里太太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倾服倾倒。她看到数量多达三百之多的奇形怪状的小家伙，正手拉着手绕着有普通卧房一半大的一个大圈子飞跑；她们向后仰着身子，张嘴欢笑和歌唱，那歌声她能清楚地听见；仙女们也踢着腿，脚离地有六公分，跳得轻松明快——啊，这是那个女人所见过的最狂热、最迷人的舞蹈。

但是，大约在过了一两分钟后，那些苦命的、已经倒了霉的小生灵发现了她。她们一边发出悲哀、惊恐、钻心的尖叫声，一边四散逃去；她们用榛子般的小不点拳头捂着眼哭泣着，就这么消失了踪影。

那个狠毒的女人——不，那是个愚蠢的女人；她并不狠毒，只是没有头脑。她径直回家，并把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邻居们。那时我们这些仙女的小朋友们正在睡觉，不知道正在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必须起床，并尽力去阻止这些致命的口舌。到了上午，此事已人人皆知，于是，灾难完完全全地发生了，因为人知神父亦知，当然如此。我们结伴去找弗隆特神父，哭泣着为仙女们求情——他看到我们很伤心，自己不禁也哭泣起来，因为他的心地极为和蔼善良，而且不想把仙女赶



走，他就是这么说的；可是他说他别无选择，因为如果她们再次让人们看见，她们就必须离开，就是这么规定的。这一切发生的时间再糟糕不过了，因为贞德正在病中，发着高烧，神志不清；没有她那评理和规劝的天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围到她的床前喊道："贞德，醒来吧！醒来吧，时间不等人哪！来为仙女们求情吧——来救救她们吧，只有你能做得到。"

但是她神志恍惚，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也不明白我们的来意；于是我们离开了她，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是的，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永远无法挽回。孩子们五百年来的忠实朋友不得不离去，将一去而不复返。

那天，弗隆特神父在树下主持仪式驱逐了仙女们。那天对于我们来说是痛苦的一天。我们不能穿丧服，因为人人都看得见，这是不会得到允许的，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在衣服的隐蔽处系上一片小得可怜的黑布，但我们在心中穿着丧服，它既宽大又高贵，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因为我们的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他们对我们的心是无可奈何的，无法阻止发自内心的悲哀。

那棵大树——它有个叫做"布勒蒙的仙女树"的美丽名字——从今以后在我们的眼里已不像从前，但总是给我们以亲切的感觉。年迈的我如今每年到树旁去一次，坐在树下回忆起已经失去的年轻时的伙伴，让他们围在我的身旁，而我眼里含着泪望着他们的脸，伤心欲绝，噢，天哪！而在此时，仙女树仍然给我以亲切的感觉。不，打那以后，那个地方已与过去有所不同。在一两个方面不可能相同，因为在失去了仙女的保护之后，那泉水不再清澈，不再凉爽，水量也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而被驱赶走的蛇和螫人的昆虫返回到此地生殖繁衍，使人备受折磨，至今还是如此。

当贞德这个聪明的小孩子痊愈时，我们这才意识到她的这场病给我们带来了多大损失，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当时认为她能够救

仙女的想法是正确的。为了那些如此小的东西，她现在怒火万丈，径直去找弗隆特神父。她站到神父的座椅前，施礼以后便说：

"要是仙女在人前露面，那么她们必须离开，是这么一回事吗？"

"是的，是这么一回事，亲爱的。"

"要是有人在屋内半裸着身子，这时有人半夜进去偷看，你说他故意让那个人看自己，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嗯……不公平。"善良的神父在说此话时显得有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

"倘若并非出自故意，所犯的罪终究还是罪吗？"

弗隆特神父举起双手，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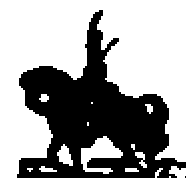
"噢，我的可怜的小孩子，我意识到了全部过错。"他把她拉到身旁，用一只胳膊搂住她，想与她和解，但是她已气愤至极，一下子消不了气，只是把头埋在神父的怀里大哭起来。她说：

"这么说来仙女们并没有犯下罪孽，因为她们并没有故意去犯罪，并不知道周围有人；因为她们是些小东西，没有办法开口为自己辩护，没有办法说明法律是针对明知故犯的，而不是针对无辜之行为的，也因为她们的朋友没有能为她们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并没有为她们说话，于是她们已经被永久地驱逐出家园；这是错误的，这么做是错误的！"

善良的神父把她更紧地搂在身旁，说：

"噢，从稚子、乳儿的口中发出了对粗心大意、没有头脑之人的谴责。天主在上，为了你，但愿我能把那些小东西找回来。这也是为了我自己，是的，为了我自己，因为我做了不公正的事。噢，别哭了——没人会比你的这个可怜的老朋友更加后悔——别哭了，亲爱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马上不哭，我忍不住。而且您做的这件事并不是小事。您做出这种事来，感到悔恨已是足够的自我惩罚

了吗?"

弗隆特神父转过脸去,因为要是让她看到他笑会伤害她。他说:

"噢,你的指责严酷无情,却公正恰当,你说得对,感到悔恨是不够的。我要穿上忏悔服[1],头上撒灰以表示悔恨。好啦,你满意了吗?"

贞德的抽泣声开始低了下去。忽然,她仰脸含泪看着这位老人,并用直率的语气说:

"是的,这就够了——要是这么做能使您从中得到解脱。"

要不是弗隆特神父及时想起他已定下了个协定,而且是个不太令人愉快的协定,他也许会再次发笑。他必须遵守协定,因此他站起来走到壁炉旁,铲起已经冷却的炉灰。此时贞德饶有兴致地注视着他。神父正要把炉灰倒在自己一片灰白的头上,此时他想出了一个更妙的主意,于是他说:

"亲爱的,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怎么帮您呢,神父?"

他屈膝跪下,低下头,说:

"铲起炉灰,帮我倒在头上。"

当然,此事到此为止了。胜利属于神父。人们可以想像,想到要做出这种亵渎的举动,这对贞德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们来说会是多么大的震撼。她跑过去,跪在神父的身旁,说:

"噢,太可怕了。我原先不明白什么叫穿忏悔服和撒炉灰——请站起来吧,神父。"

"但是,在我得到宽恕之前我不能站起来。你宽恕我了吗?"

"我?噢,神父,您没有对我做过什么。由于您冤枉了那些可怜的东西,是您自己必须宽恕自己。请起来吧,神父,好不好?"

---

① 所谓忏悔服就是麻布衣。披麻撒灰是一种表示忏悔的宗教仪式。

“可是我现在比刚才更不愉快。我本以为是在争取你的宽恕，但是，要是该由我自己来宽恕自己，我就不能宽大仁慈，这不符合我的身份。我现在该怎样办呢？用你聪明的小脑袋帮我想个办法解脱吧。”

贞德在恳求，可是说不动神父。她又要哭出来了；然后她心生一计，抓起铁锹把炉灰倒在了自己的头上。她已经呛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结结巴巴地说：

“好啦……您已得到了宽恕。噢，请站起来吧，神父。”

老人既感动又惊讶，把她拉到自己的怀中，说：

“啊，你这个举世无双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小的殉难，并不像画上的那种殉难那样壮烈，但在此显示了正义和真诚的精神，对此我可以作证。”

然后他拂去贞德头上的炉灰，帮她把脸和脖子洗干净，并梳理好她的头发。他现在兴致勃勃，想同她辩论下去，所以他坐下来，再次把贞德拉到身边，说：

“贞德，你常常在仙女树旁和其他孩子一起扎花环，是不是？”

他在想难倒我并抓住我的破绽时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头，就是以这种温文尔雅、不动声色的语气迷惑别人，诱人入陷阱，而被他迷惑的人在掉入陷阱、无法脱身之时还是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神父喜欢这么做。我知道他现在就要在贞德面前的路上撒下诱饵了。贞德回答说：

“是的，神父。”

“你是不是把花环挂在树上？”

“没有，神父。”

“你没有把花环挂在树上？”

“没有。”

“为什么不挂呢？”

“我……嗯，我不想挂。”

“不想挂?”

“是的，神父。”

“那么你把花环放到哪里去了呢?”

“我把花环挂到教堂里去了。”

“你为什么不想把花环挂在树上呢?”

“因为我听说仙女是魔鬼的亲属，像这样尊敬她们是有罪的。”

“你认为像这样尊敬仙女是错误的吗?”

“是的。我认为这肯定是错误的。”

“那么，既然以那种方式尊敬仙女是错误的，既然她们是魔鬼的亲属，那么你和别的孩子与她们做伴可能会有危险，对吗?”

“我想是的……是的，我认为是的。”

他沉思片刻，我断定他就要设下陷阱。他的确设下了陷阱。他说：

“那么应该是这么一回事。仙女有着可怕的出身，是些受到禁止的生灵。她们可能是孩子们危险的伙伴。亲爱的，要是你能想得出，那么现在就说出个正当的理由吧。为什么你说驱逐她们是错误的?为什么你本来要救她们?总而言之，把她们赶走对你有什么坏处呢?”

他如此轻率地说话真是愚蠢得很。要是他还是个小孩子，我会恼火得扇他的耳光。他的这番话本来说得很严密，却有个愚蠢的、灾难性的结尾，于是前功尽弃。她会有什么损失!贞德是个什么样的孩子，难道他永远也看不出吗?对于仅仅关系到个人得失之事她是不屑一顾的，难道他永远也弄不明白吗?能激怒她、足以使她发火的惟一可靠的方法是告诉她某人将遭受冤枉、伤害或损失，难道他永远不会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吗?瞧，他已经去为自己设下了陷阱——这就是他的全部收获。

他的话音刚落，贞德的火气已经上来了，激愤的眼泪涌上眼眶。她声色俱厉，慷慨陈词，使他大吃一惊。但这并不使我吃惊，因为我知道，神父在以那番不明智的话收尾时就已踩响了地雷。

“噢，神父，您怎么那样说呢？是谁拥有法国呢？”

“是天主和国王。”

“不是撒旦？”

“撒旦，我的孩子？法兰西是天主的搁脚凳——撒旦连巴掌大的土地也占有不了。”

“那么，那些可怜生灵的家园是谁赐给的呢？是天主。在过去的每一个世纪里，是谁保护了她们呢？是天主。在过去的那些世纪中，是谁允许她们跳舞和嬉戏，却不找她们的茬呢？是天主。是谁推翻了天主的允诺并去威胁她们呢？是一个人。天主允许她们进行无害的嬉戏，却被人所禁止；善良的天主以慈悲为怀赐予她们家园，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赐下雨露和阳光以示祥和，而在她们嬉戏时，又是谁撞见她们，威胁她们，把她们赶出家园呢？那是她们的家园——承蒙天主及其善良之心的恩典，那是她们的家园，人没有权力加以剥夺。她们是孩子们所拥有的最温和、最忠实的朋友，在过去的整整五个漫长的世纪里亲切、热诚地为孩子们服务，从未伤害过他们，孩子们也热爱她们。而现在他们在为仙女们而悲哀，他们的悲哀无法平息。孩子们受到这残酷打击，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苦命的仙女们可能是孩子们危险的伙伴吗？是的，但是她们从未给孩子们带来危险；可能性说服不了人。魔鬼的亲属？这又怎么样？魔鬼的亲属有他们的权利，这些亲属也拥有；孩子们有自己的权利，这些孩子也拥有；要是我当时在场，我会说……我会为孩子和魔鬼求情，我会阻止您，我会解救所有的仙女——可是现在……噢，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然后，她痛斥了仙女是魔鬼亲属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应



该避开魔鬼的仙女亲属们，她们不应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友情，因为她们是得不到超度的。她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更应该怜悯她们，尽力做各种人道、仁爱之事，使她们忘却自己的悲惨命运——她们自身并无过错，却因不幸的出身而遭受这种厄运。“可怜的小生灵！”她说，“人们怜悯基督徒的孩子，却不怜悯比他们更需要怜悯一千倍的魔鬼的孩子，这样的人心究竟是什么做的！”

她挣脱神父的拥抱，痛哭失声，手背捂在眼前，气愤地跺着小脚。我们尚未从她疾风暴雨般的话语和旋风般的激情中回过神来，她已经冲出门去了。

神父终于站了起来。现在他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额头上摸来摸去，像个神志恍惚、六神无主的人。然后，他转身慢步走向小工作室的门。他进门时，我听见他在伤心地低声念叨：

“啊，天哪，可怜的孩子，可怜的魔鬼，她们拥有权利。她说得对……我过去从未想到。愿天主宽恕我，这该怪我。”

先前我认为他为自己设下了陷阱，当我听到他的这番话时，我知道我是对的。的确如此。你们瞧，他踏进了陷阱。我似乎感到振奋，寻思兴许我也能诱他落入陷阱；但我在经过一番思量后泄了气，因为我没有那种本事。

第三章 对法兰西的爱燃烧在心头

说起这件事，倒使我回想起不少事，不少我有话可说的事，但我想我现在不会去讲。大致回顾一下在那些和平的日子里，在我们的乡村家园里度过的简朴、平凡的快乐时光——特别是冬天的时光，这更符合我的心情。到了夏季，我们这些孩子随牛羊群一起来到微风徐徐的山地，从黎明一直逗留到夜间，在那里喧闹嬉戏。然而冬季是舒适的日子，冬季是安逸的日子。我们常常相聚在老雅克·达克宽敞的泥地房子里，生起旺旺的炉火，做游戏，唱歌，算命，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和传说，吹牛，一刻也不间断，直至深夜十二点。

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在那里相聚——就是多年后人们称之为寒冬的那个冬天——而那个夜晚是个特别寒冷的夜晚，外面狂风呼啸，那是令人振奋的声音。我想我可以说这很美妙，因为我认为，当你在屋内舒舒服服，倾听着外面狂风肆虐、咆哮，发出号角般的声音，这是件绝妙的事，愉快的事，美好的事。我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之中。我们生起熊熊炉火；雪和冻雨从烟囱里落下，发出令人愉快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我们谈笑风生，引吭高歌至夜间十点，然后吃晚饭；晚饭吃的是热粥和豆子，还有抹黄油的玉米饼，这些都很合我们的胃口。

小贞德坐在一只箱子上，碗和面包放在另一只箱子上，她的宠物在身旁帮忙。她的宠物多得出奇，超过了节俭的标准，因为所有被抛弃的猫儿都来投奔她，与她做伴；其他无家可归或不受人喜爱的动物听说了此事，于是也来投奔她，而它们将此事告诉其他的动物，于是那些动物也来了；林中的鸟儿和其他胆小的野生动物并不害怕她，当它们遇见她时总是把她当做自己的朋友，总是能与她亲近起来，并应邀到她家来，因此，在她的家中总能见到那些动物。她对它们一律盛情款待，因为在她的眼里动物就是动物，只要是动物就友好相待，不论其种类或社会地位；她不允许使用笼子、颈圈或锁链，而是让它们随意行动，这使它们很满意，于是都来投奔她。但它们就是不愿意离开，因此令人非常心烦，使雅克·达克大发牢骚；可是他的妻子说是天主给了这孩子这种天性，天主在赋予贞德这种天性时明白是在干什么，因此就任其自然吧；对于天主的事务，没让你去干涉却要干涉是很不明智的。于是，正如我所说的，宠物得到了安宁，在此住了下来，有兔子、鸟儿、松鼠和猫，还有其他爬行动物，它们把这孩子围在中间，对她的晚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帮着吃。在她的肩膀上有一只很小的松鼠，就像其他松鼠那样挺直身子坐在那里，它那长着节瘤的爪子将一块史前栗子饼的化石碎片翻来覆去，寻找着不太坚硬之处；在找到以后，它那向上竖着的毛茸茸的尾巴就摆出挑逗性的动作，同时晃动起尖尖的耳朵——以表示感激和惊奇——然后它用两颗细长的门牙将那块地方啃下；松鼠的门牙就是派此用场、而不是用来装门面的，因为每一个留意过松鼠的人都会承认那门牙绝无装饰作用。

一切都很美好、轻松、快乐，可是这一气氛被打断了，因为有人在重重地敲门。敲门的是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无休止的战争使他们遍布全国。他浑身上下都是雪，进屋后跺跺脚，晃动几下身子，掸了掸衣服，关上门，脱下破烂残缺的帽子往腿上甩

了一两下，以便把雪花掸掉，然后扫视了一遍屋子里的人，瘦削的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而他的眼光在落到食物上时流露出渴望和饥饿的神情，然后他谦恭地、讨好地向我们致意，说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有这么一炉旺火，有这么一间房子，有如此丰盛的食物，能和亲爱的朋友交谈，这真是好福气啊——啊，是的，的确如此，愿天主帮助无家可归之人，比如那些在这种天气里仍在路上跋涉的人。

我们都默不作声。那个可怜的人尴尬地站在那里，求情的目光在一张张脸上扫过，却没有在哪一张脸上找到欢迎的表情；与此同时，他自己脸上的笑容开始忽隐忽现，减少了，消失了。然后他看着地面，面部肌肉开始抽搐。他举起一只手以掩盖这种女人似的软弱表现。

“坐下！”

这一雷鸣般的吼声是老雅克·达克发出的，话是对贞德说的。那个陌生人大吃一惊，把手移开，而贞德正站在他的面前，把自己的那碗粥递给他。流浪汉说：

“愿天主保佑你，我的亲爱的！”然后泪水涌了出来，顺着面颊淌下，但是他不敢接过那碗粥。

“听到了没有？我叫你坐下！”

贞德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但这么做行不通。她的父亲没有说动她的本事，也学不会。贞德说：

“父亲，他饿了。我看得出。”

“那么让他靠劳动得食吧。他这种人会把我们家的东西吃光的。我已经说过，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说话算话。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脸像个无赖，像个恶棍。我叫你坐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无赖，可是他饿了，父亲，让他吃我的粥吧——我自己不需要。”

“要是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无赖不该得到老实人的帮助。



这种人不准吃我家的一口东西。贞德!”

她把碗放在箱子上，走过去站在怒容满面的父亲面前，说：

“父亲，要是您不让我给他粥喝，那么我只好按您说的去做；可是我希望您想一想——那么您就想得通了，因为他身子的一部分所做的事而惩罚他身子的另一部分是不对的。因为是那个可怜的陌生人的头脑做了坏事。但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的肚子觉得饿。他的肚子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清白无辜，不该受指责，即使想去做坏事也做不了。请让……”

“亏你想得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傻的话。”

村长奥布里喜欢争论，在此方面有着良好的天赋，这是得到大家公认的。此时他插话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摆出演说家的样子，将指节抵在桌子上，从容不迫地看了看周围，然后用流利、劝导的语气说：

“在这个方面，我和你想得不一样，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让我来告诉大家。”——他的眼光在我们中间扫过，自信地点了点头——“这孩子说的话有点道理；你们瞧，人的头脑是全身的主宰和最高统治者，这是千真万确，有目共睹的。承认吗？有反对的吗？”他再次环顾四周，人人都表示赞同。“那好，既然如此，当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执行来自头脑的命令时，它对后果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头脑才应对人的手脚或肚子所犯的罪孽负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话说到这份上是不是都没错？”人人都表示同意，而且是在兴奋地说；有人在相互议论，说村长今夜很神气，话说得很有见地——这些话使村长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因为那些话他都听在耳中，于是他继续高谈阔论：“那么听着，我们现在来推敲一下责任这个词的含义，以及责任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影响。责任使人只对那些他应该负责的事负责。”——他把手中的勺子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圆圈，以说明应让人承担的那类责任的全面性质。有几个人赞叹地喊道：“他说

得对！——他三言两语就把纠缠不清的问题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太妙了！”他稍作停顿，以便进一步激发和培养大家的兴趣，然后继续说：“很好。让我们假设有一把火钳掉到一个人的脚上，造成剧烈的伤痛。你们能不能断定是那把火钳该受惩罚呢？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我从你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你们会认为这样的断定是荒谬的。那么，为什么是荒谬的呢？这种断定之所以荒谬，是因为既然火钳并没有思维能力——也就是说没有自我把握的能力——那么火钳对于自身的行为完全不承担自我责任；所以说，不承担责任就谈不上惩罚。我说得对不对？”大家发出由衷的掌声来作为回答。“好吧，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人的肚子。让我们琢磨一下，肚子的情形与火钳的情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听着——我请求你们仔细地想一想。人的肚子能策划凶杀吗？不能。人的肚子能策划偷窃吗？不能。人的肚子能策划纵火吗？不能。现在请回答我——火钳能策划这一切吗？”（大家敬佩地喊着“不！两种情形是一模一样的！”“他说得妙极了！”）“听着，朋友们和邻居们，肚子是不能够策划犯罪的，所以不可能成为犯罪的主犯——你们能看得出，这是明摆着的事。这个问题已经缩小到这一程度，我们将再进一步把它缩小。肚子能不能主动协助犯罪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它没有头脑，没有思维能力，没有意志——和火钳的情况一模一样。现在我们已经能明白肚子对所犯的罪孽完全不负责任，不管是罪行的全部还是一部分，对不对？”他得到了大家的高声喝彩。“那么，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显然是这样的结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有罪的肚子；即使在最恶毒的无赖的体内也长着纯洁、清白的肚子，无论它的主人做了些什么，至少在我们的眼里肚子应是神圣的；既然天主赋予我们头脑以进行正直、仁慈和体面的思考，我们应该意识到肚子身处诱惑之中，身处如此排斥高尚情感的身体之中，却持之以恒地、忠实地保持了自己的纯洁和清白，因此，不但向位于无赖体内的

饥饿的肚子提供食物，怜悯它的痛苦和需求，而且乐意去这么做，心怀感激地去做，这不但是义务，也应该是，确实是我们的荣幸和义务。我说完了。”

噢，你们从未见到过如此的反响！屋内的人们站起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欢呼，把他捧上了天；他们一边鼓掌和欢呼，一边一个接一个地挤到他的面前紧握他的手，有的还热泪盈眶，赞美的言词使他心花怒放，喜形于色，于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现在肯定会语无伦次。这是个壮观的场面，人人都说在这辈子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精彩的话，将来也不可能再听到。滔滔不绝本身就是一种魅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连老雅克·达克也听得入了迷，这可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他高声喊道：

“好吧。贞德……给他粥喝！”

她很尴尬，似乎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没有开口。这是因为她早就给那人喝过粥了，而且他也已经把粥全部喝下去了。当大家问她为什么没有等到做出决定就给他粥喝时，她说那人的肚子已经很饿了，等待是不明智的，因为她拿不准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瞧，她尽管是个孩子却很有心计，考虑周到。

此人根本不是无赖。他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倒了运，这在当时的法国肯定不是犯罪。现在他的肚子已被证明是清白的，所以允许它不受约束。当那人的肚子已被填饱、不再需要食物时，他打开了话匣子。他的谈吐的确不凡。他曾参战数年，他所说的事和说话的语气大大激发了大家的爱国情感，使大家的心跳加剧，脉搏加快，然后，在大家尚未意识到他已改变话题之前，他已带领着我们在法兰西的古代荣耀中进行高尚的游历。在我们的的想像之中，我们看到十二个武士巨大的身影从逝去时光的薄雾中腾空而起，去面对他们的命运；我们听到铺天盖地而下，欲擒拿他们的兵士的脚步声；我们看到人潮汹涌而来，落荒而去，落荒而

去又汹涌而来，在那一小群英雄面前损兵折将；我们目睹在法兰西的传说中影响最深远、最有灾难性，但最受崇拜、最富荣耀的那一天所发生的每一细节；在那尸体狼藉、垂死之人遍布的广阔战场上，我们目睹一个个武士用疲乏的手臂和即将耗尽的气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我们目睹他们一个个倒下去，只剩最后一人——他无可匹敌，他的姓名成了歌中之歌的名称；每当法国人听到那首歌，他们的感情就不会冷漠，他们对祖国的自豪感就不会低落；然后出现了最悲壮的场面，我们目睹了他本人悲壮的牺牲。我们坐在那里张口结舌、屏息静气、鸦雀无声，回味着他的话。这种寂静使我们感受到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当最后一个生存的灵魂离去时出现的恐怖的寂静。

此时，在这种肃穆的寂静中，陌生人在贞德的头上拍了一两下，说：

“小姑娘——天主在保佑着你！今夜你从死亡中救了我的命，现在你听着，这是我对你的报答。”这是个最能带来软化心灵、震撼人心之惊喜的崇高的时刻；他不再说话，提起他那人们从未听到过的最宏伟、最凄惨的嗓门，开始唱起伟大的《罗朗之歌》！

想一想那样的场面吧，在场的法兰西听众都情绪激昂，洗耳恭听。咦，你们那能言善辩的口才到哪里去了！与此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站在那里，那雄壮的歌声出自他的口，也发自他的内心，他已判若两人，褴褛的衣裳也改变了面貌，他看上去多么高雅、多么庄重、多么富有激情。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站着听他唱歌；他们容光焕发，眼里闪烁着火花，眼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流下；他们的身子随着歌曲的节奏不由自主地晃动；他们的胸脯上下起伏，他们气喘吁吁；他们开始哼起来，他们开始呼喊。他唱到最后一段，唱到罗朗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势单力薄，把脸朝向战场，朝向被他杀死的堆积如山的死尸，用他那疲软的手脱下铁臂铠递向天主，他那苍



白的嘴唇低声做出美丽动人的祈祷；此时所有的人都抽泣起来。然而，当最后的那个雄壮的音符消失、歌曲终了时，他们簇拥到这位歌手的身边，都去紧紧地拥抱他，把他拥抱得透不过气来，心中荡漾着对他的爱，对法兰西的爱，以及对法兰西的伟绩和古老声誉的自豪感；但贞德是第一个，她紧贴在他的胸前，并在他的脸上印下崇拜的吻。

室外仍然风雨交加，但这已无关紧要；此处现已是那陌生人的家，他愿意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第四章　贞德制伏疯子

所有的孩子都有绰号，我们也有绰号。我们早先已经各有绰号，于是一直保持着；但贞德的绰号比我们多。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有了第二个绰号，然后有了第三个绰号，依此类推，而这些绰号都是我们给她起的。她的绰号全部加起来多达六个。有几个绰号始终保持着。农家姑娘素来害羞，但她更有甚之，动不动就会脸红，在陌生人面前动不动就局促不安，因此我们给了她一个绰号叫羞姑娘。我们都爱国，但她被称为爱国女，因为我们对国家的热烈感情与她相比只能说是冷若冰霜。此外，她被称为倩姑娘；这倒不只是因为她的脸和身段特别美丽，也因为她有着可爱的品德。她保持了这些绰号，而且还有另一个绰号——勇敢女。

我们在那个单调乏味但平安宁静的地区一点点长大，成为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和姑娘——事实上已长得足够大，因此我们开始像长辈那样知道在我国的西部和北部正在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在得到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偶尔传来的消息时，我们也像长辈那样心绪翻腾。对于那些日子，有几天的情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在一个星期二，我们一群孩子在围着仙女树玩耍、唱歌，为纪念我们已失去的小小仙女朋友们而在树上挂花环。此时，小

梅格特喊道：

“看哪！那是什么？”

要是有谁像这样大喊大叫，以此来表示惊讶和恐惧，那么他就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所有气喘吁吁的胸脯和红彤彤的脸庞都挤在一起，所有急切的眼光都投向一个方向——顺着山坡朝村庄方向望去。

“是面黑旗。”

“是面黑旗！不……是黑旗吗？”

“你自己看，就是面黑旗嘛。”

“是黑旗，没错！哎，有谁以前见过这样的黑旗吗？”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意思是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还会有什么意思呢？”

“你这话没有说到点子上，不用你说谁都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但那是什么事呢？——这才是需要弄明白的。”

“兴许那个扛黑旗的人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回答，要是你们能耐心等到他过来的话。”

“他跑得很快。是谁啊？”

有人说是张三，有人说是李四，但现在大家都看清他是艾蒂安·罗兹，绰号叫“向日葵”，因为他长着一头黄色的头发和一张有麻子的圆脸。他的几个世纪前的祖先是德国人。他正费力地向山坡上爬，不时举起旗杆，在空中挥舞表示哀悼的黑色标志。此时，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所有的嘴都在议论他。由于迫不及待想从他那里得到消息，所有的心脏都在越来越剧烈地跳动。最后，他奔跑到我们的面前，将旗杆插在地上，说：

“好吧！你就竖在这里代表法国吧，让我喘口气。法兰西现在不再需要别的旗帜了。”

七嘴八舌的议论停止了，仿佛有人宣布了死讯。在那令人寒

心的寂静中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个男孩的喘息声。现在他能说得出话了，便说：

“坏消息传来了。法国和英国还有勃艮第派在特鲁瓦签了协定。法兰西被这个协定出卖了，被手脚捆绑着交给敌人。这是勃艮第公爵和那个女魔——法兰西王后一起干的。这个协定让英国的亨利和法兰西的卡特琳结婚……”

“这该不是谎言吧？让法兰西的女儿嫁给阿金库尔的刽子手？这不可信。你没有听清楚。”

“雅克·达克，要是你不相信，那么你对下面的事就更难相信了，因为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将发生。这一婚姻所产生的任何子女——哪怕是个女孩——将继承英法两国的王位，而且这双重所有权将永远为他们的后代所拥有！”

“那肯定是谎言，因为这是违反我们的《撒利法》[①] 的，因此不合法，不会生效。”埃德蒙·奥布里说。奥布里被称为武士，因为他总有一天会去消灭那些军队。要不是其他人的叫嚷声淹没了他的声音，他还会说下去。现在所有的人都因这一协定的内容而愤慨，七嘴八舌地说着话，于是谁也听不见谁。最后奥梅特劝他们安静下来，说：

“像这样打断他的话很不公平，让他讲下去吧。你们找他的话茬，因为他说的话听上去像谎言。我们有理由从他的话中得到满足——就是那种谎话——而不是不满。艾蒂安，把话说完吧。”

“还有这么一件事要说：我们的国王查理六世将统治国家直至死亡为止。而英国的亨利五世将成为法兰西的摄政王，直到他的某个孩子年满……”

“那个家伙将统治我们——那个刽子手？这是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武士喊道，“还有，听我说，我们的王太子情况如

① 法国的法律，该法律禁止妇女继承王位。

何？协定中对他有什么安排？”

“没有安排。协定剥夺了他的王位，废黜了他。”

此时人人都立刻喊叫起来，说这个消息是谎言。大家又都开始高兴起来，说：“要使协定生效，我们的国王是要签字的；看到协定中他亲儿子的下场，他是不会签的。”

但是向日葵说：

“我问你们个问题：王后会不会签一个协定来剥夺她儿子的继承权呢？”

“那条毒蛇？当然会。谁也不愿谈起她。谁也不指望她会做什么好事。只要能满足她的黑心肠，她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而且她也恨自己的儿子。她的签字是无关紧要的。国王必须签字。”

“我问你们另一件事。国王的情况如何？他疯了，对不对？”

“对，为此他的臣民更加热爱他。他遭受的痛苦使他与臣民贴得更近；对他的怜悯使臣民热爱他。”

“你说得对，雅克·达克。不过，对于一个疯人你又能指望什么呢？他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吗？不明白。他会做其他人让他做的事吗？会的。现在我告诉你们，他已经签了协定。”

“是谁让他签的？”

“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就是王后。”

此时大家又怒吼起来——七嘴八舌，都在诅咒着王后。最后雅克·达克说：

“但是有很多消息都是不真实的。这么可耻的事从前还没有发生过。没有什么事会这么伤我们的心，没有什么事会把法国糟蹋得如此低贱；因此，希望这种说法又是无稽之谈。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他妹妹贞德的脸变得苍白。她对此问题的回答抱有恐怖感，她的直觉是对的。

“是马克西的神父传来的消息。”

大家倒抽一口冷气。你们瞧，我们认识他，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他相信这个消息吗?”

我们几乎停止了心跳，然后听到了回答：

“他相信。不仅如此，他还说他知道这是真的。”

有几个姑娘开始啜泣，小伙子们一声不吭。贞德脸上出现的悲伤表情，恰似人们在受到致命伤的哑巴动物脸上看到的那种表情。那种动物忍受着悲伤，没有怨言；她也忍受着悲伤，不发一言。哥哥雅克把手放在她的头上，抚摸着她的头发表示同情，而她默默地将他的手拉到嘴唇上亲吻，以表示感谢。现在大家开始回过神来，小伙子们开始说话。诺埃尔·朗居松说：

“哼，难道我们永远长不成男子汉？我们长得太慢。为了消除这种恶毒的侮辱，法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士兵。”

“我痛恨年轻!”皮埃尔·莫雷尔说。他的外号叫“蜻蜓”，因为他的眼睛像蜻蜓那样鼓起。“你总是得等待，等待，再等待。这里进行着拖了一百年的大战，而你却没有机会。但愿我现在就能当兵!”

“至于我，我不会等待很久了，”武士说，“在我开始冲锋陷阵时你们会听到我的消息的，我向你们保证。在向城堡进攻时有人喜欢躲在后面，但我会在前列，要不就不参战了。除了军官，我不愿意有谁在我的前面。”

甚至连姑娘们也有意参战。玛丽·杜邦说：

“我宁愿做个男人。现在我就开始做男人!”她表现出自豪的神色，环顾四周，期待着大家的喝彩。

“我也要当男人。”塞西尔·勒泰丽尔说。她抽了抽鼻子，像匹战马在空气中嗅着战火的气息：“我向你们保证，哪怕整个英国就在我的面前，我也不会从战场上退却。”

“嗬!”武士说，“姑娘们爱说大话，但她们就是这个在行。



如果你们想看一看什么叫逃跑，那就让一千个姑娘面对几个士兵吧。小贞德在这里——接下去她会扬言将当个士兵!”

武士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有趣，引得我们大笑起来，于是他想再试一试。他说：

“各位，你们会看到她！——看她像任何身经百战的老兵那样投入战斗。是的，是这样的。她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穿着破烂衣服的可怜的普通士兵，而是个军官——注意，是个身披铠甲的军官，在她发现前方的不速之敌时，她有头盔的铁条掩盖她的脸红，遮掩她的羞怯。是个军官？各位，她将是个上尉！她将是个上尉，我说的不会错，身后跟着一百个男人——或许还有姑娘。噢，她不会是个普通的士兵！天哪，当她向敌人冲锋时，你们会以为是飓风在把敌人席卷而去!”

瞧，他一直在这么说着，直到大家笑得肚子疼为止。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样一个想法确实很好笑——在那时显得很好笑——我的意思是说，这么个温柔的小姑娘，连只苍蝇也不愿意伤害，害怕看到流血，有着十足的女孩子气，不管干什么都胆小害羞，大家在想到她率领着士兵冲锋陷阵时自然会觉得好笑。可怜的贞德，她由于被大家取笑而坐在那里局促不安，面露羞色；但就在那一时刻即将发生一些事，这些事将改变事物的面貌，使那些年轻人明白，就取笑而言，最后一个笑的人倒有着最好的机会。这是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一张我们都熟悉、而且都惧怕的脸从仙女树后露出来。我们都吃惊地意识到疯子伯努瓦已从笼子里逃出，这就是说我们已经与死神相会！这个穿着破烂衣服，飘散着长发，令人恐惧的人从树背后悄悄地溜出来，举着一把斧头向我们冲来。我们都四散而去，落荒而逃，姑娘们还发出了尖叫声，哭出声来。不，不是所有的人都落荒而逃，贞德就没有逃跑。她面对那个疯子挺身站着，一动也不动。当我们跑到与草地交界的树林正准备藏起来时，有两三个人回头张望，看看伯努瓦

是否快要追上我们。但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贞德站着，那疯子举着斧头悄悄向她接近。这是个惨不忍睹的场面。我们站在原处，浑身颤抖，动弹不得。我不想看到凶杀的发生，可是又无法把眼光从那里移开。尽管我相信我的眼睛肯定在欺骗我，现在我还是看见贞德迎着他走上去。然后我看到他止住了脚步，他用斧头威胁着她，似乎在警告她不要再靠近，可是她毫不理会，仍然坚定不移地向前走，一直走到他的跟前——就在他的斧子底下。然后她停下来，好像开始和他说些什么。这使我毛骨悚然，是的，使我感到头昏眼花、天旋地转，一时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这种情形持续了多长时间。此后，当我再放眼望去，贞德正拉着疯子的手，与他并肩向村里走去。斧头在她的另一只手中。

小伙子和姑娘一个接一个从藏身处爬出来。我们站在那里张望着，目瞪口呆，直到他们二人走进村子，消失在视线中。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给了她勇敢女这个绰号。

我们把黑旗留在原处，用以继续表示悲哀之情，因为我们现在要考虑别的事了。在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事后我似乎觉得，既然贞德有斧头在手，那疯子就不太可能伤害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始向村子跑去，以便发出警告，并把贞德从危险中解救出来。当我们回到村里时危险已经过去，疯子已被关了起来。所有的人都聚集到教堂门前的小广场上议论此事，他们议论着，叫嚷着，惊叹着。这件事甚至使村里人在两三个小时里忘记了关于那个协定的坏消息。

所有的妇女都不停地搂抱和亲吻贞德，夸奖着，念叨着。男人们拍她的头，说但愿她是个男子汉，这样就可以送她上战场，毫无疑问她会打一些漂亮的胜仗。而贞德不得不摆脱他们，找地方躲藏起来；她很害羞，如此的荣誉使她难以应付。

当然，人们开始向我们问个究竟。我觉得很惭愧，所以，当第一个人向我打听时，为了避免他们的问题使我难堪，我就找了



个借口悄悄离开那里，回到了仙女树旁。我在那里见到了贞德，但她到那里是为了避开荣誉所带来的窘迫。其他人也一个个躲开打听的人来到我们的中间，和我们一起躲避。然后我们围在贞德的周围，问她怎么会有胆量那么做。她很谦逊，说：

“你们把这件事看得很了不起，但你们弄错了；这不是一件大事。你们以为我和他不熟悉，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认识他，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他也认识我，而且喜欢我。我曾很多次通过笼子的铁栅栏给他送饭。在去年十二月，为了不使他抓伤过路人，人们把他的两个手指剁掉了。那时，我每天为他包扎伤口，一直到他痊愈为止。”

“这些都做得很对，”小梅格特说，“但他是个疯子，亲爱的，因此当他发疯时他对你的喜爱、感激和友好都不起作用了。你可是做了件危险的事。”

“你当然是做了件危险的事。”向日葵说，“他有没有吓唬说要用斧头杀你？”

“有。”

“他是不是不止一次吓唬你？”

“是。”

“你觉得害怕吗？”

“不……至少不很害怕……不怎么害怕。”

“你为什么不害怕呢？”

她思索片刻，然后非常朴实地说：

“我不知道。”

这使所有的人笑了起来。然后，向日葵说，这就像一只绵羊在考虑如何吃掉一只狼，但不得不罢休。

塞西尔·莱特丽尔问道：

“那时我们都逃走了，你为什么不跑呢？”

“因为有必要把他送回笼子里去，要不然他会杀人的，他自

己也会跟着受到类似的伤害。”

这番话表明贞德当时完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身的危险，所想和所做的只是为了保证他人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对她的话提出异议，没有人提出批评，也没有人加以评论，所有的人都料到她会这么说，认为她说的是实话。这说明大家对她的品德有着多么明确的定义，有着多么深刻的了解，有着多么广泛的共识！

一时谁也没有说话，也许我们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即在那危险的一幕中，与贞德的所作所为相对照我们出了多么大的丑。我试图从某种好的方面来解释自己为何会把一个小姑娘抛弃在用斧头武装起来的疯子的摆布之下，自己却逃之夭夭，但是我想出的所有解释都显得可耻、卑鄙，于是我不再去想，保持平静。但别人没有我那么聪明。诺埃尔·朗居松一时踌躇不安，然后开了口，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事实是，我被突然发生的事吓呆了。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稍有一点时间来想一想，那么我就不会逃跑了，就好比我不会在婴儿面前逃走一样。不管怎么说，泰奥菲尔·伯努瓦有什么了不起，我怎么会怕他呢？呸！我怎么会想到去害怕那个可怜的家伙！我只希望他现在会再……让你们看看我会怎么办！”

“我也一样！”皮埃尔·莫雷尔喊道，“要是我不想让他爬这棵树的速度快得超过……呃，你们将看到我会怎么办！让人措手不及，那种事——噢，我从未想过逃跑，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存心想逃跑。我从未想过逃跑，只是想找乐子。当我看到贞德站在那里，而他在吓唬她时，我所能做的就是克制自己，不然我会跑过去把他的五脏六腑掏出来。我非常想这么做。要是能再来一次，我就会这么做！要是他再到我的周围乱窜，我就……”

“哼，别说了！”武士用轻蔑的语气插话说，“按你们这些人的说法，人们会以为挺身而出制伏那个可怜的残疾人是一种英雄



行为。不，这不值得一提！我要说的是，制伏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哼，制伏一百个像他这样的人，这才是我最想得到的乐趣。要是他现在来这里，我会就像现在这个样子走到他的面前——我不会在乎他是否有一千把斧子——并对他说……”

他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说着，讲着那些他说得出的大胆举动和将去实现的奇迹，而其他人不时在插话；他们反复说着，要是那个疯子胆敢再次挡道，他们将大干一场，杀他个血肉横飞，因为下次他们就对他有了防备；要是那个疯子认为，他既然已经突然袭击过他们一次，就能第二次让他们措手不及，那么他们很快会教训他，让他明白这么想是大错特错的。他们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么一些话。

于是，他们到头来都恢复了自尊心。是的，甚至还增加了一些自尊心。确实，在这次聚会结束之时，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比以前更高了。

第五章　栋雷米遭到蹂躏和焚烧

我们度过了那些青春焕发、一帆风顺的时光，那可是和平、快乐的时光，也就是说我们远离战场，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但不时也有匪徒流窜到足够近的地方，于是，我们能在夜间看见空中的红光，这表明他们在那里焚烧某家农舍或某个村庄。我们也都明白，或至少感觉到他们总有一天会来得更近，这就该轮到我们了。这种隐隐约约的恐惧就像一块重物压在我们的心头。在特鲁瓦协定签订两年后，这种恐惧感变得越来越沉重。

对于法国来说，这一年实在是凄惨的一年。我们和马克赛村勃艮第派那些可恨的小伙子们偶尔进行激战。一天，我们过河去和他们干了一仗，被他们打败了，天黑以后来到马斯河我方的一边，一个个伤痕累累，疲乏困倦。此时我们听到告警的钟声响起。我们一路跑过去，在到达广场时看到那里已挤满了激动的村民。整个广场已被烟雾袅袅、火焰翻腾的火炬照得通明，呈现出神秘的气氛。

在教堂的阶梯上站着一个陌生人，是个勃艮第派的神父。他正在向人们传达着消息，使人们从悲叹到激动，从激动到发怒，从发怒到诅咒。他说我们年迈的疯国王已去世，现在我们和法国以及王冠是躺在伦敦摇篮里的一个英国婴儿的财产。他鼓动我们



效忠于那个孩子，做他忠诚的仆人，为他祝福；他说我们现在终于将拥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英国军队不久将开始最后的进军，进军为时不长，因为所需做的一切就是征服我国的零星地区——在那些地区仍然飘扬着那片极其罕见的、几乎被人遗忘的碎布，即法兰西国旗。

人们对他大发雷霆，你可以看见有几十人在被火炬照亮的脸的海洋上举起拳头向他挥动，这完全是一种狂热的景象，令观者兴奋不已。那个神父在这个场面里也是个一流的角色，因为他站在火炬发出的明亮光芒之下，不露声色地、无动于衷地俯视着愤怒的人群。因此，尽管你想把他在火刑柱上烧死，你仍然佩服他那惹人恼火的冷酷。他最后的那番话则冷酷到了极点。这是因为，他告诉大家法兰西的高级纹章官如何在我们老国王的葬礼上把他的王仗在“查理六世及其王朝”的棺材上折断，同时高声说：“愿天主保佑我们的君主，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亨利长命百岁！”此时，他请大家和他一起为国王的长寿而欢呼“阿门”[1]。

人们气得脸色发白，一时舌头转不过弯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贞德站在近处，她抬头望着神父的脸，用冷静、认真的语气说：

“但愿我能看到你的脑袋被砍掉！”——她稍作停顿，然后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如果这是天主的意愿。”

值得把她的这番话记在心上，让我来告诉你们是何缘故：这是贞德一生中说过的惟一一句粗话。当我在后面向您叙述完她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以及所受的冤屈和迫害后，那么你们就会明白，她一生中只说过这一句刻薄的话，这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自从那令人垂头丧气的消息传来那天起，常有强盗几乎窜到我们的家门口，使我们一次接一次地面临恐惧。于是，在我们的

① 这是基督教祈祷词的结束语，意思是“诚心所愿”。

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忧虑。但不知何故我们却很幸运，没有遭受真正的袭击。可是，最后终于真正轮到我们了。那是在1428年的春天。在一个漆黑的午夜，勃艮第人蜂拥而来，声势浩大，我们只得跳下床去逃命。我们上了去讷堡的路。由于人人都争先恐后，夺路而逃，因此秩序混乱，所有的人都进退两难。可是贞德有着冷静的头脑——在那里惟有她头脑冷静——她站出来指挥，在混乱中恢复了秩序。她快速、果断、敏捷，不一会儿便将乱哄哄仓皇逃命的人群转变成有序的行军。你们得承认，对于这么一个年轻的人儿，这么一位姑娘来说，这件事干得很漂亮。

现在她年满十六，身材匀称，举止典雅，相貌出众。因此我可以用最华丽的辞藻来赞美她，却不必担心会把话说过头。她的脸上有一种甜美、宁静和纯洁，恰恰反映了她的禀性。她笃信宗教，这有时会给一个人的面部表情添上忧郁的神色，但她的情况并非如此。她的信仰使她保持着内心的满足和快乐；如果她有时会忧心忡忡，因此在脸上和姿态上流露出痛苦，这是因为她在为祖国而担忧。这丝毫不应怪罪于她的宗教信仰。

我们的村庄大半被毁。到了安全有保证、可以壮胆回家的时候，我们这才体会到全国各地多年来别人所遭受的苦难——是的，已经有数十年了。我们第一次目睹被夷为废墟、被烟熏黑的房屋；第一次在小路上和小巷里看到被肆意杀害的动物残骸——其中有曾是孩子宠物的牛崽和羊羔；孩子们在它们的尸体旁痛哭，那真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然后，捐税，捐税！人人都担忧在心。我们的村庄已经饱受摧残，捐税现在成了沉重的负担，一想到这件事，人人都拉长了脸。贞德说：

“无钱交税还得交税，这些年来法国的其他地区一直在这么做，但我们以前却没有尝到一丁点苦头。现在我们就要尝到了。”

于是她继续议论着捐税，越说越担心，最后大家都看得出，



这种担心已占满了她的心灵。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这是关于那个疯子的——他在广场角落的铁笼里被人砍戳致死，那景象血腥恐怖。我们这些年轻人几乎都没有见过被暴力杀死的人，因此，这具尸体对我们有着可怕的吸引力，我们的眼光无法从那里挪开。我的意思是说，那种吸引力对所有的人都起作用，只有一人除外，她就是贞德。她心怀恐惧地走开了，怎么叫她也不再靠近。瞧——这是个醒目的标志，表明我们只是些受到功利和世俗束缚的人。是的，这也表明命运有时如何给予我们严酷的、不公正的打击。这是因为，我们中间的那些对残酷、血腥的死亡最着迷的那些人将平安地度过一生，而其他生来对此深感恐惧的人后来却必须出征，在战场上天天看到这种熟悉的景象——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既然对我们村的洗劫看来无疑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发生过的最重大的事件，因此你们完全可以相信，现在我们可议论的话题多的是，这是因为，对于从世界历史中模模糊糊映入他们头脑的某些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尽管这些头脑迟钝的农民可能会认为他们辨别得出其重大意义，事实是他们辨别不出。而任何一件带来痛苦的小事，由于他们的肉眼能看得到，他们自己的身体能感受得到，于是，这件事立即变得比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遥远历史事件更为重要。因为世界历史是他们间接了解的，道听途说而来。现在，当我回想起我们的长辈当时是如何议论的，我就觉得很有趣。他们怒气冲冲，牢骚满腹，慷慨激昂。

“啊，是的，”老雅克·达克说，“情况真是十分紧急！必须让国王知道此事。他应该停止闲逛和梦游去做正经事，是时候了。”他是指我们那被废黜的年轻国王，即被追捕的流亡人查理七世。

“说得好！”村长说，“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立即告诉他。让这种事情发生，实在是令人愤慨。嗨，我们连睡觉都不得安宁，他却在那里享清福。要让大家都知道，确实要让……全法国

都应知道此事!”

听他们说话，在你的想像中仿佛法国先前发生过的上万宗抢劫和焚烧事件只是些寓言，只有这件事才是事实。事情总是这样的：他们只有在邻居遇到麻烦时才泛泛而谈，若本人遇到麻烦，那么就应该让国王出面做些什么。

这件大事也成了我们年轻人纷纷议论的话题。我们一边放牧一边长谈。我们现在开始觉得自己是重要人物了，因为我已十八岁，而其他几个小伙子比我大一到四岁——事实上我们已成了青年男子。有一天，武士傲慢地批评法兰西的爱国将领们，他说：

“瞧那个奥尔良的私生子[①] 迪努瓦——还叫他将军呢！就让我顶一次他的位置吧——别介意我会怎么干，这不该由我来说，我不想议论，我的做法是实干，让别人去议论吧——不过，只要让我顶一次他的位置，这就够了！看一看圣特莱尔——呸！还有那个空话连篇的拉伊尔，那人算个什么将军!”

听他无礼地蔑视这些尊贵的名字，所有的人都震惊万分，因为这些大名鼎鼎的军人在我们的眼中几乎是神。他们光彩照人，出现在我们想像中的形象朦胧、巨大、虚幻、威风。听到他们被当做普通人来议论，听到他们的行为受到评论和指责，这真是件可怕的事。贞德的脸涨得通红，说：

“我不知道有谁居然会如此放肆，居然用这样的话来议论这些高尚的人。他们是法兰西的国家栋梁，他们为国效力，以每日流血为代价保住了法国。就我而言，要是我能被允许得到看他们一眼的荣幸——我是指远远地看他们一眼，因为像我这样身份的人不能靠他们太近，那我就会认为自己得到了比所有功臣更多的荣誉。”

武士从周围的脸上看出贞德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于是，一

---

① 指奥尔良公爵的私生子。



时露出不安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又自高自大起来，再次开始找岔子。贞德的哥哥让说：

“既然你不喜欢我们将军的作为，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参加大战，并且比他们干得更出色呢？你老是在唠叨去参战，但你就是不动身。”

“听我说，”武士说，“你这话倒说得轻巧。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留在此地无动于衷地发牢骚。我的声望告诉你这种无动于衷不符合我的性格。我之所以没有上战场，是因为我还不是个绅士。这就是全部的原因。在这种竞争中，一个士兵能有什么作为呢？无所作为。士兵是得不到提升的。要是我是个绅士，我还会留在这里吗？一刻也不会。我能够拯救法兰西——啊，你们可能会笑我，可是我知道自己的本事，我知道在这顶农夫帽子的底下蕴藏着什么。我能够拯救法兰西，我已准备就绪，可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做不到。要是他们需要我，让他们来召唤我吧，不然就让他们承担后果。不当军官我是不会动身的。”

“唉呀，可怜的法兰西——法兰西完蛋了！”皮埃尔·达克说。

“既然你如此瞧不起别人，干吗你自己不上战场，皮埃尔·达克？”

“噢，我也没有被召唤。我和你一样也不是绅士。但是我将上战场，我保证会去。我保证会以士兵的身份出征，听从你的命令——那是在你被召唤的时候。”

大家都哈哈大笑。蜻蜓说：

“这么快？那你们需要开始做准备，在五年以后你可能会被召唤——谁知道呢？是的，依我之见，五年后你们将出征上战场。”

“不用五年他就会上战场。”贞德说。她的话说得很轻，是在沉思中说的，但有几个人还是听到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贞德？”蜻蜓说，看上去很惊讶。但是

让·达克插话说：

“我自己也想去，可是我还年轻，也得等待，当武士被召唤时我也会出征。”

“不，”贞德说，“他将和皮埃尔一起去。”

她说此话时仿佛在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只有我听清了她的话。我扫了她一眼，见她手中拿着毛线针一动也不动，脸上露出神志恍惚，心不在焉的神情。她的嘴唇有时在动，仿佛偶尔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可是没有出声，因为我靠她最近，却没有听到什么。但是我竖起耳朵，因为她刚才说的那两段话给了我奇怪的感觉。我是很迷信的，任何古怪或不寻常的小事都很容易引起我的不安。

诺埃尔·朗居松说：

“有一个办法能使法兰西有机会得到拯救。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的村里毕竟还有一位绅士。为什么学者不能和武士互换姓名和地位呢？这样一来武士就可以当军官了，法兰西就会召唤他，而他将把英国和勃艮第派的军队像赶苍蝇那样全部赶到大海里面去。”

“我就是学者。这是我的绰号，因为我识文断字。”大家齐声附和。向日葵说：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这样就把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德孔泰爵士会欣然同意的。是的，他将在武士上尉的身后前进，而且带着普通士兵的荣誉先死一步。”

“他将与让和皮埃尔一起出征，而且一直活到这些战争被人遗忘为止。”贞德咕哝着，“而在最后的时刻诺埃尔和武士也将参战，但是并非出于自愿。”她的话说得很轻，因此我不能十分肯定她就是这么说的，但似乎就是这些话。听到这样的话真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那好吧。”诺埃尔接着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我们要在



武士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去拯救法国，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你们都愿意参加吗?”

所有的人都答应了，只有雅克·达克除外。他说：

“我请求得到你们的原谅。议论战争是愉快的，我也和你们一起在议论。我先前一直认为这次我应该去当兵，但在看到我们被毁的村庄和那个疯子被剁得残缺不全、血淋淋的尸体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当兵的材料，见不得那种场面。当了兵我是决不会自在的。面对剑、大炮和死亡？我受不了啊。不行，不行，不要把我考虑在内。再说我是长子，是家里的第二根台柱，而且保护着家庭。既然你们要把让和皮埃尔送上战场，总得有人留下来照料家中的贞德和小妹妹。我将留在家里，在和平和安宁中活到老。”

“他将留在家中，可是活不到老。”贞德喃喃地说。

大家就在这种青年人特有的轻松、随意的气氛中聊着天。我们让武士制定战役计划，打一些胜仗把英国人消灭，把国王扶上王位并把王冠戴到他的头上。然后我们问他，到时候国王会让他说想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此时他会如何回答。武士早已考虑周全，立刻说了出来：

“他将赐予我公爵头衔，封我为大贵族，任命我为世袭的法兰西骑士法庭大法官。”

“并且让你和一位公主结婚——这你是不会漏的，对不对?”

武士的脸微微发红。他唐突地说：

“他可以把公主留着——我要和我更喜欢的人结婚。”

这是指贞德，尽管那时谁也没有猜到。要是有人猜到，大家会笑话他的痴心妄想。在本村没有配得上贞德的人，人人都会这么说。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得依次说想向国王要求得到什么样的奖赏，要是他能和武士换个位置，并创造所能创造的奇迹的话。作

出的回答都是些玩笑话，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前一个人，把要求得到的奖赏说得越来越丰厚。下面轮到贞德了，大家把贞德从沉思冥想中唤醒，叫她回答，可是他们不得不向她解释提的是什么问题，因为她在浮想联翩，我们的后半截话她一点也没有听到。她以为他们想得到正经的回答，于是郑重其事地作了答复。她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

“要是仁慈、高贵的王太子问我：‘我现在已金玉满堂，再次当家做主，你挑选吧，你要的东西都能得到。’我就会下跪，然后请求他下令永远免除对我们村的捐税。”

她的话如此淳朴，发自肺腑，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我们没有发笑，反而若有所思。可是后来真到了那一天，我们看到她的话是多么的诚恳，在时机到来时多么忠实地实现了诺言，只向国王要求那一恩惠，却拒绝为自己索取任何东西。当时我们怀着沉痛的自豪感回忆起她的这番话，庆幸当初没有发笑。



第六章　贞德和天使长米迦勒

在整个童年时代，直至十四岁半，贞德一直是村里最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人儿。她走路时蹦蹦跳跳，笑起来开怀动人。这种性情，加上她热情待人、富有同情心的直率天性和动人的风度，使她得到了所有人的喜爱。她始终是个热诚的爱国者，关于战争的消息有时使她忧心忡忡，心如刀割，泪水常流，但在这种干扰过去之后她的情绪会高涨，并且恢复原来的样子。

可是到了现在，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她的心情总的说来一直是沉重的。她并非是在忧虑，而是在思考、幻想和梦游。她把法兰西牵挂在心，感觉负担不轻。我知道这就是她的烦恼所在，但其他人把她的心不在焉归罪于对宗教的心醉神迷，因为她一般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村里人，不过让我略知一二，因此我比别人更了解她关心的事情。有很多次在我的心中冒出这样的想法：她有个秘密——一个只有她本人知道的秘密，对我以及其他人都是不公开的。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在她显然正要透露什么时，她有好几次把话说到一半就改变了话题。我后来发现了这个秘密，但在那时还没有。

就在上述交谈的次日，我们聚集在牧场上，像往常一样议论起法兰西来。由于她的缘故，我以前说话时总是抱有希望，但那

只是些假话，因为对法国真是一点希望也寄托不上了。事到如今，对她说假话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她如同白雪般纯洁，从不撒谎和做假，甚至也不怀疑别人会有卑鄙之心。对她这样一个人不说实话，使我惭愧之至。因此，我下决心从现在起转变立场，从头开始，决不用欺骗的话来侮辱她。我在开始新的做法时先是这么说的——当然，仍然撒一点小谎作为开场白，因为习惯毕竟是习惯，谁也不能把它扔到窗外去，但我要一步步地走下阶梯，逐步少说假话：

"贞德，昨天夜里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看法一直是错误的。法国已经走投无路，自从阿金库尔大灾难以来就已走投无路，今天的情形更有甚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说这番话时我没有看她的脸，这是谁也做不到的。用如此坦率、冷酷的语言来伤她的心，使她的希望破灭，话语中毫无仁慈、温和之处——这似乎是件可耻的事，也确实如此。但我在把话说完之后如释重负，良心也坦然起来，我向她的脸瞥了一眼，看看有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也看不出，至少没有我所期待的反应。在她严肃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惊奇，但没有其他反应；然后，她以淳朴、平静的语气说：

"法国走投无路？你怎么会这么想？告诉我。"

你认为会伤害你尊敬的人，却发现并没有造成伤害，这真是件非常快乐的事。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可以畅所欲言，不必吞吞吐吐，也不会觉得尴尬了。我说：

"让我们撇开感情因素和因爱国而产生的幻觉，正视现实吧。现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现实就像商人账本中的数字那般明白无误。只要把两栏的数字加起来，我们就能看到法兰西这幢房屋已经崩塌，一半财产已经落入英国司法行政长官的手中，另一半谁



也没有占有——除非被不效忠于任何人的无法无天的强盗和劫贼所占有。我们的国王与其宠臣和傻瓜一起被禁锢在王国中一块狭小的区域，无所事事，默默无闻——可以说那是一块偏僻的区域——不但在那里发不了号，施不了令，在其他地方也不行；在他的名下没有一分一厘，也没有一兵一卒；他没有战斗，无心战斗，不想组织进一步的抵抗；事实上，他只想做一件事——放弃一切，把王冠扔进阴沟并逃亡到苏格兰去。这些是事实，对不对？"

"不错，是事实。"

"那么就像我说的：要知道事实的含义，只要把它们加在一起就行了。"

她用惯常、平静的语气问：

"怎么——法国走投无路？"

"没错。在这些事实面前不可能有疑问。"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怎么会有别的想法和感觉呢？贞德，有这些致命的数字摆在眼前，你还真对法国抱有希望吗？真的确实还抱有希望吗？"

"希望——噢，不止是希望！法兰西将赢得自由，保持自由。不要怀疑了。"

在我看来，她的聪明才智此刻肯定被遮蔽了。肯定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她应该看得出那些数字只有一种含义。要是我再把数字列举一下，也许她就能明白了。于是我说：

"贞德，你的心崇拜着法国，但是在迷惑你的头脑。你没有意识到这些数字的重要性。瞧——我用树枝在地上画给你看。看，这个弯曲的轮廓就是法国。我在法国的中部从东到西画上一条河。"

"对，那是卢瓦尔河。"

“瞧，国家的整个北半部都在英国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对。”

“瞧，整个南半部确实谁也没有控制住——我们的国王在考虑放弃法国、流亡海外时就是这么说的。英国在南部有驻军，一旦抵抗力量消失了，英国只要愿意，随时都能将南半部全部占为己有。千真万确，整个法兰西完蛋了，法兰西已经完蛋了，法兰西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法兰西只不过是英国的一个省。这是不是真的？”

她的声音低沉，富有感情，但是清晰可闻：

“是的，是真的。”

“很好。现在把这件决定性的事实加上去，肯定就能算出总和了。法国军队何时取得过胜利呢？为法国作战的苏格兰军队几年前打过一两次毫无收益的胜仗，但我现在谈的是法国军队。十二年前，八千英国人在阿金库尔几乎消灭了六万法国人，使法国人丧失了勇气。因此，今天大家都说，要是你让五十个法国兵面对五个英国兵，法国兵会逃之夭夭。”

“很遗憾，可是甚至连这些事也是真实的。”

“既然如此，有希望的日子肯定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现在她应该明白法国的状况了。我认为她肯定已经明白了，连她本人也会说希望已不复存在。但是我错了，也失望了。她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法兰西将再次崛起。你们将能看到。”

“崛起？——难道背负着英国军队的压迫崛起？”

“法兰西将摆脱压迫；法兰西将把英国军队踩在脚下。”她斩钉截铁地说。

“没有士兵打仗能行？”

“战鼓将召唤他们，他们将响应，他们将出征。”

“像往常那样出征到后方去？”



“不，去前线——永远去前线——总是去前线！你们会看到的。”

“那个叫花子国王呢？”

“他将登上王位——他将戴上王冠。”

“噢，这实在使人头昏脑胀。嗯，但愿我能相信，从现在起的三十年后英国的统治将被推翻，而且法国君王的头上将戴上代表主权的真正的王冠……”

“在两年时间过去之前这两件事都将发生。”

“真的？所有这些不可能实现的高尚的事，是谁将去实现呢？”

“是天主。”

她的嗓音虔诚、低沉，但是我很清楚地听到了。

是何物把那些不可思议的想法装入她头脑的呢？在后来的两三天里，这个问题始终在我的头脑里萦绕。我不免想到了精神失常。对此还有别的什么解释呢？悲愤，加上对法国所遭不幸的牵挂，使她那坚强的头脑变得虚弱，使之充满了荒诞的幻想——是的，肯定是这么回事。

可是我观察着她，试探着她，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她的眼神清晰、正常，她的举止自然，她的言谈直截了当、中肯恰当。不，她的头脑没有问题，她的头脑仍是村里最健全的头脑，最聪明的头脑。她一如既往地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出主意，为他人牺牲自己。她继续照料病人和穷人，仍然乐意向过路人提供床铺，而自己情愿睡地板。在某个地方有个秘密，但精神失常不是答案。这是明摆着的。

现在我得到了答案，情况是这样的。关于我将谈到的这件事，你们已听到过全世界的人谈论起它，可是你们以前还没有听到过目击者的话。

有一天，我翻过山脊往这边走——那是 1428 年 5 月 15

日——我走到橡树林边上，并准备迈出林子走上宽阔的草地，即那块矗立着幽灵出没的山毛榉树的草地。此时我碰巧从林中先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我后退一步，站在林子里用树叶挡住自己的身影。因为我看到了贞德，寻思着和她开个玩笑，吓唬她一下。想一想吧——不料，这突发奇想的小小举动却使我在过了几乎无法计量的片刻之后成了目击者，目睹了一件注定将永久在史书上得到记载、在歌曲中得到咏唱的事件。

那天天色阴沉，那棵树所在的草地全部被笼罩在柔和、浓厚的阴影之中。贞德把凹凸不平的大树根当做天然的椅子坐在上面，双手相叠随意搁在膝上。她的头略微倾向地面，给人的感觉是若有所思，沉浸在梦幻之中，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已无知觉。现在我看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缓慢地滑过草地向大树移动。这是个巨大的影子——一个长着翅膀，穿着长袍的形体——除了闪电的白色之外，这个影子的白色不像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白色，但闪电也没有那影子的白色那么耀眼，因为观察闪电不会伤眼睛，而那影子的白色却亮得炫目，使我的眼睛发疼、泪水直流。我意识到我自己已暴露在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面前，于是脱下了帽子。由于惊骇和敬畏，我的呼吸变得虚弱、困难。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林子里原先是静悄悄的——当乌云将森林笼罩在黑暗之中时出现的就是那种深度的沉寂，野生动物心灰意懒，胆战心惊。可是现在所有的鸟儿开始歌唱，它们从快乐到欢乐，从欢乐到狂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鸟儿在流畅地歌唱，歌声悦耳动听，显然是在对神表示崇拜。当那些鸟儿唱出第一声时，贞德屈膝跪下，低着头，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她还没有看见那个影子。是鸟儿的歌声告诉她那影子正在到来吗？我看是这样的。那么，类似的事情肯定以前就发生过。是的，这大概是毫无疑问的。



那影子慢慢来到贞德面前，手足接触到她，越过她的身子，将她笼罩在令人敬畏的光辉之中。在神的光辉照耀下，她那原先只具有凡人之美丽的脸有了神的气色。有了那从人到神之转变的荣耀，她那朴素的农人衣袍变得像以阳光为衣的天主的孩子们所穿的衣服。在我们的梦境或想像中，我们曾看见过这些孩子簇拥在神的宝座前。

现在她起身站立，头仍微微低着，两臂下垂，双手的指尖在身前轻轻地交叉。她就这样站在那里，浑身沐浴在那神奇的光辉之中，可是显然没有自我意识到，她似乎在倾听——但是我什么也听不见。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仿佛在仰脸看着一个巨人，然后合手高举摆出恳求的姿势，接着开始祈求。我听到她在说：

“可是我这么年轻！噢，太年轻，无法离开母亲和家乡到那个陌生的世界去做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啊，我怎么能和男人交谈，和男人共事呢？——他们是些军人！这会使我受到侮辱，受到粗鲁的对待和蔑视。我怎能参加大战、统率军队呢？——我是个姑娘，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对武器一无所知，也不知怎么上马，更不会骑马……不过……如果这是命令……”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被抽泣声打断了，于是我再也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然后，我清醒了过来。我心想，自己侵搅了天主的奥秘——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我害怕起来，于是走到林子深处。我在一棵树的树皮上做了个记号，心想我也许是在做梦，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到了我知道自己头脑清醒、不再做梦时，我会再来看一看记号还在不在，那么我就明白了。

第七章　她宣布了神的命令

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那是贞德的声音。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她怎么会知道我在那里呢？我自言自语道：这是在梦中，这完全是一场梦——那声音，那景象，那一切都是，那是仙女们干的。因此，为了驱除魔力，我在胸口划起十字并呼唤天主的名字。现在我知道自己是醒着的，而且已经摆脱了魔力，因为什么魔法也抵挡不了这种驱邪法。然后，我听到有人又在喊我的名字，于是我立即从藏身处走出来。贞德果真在那里，但并不像她沉浸在梦幻中的那个样子。这是因为她现在不再哭泣，看上去就像一年半以前轻松活泼的那个样子。她从前的那种活力和激情又回来了，而且她的面容和举止都流露出一种兴高采烈的样子，仿佛她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在昏睡，现在刚刚清醒过来。确实，恰似她曾远走高飞无影无踪，最终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我很高兴，真想跑回去告诉每一个人，并让他们把她围在中间向她表示欢迎。我激动地跑向她，说：

“啊，贞德，我有件非常神奇的事要告诉你！你怎么也想不到的。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就在这里，你现在站着的地方……”

但是她举起一只手，说：

“这不是梦。”

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再次感到恐惧。

“不是梦?”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贞德?”

“你现在是在做梦吗?”

“我……我想没有。我认为我没有做梦。”

“你确实没有做梦。我知道你没有做梦。当你在树上做记号时你没有做梦。”

我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现在我确知刚才没有做梦,而是确实处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某个可怕之物的面前。此时,我想起自己那有罪的双脚还踩在神圣的土地上——踩在来自天上的影子曾经逗留过的土地上,我吓得心惊肉跳,疾步离开。贞德跟在我后面,说:

“别害怕,真的不需要害怕。跟我来,我们坐到泉水旁边去,我把全部秘密告诉你。”

正当她准备开始说话时,我止住她的话头,说:

“先告诉我这件事。我刚才在林子里,你是看不到我的,那么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树上做了记号呢?”

“等一等,我马上就会告诉你,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但现在你告诉我:我看到的那个吓人的影子是什么东西?”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别害怕,你没有危险。那是天使长的影子——米迦勒,天国军队的首领。”

我禁不住手划十字,因我的双脚玷污了那块土地而颤抖不已。

“贞德,那时你不害怕吗?你看到他的脸了吗?你看到他的身体了吗?”

“我看到了。我不害怕,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在第一次见到他时我也害怕。”

“那是在什么时候,贞德?”

“将近三年前。”

“这么久以前?你见过他很多次吗?”

"是的，很多次。"

"这么说来，正是与天使的见面改变了你。正是与天使的见面使你心事重重，判若两人。我现在明白了。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那时不允许。现在允许了，不久后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所有的人，但是现在我只告诉你。这件事在几天之内还得保密。"

"除了我，别人谁也没有见过那白色的影子吗?"

"谁也没见到。当初你和别人在场时那影子曾降临过，可是谁也看不见。今天的情况不同，我也被告知原因了。但是以后谁也不会见到那个影子了。"

"那么，那影子是在向我传递信号——具有某种意义的信号?"

"对，但是我不能说。"

"奇怪——那耀眼的光芒会停留在人们眼前的某个物体上，而人们却看不见。"

"随着那光芒一起到来的还有话语。有几位圣徒到来，有无数天使陪伴，他们对我说话。我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但别人却听不见。他们对我很亲切——我的声音，我在心里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贞德，他们告诉了你些什么?"

"各种各样的事——我是指关于法国的事。"

"他们常告诉你些什么事?"

她叹了口气，说：

"灾难——只有灾难，还有不幸，还有耻辱。没有其他方面的预言。"

"这些都是事先告诉的吗?"

"是的。因此我事先就能知道将发生什么事。这使我很担心——正如你所见到的。没有其他方面的预言，但是在预言中也

总是提到了希望。不止是希望：法兰西将得到拯救，将强大起来，将重新获得自由。但是如何实现，以及靠谁来实现——这些过去都没有提到，直到今天才提到了。”她在说到最后那些话时双眼突然放射出深邃的光辉。后来，在冲锋号响起之时我多次见到了那种光辉，这才明白那叫做战斗之光。她的胸脯上下起伏，脸上出现了红晕。“但是今天我明白了。天主已经选择了他最低贱的生灵来完成这一事业。在天主的指挥之下，在天主的保护之下，依靠天主的力量，而不是我的力量，我将统率天主的军队，夺回法兰西，将王冠戴到他的仆人的首领，即现在的王太子，未来的国王的头上。”

我大为惊讶，说：

“你，贞德？你，一个小孩子去统率军队？”

“是的。想到要去统率军队，我一时愣住了，因为正如你说的——我只是个孩子；我是个孩子，而且一窍不通——对于与打仗有关的一切事情都一窍不通，不适应艰苦的军旅生活，不适合与士兵做伴。但是，那软弱的瞬间很快就过去了，不会再来。我已经从军，不会回头，天主会帮助我的，直到把英国卡在法国喉头的手松开为止。我的声音从未说过谎，今天也没有说谎。他们说我将去找沃库勒尔总督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他将派士兵护送我去见国王。从现在起的一年后英国人将受到打击，那将是他们末日的开始，而那末日很快就会到来。”

“将在哪里给英国以打击呢？”

“我的声音还没有提到在哪里进行打击，也没有提到在作出打击之前的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我将奉命去实施这次打击，我就知道这么多。随后还会有别的迅猛打击，在十个星期内使英国长期以来的苦心经营化为乌有，并把王冠戴到王太子的头上——因为这是天主的意愿。我的声音就是这么说的，我会怀疑吗？不，事情会像声音所说的那样发生的，因为我的声音告诉我的都是

实话。”

这番话的口气很大。按我的理智来分析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在心里又觉得这是真实的。因此，尽管我的理智存有疑问，我的心是相信的——相信的，而且从那天开始坚信不疑。我说：

“贞德，我相信你说的那些事。现在，我为能和你一起参加伟大的战争而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当我在出征时将和你在一起。”

她露出惊奇的神色，说：

“在我参战时你确实将和我在一起。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将和你一起出征，让和皮埃尔也一起去，可是雅克不去。”

“全说对了——命令就是这样的，最近刚刚告诉我，但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将和我一起出征，换句话说，直到今天方才知道我将出征。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我告诉她是在什么时候听她说的，但是她并不记得。于是，我知道她那时睡着了，或者说那时处于某种梦幻或恍惚的状态之中。关于这些事以及所有那些神的启示，她叫我暂时保守秘密。我答应了她，而且遵守了诺言。

不管是谁，只要那天见到了贞德就会注意到在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她走路和说话时精力充沛，坚决果断；在她的眼里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奇怪的热情，一举一动和头的姿势都有了一些完全新颖的、显著的变化。她眼中出现的新的光辉，以及这种新的仪态都来源于那天根据天主的命令赋予她的权威和领导权，而且就像言语那样明白无误地把这种权威表现出来，可是毫不造作，无须逞强。她在心底里平静地意识到具备了领导权，而且冷静地、不知不觉地表现了出来。她从那时起一直保持着这种意识，直至完成她的使命。

由于我的贵族身份，她和别的村民一样一直很敬重我，但是



我们之间现在有了默契，互换了位置。她发号施令，并非提建议，而我像尊敬长者一般接受命令，二话不说便加以服从。她在傍晚对我说：

“我在黎明前出发。除了你以外谁也不知道。我将按照天主的命令去找沃库勒尔总督。他会瞧不起我，粗暴地对待我，也许这次会拒绝我的请求。我先去布莱，说服拉克扎舅舅和我一起去，我单独去不合适。我在沃库勒尔可能会需要你，因为，要是总督不愿意见我，我会口授一封信给他，所以需要一个会写信、识文断字的人陪着我。你明天下午从此地出发，住在沃库勒尔，到时候我会用得着你的。”

我表示服从，然后她离开了。你们能看出她的头脑多么清醒，她的判断多么准确和冷静。她没有命令我与她同行，没有，她不会让闲言秽语来糟蹋她的好名声。她知道总督是贵族，我也是贵族，因此总督会同意见我。不，你们瞧，她也不会那么做。一个贫苦的农家女通过一个贵族青年递交请求——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她总是在保护自己的纯洁，使之不受伤害，因此，她得到的回报是直到最后都保持了好名声，没有受到玷污。我知道要是能得到她的允许我现在必须做什么：到沃库勒尔去，不要与她见面，做好她需要我的准备。

我于次日下午到了那里，找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住下。第二天我去城堡拜访了总督，向他表示敬意。他邀请我次日中午与他共进午餐。他是当代理想的军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发灰白，粗鲁豪放，话语中充满着从各种战争中得来的稀奇古怪的骂人话，他把它们珍视为言语的点缀。他一生过着戎马生涯，在他看来战争是天主赋予人类的最佳礼物。他身披盔甲，脚穿过膝的靴子，腰佩大宝剑。我端详着这位威武的军人，听着他那绝妙的诅咒，寻思着在此人身上诗情画意究竟稀少到何种程度。此时我倒希望这个小农家女得不到与这只炮筒子对着干的荣幸，只

得满足于口述一封信给他。

第二天中午我再次来到城堡，被引导到大餐厅，坐到总督的身旁。我们坐在一张小餐桌旁，这张餐桌的安放处比普通餐桌高两个台阶。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几位宾客也坐在小餐桌旁，而在普通餐桌上坐着防区的主要军官。在进门处站着一个持戟、披戴盔甲的卫兵。

说到交谈，我们当然只有一个话题可谈——法兰西走投无路的局势。有人说，听传言说索尔兹伯里正准备进军奥尔良。这引起大家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将立即进军；另有人说他在秋天到来之前完成不了攻城的准备；还有人说奥尔良将会久攻不下，将出现顽强的对抗。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奥尔良终将沦陷，法国随之亦将沦陷。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长时间的争论到此结束，出现了沉默。人们似乎各有所思，一时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大家刚才还在喋喋不休，现在突然鸦雀无声，呈现出惊心和严肃的气氛。现在有一个仆人走过来，在总督的耳旁说了些什么。总督说：

"要和我谈一谈?"

"是的，阁下。"

"唔！真是异想天开。把他们带进来吧。"

那是贞德和舅舅拉克扎。在这么多大人物面前，那个可怜的老农吓得魂飞魄散，走到半路停下来，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他站在那里，红色的睡帽在手中捏成一团，恭敬地向四处鞠躬，既窘迫又害怕，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但是贞德沉着冷静，挺直着身子稳步向前，在总督的面前站下。她认出了我，但是不露声色。众人交口称赞，甚至连总督也在赞叹，因为我听到他低声说："天哪，真是个美丽的人儿!"总督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说：

"嗯，我的孩子，你来有什么事?"

"我给您——沃库勒尔总督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带来了消

息。消息的内容是：您将派人去叫王太子等待，先不要和敌人作战，因为天主不久将派人去帮助他。”

这番离奇的话使在场的人很惊讶，许多人低声说：“那个可怜的年轻人疯了。”总督面露愠色，说：

“你在胡说些什么？国王——或者是你说的王太子——不需要那样的消息。他会等待，你就放心吧。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还有，我请求您派士兵护送我去见王太子。”

“为什么？”

“他会任命我为将军，因为主已委派我把英国人赶出法国，并把王冠戴到他的头上。”

“什么……你？噢，你只不过是个孩子！”

“可是我已经受到了委任。”

“不见得吧！这一切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明年他将被加冕，而且从那时起他将一直是法兰西的主宰。”餐厅内出现了哄堂大笑。在笑声平息下去后，总督说：

“是谁叫你送来这些放肆的消息？”

“我的主。”

“什么主？”

“天国之主。”

许多人低声说：“啊，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还有人说：“她的脑子残废了！”总督把拉克扎大骂一通，然后说：

“听着！把这个疯孩子带回家，用鞭子狠狠揍她一顿，这是治她的病的最好办法。”

在向外走时，贞德转身以直率的语气说：

“您不肯给我派士兵，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这是我的主给您的命令。是的，是他下的命令，因此我必须再来，反复来，我终将能得到士兵的。”

在她离去后，人们开始惊奇地议论起来。卫兵和仆人将此事在城里传播开来，此事又从城里传到乡下。当我们回到栋雷米时，人们早已在议论纷纷了。



第八章　为什么讥笑者会懊悔

无论在何处，人的天性总是相同的：它神化成功者，讥笑失败者。村民们认为贞德荒唐的行为和可笑的失败给全村丢了脸，于是人人都在没完没了地唠叨，而且话说得尖酸刻薄至极。倘若舌头就是牙齿，那么贞德会被他们的恶言毒语断送性命。那些没有骂她的人表现得更恶劣，令人难以忍受，因为他们讥笑她，挖苦她，日日夜夜地冷嘲热讽，打趣取笑。奥梅特、小梅格特和我站在她的一边，可是她的其他朋友经受不住这种暴风雨。由于她不受人们的欢迎，也由于他们因她的缘故而受到奚落，于是他们回避她，羞于和她在一起。她暗自流泪，但是在公开场合没有落过一滴泪。她在公开场合镇定自若，没有流露出一丝烦恼，也没有流露出一丝怨恨——这样的举动理应使人们对她软下心来，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父亲火冒三丈，对她那像男人那样参战的异想天开的打算不由得说了过头的话。他不久前曾梦见贞德做这样的事，现在他忧虑地、愤怒地回想起那个梦。他说，他宁可让她的两个哥哥把她淹死，也不愿让她一个姑娘家像个男人那样从军去。他还说，要是她的哥哥拒绝淹死她，他就会亲自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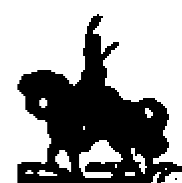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她的追求。她的父亲严密看管着她，不许她离开村子。但她说时机未到，在出发的时机到来时她

会知道的，而且到那时她是看不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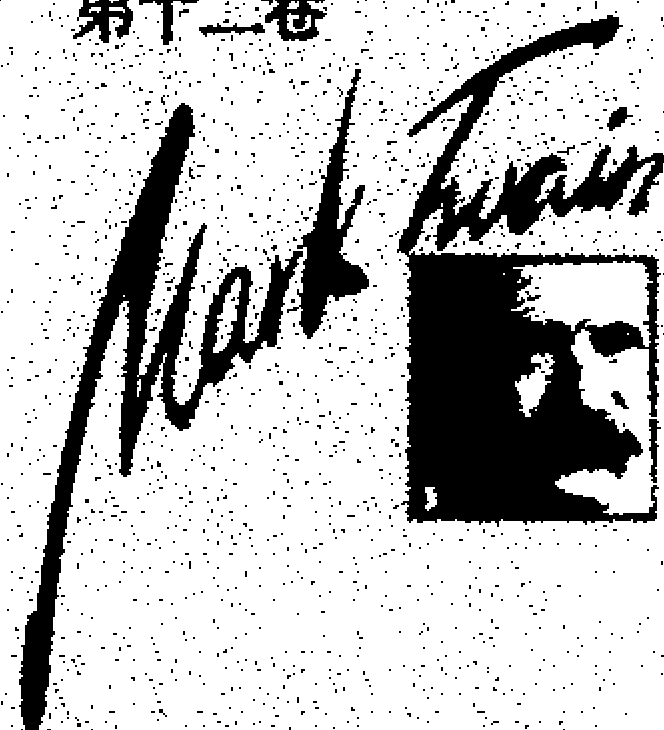
夏季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持续着。武士厚颜无耻地谎称贞德在几年前就与他订了亲,现在要求成婚。她的父母见她固执己见,很高兴终于有这么个机会出现,即通过婚姻来打消她的念头。

贞德说他的声明是假的，拒绝与他结婚。她被传讯至图勒教会法庭，就无理推翻婚约出庭接受审讯。她拒绝请律师，决定自行处理此案。此时，她的父母以及所有对她有坏心眼的人心怀喜悦，认定她已经输了这场官司。他们这么想有情可原，因为这么一个年方十六、不谙世事的农家女，有生以来首次置身于庄严冷酷的法庭，站在经验丰富的法律专家面前，除了心惊胆战和张口结舌，对她还能指望些什么呢？然而，所有这些人都想错了。他们聚集在图勒观看贞德的恐惧、难堪和失败，幸灾乐祸，可是他们煞费苦心反而自找了没趣。她端庄，镇静，从容不迫。她没有传唤任何证人，说只要盘问控方证人即可。在那些证人作完证后，她站起来，用三言两语评论他们的证词，称之为含糊不清，矛盾百出，没有说服力，然后她再次让武士走上证人席，开始盘问他。他到来时穿着用诬陷和虚假制成的厚外套，可是她那灵巧的双手将他先前的证词一片片撕了下来，最后他已一丝不挂——我这里是打个比方。武士的律师开始辩解，但是法庭拒绝倾听，否决了此案。法庭还用简短的话语郑重地称赞了她，称她为“这个神奇的孩子”。

贞德取得了胜利，还受到了大人物的高度赞扬，没有主见的村民们再次转了向，给予贞德支持和称赞，使她得到了安宁。母亲再次把她当做心爱的女儿，甚至连父亲也回心转意，说为她而自豪。然而，对于她来说时间已很紧迫，因为英国人对奥尔良的围攻已经开始，法兰西上空的云彩正变得越来越乌黑，越来越低沉，可是她的声音仍然叫她等待，却没有给她直截了当的命令。冬季来临，时光沉闷地流逝而去，最后，终于有了转机。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二卷


圣女贞德传·第二卷 在宫廷和军营中

(1896)

李 际 译

SHENGNU ZHENDE ZHUAN DIERJUAN ZAI GONGTING HE JUNYING ZHONG



第一章　贞德告别家乡

1429年1月5日，贞德和舅舅拉克扎一起来到我的住处。她说：

“时机到了。我的声音现在不再含糊，已经明白无误。他们已经告诉我该做些什么。我将在两个月之后和王太子见面。”

她兴高采烈，举止像个将领。我受到了她的感染，感到心中有着激烈的冲动，就像一个人在听到咚咚的战鼓声和行军的脚步声时感到的那种冲动。

“我相信。”我说。

“我也相信，”拉克扎说，“要是她在过去告诉我奉天主之令将去拯救法兰西，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会让她自己想办法去找总督，自己不会插手，毫不怀疑她已疯了。但是我看到她站在那些贵族和大人物的面前，一点也不害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是没有天主的帮助是做不到的。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我恭敬地服从她的指挥，她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舅舅待我很好。”贞德说，“我派人去找他来，请他说服母亲，让他带我去他家照顾生病的舅母。这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明天黎明动身。不久后我将从他家去沃库勒尔，边等待边争取，直到我的请求得到允许为止。那天在总督餐桌上，坐在你左边的那两位骑士是谁？”

"一位是让·德诺维隆邦·德梅斯爵士，另一位是贝特朗·德普兰吉爵士。"

"好人——好人，两人都是。我把他们划为我的人……我在你的脸上看到的是什么表情？怀疑？"

我嘱咐自己要对她说真话，有话直说，不加修饰，所以我说：

"他们认为你疯了，也是这么说的。确实，他们怜悯你的这种不幸，但是他们仍然把你当做疯子。"

这似乎丝毫也没有给贞德带来烦恼，也没有伤害她。她只是说：

"要是聪明人意识到犯了错误，他们会改变主意的。他们会的。他们将和我一起出征。我将很快见到他们……你好像又怀疑了？你怀疑了吗？"

"噢……不，现在不。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事，他们不在那里供职，只是凑巧在旅途中停留一日。"

"他们会再来。但是，关于目前之事，我来留给你一些指示。你在几天后将跟随我。安排一下你的事务，因为你将长期离家。"

"让和皮埃尔和我一起走吗？"

"不，他们现在会拒绝，但他们不久后将到来。等到他们到来时，他们会带来我父母的祝福和对我担负这项使命的准许。那时我将更加坚强——更加坚强地担负我的使命，因为没有父母的祝福，我现在就很软弱。"她停顿片刻，眼泪涌上眼眶，接着说："我要和小梅格特告别。天亮时带她到村外，她必须和我一起走一小段路……"

"那么奥梅特呢？"

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开始痛哭起来，说：

"不，噢，不……她和我很要好，我忍受不了，因为我知道再也见不到她了。"

次日一早，我把梅格特叫上，我们四人在寒冷的黎明沿着小路行走，直至村庄已远在身后。这时，两个姑娘相互道别，搂着

对方的脖子，用甜蜜的话语和眼泪倾诉着衷肠，见此情景我深感同情。贞德长时间地眺望着远方的村庄，还有那棵仙女树和那片橡树林，以及鲜花盛开的平原和那条小河，仿佛在努力将这些景象铭刻在记忆中，从而使它们永久地保存在那里，永远不会淡化。因为她知道，她今生再也不能见到这些景象了。然后，她转过身来独自走开去，泣不成声。这天是她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她十七岁了。



第二章　总督祝她一路顺风

几天后，拉克扎带着贞德去沃库勒尔，安排她在卡特琳·鲁瓦耶家住下，并请卡特琳照料她。卡特琳是车轮匠的妻子，一个厚道、善良的女人。贞德定期去做弥撒，也帮着做家务，以此换取食宿。要是有谁愿意和她谈起她的使命——许多人确实这么做了——她会畅所欲言，对此事毫不掩饰。不久我住到附近，看到了她的话所产生的效果。消息马上传开了，说有一个年轻姑娘受天主的委派来拯救法兰西，已经到来了。平民百姓成群结队来看她，和她交谈；她的美丽可爱赢得了一半人的信任，而她的严肃认真和诚实坦白赢得了另一半人的信任。富人们与她保持距离，嗤之以鼻，但这就是他们的德性。

其次，人们回想起八百年前默林[①] 的预言。该预言说法国在遥远的将来将毁在一个女人的手中，也将被一个女人所拯救。目前法国已经首次遭败迹——这是被一个女人，卑鄙的法国王后伊莎贝尔·德巴伐利亚毁掉的；毫无疑问，这个美丽、纯洁的年轻姑娘是受上苍的委派来实现这一预言的。

这一预言给人们愈来愈浓厚的兴趣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动

① 亚瑟王传说中的预言家和魔术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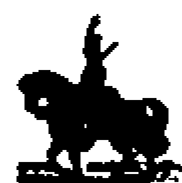
力，人们越来越激动，同时也越来越抱有希望和信心。于是，这种欢欣鼓舞的激情一波接一波地从沃库勒尔传播到四面八方，抵达每一个村庄，给法兰西正面临绝境的儿女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人们从这些村庄赶来，想亲眼见一见，亲耳听一听，他们确实眼见耳闻了，于是深信不疑。他们挤满了全城，到了沃库勒尔无法容纳的地步；他们挤满了客栈和住房，不过还是有一半外来的人找不到栖身之地。尽管时值冬季，但他们还是在赶来，因为当一个人的灵魂正在忍饥挨饿时，只要能使更高尚的饥饿得以解除，他们怎么会在乎是否有没有肉吃，有没有房住呢？日复一日，人们汹涌而来。栋雷米人不知所措，吃惊愕然，目瞪口呆，自言自语道："这个世界的奇人这些年来是不是一直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所熟悉，而我们却愚蠢得当了睁眼瞎呢？"让和皮埃尔离开村子，人们注视着他们，羡慕着他们，把他们当做地球上最伟大、最幸运的人。这对兄弟的妹妹曾与天使面对面交谈，法国的命运也根据天主的命令交在她手中，于是，他们的沃库勒尔之行就像凯旋而归，一路上所有的农人都聚集起来看望这兄弟俩，向他们致意。

两个哥哥带来了父母的祝福和问候，以及父母以后将亲自来祝福和问候她的承诺，于是她的心中荡漾着无限的幸福，萌发了热切的希望。她再次来到总督的面前与他辩理，可他还是听不进她的话。他拒绝派人护送她去找国王。她大失所望，但是并没有气馁。她说：

"我还会来找您，直到我得到士兵为止。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不能违抗。我必须去见王太子，即使跪着也得去。"

我和两兄弟每天都和贞德在一起，看一看来看望她的人，听一听他们所说的话。有一天，让·德梅斯爵士果然来了。他把她当做小孩子，说话时像在哄孩子，用的是开玩笑的语气。他说：

"我的小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会不会把国王赶出法



国，我们会不会成为英国人呢?”

她用平静、严肃的语气回答道：

“我来请求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带我或派人送我去见国王，可是他不理睬我。”

“啊，你的执著真是令人钦佩。整整一年过去了，但你的愿望还是没有改变。你以前来时我见过你。”

贞德还是像刚才那样平静地说：

“这不是愿望，而是目的。他会同意的，我能等待。”

“嗯，对此太肯定也许是不明智的，我的孩子。这些总督顽固得很，很难对付。万一他不同意你的请求……”

“他会同意的，他必须同意。这是无可选择的。”

这位绅士哄孩子的语气开始消失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贞德严肃认真的那副样子感染了他。人们一开始往往会和她开玩笑，最后却总是对她肃然起敬。他们很快就会从她身上看到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内涵。她那显而易见的坦诚和坚如磐石的信念是战胜胆小轻浮之人的力量，使其在这两者面前无法保持自尊。德梅斯爵士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开始严肃地说：

“你是不是有必要最近就去见国王？我的意思是指……”

“在大斋期[①] 中旬之前我必须见到国王，即使我的腿会磨短到膝盖也得去！”

她说此话时强压着炙热的情感。当某人醉心于某事时，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含义。你可以看到那个贵族脸上的表情；你能看见他的眼睛亮堂起来，那里有同情的神色。他郑重地说：

“我想，天主知道你应该得到士兵，你无论如何会得到的。你想干什么呢？你的希望和目的是什么呢?”

“拯救法兰西。天主委派我去做这件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① 大斋期指基督教的大斋首日至复活节前夕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和忏悔。

哪怕是国王、公爵或其他任何人也挽救不了法兰西王国，只能指望我了。”

这番话是在恳求，说得很哀婉，使那个善良的贵族人士深受感动。我看得很清楚。贞德微微压低了声音，说：

“其实我倒是情愿和贫苦的母亲一起纺纱织布，因为那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必须去，因为这是我的主的意愿。”

“谁是你的主?”

“是天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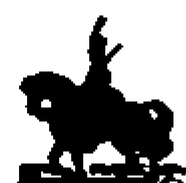
此时，德梅斯爵士遵循庄严的古老封建传统跪在地上，把手放到贞德的手上以示效忠，并且起誓：在天主的帮助下，他将亲自送她去见国王。

贝特朗·德普兰吉爵士第二天也来了，他也以誓言和骑士的荣誉保证：无论她走到哪里，他都服从她，跟随她。

就在这一天，将近黄昏时分，一个惊人的传言在城里很快流传开来——即总督将亲自到这个年轻姑娘的简陋住所看望她。于是，人们从上午起就挤满了大街小巷，等着瞧一瞧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会不会发生。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总督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带着卫士来了。这个消息广为流传，引起了轰动，使讥笑她的上等人改了口，使贞德的威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了。

有一点总督是可以确定的：贞德不是个女巫就是位圣人，所以他想查个究竟。于是，他带了个神父同去，万一有魔鬼附身就予以驱除。神父尽了职，却没有发现魔鬼。总督只是毫无必要地伤害了贞德的感情，冒犯了她的虔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听取了她的忏悔；要是他有点知识，那么就应该知道在忏悔时魔鬼是忍受不住的：他们一旦面对那神圣的仪式就会发出痛苦的叫喊声和最肮脏、最愤怒的诅咒声。

总督离开时心烦意乱，顾虑重重，不知如何办才好。他苦思冥想着，几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2 月 14 日来到了。那天贞德



来到城堡，说：

“以天主的名义，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您拖了那么长的时间不送我去，因此造成了损失，因为王太子今天在奥尔良附近已经打了个败仗。要是你不马上送我去，更大的损失还在后头。”

听了她的话总督感到莫名其妙，说：

“今天，孩子，是今天？你怎么会知道今天在那里发生的事？消息要八到十天后才会传来。”

“我的声音给我带来了消息，这是确实的消息。今天打了个败仗，再这样拖延下去是您的错。”

总督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心里在思忖着，但不时还咒骂几句。最后他说：

“听我说！你安心等待吧。要是事情正像你说的那样发生，我会给你一封信，送你去见国王，要不就作罢。”

贞德兴奋地说：

“噢，感谢天主，等待的日子快要过去了。九天后您会把信送给我的。”

沃库勒尔的人民早已给了她一匹马，并且把她像个军人一般武装起来。她没有机会试一试骑马，看看会不会骑，因为她的首要重大职责就是坚守在岗位上，激发起与她交谈的人的希望，提起他们的精神，为帮助拯救和恢复王国做好思想准备。这占去了她除了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但这没有关系，她什么都学得会——而且一学就会。她的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明白的。与此同时，兄弟俩和我轮流学骑马，我们也学习使用剑和其他兵器。

贞德于20日把她的这支小小的队伍召集在一起——两位骑士，她的两个哥哥，还有我——召开了一个秘密军事会议。不，这不是一个军事会议，这个名称不合适，因为她并不是和我们商量，而只是对我们下命令。她画出去国王所在处的行军路线图，看上去像个地理学专家；她画出的每日行军路线图用绕道而行的

方法避开了各处特别危险的地区——这表明她不但精通自然地理，而且精通政治地理。然而，她当然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受过教育。我很吃惊，不过我认为这肯定是她的声音教她的。但仔细想一想，我发现并非如此。通过她提到的这个或那个人和她谈起的各种事情，我发现她勤奋地向成群结队来访的陌生人提问题，并且从他们那里耐心地挖掘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知识。两位骑士对她的敏锐和聪慧十分惊讶。

她命令我们做好在夜间行军、在白天睡觉以隐蔽自己的准备，因为几乎整个漫长的行军都是在通过敌占区。

此外，她命令我们对出发日期严加保密，因为她想悄悄地离开，不然会有很多人聚集起来为我们送行，这样一来就把出发的消息向敌人公开了，我们说不定会在某处遭到伏击，被敌人俘获。最后她说：

"现在，该说的都说了，只需把出发日期透露给你们，这样你们就能及时做好必要的准备，以免在最后一刻仓促行事，造成差错。我们于23日夜间十一时出发。"

然后她宣布会议结束。两位骑士很吃惊——是的，而且迷惑不解。贝特朗爵士说：

"即使总督真的会提供信件和护送队，在贞德选择的日子他也不一定做得到。那么，她怎么会大胆地定下那个日子呢？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选择和确定那个日子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说："既然她已定下23日，我们可以信任她。我认为她的声音已经告诉了她，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服从她的命令。"

我们确实服从了命令。贞德的父母得到通知，让他们在23日前赶到，但是为谨慎起见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设此期限。

23日，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只要有陌生人进门她就会满怀企盼地抬头张望，可是她的父母没有到来。她还是没有泄气，继



续抱有希望。然而，在夜幕最终降临时，她的希望破灭了，眼泪流了下来。可是她一把擦干眼泪，说：

“无疑本来如此；无疑这就是天主的安排。我必须忍受，我愿意忍受。”

德梅斯试图安慰她，说：

“总督没有捎信来。也许他们明天会来，而且……”

他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她打断了他，说：

“这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夜十一时出发。”

果然如此。总督在卫兵和火炬手护送下于十时到来。他把武装护送队交给她，还带来了给我和两兄弟使用的马和装备，并给贞德一封给国王的公文。然后他解下自己的剑，亲手把它系在贞德的腰部，说：

“孩子，你说对了。那一仗果然打败了，就是在你说的那一天。因此我遵守诺言。现在就去吧——不管结局如何。”

贞德向他致谢，然后他离开了。

那失败的一仗就是史称“鲱鱼之战”[1]的著名的灾难。

屋内所有的灯光一下子全部熄灭了。过了一会儿，当街头已经变得黑暗和平静之后，我们悄悄地穿过街道迈出西门，然后快马加鞭离去。

---

① 1429年，法军与运送鲱鱼去慰问围攻奥尔良部队的英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章　武士自吹自擂

我们一行共二十五人，装备精良。我们排成双列行进，贞德和两个哥哥在队列的中部，让·德梅斯一马当先，贝特朗爵士殿后。之所以这样安排两位骑士的位置，是为了防止出现逃兵——姑且做此安排。我们将在两三个小时以后进入敌占区，到那时谁也就没有胆量逃跑了。我们渐渐开始听到从队伍各处发出的呻吟声、抽泣声和诅咒声，经打听得知在我们的队伍中有六个人是从未骑过马的农民，在马鞍上坐不住了，开始感到身子疼痛难忍。他们是总督在最后一刻拉来的，被塞入护送队以凑满人数；同时总督安排老兵一对一与他们并肩而行，帮助他们坐稳在马鞍上，要是他们试图逃跑就把他们杀了。

这些可怜的家伙已经尽量不出声，可是肉体的痛苦到此时已变得非常剧烈，于是他们禁不住发出了响声。但是我们现在已进入敌占区，帮不了他们，他们必须继续行军，尽管贞德说他们若愿意冒险则可以离开。他们宁愿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现在减慢了行军速度，小心翼翼地前进。我们也警告那些新兵把痛苦埋在心里，不要诅咒或抱怨，以免给部队带来危险。

到了黎明时分，我们已策马进入森林深处。不久后，尽管地面寒冷、雾气浓重，可是除了哨兵以外所有的人都已酣然入睡。

我睡得很香，昏昏沉沉直到正午时分才醒来。我刚刚醒来时仍然懵懵懂懂，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恢复了神智，记起了一切。我躺在那里回想着在过去的一两个月中发生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想起贞德的一个预言并没有应验，这使我很惊讶。因为诺埃尔和武士应该在最后一刻加入我们的行列，可是他们在哪里呢？你们瞧，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习惯于指望贞德所预言的每一件事都会应验。于是，我被这些想法所困扰，心绪缭乱，正在此时我睁开了眼睛。啊，武士就站在我的面前，靠着树，低头望着我！当你想到一个人，或谈到一个人，而此人正站在你的面前，你却没有料到他会离你这么近，这种事隔多久能遇到一次呢？看来，此人在你身边，这才是你会想起他的真正原因，而不只是人们所想像的巧合。噢，不管怎么说，反正武士就在我的身边，低头望着我的脸，等待着我醒来。我从未如此快乐地见到他，跳起来握住他的手，拉着他稍稍远离营地——而他在走路时一瘸一拐，像个跛子——叫他坐下，然后说：

"嗬，你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怎么那么巧，正好掉到这块地方？你穿着士兵的服装，这是怎么回事？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吧。"

他回答说：

"昨夜我和你们一起行军了。"

"没有！"（我心想："预言并没有完全失灵——一半已经应验了。"）

"我确实是和你们一起行军的。我从栋雷米赶来加入你们的行列，可是晚了半分钟。事实上我迟到了，但是我苦苦地恳求，最后总督被我为国家的事业而勇敢献身的精神所感动——他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让了步，允许我参加。"

我心想这是个谎言。他是总督在最后一刻强迫征募的六个人之一。我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贞德预言他将在最后一刻加

入，但是并非出于自愿。然后我大声说：

“你来了我很高兴。这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在这种时候不应该待在家中。”

“待在家中？我不会这么做，就好比在暴风雨召唤时飞来石[①]不会躲在云中那样。”

“说得好！这才像你说的话。”

我的话使他高兴起来。

“很高兴你能了解我。有的人并不了解我。但是他们很快会了解我的。在我了结这次战争以前他们会很了解我的。”

“我正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你一旦面临危险会挺身而出。”

他受到我这番话的鼓舞，飘飘然起来。他说：

“要是我了解自己——我认为我是了解的——那么我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会很多次地使你记起这些话。”

“我要是怀疑就是傻瓜。我了解你。”

“当一个普通的士兵，不是我的最大能耐。但国人还是会听到我的名字。但愿我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但愿我处于拉伊尔，或者圣特莱尔，或者奥尔良私生子的位置——咳，我无话可说，感谢天主，我不像诺埃尔·朗居松那种人那样会说话。但是，我想我会有所作为的——应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新奇事情——从而使一个士兵的名誉超过他们，将他们大名的荣耀遮盖在它的影子之下，使之黯然失色。”

“听我说，我的朋友。”我说，“你是否明白，你无意中想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主意？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主意的重大意义？是这样的：当一个声名远扬的将军，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历史上这样的人多如牛毛，人们根本记不住谁是谁，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普通士兵——嘀，他是独一

① 古代误以为化石是雷电发射下来的，故有此说。

无二的！他是由芥末籽一般大小的星星组成的天穹中的一轮明月；他的名声将比人类更加久长！我的朋友，是谁给你出了这个主意？”

他几乎喜形于色，可是尽力克制住自己。他只是挥了挥手，对我的夸奖表示不屑一顾。他兴高采烈地说：

“这没什么。我常有主意——像那样的主意——甚至还有更了不起的主意。我并不很看重这个主意。”

“你使我吃惊了，你确实使我吃惊了。这么说，这确实是你的主意？”

“的确是。我还想出了很多主意呢！”——他用手指敲着头，同时趁机将头盔倾斜到右耳上，给人以自鸣得意的感觉——“我不像诺埃尔·朗居松，不需要借用别人的主意。”

“说起诺埃尔，你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到他的？”

“半小时以前。他像死尸一般睡在那里。昨天夜里他和我们一起骑马过来。”

我的心头猛地一震，对自己说，现在可以放心了，可以高兴了。我再也不会怀疑她的预言了。然后我大声说：

“你的话给我带来了欢乐，使我为我们的村庄而自豪。我看到我们的勇士们在伟大的时代并没有躲在家里。”

“勇士！谁——那个毛孩子？哼，他像条狗一样乞求放他走。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要去找妈妈。他算是个勇士？——那只粪金龟子！”

“天哪，我真还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自愿的。难道不是吗？”

“呃，是的，将像人们去当砍头刽子手那样自愿。他看到我离开栋雷米自愿来参战，要我和他一起走，让我保护他，为的是来看看人群，看看热闹。嗯，我们来到沃库勒尔，看见有一连串火炬从城堡里向外移动。我们跑过去，总督叫人抓住了他，还抓了其他四个人。他乞求放他走，而我请求代替他，最后总督同意

让我也参加，但不同意放诺埃尔走，因为他动不动就哭，总督很讨厌他。对，他会拼命为国王效劳的：他的饭量抵得上六个人，逃跑起来顶得上十六个人。我讨厌那个只长着半条心，却有九只胃的侏儒！”

“噢，这对我来说是惊人的消息，我听了感到很遗憾，很失望。我还以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呢。”

武士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说：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肯定我不会这样说话。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并非不喜欢他，我并不讨厌他，并不是因为对他有偏见而说这些话，因为我不允许自己对别人有偏见。我喜欢他，从睡摇篮那时起就一直和他做伴，但是他必须让我来说说心里话，谈一谈他的错误。要是我有错，我也愿意让他说出心里话。确实，我可能有错，但是我认为我的错经得起检查——不管怎么说我是这么想的。好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要是听到他昨天夜里的叫唤、哭泣和诅咒就好了，因为马鞍使他受了伤。为什么马鞍没有使我受伤？哼——我坐在那里很舒服，好像我就是在马鞍上出生的。然而这却是我第一次骑马。所有那些老兵都赞扬我的骑术，他们说从未见过能和我相比的骑术。可是他——哼，他们只好一直扶着他。

仿佛是早饭的味道从林中不知不觉地飘了过来。武士情不自禁地鼓起鼻孔贪婪地吸气，然后站起来，忍着痛一瘸一拐地走开了，说他必须去照料他的马。

从本质上说他是个不错的人，是个善良的大个子，对人没有坏心眼，因为当一只光会吠叫的狗是无害的，只要它就此为止，并不去咬人；当一头驴也是无害的，假如它仅仅满足于发出叫声，并不去踢人。要是这只肌肉发达、外强中干、智力低下的庞然大物长着一张损人的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心里并无恶意。此外，他的这个缺点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那是诺埃尔·朗

居松的杰作，他培植、养育、助长、完善了武士的这个缺点，因为他能从中得到乐趣。他那大大咧咧、无忧无虑的心肠需要有人作为他挑剔、戏弄和取笑的对象，而武士只需培养自己以满足其需要。于是，诺埃尔多年来注重培养武士，以牛蝇对公牛的方式辛勤地加以关心和照料，却忽视和损害了需要关心的更重要的事情。最后他们大获成功。诺埃尔最喜欢和武士交往，却不喜欢和其他任何人交往，而武士愿意和任何人交往，就是不愿意与诺埃尔交往。人们常常看到这个大个子和小个子在一起，可是这和人们常常看到公牛与牛蝇做伴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一有机会就与诺埃尔攀谈起来。我欢迎他参加我们的远征，说：

"诺埃尔，你自愿来参加，这很好。你很勇敢。"

他眨了眨眼，回答道：

"是的，我想这很好。不过这不全是我的功劳，我得到了帮助。"

"谁帮了你?"

"是总督。"

"他是怎么帮助你的呢?"

"嗯，我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告诉你。我从栋雷米赶来观看人群和盛大的场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我那时还没有自愿参军的念头。我在路上赶上了武士，让他和我一起走余下的那段路，尽管他不愿意，也和我明说了。总督一行的火炬发出的耀眼光芒照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眨巴着眼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他们已经把我们俩和另外四个人抓住，让我们加入到护送队当中，这就是我如何会自愿来参加的真正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想到，村里的生活要是没有武士做伴会是多么的枯燥。"

"那么他是怎么想的？他满意吗?"

“我想他是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不高兴。你瞧，你的问题问得很突然，而他未经准备是不太可能说真话的。倒不是说他要是有机会就会做好准备，因为我认为他不会。我不是因此而指责他。他在准备说真话的同一时间里也能准备撒谎；此外，那时他的判断力会保持冷静，警告他在紧急情况下不要玩弄新花样。不，我肯定他是高兴的，因为他说他不高兴。”

“你认为他很高兴吗?”

“对，我知道他很高兴。他像个奴隶一般乞求，还呼唤着妈妈。他说他体弱多病，也不会骑马，而且他知道第一次行军就坚持不下来。但是，他看上去确实不像他自己感觉的那样虚弱。那里有一桶酒，需要四个人才抬得动。总督火冒三丈，大骂了他一通，火气直冲地面，把灰尘都扬了起来。他命令他把那桶酒扛起来，否则就把他割成肉片放在篮子里送回家。武士扛起了酒桶，于是这就确保他未经更多的争议而被提拔为护送队的士兵。”

“好的，看来你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他是很高兴加入我们的队伍的——也就是说，要是你一开头就有个正确的前提。他昨晚是如何在行军中坚持下来的呢?”

“差不多就像我说的。要是他发出了更响的响声，那是他那高大身材的荣幸。我们坐在自己的鞍上，因为我们有人帮忙。今天我们的腿差不多都一样瘸，他愿意坐下就让他坐下吧，我倒是宁愿站着。”

第四章　贞德带领我们穿越敌占区

我们被召唤回营地接受贞德的严格视察，然后她作了简短的发言。她说：要是不说亵渎神的话或其他粗野的话，甚至连残酷的战争也可以进行得更好。她严格要求我们记住她的这一告诫并付诸于行动。然后她下令对新兵进行为时半小时的骑马训练，并任命一个老兵来实施。骑马训练的场面很可笑，但我们学到了东西；贞德很满意，表扬了我们。她自己没有接受指导，也没有骑马转圈或操练，只是坐在马上观看，活像一座威武的小雕像。你们瞧，这对她足够了。她不会漏掉或忘记任何示教的细节，这一切她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且以后将确定无疑地、信心十足地加以运用，仿佛她已经进行过练习。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夜行军，每次行程为一百至一百二十里路，我们被误认为自由伙伴组织的流窜团伙，一路平安无事，未遇阻碍。老乡们很乐于看到这种人马不停蹄而过。尽管如此，我们的行军还是非常令人疲乏，非常不舒服，因为溪流很多，桥却很少，我们在不得不涉水而过时发现溪水冰冷刺骨。在蹚过去以后，为了谨慎起见不能烤火，我们只得裹着仍然湿淋淋的衣服在霜冻或雪盖的地上睡下，尽量想办法使身子暖和起来，能睡就睡上一觉。经历了这些苦难和极度的疲劳，我们已体力不

支，但是贞德是个例外。她的步伐仍然既轻盈又扎实，双眼炯炯有神。我们只能对此深感惊讶，不得其解。

然而，如果说我们在前面的三个夜晚中已经吃过苦头，那我就不知如何来形容接下去的五个夜晚，因为行军还是那么累人，溪水还是那么寒冷，此外我们还七次遭到伏击，在那些战斗中损失了两个新兵和三个老兵。奉天主之命的沃库勒尔圣女正带着护送队去见国王，这一消息已经泄露，广为流传，于是所有的道路都受到了监视。

这五个夜晚使我们队伍士气低落。诺埃尔有了一个发现，马上向司令部报告，这使我们更加忧心忡忡。有些人想弄明白，当队伍中最强壮的男子汉因艰苦的行军和野外的露宿而精疲力竭，闷闷不乐，脾气暴躁时，为什么贞德还是那么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瞧，这说明那些人简直是有眼无珠。那些男人平生只见识过他们的女家眷和母牛拴在一起在田地里拉犁，而他们在后面赶着。那些人也见到了其他的例证，表明女人比男人更吃得起苦，更有耐力，更加坚强——可是，他们在看到了这些以后有何收益呢？一点也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看到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比久经沙场的士兵更能忍受战争的疲劳，他们还是很惊讶。此外，一个伟大的灵魂，怀着伟大的目的，能使软弱的身体变得强壮并保持其强壮，对此他们是意识不到的。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灵魂，不过他们怎么会明白呢，那些愚蠢的家伙。不会，他们一无所知，而且他们的推理是和他们的愚昧无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私下争论着，讨论着，得出的结论是贞德是个女巫，从撒旦那里获得了奇异的胆量和力量。于是他们策划找一个可靠的机会杀了她。可是这些话都给诺埃尔听到了。

在我们中间会出现这种阴谋活动，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骑士们请求贞德批准将密谋策划者绞死，但是她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她说：

“在我的使命完成之前，这些人或其他任何人都杀不了我，因此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双手沾上他们的血呢？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也要警告他们。把他们叫到我这里来吧。”

当他们来到后，她用简明、实在的语气对他们说话，仿佛她在保证她所说之话的真实性之后从未想到有谁还会怀疑。听到她用如此肯定、自信的语气说这么一件事，那些人显然万分惊讶，触动很大，因为对于迷信之人，大胆宣布的预言总是起作用的。是的，这番话确实使他们受到触动，但是她结尾的话使他们受到的触动更大。这番话是对叛乱头目说的。贞德伤心地说：

“你自己的死期已经很近，却还要策划别人的死亡，真是遗憾。”

那天夜里，在我们蹚过第一条小溪时那人的马绊了一下，摔倒在他的身上；没等到我们来得及将他救起，他已经淹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阴谋活动。

这天夜间我们多次遭到伏击，但是我们都挺过来了，一个人也没有牺牲。如果运气好，再过一夜我们就能穿越敌人的防线。我们心事重重地看着夜幕降临。我们先前总是不太情愿动身进入那黑暗和寂静之中，不愿在小溪中受冻或遭到敌人的袭击，可是，尽管可能会出现比前几夜更多、更艰苦的战斗，我们这次还是迫不及待地出发了，希望能早点完成当夜的行程。此外，在我们前方大约三十里处有一条很深的小溪，上面有一座摇摇欲坠的木桥。由于寒冷的雨夹雪持续下了一整天，我们急于想知道是否落入包围圈。如果上涨的溪水冲走了那座桥，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已陷入包围之中，退路已被切断。

天一黑我们就从藏身的密林深处鱼贯而出，开始了行军。从我们开始遭到伏击那时起贞德就一直策马前进在队伍的最前列，现在她就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刚走了大约八里路，此时雨和雪就变成了冰雹，在狂风的作用下像鞭子似的抽打着我的脸。我很羡

慕贞德和那两位骑士，因为他们能把面甲拉下，把头藏在头盔里，这就好比把头藏到了箱子里。现在，在漆黑的夜幕中，从不远处传来了严厉的命令：

“停止前进！”

我们执行了命令。我看见前面有模模糊糊的一大片东西，好像是一队骑马的人，但是不能肯定。有一个人骑马过来，用责备的语气对贞德说：

“嗨，你们的行动实在太迟缓。你发现了什么没有？她在我们的后面还是前面？”

贞德平静地说：

“她还在后面。”

这一消息使陌生人的语气缓和了下来。他说：

“上尉，要是你知道这是真的，那么你们就没有晚到。但是你能肯定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看见她了。”

“看见她了！看见圣女本人了吗？”

“是的，我去过她的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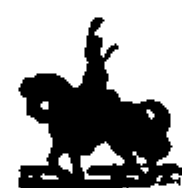
“怎么可能！雷蒙上尉，请你原谅我刚才用那样的语气说话。你完成了一项勇敢而且令人钦佩的使命。她在哪里扎营？”

“在森林中，离这里不到十里路。”

“好！我先前还担心我们说不定仍然落在她的后面，但既然我们知道她还在我们的后面，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下她跑不掉了。我们要绞死她。你亲自去绞死她。还没有谁能得到这种荣誉，有幸去消灭撒旦的这只危险的臂膀。”

“我不知怎样才能谢你个够。要是我抓住了她，我就……”

“要是我来处理此事，不必紧张。我只想看她一眼，看看能引起如此轰动的小恶魔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和这绞索就能要她的命。她有多少人？”



“我只见到十八人，但她可能派出了两三个哨兵。”

“就这么多？还不够我的部队一口吞的。她确实只是个姑娘？”

“是的，她十七岁不到。”

“真是不可思议！她是个胖子还是个瘦子？”

“是个瘦子。”

军官思忖片刻，然后说：

“她在准备开拔吗？”

“在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还没有。”

“她在干什么？”

“她在和一个军官不慌不忙地说话。”

“不慌不忙？不是在下命令？”

“不是。她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不慌不忙地说话。”

“很好。她有很安全的错觉，不然她会坐立不安——在危险临近时她那种性别的人就是这样的。既然她没有作开拔的准备……”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肯定不是在作开拔的准备……”

“……而且在自在地闲聊，一点也不慌张，这说明这种天气不对她的胃口。在大风和雨雪交加的天气里夜行军，这个十七岁的黄毛丫头受不了。她受不了，会留在原地。我真要谢谢她。我们的人要驻扎下来，这个地方不比其他地方差。让我们动手吧。”

“要是您下命令……那当然。但她有两个骑士跟随。他们可能会逼着她行军，特别是假如天气变好的话。”

我很害怕，急切地想脱离险境，但贞德显然在拖延时间，使我们处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这使我担惊受怕——但我还是在想，她大概比我更明白应该如何行事。那个军官说：

“嗯，如果是这样，我们在此地正好封锁住道路。”

“是的，要是他们从这条路过来就行。可是，如果他们派出

探子了解到足够的军情，于是想穿过森林过那座桥呢？留着那座桥是不是合适呢？”

听了她这番话，我浑身开始发抖。

军官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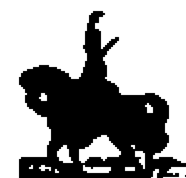
“最好还是派人去摧毁那座桥。我原先打算让全部兵力去占领那座桥，但现在没有必要了。”

贞德平静地说：

“要是能得到您的批准，我将亲自去摧毁它。”啊，我现在明白她打的是什么主意了。她机智地想出了这么个主意，而且是能够在紧张的处境中保持头脑冷静而想出来的主意，这使我颇为欣慰。军官回答道：

“你得到了我的允许，同时也感激你，上尉。就让你去干，你肯定会干得很出色。我本可以派其他人去，但他们谁也比不上你。”

他们相互敬礼，接着我们开始行进。我松了一口气。当时，我很多次在想像中听到真正的雷蒙上尉一行的马蹄声从后面传来，当贞德和军官交谈时我始终如坐针毡。我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没有放下心来，因为贞德只发出一声简单的“前进”命令。于是我们策马慢步行进。我们走得很慢，与敌人蒙蒙眬眬的长队擦肩而过。我们惴惴不安，不过为时不长，因为敌人的军号发出了“下马”的命令，此时贞德命令小跑前进，这才使我如释重负。你们瞧，她总是从容不迫。在敌人下马的命令发出之前，要是我们迅速离去，在敌军队伍的某处说不定有人会要我们回答口令，但我们现在似乎是在前往被分配的宿营位置，所以得以畅通无阻。我们越往前走，敌军暴露出来的力量就越强大。敌人也许只有一二百人，但在我眼里似乎有上千人。等到我们经过敌军队伍末尾的士兵时我深感庆幸。越是远离敌军深入夜幕之中，我越是放下心来。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越来越放心，然后我们发现

那座桥仍然矗立在那里，此时我完全放了心。我们过了桥，然后将它摧毁，那时我感到……但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要明白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必须身临其境才体会得到。

我们预料会听到从后面追来的敌军的嘈杂声，因为我们认为真正的雷蒙上尉将赶到，并猜出那被错认的队伍说不定就是属于沃库勒尔圣女的。但他肯定姗姗来迟了，因为在我们过了河继续行军时后面仍无动静，只有暴风雨发出的呼啸声。

我说贞德得到了许多把她当成雷蒙上尉而给予的夸奖，还说在那军官返回时会发现连一棵庄稼也没有剩下，只能找到一些干枯的残茬——这是指斥责，还有个司令官正有兴致监督他把残茬收集起来。

贞德说：

"毫无疑问正像你所说的，因为司令官把夜间遇到的部队当作自己人，没有盘问口令；倘若没人向他提建议，他会驻扎下来，不派兵去摧毁那座桥；那些自己该受责备的人最乐意找别人的茬。"

贞德天真地谈到她向司令官提的建议，仿佛这是向敌军首领赠送的一件珍贵的礼物，于是使他未犯该受责备的疏忽大意的大错。这使贝特朗爵士大为惊奇，接着他赞扬贞德是如何巧妙地骗过了敌军首领，说的话却一点也没有失实。这使贞德感到不安，她说：

"我认为他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不对他说假话，因为说假话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是我的真话骗了他，大概是因为我不想说假话，反倒使我的话成了假话，那么我该受责备。但愿天主让我知道是否做了错事！"

我们让她相信她做得对，在战争的危急关头，由于形势所迫，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可破坏敌人的事业的欺骗是允许的。但她对我们的话不很满意，认为即使在伟大的事业面临危险之时，

人们也应有权先尝试体面的方法。让说：

“贞德，你亲口告诉我们你是去拉克扎舅舅家照顾舅母的，没有说你将到更远的地方去，但是你去了沃库勒尔。这怎么讲?”

“现在我明白了。”贞德伤心地说，“我没有说谎，但是我欺骗了人。我先试用了其他所有的办法，但是我无法脱身，于是我只好溜走。这是我的使命所需要的。我想我是错了，应该怪我。”

她沉默了一会儿，脑子里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然后镇定、果断地说：

“但此事本身是对的，我还会这么做的。”

这句话似乎是过于细致的表白，但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如果我们当时对她的了解与她对自己的了解同样透彻，正如她后来的生平向我们所展示的，我们理应意识到她的话有着清晰的含义，即她的境界和我们自认为所处的境界并不相同，她的境界要高一个层次。她宁肯牺牲自己——牺牲自己最宝贵的那部分，也就是她的诚实——去拯救她的事业，但仅此而已，她不会以失去诚实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生命。而我们的战争道德允许通过欺骗来换得生命，或任何仅限于军事上的优势，不管是大是小。她的话在那时似乎显得很平凡，我们没有把握住那番话的精华。然而，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她的话里包含着一项原则，使之超越了平凡，既伟大又高尚。

现在风渐渐小了下去，雨雪也停了，天已不再那么寒冷。我们走的路成了沼泽地，马匹缓慢、吃力地前进——怎么也走不快了。长时间的艰苦跋涉造成人困马乏，于是我们坐在马鞍上睡着了，甚至连面临的危险也无法使我们保持清醒。

第十个夜晚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夜晚更加漫长，那当然是最艰苦的一个夜晚，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疲劳，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疲劳。但是我们没有再遭到骚扰。当阴沉沉的黎明终于到来时，我们看到前方有一条河，知道那就是卢瓦尔河。我们



进入日安城，意识到已经把敌人甩在身后，进入了友好地区。对我们来说那是个快乐的早晨。

我们的队伍精疲力竭，泥水满身，衣衫褴褛；但贞德仍像往常那样是我们中间精力最充沛的人，身心皆如此。我们在崎岖坎坷的路上平均每夜行军一百三十里路。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长征，表明人们在拥有一个有着坚定奋斗目标和坚韧不拔信念的领袖时会有何作为。

第五章　我们突破最后的伏击

我们在日安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或者说养了养精神，但此时消息已经传开，说受天主委任来解放法国的年轻姑娘已经到来，于是，人们聚集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望她。看来最好还是找一个清静一些的地方，因此我们赶紧继续前进，停留在一个叫做菲耶尔布瓦的小村庄。

国王住在希农城堡，我们现在距离他不到六十里路。贞德立即口述了一封给他的信，由我执笔。她在信中说，她赶了一千三百里路给他带来了好消息，请求获得特许让她亲口告诉他。她还说，尽管她从未见过他，但不管他如何化装她都能认得出他。

两位骑士立即带着信骑马离去。全体人员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到了晚饭后已经恢复了体力和精神，我们几个来自栋雷米的年轻人更是如此。我们单独使用乡村小客栈舒适的酒吧间，在经过了漫长得无法形容的十天以后，我们第一次免受凶兆、恐惧、艰苦和旅途劳顿的困扰。武士突然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踱来踱去，成了一座为高傲自大而竖立的牌坊。诺埃尔·朗居松说：

“他带领着我们过来，我认为干得很出色。”

“谁？”让问。



“噢，是武士嘛。”

武士假装没听见。

“他和这个有什么关系?”皮埃尔·达克问。

“很有关系。贞德很信任他的谨慎，正是这种信任才使她保持了勇气。在勇敢方面她可以信赖我们和她自己，但谨慎毕竟是战争的取胜因素；谨慎是最难得、最高尚的素质，而他比法国的任何人都谨慎——也许抵得过法国的任何六十个人。”

“诺埃尔·朗居松，你这是在献丑。”武士说，“你是想把你那条长舌绕一段在脖子上，然后把舌尖塞到耳朵里去，那么你就不太会有麻烦了。”

“我原先不知道他比别人更谨慎。”皮埃尔说，“因为谨慎是需要动脑子的，而我认为他并不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头脑。”

“不，你的这个观点错了。谨慎和头脑没有关系；头脑是谨慎的绊脚石，因为谨慎用不到推理，而是凭感觉。完美的谨慎是与头脑无关的。谨慎是一种心理素质——纯粹的心理素质；谨慎是通过感觉作用于我们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如果谨慎是一种智力的素质，那么它只能意识到危险，比如危险存在于何处，而……”

“听他胡说八道——这个该死的傻瓜!”武士咕哝着说。

“……而谨慎纯粹是一种心理素质，靠的是感觉，而不是推理，因此谨慎的范围更广泛，更值得推崇，使人的心能观察和回避根本不存在的危险，比如，那天夜里在迷雾中，武士把马的耳朵当成了敌人的长矛，于是下马爬上了树……”

“这是谎言！无稽之谈。我奉劝你们小心点，你们怎么能相信这家破烂不堪的诽谤制造厂的恶毒的发明！这家厂子多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糟蹋我的人格，接下去将毁坏你们的名声。我下马是为了扎紧鞍带——倘若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情愿马上死掉——谁愿意相信就相信吧，谁不愿意相信就别理睬。”

“注意，你们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从来不会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老是发脾气，和别人过不去。你们注意，他的记忆力是有缺陷的。他记得下马，可是忘记了别的一切，甚至连那棵树也忘记了。但这不足为奇，他会记得下马，这是因为他非常习惯于下马。在有警报或前方发生交火时他总是会下马。”

“他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下马呢？”让问。

“我不知道。他认为是为了扎紧鞍带，而我认为是为了上树。我曾看见他在一夜之间爬了九棵树。”

“这种事你从来没有见到过！像这样撒谎的人谁也瞧不起。我请你们都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你们相信这只冷血动物所说的话吗？”

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只有皮埃尔作出了回答。他迟疑地说：

“我……嗯，我不知怎么说才好。这种情形很棘手。在一个人如此直言不讳时，拒绝相信他似乎不礼貌。但是，不管看上去是不是很粗鲁，我必须说我无法相信这一切——不，我怎么也不相信你爬了九次树。”

“哼！”武士叫了起来，“诺埃尔·朗居松，现在你对自己的看法如何？皮埃尔，你认为我爬了几棵树？”

“只有八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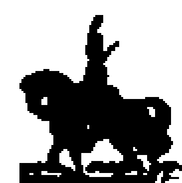
大家随即哄笑起来，于是使武士大发雷霆。他说：

“等着瞧——等着瞧。我会和你们一个个算账的，我说到做到。”

“别惹他。”诺埃尔恳求道，“他被惹火时跟狮子没什么两样。在第三次遭遇战发生之后我已领教够了。在那次战斗结束后，我看见他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单枪匹马去攻击一个死人。”

“又在撒谎，我严正警告你，你实在太过分了。要是你再这么放肆，那么我让你看看怎么样攻击活人。”

“这话当然是冲着我来的。你这话比任何恶意中伤的话更严



重地伤害了我。就这样报答恩人……”

“恩人？我倒想知道到底欠你些什么？”

“你欠我你的命。我站在那棵树和敌人之间，围困住成百上千渴望喝你的血的敌人。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显示我的胆量，而是因为我爱你，没有你就活不下去。”

“去你的——你说够了！我不会待在这里听你说损人的话。我能忍受你的谎言，但忍受不了你的爱。你把那些鬼话说给能够忍受的人去听吧。我在离开之前要和你说这么几句话。你这个人的小小表演可以做得更出色，为你出更大的风头，而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我却隐瞒了我的功劳。我总是去战斗最激烈的前线，远离你们，这是为了不让你们因看到我对敌人所做的事而垂头丧气。我原来想保守这个秘密，可是你们逼着我说出来。要是你想找见证人，他们就在那里，躺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我发现那条路是泥做的，于是用尸体铺了路。我发现了荒瘠的土地，于是用鲜血浇灌了它。人们反复敦促我到后方去，因为要是我死了部队就无法继续战斗。可是你，你这个无赖却诬蔑我爬树！呸！”

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因为对那想像出来的功绩的表白已使他再次精神焕发，心满意足。

次日，我们上马向希农前进。被英国人围得透不过气来的奥尔良现已在我们的身后，距离我们不远。如果运气好，我们很快就会掉转方向去解救他们。沃库勒尔的农家女正在路上，受天主的神圣委任来解围，这一消息已从日安传到奥尔良。这个消息使人们激动万分，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那些可怜的人们五个月来第一次呼吸到了希望的气息。他们马上派专人到国王处，请求他考虑此事，不要轻易放弃这一援助。此时，这些特派员已经到达希农。

在去希农的半路上我们又遭遇了一股敌人。他们从树林中突然冲出来，而且人数众多；但我们已不是十来天以前的新手，不

是的，我们已经受过这种险境的考验，我们的心再也不会跳到喉咙口，我们的武器再也不会在手中颤抖。我们已学会总是排列成战斗队形，总是严阵以待，总是准备着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和我们的司令一样，我们在看到那些人时并不会惊慌失措。趁着他们尚未摆开阵势，贞德一声令下："冲啊!"于是我们向他们猛冲过去。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四散逃去，而我们像对付稻草人一般将他们全歼。那是我们遭遇的最后一次伏击，可能是那个狡诈的无赖、国王的宠臣德·拉特雷莫耶对我们下的毒手。

我们住在一家小客栈里。不久，镇里人便蜂拥而来一睹贞德的丰姿。

啊，令人厌烦的国王和他手下令人厌烦的官员！我们的两位好骑士不久后便来向贞德报告，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和我们一起恭敬地站着——好似站在国王和比国王地位更高的人面前——直至贞德命令我们坐下为止，她对这种恭敬和尊重的表示感到不安，既不满意也不习惯。那天贞德预言了那个卑鄙叛徒的死亡，而他不久后就淹死了，这证实了先前的许多征兆，即她确实是天主派来的使者。尽管如此，从那天起，我们除了以此方式来对她表示敬重以外并没有允许自己有其他举动。然后，德梅斯爵士对她说：

"国王已经收到了信，但是他们不让我们与他交谈。"

"是谁不允许?"

"没有人不允许，但接近他的有三四个人——个个都是奸人或卖国贼——就是那些人在挡道，他们通过说谎和找借口千方百计拖时间。他们中间的主要人物是乔治·德·拉特雷莫耶和那只阴险的狐狸，即兰斯的大主教。他们让国王无所事事，把他的活动限制在打猎和干蠢事，于是他们成了大人物，变得举足轻重。然而，要是国王有自信心，站出来像个男子汉那样为王冠和国家而奋斗，那么他们的势力就会崩溃。因此，他们只要飞黄腾达，他

们并不在乎王冠会不会被毁掉，以及国王会不会一起遭到毁灭。”

“除了这些人以外，你还和别人交谈过吗?”

“没有和宫廷里的其他人交谈，没有——宫廷官员是那些冷血动物的驯服奴隶，只注意他们的眼色和举动，那些冷血动物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那些冷血动物怎么想，他们也怎么想；那些冷血动物怎么说，他们也怎么说。可是他们对我们冷眼相待，在我们出现时转身走开。我们和来自奥尔良的特派员进行了交谈，他们激动地说：‘有谁会像国王那样在危难之时麻木不仁地混日子，眼看自己的一切走向毁灭，在灾难面前连手指也不动一下，这真是个奇观。这是多么奇怪的景象！他就在此地，被禁锢在王国一个小小的角落，就像上了圈的老鼠。这个城堡是个巨大、黑暗的坟墓，而他却把它当做王室的栖身之地。在此他用虫蛀的碎布装饰房间，使用的是残缺不全的家具，这完全是已成为废墟的房屋。在他的国库里只有四十法郎，一个法新[①] 也不多。让天主作见证吧！没有军队，连军队的影子也没有。与这种一贫如洗的状况相对照，你们看到这个没有王冠的叫花子与他的一群傻瓜和宠臣穿绸裹缎，这种华丽的服装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宫廷里都可以见到。你们瞧，他知道在我们的那个城市沦陷时——要是不马上去增援必定会沦陷——法国将沦陷。他知道在那天到来之时他将成为亡国奴和流浪儿，而在他的身后，英国旗将在他那伟大遗产的每一亩土地上飘扬，不会受到任何抵抗。他明白这一切，他明白，为了阻止这个可怕灾难的发生，我们那个忠诚的城市正在孤军奋战，抵抗着疾病、饥饿和刀剑，但他却不愿意发起一次攻击来拯救它。他听不进我们的请求，他甚至不愿意看我们一眼。’那些特派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已经绝望了。”

贞德不紧不慢地说：

---

① 英国旧时面值为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

“真遗憾，但他们不必绝望，王太子很快将召见他们。把这个告诉他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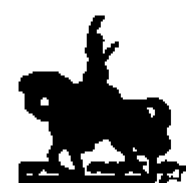
她几乎总是把国王叫做王太子。在她看来他还不是国王，因为还没有被加冕。

“我们会把这些话告诉他们的，这会使他们高兴起来，因为他们相信您从天主那儿来。大主教和他的同党得到那个老将军鲁勒·德戈库尔的支持。他是王宫总管，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他只是个军人，不具备干大事的头脑。他不会明白一个不懂战争的农村姑娘怎么会用小手拿起剑去夺取胜利，而法国久经考验的将军们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却只能指望吃败仗——总是吃到败仗。于是，他捧起浓密的胡子耻笑了一番。”

“在天主参加战斗时，举起他的剑的手究竟是大是小只是件小事，他迟早会明白的。在希农城堡里没有支持我们的人吗？”

“有的，国王的岳母，西西里王后约朗德。她既聪明又善良。她和贝特朗爵士交谈过。”

“她支持我们。她也痛恨其他那些人，那些欺骗国王的人。”贝特朗说，“她很感兴趣，问了很多很多问题，我也努力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然后她坐在那里思考着我的回答，使我觉得她在梦幻之中不再会醒来，但并非如此。她最后慢慢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姑娘——在乡下长大——没有上过学——不懂战争，不会使用武器，不会指挥战斗——质朴、温顺、害羞——可是她扔掉牧羊杖，戴盔披甲，在敌占区冲杀一千三百里路，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丝毫没有表现出恐惧，而且到达了这里——当国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肯定会心惊胆战——而她却将站在国王面前说：别害怕，天主派我来拯救你！啊，如此高尚的勇气和信念，除非来自天主他自己，还能来自何处！’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打定了主意，说：‘不管她是不是从天主那儿来，在她的心中有着使她胜过男人的东西——胜过今天生

活在法国的所有男人——因为在她的身上有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它能鼓起士兵的勇气，将一群群胆小鬼转变成一队队斗士，使他们在面临恐惧时忘却什么是恐惧——那些战士在投入战斗时眼里露出欢乐的神色，嘴上唱着歌，像风暴一般席卷战场——这才是能够拯救法国的那种精神，只有这种精神，不管它来自何处！我确信这种精神蕴藏在她的心中，因为还有什么能使那个孩子经受得住那次伟大的进军，使她对危险和疲乏毫不畏惧？国王必须面对面接见她——会接见她的！'她在和我告别时说了这些动人的话。我相信她会遵守诺言的。那些人能拖就拖——那些畜生——但她最后不会失败的。"

"她是国王就好了！"另一个骑士激动地说，"因为让国王本人从麻木中觉醒的希望不大。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希望，只想着抛弃一切并逃到外国去。特派员说他中了魔，所以他绝望了——是的，他们还说这是个他们无法探测的奥秘。"

"我知道这个奥秘。"贞德安详地、很有把握地说，"我知道，他也知道，但除了天主以外再也没有人知道。我在觐见他时会告诉他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能解除他的烦恼，那么他就会重新抬起头来。"

我很好奇，迫切地想知道她将告诉国王什么秘密，可是她没有说，我也不指望她会说。她只是个孩子，确实如此，但她不会自命不凡，在小人物面前谈大事。不，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保守得住秘密，真正的伟人皆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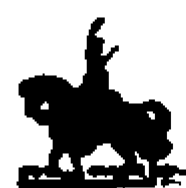
次日，约朗德王后战胜了国王的看护人。这是因为，尽管他们既抗议又阻挠，但她还是为两位骑士争取到了觐见国王的机会。两位骑士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他们告诉国王贞德是个多么纯洁、美丽的人儿，有着多么伟大和高尚的精神在激励着她；他们恳求国王信任她，相信她，确信她是被派来拯救法国的。他们祈求国王恩准接见她。国王被深深地打动了，决定接见贞德，保

证说他不会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但要和参议会商量一下。觐见国王之事开始有了希望。两小时以后楼下有人大声喧哗，客栈老板飞跑上来，说有一个由著名神父组成的调查团从国王那里来——是国王亲自派来的，懂不懂！——想一想这件事对这家简陋的小客栈来说是多么大的荣幸！他因这一荣誉而受宠若惊，激动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好不容易才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国王派来和沃库勒尔圣女交谈的。然后他飞跑下楼，不一会儿他又跑回来，退进房间，而且退一步低头鞠一次躬，身前是四个威风凛凛的主教和他们的一连串仆人。

贞德站起来，我们也都站着。主教们入座，一时没有人说话，因为他们有权先开口。贞德在世上引起如此的轰动，他们奉命来到她住的这个下等人的客栈担当使者这个低贱的差事，使他们感到很失上等人的身份；当他们看到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时大吃一惊，想不出先说什么话才好。过了一会儿，他们的发言人告诉贞德，他们知道她给国王带来了口信，现在令她简要说出，不要浪费时间，不得花言巧语。

就我而言，我几乎乐不可支——我们的口信终于能传到国王那里了！在我们的骑士以及贞德的两个哥哥的脸上流露出了同样的欢乐、自豪和幸福的神色。我知道他们都像我一样在祈祷——在这些大人物的面前我们会心惊胆战，张口结舌，但我们希望这种恐惧不会同样影响到她，希望她把口信说清楚，不要结结巴巴，从而给主教们留下良好的印象，这是很有价值、至关重要的。

啊，亲爱的，我们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听到她所说的话我们呆若木鸡。她恭敬地站着，低垂着头，双手交叉靠拢放在身前，因为她对天主的任神职的仆人总是毕恭毕敬。在那个发言人说完话以后，她抬起头，镇定的目光落到他们的脸上；她就再也不会被他们的尊严和威风所吓倒，就像公主那样；她用平时的那种直率、谦逊的语气和态度说：



"尊敬的先生们，请你们宽恕我，除非我亲口对国王说话，否则我就没有口信了。"

那些人大吃一惊，沉默了一会儿，他们的脸阴沉下来，然后发言人说：

"听着，你是不是想违抗国王的命令，而且拒绝将口信告诉受委任来听取它的国王的仆人？"

"天主已经指定一个人听取口信，别人的命令不可超越天主的任命。我请求你们让我和王太子殿下交谈。"

"不要说蠢话，把你的口信说出来吧！告诉我们，不准再浪费时间。"

"你们错了，尊敬的大主教，这不好。我不是到这里来交谈的，而是来解救奥尔良，将王太子护送到他的优秀城市兰斯，并把王冠戴到他的头上。"

"这就是你给国王的口信吗？"

但贞德只是像往常那样用率直的语气说：

"请原谅，我要再次提醒你们——我没有口信要带给任何人。"

国王的信差勃然大怒，二话不说站起来，大步流星走出了房间。我们和贞德在他们走过时跪在地上。

我们面无表情，心中充满了大难临头的感觉。宝贵的机会被抛弃了，我们不理解贞德的举动，可是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到来之前她一直很聪明。最后，贝特朗爵士鼓起勇气问她为什么放过这次向国王传递口信的极好机会。

"是谁派他们到这里来的？"她问。

"是国王。"

"是谁鼓动国王派他们来的？"她等待着回答，但谁也没有回答，因为我们开始领悟她的想法——因此她自答："王太子的参议会动员他这么做的。他们是我和王太子的利益的敌人还是

朋友?"

"敌人。"贝特朗爵士回答。

"如果你想完整地、不被篡改地传递口信，你会选择卖国贼和骗子来传递它吗?"

我意识到我们都很愚蠢，而她很聪明。他们也意识到了，因此谁也说不出话来。然后她继续说:

"他们的这个圈套设得不聪明。他们以为能套出我的口信，装作直接把口信传上去，然后狡猾地篡改原意。你们知道，我的口信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通过辩理和论证动员王太子派给我士兵，派我去解围。即使敌人把这番话用恰当的词传递过去，原封不动，不漏一词，但去掉能传达这些话的含义、使之变得生动的劝说的姿态、恳求的语气和祈求的面容，那么辩理的价值在何处呢——又能说服谁呢?要有耐心，王太子不久后会和我交谈的，别担心。"

德梅斯爵士连连点头，自言自语般低声说:

"归根结底，她做得对，做得聪明，而我们却愚蠢得很。"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会这么说，这的确是所有在场的人的想法。想到这个没有学问的姑娘，在毫无准备、突如其来的情况下能看穿国王的那些老奸巨滑的顾问的奸计并击败他们，我们都肃然起敬。我们赞叹不已，我们惊讶不已，我们沉默下来，不再言语。我们已经意识到她的伟大的勇气、坚韧、毅力、耐性、信念和对所有职责的忠诚——的确，她具备了能造就一个优秀的、可信赖的军人完美履行职责的全部品质。我们现在开始感受到，在她的头脑中也许有着比她心中的那些伟大素质更伟大的东西。这使我们陷入沉思。

贞德那天的举动在第二天就有了收获。这个年轻的姑娘能如此这般坚持己见，毫不动摇，使国王不由得钦佩她的这种精神。于是，他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权威，将他的钦佩化为具体的举动，



而不是空洞的客套话。他让贞德搬出那个破旧的客栈，安排她连同我们这些随从一起在库尔德莱城堡住下，并亲自将她托付给王宫总管老拉乌尔·德戈库尔的妻子德贝利埃夫人照料。来自国王的关照当然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宫廷中所有的大勋爵和夫人们都蜂拥而至看望这个全世界都在议论、断然拒绝服从国王命令的神奇女战士并倾听她的叙述。贞德热情待人，直率诚恳，出口成章，迷住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中间所有最有才华、最能干的人发觉在她的身上有着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这种东西证明她不是由普通的肉体制成的，而是依照比人类大众更宏伟的设计图制成的，而且被置于更加高尚的层次上。这一切扩大了她的名声。她总是以那种方式结交朋友并宣传她的主张，听到她说话和见到她脸的人，不论其地位高低，在离开她时都不可能不被她所感动。

第六章　贞德说服了国王

噢，一切都在拖延。国王的参议会建议国王不要对此事匆忙作出决定。可是他匆忙地作出了一个决定！于是，他们派出一个神父调查团——总是神父——去洛林调查贞德的人品和身世——当然，这样一件事将消耗几个星期的时间。你们瞧，那些人多么爱吹毛求疵。这就好比当某人的房屋马上将被烧毁时人们应赶来灭火，而他们却等待着，试图在灭火之前派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调查一下此人守不守安息日。

于是，时光在慢慢地流逝，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是单调枯燥的，但并不完全如此，因为我们期待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大事；我们从未见过国王，而现在，我们在某个时候将能看到那壮观的情景并将它终生珍藏在记忆之中，因此我们在寻觅着，总是迫切地等待着那个机会的到来。结果表明，其他人命中注定将比我等待更长的时间。一天，传来了重要消息：奥尔良的特派员和约朗德以及我们的骑士一起终于改变了参议会的看法，成功地劝说国王接见贞德。

贞德欣喜地得到这个重大消息，但是并没有被它冲昏头脑，而我们其他人则并非如此，我们因激动和荣幸而茶饭不香，睡眠不安，做事心神不定。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两位高贵的骑士



因贞德而坐立不安，忧心忡忡，因为觐见安排在夜间，那时，一长列火炬发出耀眼的光芒，场面和仪式隆重，名人雅士会聚，衣着雍容华贵，还有宫廷的其他灿烂夺目的情景，而贞德只是个朴素的农村姑娘，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们担心贞德在那个场面上会不知所措，心惊胆战，可怜地败下阵来。

毫无疑问，我是能够让他们放心的，但是我不能随便说。贞德已经和天国的王子和天主的仆人面对面地交谈，见过随从天使的行列一直延伸至遥远的天空，多得不计其数，就像由光组成的无限长的扇形，每一位天使的头上都放射出太阳似的光芒，而那聚合的光辉使浩瀚的太空充满了炫目的光芒——渺小的国王穿着华丽的衣服，这种庸俗的场面，这种华而不实的排场会不会使贞德心慌意乱呢？我想不会的。

约朗德王后希望贞德尽可能给国王和宫廷留下个好印象，因此她热心张罗，想让贞德穿上公主式的最华丽的服装，并且镶上珠宝作为装饰。结果王后对此当然只能大失所望了。不管王后怎么劝她，贞德还是请求穿朴素的衣服，使之适合于天主的仆人，适合于一个被派来履行某种严肃而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使命的人。于是，那和善的王后想像着、设计着那种简朴、迷人的服装，关于这种服装我已经向你们描述过很多次了，甚至到了现在，在我这个思维已经迟钝的年龄，每当我回想起那种服装时仍会动情，恰似有节奏的、优雅的音乐使人动情。因为那身裙衣就是音乐——从前就是音乐——人们用眼睛看，用心去感受的那种音乐。是的，当她穿上那身裙衣时，她成了一首诗，她成了一场梦，她成了一个精灵。

她总是保存着那身裙衣，在重大场合穿过好多次，至今它仍被保存在奥尔良金库。与裙衣一起存放的还有她的两把剑、她的军旗和其他物品。这些东西曾属于她，因此已变得神圣。

身穿华贵服装的旺多姆伯爵在约定的时间到来，身后还跟着

一长串仆人和助手。他是宫廷大勋爵之一，来护送贞德去见国王，两位骑士和我与她同去。我们得此荣幸，是因为我们的官方地位与她相近。

我们进入宽敞的觐见厅，此时的情景与我先前描述的一模一样。这里站着数排卫士，他们穿戴着炫目的盔甲，手持擦得闪闪发亮的铁戟；色彩缤纷、雍容华贵的服装把大厅的两边打扮得像花园一样；两百五十枝火炬发出的光芒照耀在那一大片色彩上。在大厅的中部有一大块空地，装饰豪华的御座位于空地的一端，上面坐着一个头戴王冠、身着华服、珠光宝气、手持王杖的人。

贞德的拜谒确实被阻挠、耽搁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她终于得到了允许，而且受到只给予最高贵人物的礼遇。四个传令官在大厅的入口处站成一排，他们身穿饰有王徽的制服，嘴对细长的银喇叭，肩披绣着法兰西纹章的方形银色小旗。当贞德和伯爵经过他们面前时，喇叭齐鸣发出圆润的声响；当我们在印有图案的镀金拱顶下的大厅里行走时，我们每走十五米，军号就重复一长声——一共吹了六次。这使我们的骑士们自豪、快乐，他们昂首阔步，姿态优雅，具有武士风度。他们并没有料到会给予我们的这个农村小姑娘如此壮观、体面的礼遇。

贞德走在伯爵身后约两米处，我们三个走在贞德身后两米处。我们庄严地走着，一直走到距离御座大约八到十步处停下。伯爵深深地鞠了一躬，报出贞德的姓名，然后再次鞠躬，接着走到靠近御座的那群官员中间，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我瞪大眼望着国王，敬畏之情几乎使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所有其他人的惊讶目光都集中到贞德身上，这种目光一半是出于敬慕，似乎在说："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多么动人！"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确切地表明那些难得失去自制的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自制，除了他们正在注视着的那个人以外顾不到其他。他们看上去就像在某个幻像前看得入迷的人。



然后，他们开始回过神来。他们从魔力的迷惑中醒来，就像一个从昏昏欲睡或酩酊大醉中一点点解脱出来的人那样摆脱了魔法的束缚。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新的浓厚兴趣，把注意力集中到贞德身上；他们非常好奇地观察贞德会有何举动——他们的这种好奇有着一个秘密的、特殊的理由，所以他们注视着。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情景：

她没有鞠躬，甚至连头也没有微微低一下，只是站着向御座望去，默不做声。目前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

我抬头向德梅斯望去，吃惊地看到他那苍白的脸色。我耳语道：

“怎么了，兄弟，怎么了？”

他轻声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他们利用了贞德信中表达的意思，想捉弄她！她会出错，他们将笑话她。坐在那里的并不是国王。”

然后我看了贞德一眼。她仍在凝视着御座，而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她的肩部和颈部也露出了迷惑不解的神情。现在她慢慢地转过头，眼光从一长串站着的朝臣脸上扫过，最后落到一个衣着很不醒目的年轻人身上；此时她面露喜色，跑过去跪在他的腿前，抱住他的膝盖，以她那与生俱来的柔和、甜美的嗓音，饱含着深厚、亲切的感情欢呼：

“愿天主赐您长寿，噢，亲爱的、尊贵的王太子！”

德梅斯又惊又喜，大声说：

“天哪，真是了不得！”然后他庆幸地紧紧抓住我的手，简直把我的骨头都捏碎了，并且自豪地甩了甩头发，接着又说：“哼！看那些虚伪的异教徒有什么话可说！”

与此同时，那个穿着不起眼衣服的年轻人对贞德说：

“啊，你搞错了，我的孩子，我不是国王。国王在那里。”他的手指向御座。

骑士的脸阴沉下来，悲伤、气愤地低声说：

“啊，这样捉弄她太可耻了。要不是这个谎言，她已经顺利地经受了考验。我去向全体宣布……”

“别动!”我和贝特朗爵士一起轻声说，让他站在原处。

贞德跪着一动也不动，但她那欢快的脸还是仰望着国王。她说：

“不，慈祥的君主，您就是国王，不是别人。”

德梅斯的担心烟消云散。他说：

“她肯定不是在猜测，她认得出。那么，她怎么会认得出呢?这是个奇迹。我满意了，不会再多管闲事。因为我看到她能够应付自如，头脑中有这个本事，而我头脑空空，帮不了大忙。”

他的打岔使我没有听到贞德和国王的一两句对话，不过我听到了国王的下一个问题：

“但是告诉我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我叫圣女贞德，奉命来宣布天国之主将在您的优秀城市兰斯给您加冕授职，从那时起您将是天主的代理，即法兰西国王。天主也要您派我去完成委任我的使命，并给我士兵。”她稍作停顿，接着说：“因为在那时我将为奥尔良解围，粉碎英国人的势力!”她说话时双眼闪烁着光芒。

贞德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就像来自严阵以待的军营和战场的气息那般打破了大厅内令人窒息的气氛，此时年轻君主那惊奇的脸色稍稍严肃起来，最终他那轻浮的笑容完全消失了。现在他已表情严肃，若有所思。不一会儿，他轻轻地挥了挥手，于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在那块空地上就剩下他们两个人。我和骑士走到大厅的对面，站在那里。我们看见贞德在国王示意后站起来，然后与他秘谈起来。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好奇地观察贞德会做些什么。噢，他们看到了，现在他们万分惊奇地看到，她确实像在信中承诺的那样实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也同样万分惊奇地看到，她没有被周围盛大、豪华的场面所吓倒，在与君主交谈时反而比他们更



镇定，更自在，尽管他们经历过，有了经验。

至于我们的两个骑士，他们为贞德而感到无比自豪，但几乎说不出话来。贞德经受住了这一不寻常的考验，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出现会抹杀她那出色表现之荣耀和功绩的任何难堪的场面，他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贞德与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严肃的交谈，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听不见，不过我们长着眼睛，能目睹其收效。不一会儿，我们和所有在场的人注意到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显著效果，这一效果已经被记载到回忆录和史书中，或出现在平反昭雪裁判庭上某些证人的证词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意义深长。当然，尽管那时谁也不知其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突然看见国王摆脱了他那懒散的姿态，像个男子汉那样挺直了身子，同时看上去十分惊讶。似乎贞德告诉了他一些神奇得难以置信、但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很久以后我们才弄清那次交谈的秘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交谈中那一部分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人们在所有有关贞德的生平记载中都能读得到——困惑的国王让贞德举出证据，他愿意相信她和她的使命，相信她的声音来自天主，具有凡人所不具备的知识。除非这些声音能以某种绝对无懈可击的方式来证实，否则他怎么能相信呢？正是在此时贞德说：

“我给您一个证据，那么您就不会怀疑了。在您的心中有个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的隐忧——那个疑问涣散了您的勇气，使您梦想放弃一切，逃出您的王国。您刚才还在心里祈祷尊贵的天主解答这个疑问，即使这会向您说明在您的身上并不存在国王的权力。”

正是贞德的这番话使国王大吃一惊，因为事情正如她所说的：他的祈祷是他内心的秘密，除了天主之外谁也不知道。于是他说：

“证据足够了。我现在知道这些是天主的声音。在这件事上

他们说对了；要是他们还说了些什么，那么就告诉我吧——我会相信的。”

“天主的声音解答了那个疑问，让我来把原话告诉您。声音是这么说的：您是您的父王的合法继承人，是法兰西真正的继承人。天主就是这么说的。抬起您的头吧，不要再怀疑了，但是给我士兵吧，让我完成使命。”

他被告知有着合法的继承权，于是这使他一时振作起来成了个男子汉，消除了他头脑中的疑虑，使他确信自己拥有王权；要是有人能绞死他的横加阻挠的、可恶的参议会成员，使他摆脱束缚，那么他就会答应贞德的请求并派她上战场。可是，不，那些人只是被将了一军，还没有被将死，他们会设法制造更多的障碍。

贞德进门时受到的特殊礼遇——仅限于给予地位显赫、高贵之人的礼遇——使我们无比自豪——然而，与她离开时所受到的礼遇而引起的自豪相比，我们先前感到的那种自豪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先前的那种礼遇仅限于大人物，而后来的那些礼遇，却仅限于王室成员。国王拉着贞德的手从大厅走向门口，在他们经过时，佩金戴玉的人们肃立致敬，银喇叭发出洪亮的声音。然后，他用亲切的话语与她告别，并俯下身去吻了她的手。她在离去时得到了比到来时更高的礼遇和敬重——总是如此——这种礼遇和敬重来自所有在场的人，不管其地位高低。

国王为贞德做了另一件豪爽的事，因为他派自己的军队手持火炬隆重地护送我们回库尔德莱城堡，他的仪仗队——他仅有的士兵，装备精良，着装也华丽，尽管有人可能会说他们从小就没有见过军饷的颜色。贞德在国王面前所实现的奇迹此时已家喻户晓，因此，路旁挤满了想看她一眼的人，简直使我们寸步难行；至于交谈，我们无法交谈，我们所说的话都被在我们经过时人们发出的欢呼声和嘈杂声淹没了，一路上人们像波浪一般跟着我们行进。



第七章　我们的武士神气活现

我们命中注定要忍受烦闷的等待和拖延，于是我们听天由命，闷闷不乐地耐心忍受着。我们计算着缓慢而逝的一个个小时和枯燥的一天天，期待着在天主乐于赐予时出现的转机。惟有武士是个例外——也就是说，惟独他很快乐、轻松地度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从所穿的衣服中得到了满足。他刚到此地就买了一套衣服。他买的是二手货——西班牙骑士套装，顶部插有飘动着的翎毛的宽边帽子，带花边的领口和袖口，褪色的天鹅绒上衣和裤子，从肩上披下的短斗篷，带漏斗形鞋帮的高筒靴和长剑等——这是一套美观、奇特的服装，而武士那魁梧的身材穿上正合适，效果极佳。他在不执勤时就把这套服装穿在身上。当他大摇大摆经过时，他一只手搭在剑鞘上，另一只手捻着新长出来的胡子。于是，人人驻足观望，发出赞美之声。人们赞美他是有道理的，因为武士的服装雅致、神气，与当时紧绷在那些矮小的法国绅士身上的平庸的法国服装形成了对比。

他是小村庄的蜂王，藏身于库尔德莱城堡阴森的楼塔和棱堡的庇护之下；他是客栈酒吧里公认的大王。他在那里一张开嘴就能拥有听众。那些头脑简单的工匠和农民兴致勃勃、如醉如痴地听他说话，因为他旅行过，见过世面——不管怎么说见过希农与栋

雷米之间的全部世面——而在这么长的一段路程中他们恐怕无法指望能亲临其境，而且他打过仗，知道如何用他自己特有的技巧来描绘战争中的冲击、搏斗、危险和惊恐。他是人群之首领，客栈之主角。他像蜜糖吸引苍蝇那样吸引着听众，深得客栈老板及其妻女的喜爱，于是，他们成了对他感激不尽、心甘情愿的仆人。

说书是一项伟大而罕见的天赋，多数有说书才能的人也有个缺点，即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讲述他们所喜欢讲的事，这就损害了那些故事，在多次重复后使它们显得陈腐，烦人。但在武士身上是个例外，他的说书艺术更高明：听他第十遍叙述一场战斗，比听他第一次叙述这场战斗更觉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因为他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讲两次，而总是使之成为一场新的战斗，更出色的战斗。每讲一次，敌方的伤亡就会越来越多，造成的毁灭和灾难就会越来越广泛，就会出现更多的寡妇和孤儿，在战场附近就会出现更多的苦难。他叙述的那些战斗，除了名称以外其他连他自己都区别不开，他在把一场战斗叙述到第十遍时不得不把它搁置起来，并以一场新的战斗取而代之，因为那场战斗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法国无法容纳的地步，已经超越了国界。可是，故事讲到那种地步，听众就不让他用新的战斗取而代之，知道老的战斗是最出色的战斗，只要法国能容纳肯定能越打越出色，因此，他们不会对他像对其他说书人那样说："给我们讲些新鲜的东西，老的东西我们听腻了。"他们会这么说："再讲一遍比尤利的奇袭——讲它三到四遍吧！"说书人活一世，能听到这种赞美的人为数不多。

起初，武士在听我们谈起觐见国王的荣耀时悲郁惆怅，因为他没有被带上与我们同去。此后，他在叙述中老是在唠叨他若在场会做些什么事，而在两天之内他已经在叙述他在场时做了些什么。他的加工厂现在已经开足了工，能够经营好，这是可以信赖的。在过了三个夜晚之后，他所叙述的所有战斗都在休息，因为

他的酒吧间崇拜者们对觐见国王的故事已经入了迷，不愿意听别的故事。他们如此沉迷于这个故事，要是他们听不到这个故事会大呼小叫。

诺埃尔·朗居松躲在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回来告诉了我，随后我们一起去听。我们买通老板娘，得以进入她的私人小客厅，这样我们可以站在大门上的小门边上，既听得到又看得见。

酒吧间很宽敞，却显得温暖舒适；在红砖地上随意放着一些小桌椅，使人不禁想去坐一坐。宽大的壁炉中火焰正旺，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寒风凛冽的三月的夜晚，那儿真是个舒适的好去处。有一大群人正在屋里避寒，他们一边等着说书人的到来，一边心满意足地呷着酒谈天说地，亲如邻居。老板、老板娘和他们的漂亮女儿在桌子间快步走动，尽最大努力来满足顾客的要求。这间屋子约有十三米见方，中间留出一块空地，或者说留出了一条走道，那是为武士的需要而保留的。走道的尽头有座三到四米宽的凸台，离地面有三个台阶，上面放着一把大椅子和一张小桌子。

在前来饮酒的人中有许多张熟悉的脸：鞋匠、马蹄匠、铁匠、车轮匠、兵器匠、麦芽匠、纺织匠、面包匠、穿着邋遢外衣的磨坊工等等。当然，理发匠兼外科医生引人注目，地位显赫，因为他在各个村庄里都干着这份活儿。由于他必须给每一个人拔牙，而且每月给所有的成年人通便和放血以保持他们的健康，所以他认识所有的人。他始终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于是便成了个彬彬有礼、风度翩翩、能说会道的人。酒吧里还有很多诸如搬运工、牛贩子之类的人和一些能工巧匠。

这时，武士懒洋洋地走了进来，人们用欢呼声来迎接他。理发匠快步走上前去，俯下身子，以最优雅、最恭敬的姿态鞠了几躬，向他表示欢迎，同时拉起他的手吻着。然后，他大声为武士要了一钵酒。店主的女儿把酒送上凸台，道了声问候，然后向外

走去。理发匠在后面叫住她，吩咐她把账算在他的头上。这使他赢得了赞许的欢呼声，使他得意扬扬，细小的鼠眼中放射出光芒。这样的赞扬恰如其分，因为当我们做一件慷慨、光彩的事时，我们自然而然会期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理发匠招呼大家起立并为武士的健康而干杯，于是，屋里的人们欣然起立，满怀着对他的敬慕之情一齐用金属酒壶碰杯，并以响亮的欢呼声来助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个年轻的牛皮大王就在异乡博得人们的喜爱，而且就是凭着他的那张嘴皮子、以及天主赋予他的耍嘴皮子的本事来实现的——这种本事在开头时仅为一种，可是在经过了培育之后成了十种，而且还在自然而然地继续增加并得到受益，似乎是按某种规律得到的回报，看到这种情形真是令人振奋。

大家入座，开始用酒壶敲击桌子，并且呼唤着“觐见国王！——觐见国王！——觐见国王！”武士站着，摆出他最优美的姿势之一，也就是把缀翎毛的大帽子向左倾斜，短斗篷的褶裥从肩膀上垂下，一只手搁在剑柄上，另一只手举起酒杯。在欢呼声平息下去之后，他一本正经地鞠了一躬，那种姿势是他从某个地方学来的。然后，他将酒杯在空中绕了一圈后放到嘴唇边，仰起头一饮而尽。理发匠跳上前去接过酒杯放在桌上。武士开始在凸台上踱来踱去，神气活现，潇洒倜怅；他边走边谈，不时停下脚步，站在听众的面前，就这样站着继续说书。

我们连续过了三个这样的夜晚。显然，武士的表演有其迷人之处，人们并不是仅仅对他的说谎感兴趣。人们马上可以发现他的迷人之处在于他的诚恳。他并不是有意说谎，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对于他来说，最初的话是事实，一旦他发挥一番，发挥出来的东西也成了事实。他专心致志地夸大其词，恰似诗人专心致志地进行夸张的虚构。他的认真态度使他免受指责——就他本人而言免受别人的指责。谁也不相信他讲的故事，但谁都相信他自

己是相信的。

他在夸张时并没有指手画脚，并没有声嘶力竭，反而不露声色，所以人们往往觉察不到这种改头换面。第一夜他谈到沃库勒尔总督，仅仅把他当成沃库勒尔总督；第二天他称他为沃库勒尔总督舅舅；第三天总督成了他的父亲。他本人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以某种自然的、不经意的方式从他的嘴里冒出来。在他第一夜的叙述中，总督仅仅让他加入圣女的武装护送队，而他只是个一般的士兵，也未经正式任命；第二夜总督舅舅派他与圣女同行，让他当殿后卫队的副官；第三夜总督父亲将整个护送队以及圣女等全体人员都置于他的特别指挥之下。第一夜总督说他是个没有姓名和门第的年轻人，但“注定将得到这两者”；第二夜总督舅舅称他是查理曼大帝十二武士中最主要、最高贵的那个武士的最年轻和最当之无愧的直系后裔；第三夜总督称他为所有十二武士的直系后裔。在三个夜里，他把旺多姆伯爵从初次见面提升为同窗，然后又提升为小舅子。

关于觐见国王的一切同样也在夸张之中。首先，四只银喇叭变成了十二只，然后变成了三十五只，最后变成了九十六只，并且添加了许多锣鼓。为了把这么多东西放进王宫大厅，只好把大厅的长度从一百六十多米拉长到三百米。经过他的加工，在场的人数同样也大大增多。

在前两个夜晚，他满足于仅仅叙述和夸大关于觐见国王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但在第三个晚上他开始现身说法。他让理发匠坐在他的那张高椅子上代表假国王，然后，他告诉大家宫殿里的人如何饶有兴趣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圣女，希望看到她受骗上当，并在随之而来的哄堂大笑面前永远名声扫地。他把这一情景表演得惟妙惟肖，使所有在场的人们激动不已，翘首以待。接着他把戏推到高潮。他转身对理发匠说：

“但是你们要注意她说的话。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弄虚作

假的恶棍的脸，就像我现在盯着你们的样子——这就是她的那种高贵、朴实的神态，就像我现在站着的样子——然后她转身——就是这样——面对我，伸出一只手臂——就这样——用手指着，然后用坚定、平静的语气说话，就是她指挥战斗时惯用的那种语调，她说：‘帮我把这个骗子拖下御座！’我就像这样大步流星走上前去，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拎出来，将他高高吊起——就这样——仿佛他只是个孩子。”（全场起立，呼喊着，跺着脚，敲着酒壶，在这种出色的力量展示面前欣喜若狂——尽管那个软弱无力却自鸣得意的理发匠像条被拎着颈背的赖皮狗一般吊着，这种景象一点也不严肃，可是屋内听不到一丝笑声。）“然后把他放下，让他站着——就像这样——打算抓牢一点，然后把他扔出窗外，可是贞德不让我这么做。由于那个错误，他保住了性命，得以逃脱。”

“她转过身，目光从人群中扫过。她的眼睛就是明亮的窗户，她那不朽的智慧透过它观察着世界，排除着假象，从中找到隐藏着的真理的核心。她的眼光现在落到一个衣着俭朴的年轻人身上，道出了他的真实身份：‘我是您的仆人——您就是国王！’此时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有人大喊了一声，所有的六千人也都高声附和，于是墙壁在大叫大嚷的声音震动下晃动起来。”

他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退场时的情景，把那时的壮丽景象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后他从一只螺栓上卸下铜螺帽并把它举起来，那是城堡的马夫总管那天上午送给他的。他是这样结束他的叙述的：

“然后，国王彬彬有礼地与圣女告别——这是她应得的礼遇——并转身对我说：‘武士的后代，拿着这只图章戒指[①]，需要时可来向我提要求。听着，’他一边说一边抚摩着我的太阳穴，‘保

① 旧时当图章用。

护好这只头脑，法兰西用得到他；把脑袋也保存好，因为我预见到它总有一天会被套上公爵的冠冕。’我接过戒指，跪下吻他的手，说：‘陛下，哪里有荣耀在召唤，哪里就可以找到我；哪里充满着危险和死亡，哪里就是我成长的气氛；当法兰西和国王需要我时——噢，不消说，因为我不善于说大话——让我的行动替我说话吧，这就是我要求的一切。’”

“至此，最幸运、最值得纪念的一幕结束了。它将对国王和国家的未来带来多么大的福气啊，应该感谢天主啊！站起来吧！倒满你们的酒壶！各位——为了法兰西和国王——干杯！”

他们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发出了欢呼声，持续达两分钟。此时，武士神气活现、悠然自得地站在凸台上，和蔼可亲地微笑着。

第八章　贞德使法官心悦诚服

贞德把煎熬着国王内心的隐秘说给他听，于是，他的怀疑烟消云散；他相信贞德就是天主派来的，而且，要是他能够做主，天主马上就会派她去执行她的伟大使命。但是他做不了主。特雷莫耶和来自兰斯的那只披着圣衣的狐狸了解他们的国王。他们只需这么说——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陛下说她的声音通过她的口向您透露了一个只有您和天主才知道的秘密。那么您怎么知道她的声音不是撒旦的声音，而且她不是撒旦的喉舌呢？——因为撒旦不是也知道人们的秘密，并以此来毁灭他们的灵魂吗？这是一桩危险的事，不弄个水落石出，陛下最好还是不要去做。”

这就够了。这番话使国王惊恐忧虑，使他那渺小的灵魂萎缩成葡萄干那般大小，于是，他马上秘密任命了一个由主教组成的调查团，每天来探访和质问贞德，直到他们能确定她得到的超人的帮助究竟来自天国还是地狱为止。

国王的亲戚达兰松公爵在英国人那里当了三年战俘，在作出支付巨额赎金的保证后最近获得了释放。圣女的名字和声望传到了他的耳中——因为这件事已是街谈巷议，已经家喻户晓——他来到希农城堡，想亲眼看一看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国王召唤贞



德到来，把她介绍给公爵。她直率地说：

“欢迎您。加入此项事业的法兰西王族越多，对于这项事业和王室就更有利。”

然后俩人交谈起来。结果还是老样子：当他们告别时，公爵成了她的朋友和拥护者。

次日，贞德参加了国王的弥撒，接着与国王和公爵共进午餐。国王渐渐喜欢和她在一起并很重视与她的交谈了。理所当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和别的国王一样，所听到的那些话语小心翼翼、平淡刻板、闪烁其词，或经过精心修饰以迎合他，所以说，这种言谈只会使人恼怒、腻烦和厌倦。但贞德的话给人以新鲜感，无拘无束，诚恳坦率，没有因胆怯而小心翼翼、吞吞吐吐。她把心中的想法直截了当、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人们可以相信，对于国王来说，这恰似喝惯了平地水坑中被阳光烤热之水的干裂嘴唇现在尝到了山中清凉的泉水。

午餐结束后，贞德在希农城堡边上的草地上练习骑术和搏击，国王也来观看，公爵看得着了迷，赠给了她一匹上好的褐色战马。

那个主教调查团的人每天都来向贞德询问有关她的声音和使命之事，然后去向国王报告。这种调查收效甚微。她只说自认为可说之话，其余的话则藏在心底，无论是恐吓还是利诱都无济于事。她并不害怕恐吓，对她设的圈套也落了空。对待这些事她非常坦率，也有着孩子气。她知道主教是国王派来的，他们提的问题就是国王的问题，而且根据所有的法律和惯例，对国王的问题是必须做出回答的。然而，有一天她在和国王一起进餐时天真地告诉国王她只回答了那些合她心意的问题。

主教们最后得出结论，他们无法断定她究竟是不是天主派来的。你们瞧，他们小心翼翼。在宫廷里有两大派，因此他们不管做出何种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得罪其中的一派。于是，在他们看

来，最聪明的做法是当骑墙派，推卸责任。他们就这么做了。他们在总结报告中说，他们对审理贞德之案无能为力，建议让普瓦提埃大学学识渊博、名声显赫的博士们来处理。然后他们退下场去，留下被贞德聪明的沉默逼出来的这个小小的证词：他们说她是个“温柔、淳朴的小牧羊女，非常坦率，但是不喜欢交谈。”

此话不假——就他们而言。然而，要是他们能够追溯到过去，看一看她在栋雷米的牧场上和我们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她在说话不会惹祸时有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于是我们旅行到普瓦提埃，在那里忍受了三个星期令人心烦的拖延。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可怜的孩子每日受到质问和纠缠，面对法官席上的一群——一群什么呢？军事专家吗？——既然她来申请的是一支军队和带领这支军队去和法兰西的敌人作战的权力。噢，不是的；那是一大群神父和僧侣——学识渊博、敏锐精明的诡辩家——著名的神学博士！他们并没有成立一个军事调查团来判断这个英勇的小战士能否去夺取胜利，反而找了一群担负圣职的吹毛求疵之徒和油嘴滑舌之徒来判断这个战士是否虔诚以及对教义的理解是否有漏洞。老鼠在屋内横行霸道，不去检查猫的牙齿和嘴，却只去关心这是不是一只圣猫；如果这是只虔诚的猫，有道德的猫，那好吧，不在乎其他的能力，其他的能力无关紧要。

在这座阴森森的法庭上，在那些穿着长袍的大人物面前，在那肃穆的气氛中，在那个威严的场合，贞德表现得沉着冷静，镇定自若，仿佛她只是个观众，而不是受审的人。她独自坐在凳子上，不慌不忙，以她的那种崇高的无知挫败了那些圣人的学问——她的那种无知就好像是一座堡垒，策略、计谋、从书本上得来的学问，所有这些都从无知所构成的无知觉的砖石上反弹回来，就像箭矢那样反弹回来落到地上，毫无作用；它们攻不破内心的防线——贞德的沉着、伟大的心灵和精神，即她的使命的卫

士和看护者。

她直言不讳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她谈到了她所见到的一切，与天使的交往和他们对她说的话；她叙述时的语气坦率、认真、诚挚，使她所述之事显得生动、真实。于是，连那个苛刻、现实的法庭的成员也听得入了迷，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鸦雀无声，津津有味地一直听她说完。除了我的叙述，要是你们还想找到别的证词，那么就查一查史书吧，你们会发现在平反昭雪裁判庭上一个目击证人的宣誓作证。这个证人说她"以高贵的尊严和淳朴的语气"讲述了那些事。至于听众的反响，他基本上说了我已说过的话。她那时十七岁——十七岁，在她的席位上独她一人，可是，面对这一大群法律和神学的饱学之士，她并没有害怕；她凭借的不是从学校里学来的策略，而是与生俱来的魅力，即年轻、诚恳、柔和、委婉、动听如音乐的嗓音，发自她的心灵、而不是出自她头脑的能言善辩的口才，她凭借着这一切打动了他们。瞧，难道这不是一种美妙的情景吗？要是我有本事，那么我会把我看到的情景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你们的眼前，那么我就知道你们会怎么说了。

我先前已经告诉过你们她目不识丁。有一天，他们凭着从这个或那个神学大师的著作中搜罗来的辩论、推理、辩驳的方法和其他空洞、繁杂的琐碎小事来骚扰和纠缠她，最后她忍无可忍，猛地转身面对他们厉声斥责道：

"我大字不识一个，可是我明白这件事：我奉天主之命来将奥尔良从英国势力的手中解救出来，并且在兰斯给国王加冕。可是你们没完没了问的那些事毫无意义！"

那些日子对她来说势必是难熬的，对每一个牵涉在内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但她所承受的那一部分折磨最为痛苦，因为她得不到喘息，必须总是随叫随到，熬过漫长的时光，而审讯者在精疲力竭时可以缺席，休息一下以便恢复疲劳。然而，贞德并没

有精神委靡、精疲力竭，而且很少发怒。她冷静、机敏、耐心地与那些擅长于唇枪舌剑的老手们周旋，总是毫发无损。

有一天，一个多明我会[①]修道士突然问了她一个问题，使每个人都饶有兴趣地竖起了耳朵，而我则浑身打抖，心想，可怜的贞德，这下可把你难住了，因为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个狡猾的修道士是这样开头的——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仿佛问的是一件无关紧要之事。

“你声称天主有把法兰西从英国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的意愿?”

“是的，他有这个意愿。”

“你希望得到士兵，这样你就能去解救奥尔良，我想是这样的吧?”

“是的——而且越早越好。”

“天主是无所不能的，能够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是不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谁也不怀疑。”

修道士骤然抬起头，突然兴奋地问出了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

“那么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既然天主有意拯救法兰西，而且能够做任何愿意做的事，为什么还需要士兵呢?”

他的话引起了轰动，人们议论纷纷，大家一下子向前伸出脑袋，并把双手放到耳朵上以听清回答；修道士得意地晃着脑袋，环顾四周，期待着喝彩声，因为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已流露出喝彩的神色。但是贞德并没有被难住。在她回答时，她的语气里听不出有任何不安。

“天主帮助那些自助的人。法兰西的儿女将去参战，但天主将赐予胜利!”

① 属于天主教。

你们可以看到赞美的光芒像阳光那样浮现在一张张脸上。看到自己的杀手锏被如此巧妙地抵挡住，甚至连神父本人也露出了赞许的神色。我听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用那个喧闹的时代神父和人们常用的措辞低声说："天哪，这孩子说得千真万确。天主想让歌利亚[1]被杀死，所以他就派了个像她这么大的孩子去干！"

又一天，质询已把每一个人拖得疲惫不堪，只有贞德是个例外。此时，普瓦提埃大学的神学教授塞甘修士用糟糕的里摩日[2]法语开始对贞德提出各种苛刻的问题——因为他来自里摩日。此人脾气古怪，出言不逊。他说：

"你怎么会听得懂那些天使的话呢？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

"是法语。"

"真是了不得！我们的语言有着如此的荣耀，真高兴知道这事！法语说得好吗？"

"是的——说得很地道。"

"很地道？嗯，你当然应该知道。比你的法语还好吗？"

"关于这个，我……我想我不能说。"她说，接着欲言又止。然后她又说，仿佛在自言自语："不过比您的法语要好！"

尽管她的眼中流露出的是天真的神情，我从中还是看得出她在暗笑。所有的人都喧哗起来。塞甘修士被激怒了，粗鲁地问道：

"你信仰天主吗？"

贞德的回答有着惹人恼火的冷静：

"嗯，是的——比您更信仰，很可能是这样的。"

塞甘修士失去了耐心，对她冷嘲热讽，最后怒气冲冲地喊道：

"好吧，你这个十分信仰天主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天主不会不显示任何神迹就要人们相信你。你的神迹呢？——让我们瞧

---

① 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是非利士人。他是被以色列牧童大卫杀死的。

② 法国中部城市名。

一瞧。”

这使贞德很气愤。她站了一会儿，然后义正辞严地反驳说：

“我不是到普瓦提埃来显示神迹和创造奇迹的。派我到奥尔良去吧，那时你们就能看到足够的神迹。给我士兵吧——或多或少都行——让我去吧！”

她的双眼中迸发出火焰——啊，勇敢的小人儿！难道你们看不出吗？人们发出了响亮的欢呼声，而她满脸通红坐了下来，因为引人注目并不符合她娇柔的天性。

关于法语的这番话和这一情景使贞德得了两分，而塞甘修士一分未得。然而，尽管脾气古怪，他却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是个忠厚的人，这一切您可以从史书上读到；因为在平反昭雪的裁判庭上，他要是愿意，原本可以把那种丢面子的事情隐瞒起来，可是他并没有隐瞒，却把此事作为证据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在对贞德质询的三个星期中，身穿长袍的学者和教授们后来有一天一起对贞德发起猛烈的攻击，把从罗马教会的每一个古代著名权威的著作中挑选出来的辩驳和论理全部应用到她的头上。她几乎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她最后还是得以解脱，并进行回击。她高声说：

“听着！天主的书比你们列出的所有这些书籍更有价值，而我的依据就是天主的书。我告诉你们，凭着你们的全部学识，那本书中的有些内容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读得懂！”

她原本是应普瓦提埃议会一位参议员之妻德拉巴杜夫人的邀请而来的客人。城里尊贵的夫人们每夜都来到贞德的住处看望她，并与她交谈，除了她们以外还有来自议会和大学的年迈的律师、参议员和学者。这些一本正经的人们擅长对每一件稀奇和有疑问的事作出评价，谨慎地加以考虑，可是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有疑虑；他们一夜接一夜地到来，夜夜都来，越来越深地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来自那种神秘的东西，那种魅力，那种难以捉摸、



难以名状的吸引力——这是贞德最非凡的天赋，以及那种吸引人、有说服力、令人信服的品质——不同地位的人都能辩识和感受到，但无论贵贱谁也解释不了，描绘不出；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都被贞德降服了，说："这孩子是天主派来的"。

贞德整天坐在宽敞的法庭上，受到诉讼程序严格规则的束缚，处于不利的境地；法官们可以为所欲为。可是，在晚上则由她主持法庭议事，她能够自由地发言，却让同一群法官听他摆布，从而扭转了局面，掌握了主动权。结局只可能有一种：他们在白天辛辛苦苦对她施加的非难和障碍，在晚上就被她的魅力破解了。最后，她得到了全体法官的支持，得到了毫无异议的重大裁决。

当首席法官坐在椅子上宣读裁决时，法庭里的场面是值得一睹的，因为能得以到庭、找得到座位的城里所有的大人物都出席了。首先举行了一些恰当而且已形成惯例的庄严的仪式，然后，当法庭内再次平静下来以后，法官的裁决得以宣读，其声音穿透寂静，在大厅内最远的角落也听得清每一个字。

"现已查明，并特此宣布如下：被称为圣女的贞德是个善良的基督徒和善良的天主教徒；在她的心中或言论中没有与她的信仰相悖之处；国王可以接受、而且应该接受她提供的帮助；这是因为拒绝她的帮助会冒犯圣灵，使拒绝之人得不到天主的帮助。"

法庭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掌声曾平息下去，可是又一次次爆发出来。我看不到贞德了，因为她被涌上前去向她祝贺和祝福的人潮淹没了；人们既为她而祝福，又为现已庄严地、不可逆转地交入她小手中的法兰西的事业而祝福。

第九章　她被任命为总司令

这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真是扣人心弦的场面。

她胜利了！特雷莫耶和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犯了个错误，因为他们让她在那些天的夜里主持法庭议事。

被派去洛林[1]的神父调查团，表面上是为了调查贞德的品行——实际上是用拖延时间的方法来使她丧失信心，实现不了追求的目标，从而使她放弃。调查团的成员回来了，报告说她的品行无可挑剔。你们瞧，我们能够大干一场了。

法官的裁决引起了极大轰动。不管这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何处，死气沉沉的法兰西即刻恢复了生气。然而在过去，要是有谁对无精打采、心怀恐惧的人民谈起战争，他们就会垂下头并悄悄溜走；而现在他们前来强烈要求参军，加入到沃库勒尔圣女的旗帜之下，高昂的战歌声和咚咚的鼓声不绝于耳。现在我记起了她当时在家乡说过的话。当时我用事实和数字证明法兰西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而且什么也不能把人民从昏睡中唤醒，她是这么说的：

"战鼓将召唤他们。他们将响应，他们将出征！"

---

① 法国东部地区名，贞德的家乡就是在那里。



俗话说，祸不单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福不单临。自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好事便开始接踵而来。下一件好事是这么一回事：神父们对于教会是否应准许一个女战士像男人那样打扮有着深切的疑虑，但是现在此事有了定论。当时最伟大的两位学者和神学家——一位曾当过巴黎大学的名誉校长——作出了裁决。他们的结论是：既然贞德“必须去做男人和军人所做的事，穿上适合那种场合的服装是正当的、合法的”。

能够得到教会关于穿男装的允许，这是个很大的收获。噢，是的，好运一浪接一浪地到来。且不提更小的福气，让我们看一看最大的那个浪头。那个浪头把我们这些小鱼冲得晕头转向，几乎被兴奋地淹死。在法庭作出重大裁决的那一天，信使被派了出去，把消息送到了国王那里。第二天一大早，清晰的军号声透过凉爽的空气飘过来，我们竖起耳朵开始数数。一——二——三，停，一——二，停，一——二——三，重复——我们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开始飞跑起来，因为那种吹法只在国王的传令官向大众发布公告时使用。我们匆忙跑去，此时人们从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子和每一条小路中跑出来，有男人、女人和孩子，所有的人都满面红光，兴高采烈，一边跑一边把来不及穿的衣服套上；清晰的军号声仍在空中回荡，越来越多的人还在赶来，最后全城出动，主街道上人潮汹涌。我们终于到达了广场，那里已经挤满了市民。在广场上，我们看到传令官高高站在大十字架的底座上，身穿华丽的服装，有侍从在其左右。接着，他以洪亮的嗓音大声宣读：

“全体市民们，承蒙法兰西天主国王的恩典，至高无上、盛名远扬的查理愉快地将法兰西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薪俸、权威和尊严授予被称为圣女的深受爱戴的仆人贞德……”

上千顶帽子飞向空中，人群中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仿佛永远不会平息。欢呼声最终还是平息了下来，于是，

传令官继续把公告读完：

“……任命王室的亲王德·阿兰松公爵阁下为贞德的副官和参谋长！”

公告到此结束，人们再次欢声雷动，而且那欢呼声分解成无数股，响彻全城的大街小巷。

法兰西武装力量的将领，还有个有王室血统的亲王当她的副官！昨天她还一文不名——今天当上了总司令。昨天她甚至还不是个中士，甚至也不是个下士，甚至也不是个列兵——今天她一跃而成为最高统帅。昨天她还不如刚刚入伍的新兵，今天她的命令对于拉伊尔、圣特莱尔、奥尔良的私生子以及所有那些资深、著名、卓越的军事行家而言就是法律。我在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们瞧，我在努力去理解这件不可思议却非常了不起的事。

我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现在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上——这幅画面仍然鲜明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确实这件事就发生在一月上旬。是这样一种情景，遥远乡村里的一个农家女，不到十七岁，她本人和她所在的村庄都默默无闻，仿佛位于地球的另一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捡到一只孤苦伶仃的流浪动物，把它带回家中——一只孤独、饥饿的小灰猫——给它喂食，给它安慰，赢得了它的信赖，现在它正依偎在她的膝上睡觉，而她一边织着粗麻袜子，一边在思索——浮想联翩——人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可是现在——小猫还没有来得及长大，而这个姑娘已经当上了法兰西武装力量总司令，能对王室的亲王发号施令；她原本是个默默无闻的乡下人，如今的名声如日中天，在大地的各个角落里都能听得到！这一切实在是异乎寻常，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想到这一切，我头晕目眩。

第十章　圣女的剑和旗

贞德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公务是口述一封给驻奥尔良英军指挥官的信，劝他们放弃所占据的所有要塞并离开法国。她肯定事先已经打了腹稿，所以说得很流利，语句组织得生动有力。也许并非如此，她总是思维敏捷，能说会道，而且她的这些能力在最近几个星期里还在不断提高。这封信将马上从布卢瓦发出。现在兵员、食品和资金来源都很充足，于是，贞德将布卢瓦作为新兵招募站和后勤仓库，命令拉伊尔从前线回来负责。

那个地位高贵的私生子——其本人也出生于公爵家庭，即奥尔良的总督——在几个星期里一直在叫嚷把贞德送到他那里，现在又来了个信使，年迈的杜龙，是个身经百战的军官，善良、忠厚，值得信赖。国王将他留下，把他交给贞德，让他当贞德的侍从官总管，并且命令她自行任命其他随从，数量和地位都要与她那显赫的职位相称；国王同时还下令给这些人配备相应的武器、服装和马匹。

与此同时，国王在图尔为她定制了全套盔甲。这副盔甲用优质钢材制成，上面镀了厚厚的一层银，刻着很多的图案，擦得像镜子那样光亮。

贞德的声音曾告诉她有一把古剑藏在费耶尔布瓦的圣卡特琳

大教堂里，就在祭坛背后的某个地方，于是，她派德梅斯去取剑。神父们对剑的事一无所知，但是进行了寻找，果然在那个地方找到了剑，埋在地下并不很深的地方。这把剑没有鞘，锈迹斑斑，可是神父们把剑擦亮后送到我们马上就要去的图尔。他们还为这把剑配上了用深红色丝绒做的鞘。图尔的人民用金布另做了一只鞘；但贞德想在战场上始终佩带这把剑，所以她没有用那两只漂亮的鞘，却让人做了一只皮质的鞘。人们都认为这把剑曾属于查理曼[①]，但这只是一种看法。我想把陈旧的剑刃磨快，可是她说用不着，因为她决不会杀人，带着它只是作为权威的标志。

她在图尔设计了自己的军旗，由一个名叫詹姆斯·鲍尔的苏格兰画家为她制作。那面旗用最精细的白棉布制成，并用绸布作穗。旗上的图案是圣父的画像；他坐在云彩中的圣椅上，将世界托在手中；两位天使跪在他的脚下献上百合花；题词是"耶稣，玛利亚"；军旗的反面画着由两个天使捧着的法兰西王冠。

她还让人做了一面小一些的旗帜，或者说燕尾旗，上面画着一个天使向圣母献百合花。

在图尔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人们常常可听到铿锵有力的军乐声，每隔一会儿就能听到列队行进的士兵发出的有节奏的踏步声——一个班接一个班的新兵向布卢瓦行进；歌声、喊叫声和嘈杂声日日夜夜在空中传播，城里挤满了外乡人，街道和客栈人满为患，人们到处都在熙熙攘攘地作准备，所有的人的脸上都露出欢欣鼓舞的神色。在贞德的司令部周围总是聚集着一大群人，希望能看一眼新上任的将军，他们若能看到贞德便会欣喜若狂，不过他们很少能看到她，因为她在忙着制定作战计划，听取报告，发出命令，派出信使，若有空余时间就去客厅会见等待着

① 查理曼（742? —814），即查理大帝，曾就任法兰西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



的大人物。至于我们这些小伙子，我们几乎见不到她。她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的心情很复杂——有时充满希望，有时不抱希望，在多数情况下不抱希望。她还没有任命她的侍从官——这就是我们的忧虑所在。我们知道向她申请的人多的是，其中不乏显赫人物，可是我们没有类似的条件来推荐自己。她可以让贵族人士来担负最低下的职务——那些人的关系对贞德来说是靠山，在任何时候都能给予宝贵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利益得失的角度她会考虑我们吗？我们不像城里的其他人那样兴高采烈，反而有点垂头丧气，惴惴不安。我们有时会谈起渺茫的机会，尽力把这些机会看得美好一些。然而，我们一谈起这件事就会使武士痛苦不堪；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些小希望，而他却一点希望也没有。在通常情况下，诺埃尔·朗居松会很愿意把这件悲哀的事情放到脑后，可是当武士在场时他不会这么做。有一次我们谈起此事时诺埃尔说：

"振作起来，武士。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你是我们中间惟一得到任命的人。那不是个很高的职位，但不管怎么说你得到了任命——是某种听差或仆人，或是诸如此类的职位。"

武士振作了起来，看上去已经很兴奋，因为他是个相信梦境的人，事实上他相信所有具有迷信性质的东西。他的希望开始增长，说：

"但愿你的梦会应验。你认为会吗？"

"肯定会。我几乎可以说我知道会应验，因为我的梦很少失灵。"

"诺埃尔，要是那个梦能应验，我会拥抱你，肯定会的！当上法兰西第一将军的仆人，让全世界的人都听说我，等到消息传回咱们村，就让那些老是说我一事无成的傻瓜干瞪眼吧——这难道不是件了不起的事？诺埃尔，你认为你的梦会应验吗？你相信你的梦会应验吗？"

“我相信。我向你发誓。”

“诺埃尔，要是你的梦能应验，那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再握握手吧！我将穿上高贵的制服，消息会传到村里，那些畜生会说：‘是他，居然当上了总司令的听差，全世界的人都看着他，赞美他——噢，他现在飞黄腾达了。’是不是？”

他开始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做起了白日梦；他又快又高地筑起空中楼阁，使我们怎么也跟不上。然后，他的全部的欢乐突然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愁眉苦脸的表情。他说：

“噢，天哪，全搞错了，这个梦肯定不会应验的。我忘记了以前在图尔干的傻事。最近几个星期我一直尽力回避，希望她会忘记那件事并原谅我——可是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忘记。她当然不会忘记。不管怎么说这该怪我。我确实说过她曾答应嫁给我，可是他们唆使我这么做，鼓动我这么说。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我可以发誓！”这个大块头差点哭出来。然后他平静下来，悔恨地说：“我只说过这一个谎，而且……”

大伙发出了不满的声音，愤怒地吼叫起来，把他的呻吟声淹没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此时杜龙手下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走了进来，说要我们到司令部去。我们站了起来。诺埃尔说：

“嘿，我是怎么和你们说的？我有预感——我有作预言的灵感。她将任命他，我们到那里去向他表示敬意。走吧！”

但是武士不敢去，于是，我们把他留下了。

我们现在置身于一群穿着闪闪发光制服的军官前面，站到了贞德的面前。她笑着欢迎我们，说她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她的侍从官队伍里安排了位置，因为她希望老朋友和她在一起。她完全可以任命出身于名门贵族或地位高贵的人，可是我们却有了这份荣幸，使我们既兴奋又惊讶。可是，这时我们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她现在已经如此伟大，如此显赫，与我们的地位如此悬殊。我们一个个走上前去，从我们的总管杜龙的手中接



过委任状。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了体面的职位，两位骑士的职位最高，其次是贞德的两个哥哥；我当上了她的第一侍从官和秘书；一个名叫雷蒙的年轻绅士担任他的第二侍从官；诺埃尔是他的信使；她还有两个传令官，也有一个随军神父和施赈官，名叫让·帕凯勒。她先前已经任命了一个司厨长和一些做家务的仆人。此刻，她朝四周看了看，问：

“武士在哪里?”

贝特朗爵士说：

“他以为不会叫到他，阁下。”

“这可不好。叫他来吧。”

武士恭恭敬敬地走了进来。他走进门，再也不敢向前挪动。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看上去局促不安，心惊胆战。此时，贞德和颜悦色地说：

“我一路上都在观察你。你开头时表现不好，但后来有了进步。从前你爱说大话，但是你有男子汉的气概，我会把它挖掘出来的。”武士在听了贞德的这番话后面露喜色，这很不错。“我指向哪里，你就会奔向哪里吗?”

“下火海都行!”他说。我暗自思忖：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她已经把这个牛皮大王转变成了英雄。这是她的又一个奇迹，我毫不怀疑。

“我相信你。”贞德说，“来，接过我的军旗。你将和我一起踏遍战场，等到法兰西得到了拯救，到那时再把军旗交还给我。”

他接过军旗，激动得语无伦次：

“要是我辜负了您的信任，我的战友们知道如何对我的身子行使朋友的职责。在此我郑重地嘱咐他们，知道他们会按我的话去做的。”

如今这面军旗已成为贞德留下的最宝贵的纪念物。

第十一章　征战开始了

诺埃尔和我一起回去——我们起先默不作声，颇有感慨。最后，诺埃尔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

“第一个将成为最后一个，而最后一个将成为第一个——有理由吃惊。不过，与此同时我们的大公牛的地位难道不是大大提高了？”

“没错。但我并不感到特别震惊。这是她天赋中的最伟大之处。”

“是这样的。将军有很多，而且她能拥有更多的将军，可是旗手只有一个。”

“确实是这样。那是军队里仅次于她的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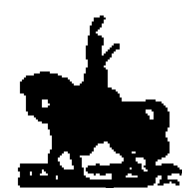
“也是人们最渴望得到的位置，最光荣的位置。我们知道有两个公爵的儿子想得到这个位置。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这座高大的风车得到了它。嘿，想一想，武士难道没有高升？”

“毫无疑问。这就像贞德本人的某种缩影。”

“我不知怎样来解释——你呢？”

“能作出解释——一点儿也不费劲——也就是说，我想我能解释。”

听了我的话，诺埃尔很吃惊，一下子抬起头望着我，似乎想看一看我是不是在说正经话。他说：



“刚才我以为你的话并不当真，可是我现在明白你是当真的。要是你能让我明白这个谜，那么就说一说吧。把谜底告诉我吧。”

“我相信我能够对你说明白。你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大骑士说了许多聪明的话，肩膀上长着一只善于思考的脑袋。有一天我们一边骑着马前进一边议论着贞德的卓越才能。他说：‘不过，她最伟大的天赋在于具有洞察力的眼睛。’我像个不会动脑筋的傻子那样问：‘具有洞察力的眼睛？——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猜想，我们都长着具有洞察力的眼睛。’‘不。’他说，‘很少有人长着具有洞察力的眼睛。’然后他作了解释，说明了他的想法。他说普通的眼睛只能看到事物的外部并以此作出判断，可是具有洞察力的眼睛能看透和了解内心和灵魂，发现没有在外部表现出来或显示预兆的能力，而其他类型的眼睛是看不出这一切的。他说，要是没有具有洞察力的眼睛，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也肯定会打败仗，一事无成——也就是说，要是眼睛看不透人，无法用万无一失的判断力来选拔助手的话。她的具有洞察力的眼睛依靠直觉就能看出此人善于策划谋略，彼人善于冲锋陷阵，还有的人勇敢刚毅，于是这种具有洞察力的眼睛让他们适得其所，去夺取胜利；而没有长着具备洞察力的眼睛的指挥官会把他们放到错误的位置上，于是打败仗。大骑士关于贞德的话是对的，我看出来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有一天夜里来了个乞丐。他的父亲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把他当成无赖，可是她却透过褴褛的衣衫看出他是个本分的人。很久以前，当我和沃库勒尔总督一起用餐时，我没有从两位骑士的身上看出些什么，尽管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而且和他们一起交谈了两小时。贞德在那里只停留了五分钟，既没有对他们说话，也没有听到他们说话，可是她认定他们是有价值的、忠厚的人，而他们的表现证实了贞德的判断。从布卢瓦征来的新兵是一群大吵大闹的乌合之众，由已被遣散的阿尔马雅克派老油子兵组成，是一群无赖，无一例外。那么贞德派谁去管理

他们呢？瞧，她派撒旦本人去做这件事——也就是拉伊尔——此人是一股强劲的军事旋风，是不信奉天主的恶棍，是一场亵渎神灵的熊熊大火，是座永远喷发着岩浆的、亵渎神灵的维苏威火山[①]。他知道如何对付由大叫大嚷的魔鬼组成的那群暴徒吗？他比活在世上的任何人更明白，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个世界上魔鬼的首领，把所有的魔鬼合起来才抵得上他一个，他也许是多数魔鬼的父亲。贞德让他在布卢瓦担任临时指挥官，一直到她本人到那里去为止——然后！嗯，然后她自然会亲自去指挥他们，要不然我对她的了解就没有达到我自认为的程度，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与她亲密相处，那样的情景是值得一看的——那个美丽的精灵穿戴着白色的盔甲，向那一堆大粪，那一堆破布，那一堆遭到遗弃的、将堕入地狱的废物下着命令。"

"拉伊尔！"诺埃尔喊道，"这些年来他一直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很想见一见那个人！"

"我也是。他的名字使我振奋，和我童年时的感觉一模一样。"

"我想听他发誓。"

"当然。我宁可看他发誓也不愿意看其他人做祷告。他是世界上最直率的人，也是最天真的人。有一次他因在发起攻击时抢劫而受到指责。他说这没什么关系。他说：'要是圣父是个士兵，那么他也会抢劫。'我断定他是在布卢瓦担任临时指挥官的合适人选。你们瞧，贞德具有洞察力的眼睛已经看穿了他。"

"这样就回到了我们开头的话题。我对武士有着真诚的敬意，这不仅因为他是个好人，也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是我造就了他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王国里最粗野的人，最大的骗子。他交了好运我很高兴，可是我的眼睛不具备洞察力。我就不会选择他来担当军队里最危险的职位。我会让他在后方杀害伤员，冒犯死人。"

---

① 意大利境内的著名火山。

“唔，我们等着瞧。贞德也许比我们更了解他的能力。我告诉你另外一个观点。要是有个处于贞德地位的人告诉某人他很勇敢，此人是会相信的，光相信就足够了。事实上，相信自己是勇敢的，就会是个勇敢的人。这是惟一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现在你的话说到点子上了！”诺埃尔喊道，“她既长着具有创造性的嘴，也长着具有洞察力的眼睛！啊，是的，这就是关键所在。法兰西曾被吓倒，成了胆小鬼。贞德发了话，于是法兰西昂首阔步前进！”

现在我被召去根据贞德的口授写一封信。裁缝在第二天的白天和夜里把我们几个人的制服做好了，新盔甲也提供给我们了。不管我们穿的是便装还是戎装，我们现在的打扮看上去很神气。要是穿上用料考究、色彩艳丽的便装，武士就像一座被染上了夕阳之光辉的高塔；要是穿上插翎毛、挂绶带、裹铁甲的戎装，他看上去更加威武。

向布卢瓦进军的命令下达了。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美丽早晨。我军声势浩大的队伍排成两列纵队策马慢行。贞德和达兰松公爵走在最前头，身后是杜龙和魁梧的旗手，等等。不难想像，我们的队伍非常壮观。我们穿过欢呼的人群向前行进，贞德不时向左或向右俯下戴着翎毛帽的头，阳光照耀在她的银锁子甲上闪闪发光，于是观者意识到一场伟大戏剧的第一幕已经在他们的眼前开场；他们那不断增长的希望通过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热情表现出来，最终他们不但能听到，甚至能亲身感受到这种欢呼声所产生的震撼力。我听到从街道另一头飘然而至的柔和旋律，看到一群矛手如浮云似的移动，阳光在一大片盔甲上映射出暗淡下来的光芒，可是在起伏的矛头上映出耀眼的光辉——也就是说形成了发出模糊光亮的星云，而星云的上方星座在闪闪发光——那就是我们的仪仗队。仪仗队加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的队伍已经齐整。贞德的第一次出征开始了，帷幕已经拉起。

第十二章　贞德全力治军

我们在布卢瓦停留了三天。噢，那座军营，那是我珍藏的记忆之一！秩序？在那些土匪中没有秩序，就好比在狼和鬣狗中间是没有秩序可言的。他们吵闹，狂饮，欢呼，呐喊，诅咒，并进行各种粗野、放浪形骸的胡闹以取乐。那个地方也充斥着浓妆艳抹、淫荡风骚的女人，她们在嬉闹、喧哗和放纵方面不亚于男人。

我和诺埃尔正是在这群暴徒中间第一次见到了拉伊尔。他和我们最喜爱的梦境中的样子一模一样。他身材高大，富有军人气质，从头到脚都披挂着盔甲，头盔上饰有很多根翎毛，随风发出沙沙声，腰挂大号佩剑。

他正走在去拜见贞德的路上。他在穿过军营时整顿着秩序，宣布圣女已经到来，他不希望让总司令看到这样乱糟糟的情景。他那套建立秩序的招数，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他是用自己的大拳头来建立秩序的。他一边走一边诅咒着，警告着，一会儿往这边揍，一会儿往那边揍，拳头挥到之处就有一个人倒下。

“你这个该死的，”他说，“这么磨磨蹭蹭，骂骂咧咧，可是总司令就在军营里！把身子直起来！”于是他把那人打倒在地。他所谓的直起身子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有他自己明白。

我们跟着这位老将军来到司令部，倾听着，观察着，赞叹



着——是的，可以说是贪婪地——望着这位法兰西小伙子们从摇篮里一直到那个幸福的日子始终爱戴的英雄。他们的偶像，也是我们的偶像。我现在回想起当初贞德如何在栋雷米的牧场上斥责武士，因为他很不严肃地提到这些伟大的名字：拉伊尔和奥尔良的私生子；我也回想起她是如何说的，只要允许让她站在远处看一眼这些伟大的人物就是她的荣幸。在她和其他姑娘眼里他的形象，与在小伙子眼里的形象是一样的。嘀，这里就有这些大人物中的一位——他来干什么呢？很难理解，但这是真的。他将来到贞德的面前脱下帽子，并且接受她的命令。

拉伊尔在司令部附近按他的招数使他手下的一大群乌合之众平静下来，此时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了贞德司令部的成员，那些军队的大头目，因为他们已经到达了。他们就在那里，六个大名鼎鼎的军官，英俊潇洒，披挂着漂亮的盔甲。法兰西海军上将是他们中间最英俊的人，而且最为风度翩翩。

在拉伊尔进门时，人们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贞德的美貌和她如此年轻所表现出来的惊讶；人们从贞德舒心的微笑中也可以看得出她在终于看见童年时心目中的英雄时所感到的快乐。拉伊尔戴着铁臂铠的手拿着头盔，深深鞠了一躬，说了几句坦率但得体的话。在他的话中几乎听不到诅咒；人们也注意到他们二位一见如故。

拜见仪式很快结束了。其他人离开了，可是拉伊尔留了下来。他和贞德坐在那里，他喝着她倒的酒。他们像老朋友那样谈笑风生。接着，她就他作为军营指挥官的成绩给了他一些指示，使他屏住了呼吸。这是因为，首先，她说必须立即把所有那些放荡的女人打发走，一个也不许留下；其次，狂欢作乐必须停止，对饮酒必须有恰当而且严格的规定，必须用纪律来取代混乱。在贞德给他带来的一连串惊奇中，最后这一件事给了他最大的惊奇——几乎使他跳出身上的盔甲：

“加入到我军旗之下的每一个人必须在神父面前忏悔，使所犯的罪孽得到宽恕。所有的入伍新兵必须每天祷告两次。”

拉伊尔在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说不出话来，然后他万分沮丧地说：

“噢，亲爱的小姑娘，他们已被遗弃在地狱之中，我的这些可怜的人儿！做弥撒？噢，亲爱的，他们得先看到我们两个下地狱！”

他继续说着，伤感地列出了理由，说了不少亵渎神灵的话。自从在栋雷米的牧场上玩耍以来贞德还没有笑过，可是拉伊尔的话却引得她捧腹大笑。听到她的笑声令人宽慰。

可是她坚持己见。于是将军让了步，答应了她，说既然这是命令他就必须服从，并将尽力而为。他发了不少可怕的誓，以此来振作精神，并说，军营里无论是谁拒绝弃罪和敬奉天主，他都会把此人的头砍掉。这番话引得贞德再次发笑。你们瞧，在和拉伊尔相处时她确实很愉快，可是她不同意用那种方式来改造军中的无赖。她说要让他们心甘情愿。

拉伊尔说贞德说得对。他不会杀死那些心甘情愿的人，只会杀死其他那些人。

无论如何不许杀死任何人——贞德不允许这么做。她说，给人一个自愿的机会，要是不情愿就将遭受死亡的痛苦，使他或多或少受到约束。她希望给人以完全的自由。

于是将军叹了一口气，说他会公布做弥撒之事，但他说他怀疑在军营里是否会有人比他本人更可能去做弥撒。接着，他又吃了一惊，因为贞德说：

“可是，亲爱的，您要去做弥撒！”

“我？这办不到！噢，这简直是发疯！”

“噢，不，不是发疯。您将去做祷告，每天两次。”

“啊，我是在做梦吗？是我喝醉了，还是我的耳朵欺骗了我？

噢，我宁愿去……”

“不管您去哪里。您从上午开始，接下去就容易了。嘿，别像那样耷拉着脸，您很快就不会在乎了。”

拉伊尔强作笑脸，可是却笑不出来。他轻声叹息，然后说：

“好吧，我会为您去做的，可是，要是我为别的人去做，我发誓……”

“别发誓了，改掉它。”

“改掉？这办不到。我恳求您……呃……呃……我的将军，我天生就是这样说话！”

他如此强烈地恳求对他的口头禅予以宽容，于是贞德给他留下一块余地。她说他可以以他的官杖起誓；那官杖是他的将军身份的标志。

他保证说，在她面前他只会以官杖起誓，而在其他地方则会收敛，可是他怀疑能否做得到，因为这是个根深蒂固的老习惯，而且对他的晚年是一种安慰和支撑。

那头桀骜不驯的老狮子从贞德那里离开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驯服，得以开化——且不说他已变得温顺、和蔼。因为这些字眼也许对他不适用。诺埃尔和我认为，在他离开了贞德的影响之后，他的老毛病会重犯，使他无法克制而不去做弥撒。不过，我们还是起了个大早去看个究竟。

嗬，他真的来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他确实来了，大步流星，板着脸履行义务，尽可能露出虔诚的表情，但仍像个魔鬼似的吼叫和诅咒着。过去发生过的同样的事又有了一个例证：不管谁听到贞德的声音并看到她的目光都会受到魔力的作用，于是，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你们瞧，撒旦得到了改造。噢，其他人仿效着他。贞德骑着马在军营中来回穿行。她披挂着银光闪闪的盔甲，她那可爱的脸给她的形象增添了光辉，使之变得完美。每当这个年轻的身影一

出现，那些粗鲁的人们似乎以为亲眼见到了从云雾中降临的战神。他们起初感到惊奇，后来则心悦诚服。从此以后，贞德可以让他们按她的意愿行事了。

三天之后，这座军营变得既整洁又有秩序，而那些野蛮人像好孩子那样每天成群结队去做两次弥撒。那些女人离开了。在这些奇迹面前拉伊尔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想发誓的时候就走出军营。他是那么一种人——生来有罪孽，作孽成性，可是对圣地充满着迷信式的崇拜。

这支被改造过来的军队热爱贞德，忠实于贞德，也被她激发出在她的指挥下杀敌的愿望。在拉伊尔漫长的生涯中，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的情景。他对于这一切的钦佩，以及对其奥秘和奇迹的惊讶之情都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他以前瞧不起这支军队，如今对它有着无比的自豪和信心。他说：

“这支军队在两三天以前连鸡窝都害怕，现在可以率领它去攻破地狱的大门。”

贞德和他已经形影不离。他们之间形成了奇妙和令人愉快的对比。他的身材如此高大，而她的身材如此娇小；他的两鬓已经如此灰白，已经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如此漫长的道路，而她如此年轻；他的脸色如此灰黑，疤痕累累，而她的脸如此美丽、红润、娇嫩、光滑；她如此和蔼可亲，而他如此不苟言笑；她如此纯洁，如此天真，而他有着如此多的罪孽；她的眼里充满着仁慈和同情，而他的眼里充满着闪电；当她的眼光落到你的身上时，它仿佛给你带来了天主的祝福和安宁，而他的眼光总的来说并不是这样。

他们俩每天十多次策马穿越军营，足迹遍布每一个角落，观察着，视察着，改进着军营中的一切。他们每到一处都能激发起士兵们的热情。他们并肩骑行，他肌肉发达，魁梧高大，而她身材纤秀，圆润娇美；他是座锈铁堡垒，而她是座闪闪发光的银雕

像。已经改邪归正的土匪和强盗在见到他们时会以热情和欢迎的口气说话。他们说：

“他们来了——撒旦和基督的侍从！”

我们在布卢瓦整整逗留了三天。在此期间，贞德一丝不苟地、孜孜不倦地努力使拉伊尔皈依天主——把他从罪孽的束缚中拯救出来——将宗教的安宁和恬静的气息注入他粗旷性急的心中。她鼓动着，她恳求着，她央求他做祷告。在我们逗留的三天里，他没完没了地、近乎虔诚地请求放过他——只放过那一件事，那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他愿意做其他任何事——任何事——任何命令他都会服从——只要她一声令下，他愿意为她去赴汤蹈火——可是就放过他这件事，仅仅这件事，因为他不会做祷告，从未做过祷告，不知道如何来拟祷文，什么话也想不出来。

然而——有谁能相信呢？——甚至在那个方面贞德也获得了成功。她获得了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她说服了拉伊尔，于是他开始做祷告了。我认为，这表明对于贞德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是的，他站在她的面前，举起裹着铁臂铠的手做了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而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谁也没有帮他拟祷文。那祷文来自他自己的头脑——他是这么说的：

“公正的天主爵士，如果您就是拉伊尔，而他就是天主，我请求您像拉伊尔对待您那样对待他。”[1]

然后他戴上头盔，大摇大摆走出贞德的帐篷，心满意足。任何人在处理了一件复杂和棘手的事务，并在赢得各方对此的满意和赞美之后都会有这种心满意足的感觉。

要是我知道他刚刚祈祷过，那么我就能理解他为何会有这种

---

① 在过去的四百六十年里，此祷文曾被许多国家多次盗用，然而，它起源于拉伊尔。这件事在法兰西国家档案馆里有正式记载，对此我们有米什莱作证。——作者原注

心满意足的感觉，可是我当然不知道。

那时我正走向帐篷，看到他走出来。他那样大摇大摆向前走，看上去很神气。可是，我在走到帐篷门旁时停住了脚步，又后退一步，既难过又吃惊，因为我听到贞德在哭泣，错以为她在哭泣——她在哭泣，仿佛是由于无法容纳和忍耐灵魂的痛苦；她在哭泣，仿佛她将死去。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她是在笑，因拉伊尔的祷告而发笑。

直到三十六年后我才得知真相，而在那时——当那个年轻、快活的圣女的形象从那久已逝去之时光的雾气中浮现在我的眼前时，噢，那时我哭天抹泪，因为在此期间的某一天，天主赋予的开怀大笑的良好天赋已经离我而去，此生不再复归。

第十三章　聪明人的蠢念头误了事

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布卢瓦，踏上了赴奥尔良的征程。贞德伟大理想的第一步终于实现了。这是我们所有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军队，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宏伟、壮观的景象。一眼望不到边的队伍渐渐消失在远处，像一条巨蛇在弯弯曲曲的路上绕行，这种景象确实振奋人心。贞德和她的随身侍从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后面跟着一群神父，唱着《救世主降临》，十字架旗从他们中间竖起。接下去就是由矛构成的闪闪发光的丛林。这几个师是由阿尔马雅克派的大将军指挥的，他们是拉伊尔、德布萨克元帅、德·雷斯爵士、弗洛朗·迪里耶和波东·德圣特莱尔。

他们在其所属的等次中都很刚强，分为三个等次：刚强，更刚强和最刚强——而拉伊尔属于最后一个等次，比中间等次略强，只是略强。他们只是些出名的、有官职的土匪，全体皆如此。他们早就习惯于无法无天，即使曾经服从过命令，现在也早已忘记什么叫服从。

国王对他们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一切服从总司令，任何行动都要向她报告，没有她的命令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可是，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这些独断专行的大人物是无法无天的人。他们难得执行国王的命令。要是某事不适合于他们去

做，他们决不会服从国王。他们会服从圣女吗？首先，他们不知道如何服从她或者其他任何人；其次，他们当然不可能看得起她的军事素质——那个十七岁的乡村姑娘在复杂和恐怖的战争行当中经受过锻炼——这怎么会呢？难道通过放羊？

对于她要求做的事，除非丰富的军事知识和经验告诉他们用正规的军事标准来衡量是恰当和正确的，否则他们想不到去服从她。应该谴责这种态度吗？我认为不必。身经百战的老将领们都是些固执而讲究实际的人。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所具备的制定作战计划和指挥部队的能力。在她解奥尔良之围、然后发动伟大的卢瓦尔河战役之前，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将军们谁也不会对贞德刮目相看（从军事的角度）。

他们是不是认为贞德没有价值呢？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他们的眼里，她的价值是太阳对于生长植物的地球的价值——他们完全相信她能使庄稼生长，不过收割庄稼是他们的事，而不是她的事。他们对她有着深切却富有迷信色彩的崇敬，因为她被天主赐予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东西，使她能够做他们无力做到的大事情——即把生活和勇敢的气息注入胆战心惊的军队的一具具尸体内，将他们转变为英雄。

在他们看来，他们和她在一起能去做一切事情，没有她则一事无成。她能够把士兵动员起来，使他们能够作战——但是，是让她本人去打仗吗？噢，别胡扯——那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这些将军将去打仗，而贞德将把胜利赐给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无意之中把贞德对多明我会修道士的回答换了一种方式表达出来。

于是他们开始欺骗贞德。对于将如何进攻，她自己有着清晰的思路。她的目的是沿着卢瓦尔河北岸大胆地向奥尔良进军。她对将军们下达了这个命令。他们暗想："这是个荒谬的想法——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是个不懂战争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

怪。”他们悄悄把此事告诉了奥尔良的私生子。他也认为这是个荒谬的想法——至少他自认为如此——于是，他私下吩咐将军们以某种方式回避这个命令。

他们欺骗了贞德，违抗了命令。贞德很信任那些人，没有料到他们会这么做，也没有提防这一着。这对她是个教训。她采取了措施确保这种把戏不再重演。

为什么将军们认为贞德的想法是荒谬的，而贞德并不这么认为呢？因为她的计划是通过战斗迅速解奥尔良的围，而将军们的想法是把围攻者围困起来，切断他们的交通线，让他们忍饥挨饿——这个计划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方能奏效。

英国人在奥尔良周围建造了一连串坚固的堡垒，叫做堡塔——除留下一扇城门进出外，那些堡垒封锁住了所有的城门。法兰西的将军们认为，试图在堡垒旁杀出一条路来并率兵进入奥尔良，这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其结果将是全军覆没。毫无疑问，他们的意见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颇有道理——不，要不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细节，此意见倒是有道理的。这个细节是：英国士兵有着迷信式的恐惧，士气低落，他们确信贞德是撒旦的同盟军。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勇气开始涣散，最后完全消失了。另一方面，圣女的士兵勇猛顽强，斗志昂扬。

贞德本应在英国人的堡垒旁边进军，可是现在做不到了。她被骗走了为祖国而实施打击的第一次机会。

那天夜里，她穿戴着盔甲睡在军营里的地上。那是个寒冷的夜晚，当我们在上午继续行军时，她的身子几乎和盔甲同样僵硬，因为铁并不是做毯子的好材料。然而，她因踏上了履行使命的征途而欣喜。这种快乐足以给她带来温暖的火焰，不久后确实使她的身子暖了起来。

每向前行进一英里，她的热情就增长一分，她的迫不及待的心情也多一分。可是，当我们终于到达奥利韦并继续向南走时，

她的热情被愤怒所取代，因为她发现了他们对她要的诡计——那条河把我们和奥尔良隔开了。

她的意图是攻打河这边三座堡塔中的一座，杀出通向该堡塔保护下的桥梁的道路（这个计划若能获得成功，即刻能解奥尔良的围），可是她手下的将军们有着早已铭刻在心的对英国人的恐惧，于是请求她不要这么做。士兵们想发起进攻，可是只能大失所望。我们只好继续前进，停留在谢西对岸的某处，位于奥尔良上游六英里。

奥尔良的私生子迪努瓦带着一群骑士和市民从城里出来欢迎贞德。贞德对要到她头上的诡计怒气未消，不想和言细语地说话，甚至对自己童年时崇拜的军人偶像也是如此。她说：

“您是奥尔良的私生子吗?”

“正是。对您的光临我深感高兴。”

“您是不是建议送我从河的这一边过来，而不是直接向塔尔博特和英国人进军?”

她的崇高气质使他惭愧不已，使他一时没了主见，说不出话来。他犹豫了很久，也找了些不怎么站得住脚的借口，最终还是说出了他和参议会认为绝对必要的军事上的理由。

“以天主的名义，”贞德说，“我的主的意图比你们的意图更可靠，更明智。你们想欺骗我，可是你们欺骗了自己，因为我给你们送来了任何骑士或城市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帮助，因为那是天主的帮助，不是因为爱我而恩赐，而是因为天主乐意而恩赐。在圣路易和圣查理曼大教堂的祈祷中，天主对奥尔良表示了怜悯，不允许敌人得到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城市。用于拯救处于饥饿中的人民的粮食就在此地，船只就在城市的下游，刮的是逆风，因此它们无法驶到这里。听着，以天主的名义告诉我，您这个如此聪明的人，您的那个参议会愚蠢地出难题，到底是怎么想的。”

迪努瓦和其余的人踌躇片刻，然后认了错，承认犯了个大错误。

“是的，已经铸成大错。”贞德说，“除非天主亲自来做应该由您做的事，转变风向，为您纠正错误，否则谁也想不出补救的办法。”

在那些人中间已有人开始意识到，尽管她对作战策略一窍不通，却有着清醒、务实的头脑；尽管天生恬美可爱，她并不是个戏弄得了的人。

不久后，天主果然亲自过问了迪努瓦所犯的大错误。承蒙主的恩典，风向确实转了，于是船只向北驶来把粮食和牛运走，将人们翘首以待的援助送到了饥饿的城市；贞德从城墙向圣路堡塔发起了一次攻击，对运输工作的成功完成提供了掩护。然后，贞德再次向堡塔发起进攻：

“您看到这里的军队了吗?”

“看到了。”

“他们在这一边，是您的参议会出的主意吗?”

“是的。”

“好吧，以天主的名义，那个聪明的参议会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把部队布置在这一边比布置在那一边要好?”

迪努瓦东拉西扯，想对无法解释的事作出解释，对无法找到借口之事找出借口，可是贞德打断了他的话，说：

“善良的爵士，回答我这个问题——把部队部署在河的这一边有没有任何价值?”

私生子承认没有价值——也就是说，就贞德所策划和颁布的作战计划而言。

“可是，您明知如此却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既然应该把部队部署在河对岸，您能不能向我说明如何才能到那一边去?”

不应出现的一团糟局面已经暴露无遗。搪塞是没有用的，因此迪努瓦承认，除非把部队调回布卢瓦，并按照贞德原先的计划从头开始，从河对岸北上，否则无法纠正这个错误。

要是换了一个姑娘，在对大名鼎鼎的老将军取得了像这样的胜利之后也许会有些沾沾自喜，而这是有情可原的，可是贞德并没有这种倾向。她就必定将损失的宝贵时间说了一两句表示惋惜的话，然后立即下令部队返回。她伤心地看着自己的部队出发，因为她说他们的意志坚强，斗志高昂，有这个做后盾，她不怕面对英国的全部势力。

大部队返回的全部安排已经就绪，她率领着私生子、拉伊尔和一千人马南下向奥尔良进军。所有的奥尔良人都迫不及待想看一看她的模样。贞德和她的部队于晚上八时策马进入勃艮第城门，武士擎着她的军旗在前面开道。她骑着白马，手持费耶尔布瓦圣剑。你们那时应该去看一看奥尔良。那是多么动人的景象！黑压压的人群，火炬构成的星空，欢迎吼声刮起的旋风，当当的钟声和隆隆的炮声！仿佛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在火炬的照耀下，人们到处可以看到一排排亮堂堂的仰起的脸，人们张大着嘴欢呼着，眼泪在纵情地往下流。贞德慢慢穿过挤得严严实实的人群，穿着铠甲的身子像银雕像那般矗立在由人的脑袋构成的道路上。她身旁的人们奋力跟随着她，抬起头泪水涟涟地仰望着她；男男女女面露喜色，认为看到了圣人；感激的人们也一直在吻她的脚，而那些没有福气吻到她脚的人触摸她的马，然后吻自己的手指。

贞德的一举一动都被人们注意到了。她所做的一切都受到人们的评论和赞扬。你总是能听到人们在议论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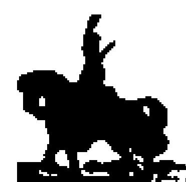
“注意——她在微笑——瞧！”

“现在她摘下小巧的翎毛帽交给别人——啊，妙极了，美极了！”

“她在用戴铁臂铠的手拍那个女人的头！”

“噢，她是生在马背上的——瞧她在马鞍上转身的样子，对面从窗口中扔下花朵的女士亲吻她的剑鞘。”

“现在有一个贫穷妇女把她的孩子举起——她吻了孩子——



噢，她是个圣人！”

“多么美丽的小人儿，多么可爱的脸——多么可爱的气色，多么生动的表情！”

贞德那向后飘起的细长军旗出了个意外——旗帜的边缘被火炬点着了。她向前伏下身子，把火焰熄灭在手中。

“她不怕火，什么都不怕！”人们喊道，于是爆发出暴风雨般惊天动地的赞美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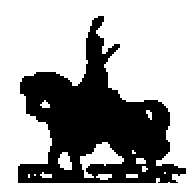
她策马来到大教堂向天主谢恩。人们把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和她一起做祷告。然后，她继续前进，慢慢地穿过人群和火炬的海洋来到奥尔良公爵的财政官雅克·布歇的家中。她在城里的逗留期间将是他妻子的客人，并由她年轻的女儿陪伴她，与她同睡一屋。到了下半夜人们仍然在欢呼雀跃，还有快乐的钟声和表示欢迎的炮声相伴。

贞德终于踏上了舞台，准备开始演出了。

第十四章　英国人的答复

她已准备就绪，但是必须坐下来等待，直到有军队可供调遣为止。

次日上午，星期六，1429 年 4 月 30 日，她开始问起信使的情况。信使从布卢瓦出发去递送她对英国人的宣言——就是那封她在普瓦提埃口授的信件。下面是宣言的副本。这是一份卓越的文件，理由有几个：因为它切合实际、直截了当，因为它有着高尚的精神和有说服力的措辞，因为它对完成那个宏伟使命的能力有着淳朴的信心——这一任务可以说是她赋予自己的，也可以说是被赋予的，随便你们怎么说都行。在整篇宣言中你们仿佛能目睹战争的激烈场面并听到咚咚的战鼓声。贞德的军人灵魂在这份宣言中得到了展示，那个温柔的小牧羊女暂时从你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个没有上过学的乡村小姑娘，不擅长向人口授任何东西，更不用说口授给国王和将军的官方文件，却流畅地说出了这一连串铿锵有力的句子，仿佛她从小就从事这项工作：



英王和你——自称为法兰西摄政王的贝德福德公爵[1]；沙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还有你——自称为上述贝德福德的副官的托马斯·洛德·斯凯尔斯，公正地对待天国之主吧！把你们在法兰西占有和蹂躏的所有优秀城市的钥匙交到天主派来的圣女手中吧。她是天主派来此地恢复王室的。要是你们能够放弃法兰西，并对所占有的一切付款，以此来公正地对待她，那么她很愿意和你们讲和。你们这些包围这座优秀城市的弓箭手和士兵们，无论身份贵贱，以天主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去吧，否则你们会听到关于圣女的消息，她不久后就要让你们遭到痛击。英王，要是你不这么做，我就是战争的统帅，不管在法兰西的何处发现你的人，我都会把他们赶出去，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要是他们不服从，我会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过，要是他们服从，我会宽恕他们。上帝，即天国之主派我到这里来，把你们一个个赶出法兰西。尽管有人背叛王国，造成了危害，可是不要以为你们这就能把王国从圣母玛利亚之子，天国之主的手中占去。查理国王将拥有它，因为这是天主的意愿，而且已经通过圣女告诉了他。要是你们不相信天主通过圣女传来的这个消息，那么不管我们在哪里遇到你们，我们都会勇敢地打击你们，做出过去的千年中在法兰西从未见过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要怀疑了，天主会给贞德送来兵力，超过你们对她和她的优秀的士兵发起攻击所派来的兵力；到时候我们倒要看一看谁的权利更大，是天国之主还是你们。贝德福德公爵，圣女请你不要自取灭亡；要是你公正地对待她，你仍可与她携手，法兰西

① 贝德福德（1389-1435），英格兰军人、政治家，英国国王亨利四世之子。亨利五世在法国作战时他曾三次代理朝政，1422年成为幼王亨利六世在法国的摄政，称号为贝德福德公爵。

人就能做出基督教世界里最壮丽的业绩；要是你不能公正地对待她，你很快就会意识到铸成了大错。

她在最后一句话中请他们和她一起继续为拯救圣墓[①]而讨伐。这份宣言没有得到答复，信使本人也没有返回。

于是，她又派出两个传令官，带上一封新写的信，告诫英国人解除对奥尔良的包围并送回那个失踪的信使。传令兵回来了，信使仍不见踪影。他们只带回来英国人给贞德的通牒，说她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回去干她的正事——放牛”；要是她现在不退兵，他们不久将抓住她并把她烧死。

她镇定自若，只是说她会“尽力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但给他们留下一条命”；要是英国人执意招致目前的灾难和最终的毁灭，这是很遗憾的事。

现在她想出了一个也许可以被接受的方案，她对传令官说：“回去把我的话告诉塔尔博特勋爵：‘带着你的人马离开堡塔，我带着我的人前来。要是我能打败你，那你就率军离开法兰西；要是你战胜了我，那就按你的愿望烧死我。’”

我没有听到她的这番话，不过迪努瓦听到了，谈起了此事。贞德的挑战遭到了拒绝。

星期天早晨，她的声音或她的本能给了她警告，于是，她派迪努瓦到布卢瓦去指挥部队赶赴奥尔良。这是个明智的举措，因为他发现勒尼奥·德夏特雷和其他一些受到国王宠爱的无赖正在尽力遣散军队，以挫败贞德手下的将军们向奥尔良进军的努力。那些恶棍，他们这伙人为数不少。他们现在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迪努瓦身上。可是他曾有一次违抗过贞德的命令，结果对自己造成了不愉快的后果，所以这次无意再像那样惹事。他不久后就率领部队出发了。

---

① 指基督教传说中耶稣葬于其中直至复活的圣墓。



第十五章　我那精美的诗落了空

在等待军队返回的那几天里，我们这些贞德的随身侍从们如同生活在仙境之中。我们开始交际。对于我们的两位骑士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可是对于我们年轻的村民来说这是一种新颖、美妙的生活。任何一种接近沃库勒尔圣女本人的职位都会使拥有该职位的人享有很高的荣誉，人们都很愿意结交他。于是，达克两兄弟、诺埃尔以及武士在家乡不过是些地位低下的农民，而在此地却成了有身份的、举足轻重的人。乡下人的腼腆和尴尬在这种敬仰的舒心阳光的照耀下很快融化了，消失了，他们轻松自如地适应了新的环境。看到这些事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真是令人快活。武士的快乐是地球上的人们所可能感受到的最大的快乐。他始终喋喋不休，而且每天从听自己说话中获得新的欢乐。他开始扩大他祖先的范围，使之扩展到各个地方。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册封为贵族，于是他的祖先不久后全部变成了公爵。他对以前讲过的古老战争进行加工，用新的光辉来加以修饰；他也给古老的战争增添新的恐怖气氛，因为他添上了火炮。我们在布卢瓦第一次看到了大炮——只有几门——而在他的故事里有很多大炮，于是，我们不时看到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英国人的巨型堡塔隐蔽在自己火炮发出的排山倒海的烟雾之

中，喷吐着红色火焰的长矛从中射出；这幅宏伟的画面，加上从烟雾中发出的雷鸣般的爆炸声，激发了武士的想像力，使他把我们的那些伏击战吹得天花乱坠，使除了参加过的人以外谁也不可能认得出。

你们会猜想，武士竭尽全力吹大牛来源于特殊的灵感，事实确实如此。这种灵感来自这家人家的闺女卡特琳·布歇。她今年十八岁，温柔可爱，容貌秀丽。我认为，她要是长着像贞德那样的眼睛，那么就和贞德一样美丽，但这是不可能的。过去只出现过那么一双眼睛，将来也不会出现第二双。贞德的眼睛深邃、含蓄、神奇，这是任何凡俗之人所无法拥有的。她的眼睛会说各种话——她无须开口说话。她的眼神就能取得各种效果——只需看一眼，仅仅只需看一眼便能看穿说谎之人的谎言，并让他说实话；她的眼神能够打消骄傲之人的傲气，使他自卑；她的眼神能够给懦夫带来勇气或打消勇敢者的勇气；她的眼神能够平息愤怒和真正的仇恨；她的眼神能够对怀有暴风雨式激情的人进行平心静气的交谈，使对方顺服；她的眼神能够使怀疑之人信服或使无望之人再次燃起希望；她的眼神能够净化不纯洁的头脑；她的眼神能够劝说——啊，是的——劝说！正是这个意思，她的眼神有什么事或什么人无法说服的呢？栋雷米的疯子——驱赶走仙女的神父——图勒的神父法庭——怀疑和迷信的拉克扎——顽固的沃库勒尔老将军——没有骨气的法兰西继承人——普瓦提埃议会和大学的贤哲和学者——撒旦的宠儿拉伊尔——无法无天的私生子，此人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不正确、不合理的，除了他自己的行为以外——这些就是她那伟大天赋的战利品，使她成为神奇、神秘的人。

我们与成群结队来到大房子里来与贞德结交的老乡们友好相处。他们对我们很尊重，于是我们腾云驾雾起来——这是打个比方。但是，与这种快乐相比，我们更偏爱清静的时刻，那时正式

的客人已经离去，家人和几十位好朋友团聚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正是在那时我们五个年轻人心有所爱，使出了浑身解数——主要目标是卡特琳。我们以前谁也没有恋爱过，现在我们不幸同时爱上了同一个人——那是在我们第一眼见到她之时。她快乐活泼。在那几个夜晚我被允许加入她的社交圈，并与一小群风度翩翩的人相处，对此我仍然有着温馨的记忆。

武士在第一个夜晚引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嫉妒，因为他开始讲述他的那些战斗，独揽了一切，使得其他人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些人在真正的战斗中生活了七个月，听这个爱吹牛皮的大块头描述那些胡编乱造出来的战役，在鲜血中畅游一番并使它四处飞溅，他们简直快活得要死。卡特琳喜欢去死，只是因为好玩。她没有放声大笑——我们当然希望她会大声发笑——可是她用扇子遮住脸，身子一直抖动到肋骨有与脊梁骨分家的危险为止。然后，在武士讲完一场战斗以后，我们开始谢天谢地，希望情形有改变。她会用甜蜜、劝慰的语气说话，这使我很恼火。对于那场她说很感兴趣的战斗，她向武士问起早期的某些细节，问他能否做件好事，再把那一部分略微仔细地讲一遍——他当然又把整个战斗灌输给我们，而且添上了一百个先前忽略的谎言。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们明白我遭受的痛苦。我过去从未嫉妒过，这个家伙撞上了不应得的好运，而我希望得到哪怕这个可爱的姑娘对他的注意力的千分之一，却不得不坐下来，看着自己受冷落，这似乎使我难以忍受。我离她很近，曾两三次试图开始讲述我在这些战斗中做的某些事——我也为低声下气地干这么一件事而羞愧——可是她只对武士讲的故事感兴趣，没法让她听我说。后来有一次，由于我在试图和她说话，她没有听清他的谎言中某些宝贵的垃圾，于是让他重复一遍，这当然导致新的交战，使损失和伤亡增加了十倍。我的努力遭到惨败，我感到无地自容，于是偃旗息鼓，不再进行新的尝试。

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因武士的自私行为而怒气冲冲——当然也因他的好运气而怒气冲冲——也许这才是他惹人恼火的关键所在。我们在一起议论各自的烦恼，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遭受共同的痛苦，而且在共同的敌人取得了胜利之时，此人的对手们会结为兄弟。

此人占去了所有的时间，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机会；要是没有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一些讨好那个姑娘和引起她注意之事。我创作了一首诗，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在诗中我快乐地、巧妙地赞颂了那个可爱姑娘的魅力，却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可是谁都看得出那个姑娘指的是谁。依我之见，仅凭那个标题——《奥尔良的玫瑰》——就能表达。诗中描绘的这朵纯洁、美丽的白玫瑰从战争的野蛮泥土中生长出来，那温柔的眼睛四处眺望着可怕的死亡机器，然后——注意这种别出心裁的构思——她为人的罪孽天性而脸红，然后一夜间变成了红色。你们瞧，成了一朵红玫瑰——而从前是朵白玫瑰。这是我的创意，非常新颖。然后它把沁人心脾的芳香送到战火弥漫的城市，当围攻的军队闻到这种香味时，他们便放下武器哭泣起来。这也是我的创意，很新颖。诗的那一部分到此结束，然后我将她送进模拟的星空之中——不是全部星空，而是部分。那就是说，她是月亮，而所有的星座伴她左右。他们的心中燃烧着对她的爱，可是她不愿意停下，不愿意倾听，因为据说她爱的是另一颗星星。据说她爱的是一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求爱者，此人生活在地球上，面临着危险，死亡，以及在血腥的战场上可能失去的腿臂，对惨无人道的敌人发起不懈的战争，以便使她不会过早地进入坟墓，使她的城市免遭毁灭。当追求月亮的星星伤心地得知和意识到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深切悲哀时——注意这个创意——他们的心碎了，他们的眼泪喷涌而出，淹没了天穹，使之发出火红的光辉，因为那些眼泪就是流星。这是个不成熟的创意，可是很美好，既美好又哀



婉，我的创作思路，再加上押韵和所有的辅助手段，使这个创意有着令人惊奇的哀婉。在每一诗节的结尾有两行叠句，对生活在地球上的苦命恋人表示怜悯，他至今一直与刻骨铭心爱着的她分离甚远，也许将永远分离，因此在走向无情坟墓的过程中因痛苦而愈见苍白，愈见虚弱，愈见消瘦——这是最动人的情节——当诺埃尔声情并茂地朗诵那两行时，甚至连小伙子们也禁不住落泪。在诗的第一部分中共有八节，每节四行——关于玫瑰的那一部分，即关于园艺学的那一部分，要是对于这首小诗来说这个名称不算太大，那么你们可以这么说——关于天文学那一部分有八节——总共有十六节。要是我愿意，我可以写出一百五十节，因为我有着多么丰富的灵感，心中充满了多么美丽的思绪和幻想。可是那样一来，对于在听众面前演唱或朗诵可能太长，十六节正合适，而且可以应听众要求而再朗诵一遍。

对于我能凭着自己的脑袋写出这么一首诗，小伙子们都很惊讶，我自己当然也很惊讶。这会使所有的人吃惊，同样也使我本人吃惊，因为我原先不知道自己有写诗的本事。如果有人仅仅在一天之前问我会不会写诗，我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不会。

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可能活了半辈子还不知道在自己体内蕴藏着这样一种本事，而事实上它始终潜伏在那里，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出现某种能唤起它的东西。确实，在我们的家中始终是这样一种情况：我的祖父得了癌症，而直到他去世家人始终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他本人也不知道。天赋和疾病都像那样隐藏着，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就我的情况而言，所需的只是让这个可爱的、令人神往的姑娘与我邂逅，于是就有了这首诗，而且措辞、押韵和润色都不费劲，就像用石头砸狗一样容易。不，我会说那种天赋不在我的身上，可是它确实存在着。

小伙子们既陶醉又吃惊，无法完全表达他们对这首诗的感受。最使他们快乐的，就是他们可以像武士那样对卡特琳献殷勤

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把武士排挤掉，让他住嘴，所以把其他一切事情都抛在脑后。诺埃尔·朗居松很欣赏这首诗，显然已经对它如醉如痴。但愿他也能写得出，可是他不擅长写诗，当然写不出。他在半小时之内把这首诗背了出来，而且背得既哀婉又美妙，无以伦比，因为那是他的天赋——朗诵和模仿。他的背诵能力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强，所以他可以把拉伊尔模仿得惟妙惟肖——也能够模仿其他任何人。我的朗诵真是分文不值，当我试着朗诵这首诗时，小伙子们都不让我念到底，除了诺埃尔以外他们谁的朗诵也不愿意听。于是，由于我想让这首诗给卡特琳和听众留下尽可能美好的印象，我告诉诺埃尔可以由他来朗诵。谁也没有像他这样欢天喜地过。他简直不敢相信我说的是正经话，但我说的确实是正经话。我说，让大家知道我是诗的作者，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小伙子们兴高采烈，诺埃尔说，只要他能够在那些人面前有一个机会，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他会让他们意识到，在此地有比听关于战争的牛皮更高尚和雅致的某些东西。

可是，如何才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呢——这是个难题。我们设想了几个成功希望比较大的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这个办法是：让武士先胡编一场战斗，开一个好头，然后骗他说有人找他；当他一走出房间，诺埃尔就马上去接替他，用武士特有的风格讲完这场战争，逼真地进行模仿。那么做会得到热烈的掌声，赢得全场听众的喜爱，使他们有恰当的情绪来听这首诗。这两个胜利加在一起将使旗手完蛋——无论如何肯定能降低他的威信，从而将来能给我们这些人一个机会。

于是，第二天夜里我一直没有露面，直到武士开始发起进攻，冲锋在队伍的前列像旋风似的横扫敌军，此时我穿着军服踏进门，宣布从拉伊尔将军的营地来了一个信使，希望与旗手说话。他离开了房间，诺埃尔取而代之，说对这一打扰深感痛惜，不过幸运的是他本人也熟悉这场战斗的详情，要是能得到允许很



愿意为听众把故事讲下去。然后，他并没有等待听众的允许就扮演起了武士的角色——当然是个矮小的武士——而风度、语调、姿势、形态等一切和武士一模一样，立即接下去讲战斗故事。对那些发出尖叫声的听众来说，不可能想像会有比他更完美、精细的滑稽式模仿。听众们发出一阵阵痉挛的、疯狂的大笑声，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留下，形成了小溪。听众愈是大笑诺埃尔愈是起劲，对故事作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创造出更大的奇迹，直到听众的大笑声已经不是正常的笑声，而成了尖叫。最可爱的景象是，卡特琳·布歇欣喜若狂，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胜利了吗？完美的阿金库尔战役。

武士只离开了两分钟，立刻发现被人耍了，于是走了回来。当他走到门口时，听到诺埃尔在那里大声嚷嚷，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躲在靠近门口处看完了诺埃尔的表演。诺埃尔在故事结束时赢得了惊人的掌声。听众掌声不断，发疯似的拍着手，喊着叫他再讲一遍。

可是诺埃尔很聪明，他明白，要朗读一首情感深沉高雅、委婉凄惨的诗，最佳的背景是在登峰造极而且心满意足的欢乐使人的精神能够接受这种强烈的对比之时。

于是，他不再说话，直到全场平静下来，然后他的脸变得庄重起来，露出了威严的神情。所有的面孔立刻受到了感染，也变得严肃起来，露出惊奇和期待的表情。他开始用低沉但清晰的声音朗诵起《玫瑰》这首诗的开篇。随着他有节奏的低声朗诵，一行行动听的诗句在深深的寂静中落入陶醉的耳中。从各个方向都可以听到隐约可闻的感叹："多么可爱——多么美妙——多么优雅！"

当诺埃尔开始朗诵这首诗的开头部分时武士曾走开了一会儿，现在他走了回来，踏进了房门。他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高大的身子倚在墙上，像个着迷的人那般注视着诺埃尔。当

诺埃尔朗诵到第二部分时，那对激动人心的叠句开始深深打动了所有的听众。武士开始用手背擦眼泪，然后换了一只手继续擦。当诺埃尔重复叠句时他开始呼呼地吸气，有点像抽泣，开始用上衣的袖子擦眼泪。他非常显眼，使诺埃尔有点尴尬，对听众也有些不良的影响。在诺埃尔第二次重复叠句时，武士的精神已完全崩溃，他开始像头小牛那样哭泣，这破坏了诗歌的全部效果，引得许多听众大笑起来。他随后的表现还要糟糕，最终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因为他从上衣里抽出一条毛巾，开始用它像拖把似的擦眼泪，发出穷凶极恶的吼声，其中还夹杂着抽泣声，呻吟声，呕吐声，狗叫声，咳嗽声，马鸣声，尖叫声和狼嚎声——他站着扭动身子，前俯后仰，仍在粗鲁地大声吼着，并在空中挥舞着毛巾，再次拖一把，然后把泪拧掉。听得到吗？你是听不到你自己思想的。诺埃尔的声音已经完全被淹没了，于是不再出声，而那些人把肺都笑炸了，这真是个不堪入目的场面。现在我听到穿金属铠甲的人跑动时发出的铿锵声，然后在我的脑袋旁边爆发出能震裂鼓膜的最无人性的哭声。我一眼望去，原来是拉伊尔。他站在那里，戴着铁臂铠的手搭在臀部，头向后仰着，下巴张开，一直张大到能把在里面形成的暴风雨和雷电彻底爆发出来的程度，那副样子实在是不雅观，因为你看得到里面的一切。只有一件更糟糕的事会发生，而这件事果然发生了：在另一扇门的门口，我看到官员和随从们慌张、忙乱和打躬作揖，这说明某个大人物正在到来——然后贞德走了进来，全体起立！是的，人人都忙不迭闭上不规矩的嘴，使自己严肃、有礼貌。可是，当屋内的人看到圣女本人也大笑起来之时，大家感谢天主的宽怀，于是继续大笑和喧闹。

这种事情给生活带来了痛苦，别提了。诗的效果被葬送了。



第十六章　发现矮子

这件事使我耿耿于怀，于是我第二天早晨起不了床了。其他人也是如此。要不是出了这件事，那么那天在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也许能享受到降临在武士身上的好运。可是人们发现，慈悲为怀的天主会把好运赐给那些缺乏天赋的人，作为对他们的缺陷的补偿，却要求那些更幸运地拥有天赋之人通过艰苦努力和发挥才能得到其他人碰运气就可得到的东西。诺埃尔就是这么说的，在我看来这是个聪明、正确的观点。

武士整天在城里逛来荡去，这是为了让别人尾随他，赞扬他，听人们用敬畏的口气说“嘘！——瞧，他就是贞德的旗手！”他和各种各样的人、各种身份的人交谈。他听一些船民说，在河对岸的堡塔里有些动静。到了傍晚他进一步打听，找到一个来自叫做“奥古斯丁”要塞的逃兵。他说英国人将趁夜色派兵加强我们这一边的防区，正自鸣得意，因为他们想在迪努瓦和他的部队路过堡塔时发动突然攻击并予以全歼。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女巫”不在那里。只要她不在，英国军队就可以像在很多年前那样大败法国军队——当他们看到英国人时会丢下武器、逃之夭夭。

武士来报信时已是夜间十时，他请求向贞德报告。那时我在

值班，还没有睡。看到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个痛苦的打击。贞德问了个究竟，认为这个消息属实。然后她说了这番使我恼火的话：

“干得好，谢谢你。你说不定已经避免了一场灾难。你的名字和功绩将受到正式的表彰。”

此时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在直起身子时已经有三米三高了。当他得意地在我面前走过时，他悄悄用手指拉下眼角，轻轻地念叨起被他篡改了的叠句：“噢，眼泪，啊，眼泪，喔，伤心、甜蜜的眼泪！——在将军的命令中留了名——你瞧，将在国王面前受嘉奖！”

但愿贞德能看到他的行为就好了，可是她忙于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她令我唤来让·德梅斯骑士，不久以后他就出发赶赴拉伊尔的营地，送去给他本人以及德维拉尔爵士和弗洛朗·迪里耶的命令，让他们于次日凌晨五时到她那里报到，并带上五百名精心选拔、装备精良的骑兵。史书上写的是四时半，但这不准确，我亲耳听到贞德下的命令。

我们于五时准点出发。在六至七时之间，我们在距离奥尔良二十里处遇到正在赶来的部队的先头部队。迪努瓦很高兴；因为部队已经非常接近可怕的堡塔，于是开始焦躁不安，心神不宁，可是那一切都已消失，因为圣女已经到来的消息沿着队伍传开了，欢呼声像波浪似的从头传到尾。迪努瓦请她停下检阅部队，这样一来士兵们就能肯定关于她到来的消息并不是鼓舞士气的骗术。于是她和侍从官一起站在路旁，部队一边欢呼一边正步快速通过。贞德一身戎装，可是没有戴头盔。她戴着精巧的天鹅绒小帽子，上面饰有一大簇白色鸵鸟毛，倒垂到帽沿的下面。那顶帽子是奥尔良人民在她到来时的那天夜里送给她的——就是挂在鲁昂城市饭店里的那幅画上画着的那一顶。她看上去大约有十五岁。看到士兵总是使她热血沸腾，点燃她眼中的火焰，给她的脸

颊带来浓艳、丰润的色泽。正是在此时，你们会意识到她实在太美，不应属于这个世界，或者说，无论如何她的美丽在某些方面有着些微妙的东西，那种美丽与你们体验到的那种人类的美丽不同，比人类的美更加崇高。

在运送补给品的车队里有一个人躺在物资的上面。他直挺挺地仰卧在那里，双手被绳子捆在一起，两只脚也被捆着。贞德对负责那个车队的军官打了个手势，命令他到她跟前来。他骑着马走到贞德的面前，敬了个礼。

"那个被绑着的是什么人?"她问。

"是个犯人，将军。"

"他犯了什么罪?"

"他是个逃兵。"

"打算怎么处置他?"

"他将被绞死。可是在行军途中绞死他不方便，所以不着急。"

"告诉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是个好士兵，可是他说要请假去看望快要死去的妻子，但没有得到批准，于是他不辞而别。与此同时行军开始了，他到昨天傍晚才赶上我们。"

"赶上你们? 他是自愿来的吗?"

"是的，是自愿来的。"

"难道他是个逃兵? 天哪!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军官骑马过去，松开了那人脚上的捆绑，把他带了过来。他的手仍被捆着。好魁梧的身材——身高足足有两米一，是块打仗的料子! 他长着一张坚强的脸，当军官把他的头盔拿掉时，一头蓬松的黑发露了出来，非常显眼。他携带的武器是一把大斧子，插在皮质宽腰带里。他站在贞德的马旁，使贞德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矮小，因为他的头与贞德的头差不多一样高。他的脸上露出

非常忧郁的神色，似乎已经厌世。贞德说：

“把手举起来。”

那人的头原来是低垂着的，在听到那柔和、亲切的声音之后把头抬了起来。他的脸上露出了某种渴望的神情，使人感到对他来说贞德的言语中蕴藏着音乐，所以他想听一听。在他举起手以后，贞德把剑伸向捆绑他的绳索，可是军官担心地说：

“啊，长官——我的将军！”

“怎么了？”她说。

“他是受刑的人！”

“对，我知道。我对他负责。”她割断了绳索。绳索已经勒伤了他的手腕，在出着血。“啊，真可怜！”她说，“血——我不喜欢血。”她把眼光收了回来，但为时不长。“有谁能给我点东西，用来包扎他的手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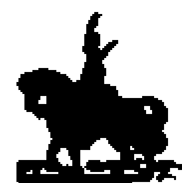
军官说：

“噢，我的将军！这不合适。让我找别人来干吧。”

“别人？以天主的名义！[①] 你在附近找不到比我更会包扎伤口的人，因为我在很久以前就学过包扎，给人包扎，也给动物包扎。我捆人也比捆他的人强。要是让我来捆他，绳子就不会勒伤他的皮肉。”

在贞德给他包扎时，那人默默地看着，偶尔还悄悄抬头看她的脸，恰似动物受到意想不到的善待，试图找出对方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军队正在通过，发出欢呼声，身后尘土飞扬，可是，所有的侍从官都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探过头来观看贞德给那人包扎伤口，仿佛这是件最有趣、最吸引人的新鲜事。我常常看到人们这么做——要是人们看到一件他们不在行的最简单不过的小事，此时他们会着迷。在普瓦提埃，有一次，我看见两个神父和

① 原文为法语。

十来个一本正经、赫赫有名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看一个人在商店门口漆招牌，他们屏住了呼吸，好像死人一般；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可是他们开始并没有察觉，后来他们觉察到了，人人都深深叹了口气，抬头惊奇地看到其他人也在那里，并且寻思自己如何会到那里——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人是无法作出解释的，你不得不接受他们的现状。

"好了。"贞德最后说，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谁也不会比我包扎得更好——我认为谁也和我打不了平手。告诉我——你干了些什么？把一切都告诉我。"

大个子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天使。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三个孩子也相继离开人世——这全发生在两年之内。这是因为发生了大饥荒，别人同样也在受罪——这是天主的意愿。我看着他们死去，我得到了那种恩惠，我埋葬了他们。后来，当厄运降临到我那苦命的妻子头上时，我乞求准假去看望她——她是我的爱妻——她是我拥有的一切。我跪下乞求，可是他们不批我的假。我能让她孤苦伶仃地死去吗？难道能让她就这么死去，以为我不会来了吗？要是我将死去，而只要她的腿能动，而且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别的只是她的生命，她会不会不赶来，就让我这么死去呢？啊，她会来的——即使赴汤蹈火也会来的！所以我去看望她。我看到了她。她死在我的怀中，我埋葬了她。那时部队已经开拔，我要赶上部队是困难的，可是我腿长，而且一天中有不少个小时，我在昨天夜里赶上了部队。"

贞德若有所思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

"听上去像真事。要是你说的是实话，仅此一次不依法惩罚你并没有多大坏处——谁都会这么说。他说的也许是假话，可是，要是他说的是真话……"她突然转身面对他，说："我想看一看你的眼睛——往上看！"两人的眼光交织在一起。贞德对军

官说："这个人得到了宽恕。再见，你可以走了。"然后她对那人说："你知道回到部队就意味着死吗？"

"是的，"他说，"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回来呢？"

那人坦白地说：

"因为这就是死。她是我拥有的一切，我已经别无他爱。"

"啊，不，有你的所爱——那就是法兰西！法兰西的子女总是有他们的母亲——他们不应该无所爱。你要活下去——你将为法兰西效劳……"

"我将为您效劳！"

"……你将为法兰西而战……"

"我将为您而战！"

"你将是法兰西的士兵……"

"我将是您的士兵！"

"……你将热爱法兰西……"

"我将热爱您——以我全部的灵魂热爱您，要是我有灵魂的话——而且尽我的全力，我的力气很大——因为我曾经死了，可是现在又获得了生命；我曾经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可是现在又有了目标！对于我来说您就是法兰西，您就是我的法兰西，我不拥有其他。"

贞德微笑起来，被此人郑重其事地表达出来的热忱所打动，为此而高兴——这可以称之为庄重的热忱，因为他的神情超过了郑重的程度——于是她说：

"好吧，你会如愿以偿的。你叫什么名字？"

他严肃、直率地回答：

"别人叫我矮子，但我认为这主要是开玩笑，没有其他意思。"

这引得贞德大笑起来。她说：



“看上去真有点像。那把大斧子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士兵以同样郑重的态度作了回答——他肯定生来如此，所以很自然地流露出这种神情。

“它是用来说服人们尊重法兰西的。”

贞德再次大笑起来，说：

“你使用过很多次了吗?”

“嗯，没错……很多次了。”

“受到教训的人后来按你的要求去做了吗?”

“是的。我的斧子使他们安静下来——既愉快又安静。”

“我想事情是会这样发生的。你愿意当我的士兵吗?传令兵、哨兵，或做其他类似的事。”

“要是我可以!”

“就这么定了。我给你配上合身的盔甲，你可以继续教训人。从那些牵着的马中领一匹，在我们出发时跟着我的侍从。”

我们就是这样遇到矮子的。他是个好人，贞德凭眼力挑中了他，可是她并没有看错人。谁也不会比他更忠诚，他在自由自在地挥舞着斧子时成了魔鬼，成了魔鬼的儿子。他的身材极其高大，于是武士与他相比看上去就像个普通人。他喜欢与人接近，所以人们也喜欢他。他一开头就喜欢我们这些小伙子。他也喜欢两位骑士，而且非常喜欢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可是，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东西合在一起，他也会更关心贞德削下来的指甲皮。

是的，我们就是在那里遇到了他——直挺挺地躺在运货车上走向死亡。真是个苦命的人，那时没有人对他说一句善意的话。我们得到了他，这是个很好的收获。嗅，骑士们几乎对他平等相待——此话一点也不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们有时称他为堡塔，有时称他为地狱之火[1]，这是由于他在战场上奋勇、威武的

---

① 地狱之火是惩罚罪人用的。

表现。你们知道，要是人们并不非常喜欢他，那么他们是不会给他起爱称的。

对于矮子来说贞德就是法兰西，是法兰西精神的化身——他一开头就有这个想法，以后也一直这么认为。天主知道这个想法是对的。这个地位低下之人的眼睛看到了有些人并没有看到的伟大真理，这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然而，归根结底，整个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当人们热爱一件伟大、高尚的事物时，他们会将它具体化——他们希望如此，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亲眼目睹。就以自由为例吧，人们并不满足于朦胧、抽象的概念，人们制作了一座美丽的雕像，这样一来，人们心爱的概念变得实实在在，看得见，可以进行朝拜。因此正如我所说的，对于矮子来说贞德就是祖国的化身，是我们的祖国以优雅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可见的躯体。当她站在人们的面前时，他们看到的是贞德，而矮子看到的是法兰西。

他有时称她为法兰西。这向你们表明，这个概念已多么深刻地铭刻在他的头脑之中，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实在。世人称我们的国王为法兰西，可是我知道没有一个国王比她更有权利拥有这一崇高的称号。

在部队全部走过去之后贞德回到了前头，策马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我们排成纵队通过那些恐怖的堡塔，连里面的人都看得清。我们看见他们站在大炮的旁边，准备把炮弹一泄而出，给我们的部队送来死亡。此时我感到一阵眩晕和恶心，于是一切事物都变得模糊起来，在我的眼前漂浮。我认为其他小伙子们看上去也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包括武士在内，尽管我不能肯定，因为他在我的前面，而我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堡塔那一边。因为我看见使我皱眉头的对象时，便控制不住想看。

可是贞德悠然自得——可以说是在天堂之中。她挺直身子坐在马上，我看得出她的感受和我们不同。最可怕的事是沉默，除



了马鞍的吱吱声、有节奏的马蹄声以及马被自己踢起的尘土呛住而引起的喷嚏声以外没有其他声响。我自己也想打喷嚏了，但我认为宁可憋住也不能引火烧身，否则会招致更痛苦的折磨，要是这种折磨存在的话。

我的身份不配向贞德提建议，不然我就会建议，我们要是走得快一点就能早一点通过。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散步不是时候。在堡塔升起的吊闸后面有一门大炮，与我们之间只隔着护城河。正当我们在令人窒息的静默中走过大炮面前时，队伍中一头极其古怪的公驴发出了叫声，打破了寂静，于是我从马鞍上摔下。幸亏贝特朗爵士在我摔下时一把抓住了我，这是因为，要是我穿着盔甲摔到地上，那我是无法再独自站起来的。站在防御墙后面的英国士兵粗声粗气地笑了起来，忘了所有的人都有个开头，也忘了他们自己当初在被公驴惊动时表现得更加狼狈。

英国人既没有挑战也没有开炮。后来我们才听说，英国人看到圣女策马走在队伍的前头，看到她是多么的可爱，大部分人高涨的勇气大减，其余的人则丧失了勇气。他们断定贞德并非凡人，而是撒旦的后代，于是军官们小心翼翼，不对士兵下命令交战。我们也听说有些军官受到了同一种迷信式恐惧的影响。噢，不管怎么说他们没有主动出击，于是我们大摇大摆地、平平安安地通过了所有可怕的城堡。我在行军途中补上了欠做的祷告，因此对于我来说最终并不是只有失落而没有收获。

史书上提到，正是在这次行军途中迪努瓦告诉贞德，说英国人正在等待约翰·法斯托夫率领的增援部队到来，而贞德转身对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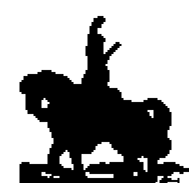
"私生子啊私生子，我以天主的名义警告你，一有他到来的消息马上报告。要是他过去了而我不知道，你就会掉脑袋!"

也许她是这么说的，我不否认。可是我没有听说。倘若她真的说了这句话，我认为她的意思只是让他掉官职的脑袋——降他

的职。以战友的生命相威胁，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她对手下的将军们确实有些怀疑，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她全力主张发起猛攻和袭击，而他们主张固守，以此把英国人拖垮。既然他们不相信她的作战方式，而且是经验丰富的老将领，他们很自然会偏爱自行其事，尽可能不执行她的命令。

但是，我确实听到了一些在史书上没有提到的鲜为人知的事情。我听到贞德说，既然河对岸的兵力因过河来增援而受到削弱，那么，最有效的攻击点已经转到了南岸；因此她想去南岸，并对桥头堡发起攻击，这样就能开通与我们的占领区之间的交通线，从而解奥尔良的围。一听她的话，将军们暗自犹豫不决起来，不过他们只是为难和拖延了她仅仅四天。

全体奥尔良人在城门口迎接部队，用欢呼声送他们穿过挂满彩旗的街道来到不同的营地，可是谁也不必哄着他们入睡。他们精疲力竭地倒了下来，因为迪努瓦毫不留情地让他们进行了急行军。在今后的二十四小时里一切都将平静，除了打鼾声以外。

第十七章　苦涩事实结出的甜蜜果实

当我们回到住处时，为我们这些小人物准备的早餐已经在餐厅等着我们，而且全家老小和我们一起吃，对我们盛情款待。好心的老财政大臣——事实上他们三个人都非常愿意听我们讲历险故事。没人让武士开口，可是他已经开始讲了，这是因为他享有特别任命的、特殊的军衔，在随身侍从中除了年迈的杜龙以外地位最高，而杜龙又没有和我们一起进餐，所以他一点不在乎两位骑士和我的贵族地位，只要有机会就抢着说话。他说：

“感谢天主，我们发现军队的状态很好。我认为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动物群体。”

“动物？”卡特琳小姐说。

“让我来向你解释他的意思，”诺埃尔说，“他……”

“我要麻烦你，希望你不要麻烦自己来向我解释些什么。”武士傲慢地说，“我有理由认为……”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诺埃尔说，“他在认为有理由那么想时，他总是认为他确实在那么想，但这是个错误。他并没有看到部队，我注意到了，他确实没有看到。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什么老毛病？”卡特琳问。

“小心谨慎。”我说，觉得自己得到了命运的帮助。

可是我的话并不走运，因为武士说：

“也许还轮不到你来对别人的小心谨慎品头论足——你这个一听驴叫就摔下马的人。”

大家都大笑起来。我为自己轻率的自作聪明而惭愧。我说：

“你说我由于听到驴叫就摔了下来，这么说不太公平。那是情感，只是普通的情感。”

“好吧，要是你愿意这么形容我并不反对。贝特朗爵士，你会怎么形容？”

“嗯……不管是什么情感，我认为这是可以谅解的。你们都已经学会在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中该怎么干，因此不必为自己在那方面的过去而羞愧。可是在死亡面前行走，两手空空，没有响动，没有音乐，没有动静，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处境。要是把我换成你，德孔泰，我会说出那种情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诚恳、最通情达理的话。对于给我这么一个台阶下我心怀感激。于是，我鼓起勇气说：

“那是恐惧——我也谢谢你出的诚挚的主意。”

“这是最完全、最有效的解脱方法。”老财政大臣说，“你做得对，我的孩子。”

他的话使我宽了心。当卡特琳小姐说“我也这么想”时，我为陷入那种困境而庆幸。

让·德梅斯爵士说：

“驴叫时我们都在一个整体之中，那时静得人心发慌。我并不认为哪个年轻的战士会完全不受那种情感的影响。”

他环顾四周，善良的脸上露出愉快的询问神情。当每对眼睛依次遇到他的目光时，那对眼睛所在的脑袋就会点头赞同，甚至连武士也点了点头。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同时挽回了旗手的名声。他这么做很聪明，没人会认为他在未经练习的情况下会那样说实话，或者说，不管有没有经过练习他会说出那种实话。我

猜想，他断定这么做会给这家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老财政大臣接着说：

“我想，以那种惊险的方式通过堡垒，需要那种在黑暗中周围有魔鬼时必须具备的胆量。旗手是怎么想的？”

“嗯，我不太清楚，爵士。我常常想，我愿意见到魔鬼，要是我……”

“你愿意？”年轻的女士喊道，“我们家里有鬼！你要试一试吗？要不要？”

她显得既急切又可爱，于是，武士直截了当地说他愿意。由于其他人谁也没有足够的胆量来说出自己心中的恐惧，于是一个接一个口齿伶俐却心怀鬼胎，都自告奋勇说去见那些鬼。最后，所有的人都上船准备启航，姑娘高兴地鼓起掌来，父母也满心喜悦，说他们屋里的鬼给他和他们祖先几代人带来了恐惧和苦难，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人愿意面见那些鬼并了解他们的苦衷，从而解除他们的痛苦，使这些可怜的鬼魂得到满足，并且哄慰他们，使他们变得平静和安宁。

第十八章　贞德初上战场

大约正午时分，我正在和布歇太太聊天，四周静悄悄的，万籁俱寂。这时，卡特琳·布歇突然激动地冲进来，说：

“快去，爵士，快去！圣女在我房间的椅子上打瞌睡时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法兰西人在流血！——我的武器，把我的武器给我！’她的大个子在门口站岗，他叫来了杜龙。杜龙开始给她佩带武器，我和大个子去通知随从们。快去——留在她的身边。要是真有仗打，那么别让她去参加——别让她去冒险——没有必要——只要士兵知道她就在附近看着，这就够了。别让她去打仗——一定要做到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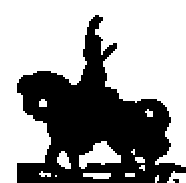
我拔脚跑去，一边跑一边挖苦——因为我一直喜欢挖苦，据说我在那个方面的才能最美妙：

“噢，好吧，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了——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在房子的最尽头遇到了贞德。她全副武装，正向门口快步走去。她说：

“啊，法兰西人在流血，可是你不告诉我。”

“我确实不知道，”我说，“听不到战争的动静。阁下，一切都很平静。”



“你马上就会听到足够的战争动静。”她说完便离开了。

果然如此，我们还没来得及数到五，从寂静中就爆发了千军万马到来时铺天盖地的进军声和脚步声，还夹杂着指挥官粗声粗气的喊声，然后从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嗵！嗵嗵！嗵！”的炮声，快速赶来的人马立刻像旋风一般在房子周围叫嚷着。

我们的骑士和我们所有的侍从全副武装飞跑过来，可是马还没有备好。我们跟着贞德一起冲出来，武士举着军旗冲在最前头。到来的人当中一半是市民，另一半是军人，并没有公认的领袖。人们在看到贞德时发出了欢呼声。她喊道：

“马——给我一匹马！”

她马上有了十来匹马可供调用。她上了马，有上百人喊着：

“让路——给奥尔良圣女让路！”这个不朽的称号第一次喊了出来——感谢天主，我也在场听到了！人群像红海的波涛那样一分为二，[①] 贞德像鸟儿那般轻盈地走过这条通道，并喊道：“前进，法兰西同胞们——跟我来！”我们骑上那些借来的马，跟在她的后面飞速前进，神圣的旗帜在我们上方飘扬，通道在我们身后闭合。

这次行军与那次通过可怕堡塔的恐怖行军有着天壤之别。是的，现在我们斗志昂扬，人人热情高涨。这次突发性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城市和这支小小的守卫部队长时期处于绝望和惊恐之中，如今因贞德的到来欢天喜地，再也克制不了杀敌的愿望。于是，尽管没有人发布命令，有上百个士兵和平民由于突然的冲动而从勃艮第大门冲出，向塔尔博特勋爵的最难对付的堡垒之一——圣路堡塔发起冲锋——遭到了惨败。这个消息传遍全城，于是形成了和我们在一起的新群体。

我们在涌出城门时遇到一支运回伤员的队伍。这一情景使贞

---

① 此处作者引用了《圣经》典故。

德受到触动。她说：

“啊，法兰西人的血！看到它使我的毛发竖起！”

我们很快来到战场，很快就置身于混战之中。贞德经历了她有生以来第一场真正的战斗，我们也同样如此。

这是一场在开阔地进行的战斗。这是因为，圣路堡塔的守军在“女巫”未到来之前一直习惯于打胜仗，所以很有把握地向前推出以对付袭击。向前推出的部队受到来自“巴黎”堡塔的兵力的增援。在我们接近时法国人正遭到打击，向后退却。然而，贞德到来了，在飘扬的军旗伴随下，她在混乱中向前冲去，并高喊着“冲啊，士兵们——跟我来！”此时出现了转机。法国人转过身来，像结实的海浪那样向前冲去，横扫前面的英国人。他们砍杀着英国人，也被英国人砍杀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恐怖的景象。

矮子在战场上没有被分配到任务，也就是说没有奉命去占领任何地方，他自行选择了一个位置，冲在贞德的前面为她开路。在他令人生畏的斧子之下铁头盔成了碎片，真是令人胆战心惊。他称之为砸核桃，看上去也很像。他开了一条好路，由肉和铁铺成。贞德和我们其余的人踏着这条路轻快地前进，前进的速度比其他部队快，这样一来在我们的前后都有了英国人。骑士命令我们脸朝外站着，将贞德围在中间。我们遵命而行，于是就有了很壮观的事可做。现在大家不得不佩服武士了。贞德的眼光既是对他的赞许，也在改变着他，他忘记了天生的谨慎，在危险面前忘记了胆怯，忘记了什么叫恐惧。在这一天的这场真正的战斗中，他的卓越表现超过了他在胡编乱造的战斗中扯的谎；不管他向哪个方向攻击，那里就会少个敌人。

我们在那种短兵相接的境地只停留了几分钟，接着，后面的部队高声呼喊着突破敌人的防守，冲上来与我们会合；此时，英国人开始边打边撤，不过是以一种体面和威武的方式后撤。我们

一步步把他们逼进堡垒，而他们始终面对着我们。他们的后备部队从墙上向我们射来密集如雨的箭、矢和石弹。

大部分敌军安全进入工事，把我们留在外面与英、法军堆积如山的死尸和伤员做伴——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种景象惨不忍睹，阴森恐怖，因为我们于二月份进行的小型伏击战是在夜间进行的，那血肉横飞、支离破碎的景象和死者的面容幸好都很暗淡，而我们现在第一次完整地看到这种赤裸裸的恐怖景象。

迪努瓦从城里赶来了，骑着他的那匹大汗淋漓的马穿越战场向贞德疾驰而来，向她敬礼并高度赞扬了她。他朝远处城墙方向挥手，那里有无数旗帜在风中飘扬，洋溢着喜庆快乐的气氛。他说人们正站在城墙上观看她的胜利的战果，为此而欢欣鼓舞，并说现在她和部队都将受到隆重的欢迎。

“现在？不是现在，私生子，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不是时候？还有要做的事吗？”

“还有，私生子！我们刚刚开了个头！我们将攻下那座堡垒。”

“噢，您不会是在说正经的吧！我们拿不下堡垒。让我来劝您不要这么做，这么做太孤注一掷。让我下令撤兵吧。”

贞德的心中充满着喜悦和作战的热情，这使她没有耐心听他说这样的话。她喊道：

“私生子啊私生子，你愿意没完没了地和英国人打仗吗？现在我明确告诉你，不拿下城堡我是不会往回走的。我们将攻下那座堡垒。吹冲锋号！”

“哎，我的将军……”

“不要浪费时间啦，战友们——让军号发出进攻的号令吧！”我们从她的眼中看到了以前未见到过的神奇、深邃的光芒。这种光芒我们称之为战斗之光，在后来的战场上为我们所熟悉。

军号的音符在空中回响，部队以欢呼声响应，然后向令人生

畏的工事冲下去。堡垒的轮廓已被自身大炮发出的烟雾淹没，堡垒的四周喷吐出火焰并发出雷鸣声。

我们的进攻一次次被打退，可是贞德在四处鼓励士兵们，使他们各尽其力。在三个小时里，人潮退下来又冲上去，冲上去又退下来。可是拉伊尔现在终于到来了，发起了最终的、不可阻挡的冲锋，就这样圣路堡塔落入我们的手中。我们搬走了里面所有的库存物资和弹药，然后摧毁了它。

当我们的全体官兵正粗声粗气地欢呼呐喊时，有人在呼唤着将军，因为他们要赞美她，歌颂她，对她取得的胜利表示钦佩，可是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她。在我们找到她时，她独自一人坐在一堆尸体旁捂着脸哭泣——你们知道她毕竟是个年轻的姑娘，她那英雄之心也是年轻姑娘之心，有着天生的怜悯和温柔之情。她想到了阵亡的朋友和敌人的母亲。

在战俘中有一批神父。贞德将他们置于她的保护之下，挽救了他们的生命。有人提醒她，说他们很可能是伪装的士兵，可是她说：

“关于这个谁能分辨得清呢？他们穿着天主的制服，哪怕在他们中间有一人是正当地穿上神父衣服的，那么我宁肯让所有的罪人逃脱也不能让我们的手沾上那个清白之人的鲜血。我将把他们安排在我的住处，供他们吃饭，然后把他们安全地送走。”

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回到城里，向人们展示缴获的大炮和抓获的俘虏，我们的军旗在飘扬。这里有已经受到七个月围困的人民所见到的第一件实实在在的战果。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为法军的战利品而欣喜。你们猜得到，他们为此而大庆特庆。他们欣喜若狂，钟声也在发疯似地响着。贞德现在成了他们最热爱的人，人们争先恐后挤上来看她一眼，使得我们在街道上几乎寸步难行。她的新称号已经传开，每一个人都在念叨。沃库勒尔圣女这一称号已被人们忘却，奥尔良城已经将她占为己有，她现在已经成为



奥尔良圣女。我幸福地回想起听到人们第一次这么称呼她时的情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第一次这么称呼她和最后一次称呼她之间——啊，想一想在那个间隔中将存在多么漫长的陈年旧月！

布歇一家欢迎她的归来，仿佛她是从毫无希望生还的死亡中被拯救出来的自家孩子。他们责怪她上了战场，而且在此期间暴露在危险之中。她的意图是将她的战斗精神发挥到这一地步，对此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问，她究竟是有目的地投身于这场激烈的战斗，还是意外地被仓促行动的军队卷入战斗？他们请求她下次要多加小心。这也许是个忠告，可是落在了不会发芽结果的土地上。

第十九章　我们向鬼魂大举进攻

持久的战斗使我们精疲力竭，于是，我们在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睡了一觉，一直睡到天黑两三个小时之后。然后，我们精神焕发地起床并吃了晚餐。对于我来说，我宁愿不去理会那闹鬼之事，毫无疑问，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大谈特谈这场战斗，却闭口不谈那件事。说实在的，听武士复述他的所作所为，看他把那些被他杀死的人堆起来，这里十五人，那里十八人，那边三十五人，这是件美好而激动人心的事。可是这么做只是使那桩麻烦事晚点到来而已，至多如此。他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讲下去，除非卡特琳·布歇让他重新开始全部再讲一遍，否则他在攻下堡塔并消灭守军之后就无话可说了，只好收场——这回我们希望她会这么做——可是她另有所思。只要有个好的开头和合适的机会，她就会谈起那个不受欢迎的话题，而我们则能拖则拖。

夜里十一点，我们跟着她和她父母拿着蜡烛来到闹鬼的房间，也带来了火炬插入墙上的支架。这是一幢大房子，墙很厚。这间屋子在房子的尽头，谁也不知究竟有多少年没人住了，因为它的名声不好。

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像间客厅，里面有一张用耐用的橡木制成、且保存良好的大桌子，可是椅子遭到了虫蛀，墙上的挂毯



亦因年代久远而腐败褪色。天花板上沾满灰尘的蜘蛛网看上去已有一个世纪没有派用场了。

卡特琳说：

“据说这些鬼魂从来都是无影无踪的——他们只是让人听见。很明显，这间屋子过去比现在大，这头的墙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砌的，用来在那里隔出一间小房间。那间小房间与外面不通；即使有小房间存在——对此没有理由怀疑——里面既没有光也没有空气，是一间完完全全的土牢。你们在原地等着，注意会有什么动静。”

她就说了这么多。然后，她和她父母离开了我们。当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石走廊上消失在远处时，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和肃穆笼罩着我们。在我看来，这比堡塔前的无声行军更加恐怖。我们坐了下来，茫然对视，不难看出谁都不自在。我们坐的时间越长，那种沉寂也就越恐怖。后来，当风声开始在房屋周围呻吟时，我甚至感到恶心和痛苦。但愿我这次能有足够的勇气当个胆小鬼，这是因为，看到活人如何无可奈何地受鬼魂的摆布，那么，害怕鬼魂确实说不上是件丢人的事。再说这些鬼魂是无影无踪的，这在我看来更加糟糕。那些鬼魂那时也许就在房间里和我们在一起——而我们无从得知。我感到无形的东西在触摸我的肩膀和头发，于是躲闪着，畏缩着，并不因表现出这种恐惧而惭愧，因为我看到其他人有着同样的动作，我知道他们也感觉到了那种似有似无的接触。在这种情形持续之时——噢，似乎是永恒，时间如此慢吞吞地过去——所有的脸都苍白如蜡，我仿佛坐在一群死人中间。

最后，从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离奇古怪的、慢吞吞的“当——当——当！”的声音——午夜的钟声从远方传来了。当钟声的最后一响平息之后，令人压抑的沉寂再次降临。和刚才一样，我望着那些苍白如蜡的脸，再次感到头发和肩膀上的无形

触摸。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就这么过去了，接着我们听到一声又长又低沉的呻吟，于是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站在那里两腿直打哆嗦。那声音是从土牢里传出来的。呻吟声停顿下来，我们听到了闷声瓮气的哭泣声，其中还夹杂着凄惨的叫喊声。然后出现了第二个声音，低沉，模糊不清，似乎在安慰着另一个声音。这两种声音就这么交替着，既有呻吟，也有低声的抽泣。啊，那语调充满着同情、悲哀和绝望！确实，听到这种声音使人心酸。

可是，那些声音是如此的逼真，如此像人的声音，如此动人，于是，我们把闹鬼的想法抛在了脑后。让·德梅斯大声说：

“来吧！我们把这堵墙砸了，把被关在里面的苦命人救出来吧。砸吧，用你的斧子！”

矮子跳上前去，双手挥舞着斧子，其他人跑过去把火炬拿了过来。“嘭——嘭——嘭！”陈旧的砖头被砸碎了，出现了一个连牛都进得去的大洞。我们冲进去，举起了火炬。

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在地板上有一把锈蚀的剑，还有一把腐烂了的扇子。

现在你们知道了我所知的一切。把令人感伤的遗物拿走吧，尽你们所能在它们的周围编织地牢里早已逝去的居住者的浪漫故事吧。



第二十章　贞德使懦夫变成勇敢的胜利者

次日，贞德想再次对敌人出击，然而那天是耶稣升天节。那个由土匪将军组成的神圣的参议会很虔诚，不愿意用流血来亵渎这个节日。可是他们用密谋悄悄亵渎了它，这种密谋是他们的擅长。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决定只做适合于当前做的惟一那件事——对奥尔良这一边最重要的堡塔发起佯攻，要是在河对岸更重要的堡塔里的英国人前来增援，减少了在那里的守军，那么我们就强行渡河去拿下那些工事。这样我们就能拿下大桥，从而实现与法国领土索格涅之间畅通的交通运输。他们决定把计划的后半部分对贞德隐瞒。

贞德闯了进来，使他们大吃一惊。她问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作出了什么决定。他们说，他们决定于次日下午向奥尔良这一边最重要的英军堡塔发起进攻——话只说这么多。贞德说：

“嗯，说下去。”

“说完了，就这么些。”

“我难道会相信吗？也就是说，我能相信你们都变成傻瓜了吗？”她转身面对迪努瓦，说：“私生子，你是个明白人，回答我

的问题：要是发动进攻拿下了堡塔，我们的境况会比现在好多少呢？”

私生子吞吞吐吐，东拉西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贞德打断了她，说：

“够了，好心的私生子，你已经作出了回答。既然私生子说不出拿下堡塔和驻守在那里的好处，恐怕你们谁也不能说出更好的答案。你们什么计划也没有制订出来，浪费了大量时间，你们的拖拉造成了损失。你们瞒着我什么吗？私生子，这个参议会有个总体规划，我想了解，不必讲细节，总体规划是怎样的？”

“和七个月前开始时的那个计划一模一样——筹备粮食，作好长期围攻的准备，然后驻扎下来把英国人拖垮。”

“天哪！好像七个月还不够，你想要一年的时间。现在你们得放弃那些怯懦的梦想——英国人三天后就得离开！”

有几个人高声说：

“嗨，将军，将军，要慎重。”

“慎重，然后饿肚子？那叫战争吗？要是你们还不明白，让我来告诉你们：新的形势已经改变了事情的面貌。真正的攻击目标已经改变了，现已在河对岸。我们必须拿下桥头工事。英国人明白，要是我们不是傻瓜和胆小鬼就会争取去拿下它。他们对你们浪费了这一天会谢天谢地。他们今晚会从这边调兵去增援桥头堡，知道明天必定会发生什么事。你们已经浪费了一天，使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我们将过河去拿下桥头堡。私生子，对我说实话——这个参议会明白不明白，除了我说的方案以外已别无他法了呢？”

迪努瓦承认参议会确实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方案，但认为实际不可行。他尽力为参议会开脱，说既然除了进行长期的围困把英国人拖垮以外没有能真正地、合乎情理地指望的目标，他们自然有点为贞德的急躁情绪而担忧。他说：

“您瞧，我们断定等待是最好的策略，而您想把一切都攻下来。”

“我是要这么做！——而且我将这么做！你们听我的命令——就在此地，就是现在。明天拂晓，我们要向南岸的堡垒发起进攻。”

“而且把它们强攻下来？”

“对，把它们强攻下来！”

拉伊尔披挂着盔甲嘎吱嘎吱地走了进来，听到了最后一句话。他大声说：

“以我的军杖起誓，那就是我喜欢听到的音乐！是的，这才是像样的调子和中听的话。我的将军——我们将发动强攻，拿下那些堡垒！”

他大大咧咧地敬了个礼，然后走上来与贞德握手。

人们可以听到有些参议会成员在说：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从攻打圣约翰堡塔开始，那就会给英国人时间来……”

贞德转过身来说：

“不要担心圣约翰堡塔。英国人很明白，在看到我们到来时会从那里撤退并退守到桥头堡。”她又以略带讽刺的语气补充说：“甚至连军事参议会也很明白该怎么办，并自行去做。”

然后，她告辞了。拉伊尔对全体参议会成员说：

“她是个孩子，好像你们的眼光就这么短浅。要是你们非得这么认为，那就坚持那种迷信吧，但是你们能注意到这个孩子和你们所有的人一样熟悉复杂的战争谋略，要是你们想知道我的意见又不想找麻烦问我，那么我在这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天主在上，她可以教你们中间最优秀的人如何去谋略。”

贞德说得对。精明的英国人看到法国的政策发生了一场革命，敷衍和拖延政策已经告终，法兰西人不是等着挨打，而是现

在要实施打击了，因此他们做好了应付新情况的准备，将装备重型武器的增援兵力从北岸的那些堡塔转移到了南岸的堡塔。

奥尔良城听到了那伟大的消息，即在法兰西的历史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屈辱的岁月之后法兰西将发起进攻，习惯于撤退的法兰西将开始前进，曾经长期习惯于躲避的法兰西将转身出击。人们的欢乐溢于言表，城墙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想目睹军队以新奇的阵容在清晨出发——头部面对英国人的兵营，而不是尾部。你们自己也可以想像，当贞德策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军旗在她的上方飘扬时人们的那种激动程度和表达的方式。

我们的大队人马渡过了河。这是一件耗时长的麻烦事，因为船很小，数量也不多。我们在圣埃格南岛登陆时没有遭到狙击。我们用几艘船在狭窄的河道上向南岸搭起一座桥，然后有秩序地行军，未受到骚扰；因为尽管那里有一座堡垒——圣约翰堡塔，可是，英国人在看到我们第一批船只离开奥尔良岸边时立即撤了出去并将其摧毁，然后退守到下游的桥头堡。这就是贞德在与参议会争论时预言将发生的事。

我们沿着岸边向河的下游进发。贞德将她的军旗竖立在圣奥古斯丁堡塔的前面。那座堡塔是守卫桥头的首当其冲的可怕工事。军号吹起了发起攻击的号令，然后我们开始了两次漂亮的冲锋。可是我们目前的兵力太弱小，因为我们的主力还落在后面。在集结兵力发动第三次攻击之前，我们发现圣普里夫堡塔的守军正赶来增援这座大堡塔。他们跑步而来，而奥古斯丁的兵力向外推出，两股力量会师后向我们猛扑过来，使我们的小部队仓皇逃散。他们乘胜追击，又砍又杀，高声讥笑和侮辱着我们。

贞德竭尽全力鼓起士兵的士气，可是他们已经魂飞魄散，从前对英国人的恐惧一时又占据了他们的心灵。贞德发起火来。她停了下来，命令号手吹起前进的号令。然后，她转过身来高喊道：

“只要你们中间有十来个人不是胆小鬼，这就够了——跟



我来!”

她已经冲上去了，身后跟着几十个听到她的话而受到鼓舞的人。追击部队惊讶地看着她率领一小股人马冲杀过来，现在该轮到他们尝尝惊恐的滋味了——这肯定是个女巫，这是撒旦的后代！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未加思索便转身惊恐地逃去。

我们那些逃跑的队伍听到了军号声，于是转身观望。当他们看到圣女的旗帜在向反方向快速挺进，而敌人在前面落荒而逃时，他们的勇气恢复了，他们跟在我们的后面向前奋勇杀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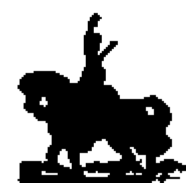
拉伊尔听到了军号声，命令他的部队快速前进。他的部队在我们正要再次把军旗插在奥古斯丁堡垒的防御墙前面时赶上了我们。现在我们的兵力已足够强大，我们面临的是漫长而艰苦的一仗，可是我们在夜幕降临之前拿下了城堡。贞德鼓励我们英勇作战，她和拉伊尔都说我们能够拿下那座大堡塔，而且必须拿下它。英国人在打仗时像……嗯，他们像英国人那样打仗。说了这些，其他就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们在烟雾、火焰和震耳欲聋的炮声中一次次发起攻击。最后，我们在太阳落山时发起猛攻拿下了城堡，在它的墙上竖起了我们的军旗。

奥古斯丁堡塔落入我们手中。要是我们能夺下大桥并解围，图尔勒堡塔肯定也将是我们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大战果，贞德下决心去取得又一个。我们必须在原处严阵以待，坚守住已经占领的阵地，并准备在拂晓开始行动。贞德不愿意让士兵因抢劫、骚乱和酗酒而降低士气，她命令把奥古斯丁堡塔及其储藏物品一起烧毁，除了火炮和弹药之外。

在经过了漫长一天的艰苦战斗之后，人人都已疲惫不堪，贞德当然也是如此，但她还是想与部署在图尔勒堡塔前面的部队在一起，以准备在次日早晨发起攻击。指挥官们与她争论起来，最后说服了她，让她回住处好好休息，以便为打大仗作好准备，并找个医生治疗她所受的脚伤。于是，我们和他们一起过河回到

了住处。

和往常一样，我们发现全城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所有的钟都在鸣响，所有的人都在欢呼，有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我们不管是外出还是回家总会成为引起一场欢乐的暴风雨的有效、充足的理由，于是，暴风雨连续不断。在过去的七个月中没有出现过形成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的起因，为此，人们更加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狂欢。



第二十一章　她温和地责备亲爱的朋友

为了避开络绎不绝、成群结队的来访者以便得到休息，贞德和卡特琳径直去了两人合住的房间。她们在里面吃了晚饭，也在里面为贞德包扎了伤口。可是，尽管已经很疲惫，贞德接下来并没有就寝，而是不顾卡特琳的反对和劝告让矮子来找我。她说她心头牵挂着一些事情，必须派一个信使给年迈的弗隆特神父送去一封信，让他把这封信念给她的母亲听。我进了屋，贞德开始口授。她首先对母亲和家人说了些亲切的话，致了问候，然后说：

“可是，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将来在听到我受伤的消息时不要担心，对那些使你们相信我受重伤的消息都不要担心。”

她正要说下去，这时，卡特琳大声说：

“嗯，可是读到这些话她会害怕的。划掉吧，贞德，划掉这句话，只等一天——最多两天——到时候在信上说您的脚曾经受伤，现在已经好了——因为到那时您的脚伤肯定会好的，或者马上就要好了。别把她吓着了，贞德，按我说的去做吧。”

贞德开怀大笑，就像在从前那些日子里的大笑，那是无所畏

惧之心灵发出的激情的开怀大笑，那笑声像钟声的鸣响，这就是贞德的回答。然后她说：

“我的脚？就这么擦了一下，我为什么要写在信中呢？亲爱的，我考虑的不是这个。”

“孩子，您是不是还有伤，更严重的伤，不过没有说出来？您梦见什么了，这才……”

她跳起来，泪水迷糊了双眼，想立即把医生叫回来，可是贞德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让她再次坐下，说：

“听我说，别着急，我其他地方没有受伤，我在信中提到的是明天在向堡塔发起进攻时将会受的伤。”

卡特琳看上去就像个想尽力弄懂一个费解的命题，却无法完全弄明白的人。她摸不着头脑，说：

“您将会受的伤？可是……可是，这还不一定发生，您为什么就让母亲难过呢？”

“不一定？噢，会发生的。”

谜，还是个谜。卡特琳还是像刚才那样茫然地说：

“会，这是个很肯定的词。我好像无法……我的脑袋装不下这一切。噢，贞德，这样的预感太可怕了——使人不得安宁，丧失勇气。抛弃这种预感吧！——把它从您的脑袋里赶走吧！这会使您度过痛苦的一整夜，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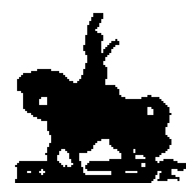
“可是这不是预感——这是事实，而且这并不会使我痛苦。只有捉摸不定的事才会使我痛苦，可是这并不是一件捉摸不定之事。”

“贞德，您知道这件事将发生吗？”

“对，我知道。我的声音告诉我的。”

“啊！”卡特琳无可奈何地说，“要是您的声音告诉您……可是您能肯定是您的声音告诉您的吗？——完全肯定吗？”

“是的，完全肯定。这件事将发生——毫无疑问。”

“这太可怕了！您在多久以前就知道了？”

“是在……我想是在几个星期以前。”贞德转身面对我，“路易，你能想得起来。是在多久以前？”

“阁下在希农先对国王提起过。”我回答道，“那是在足足七个星期以前。我查了手头的纪录，您在4月20日再次提起过，在两星期前的22日也提起过。”

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使卡特琳忐忑不安，可是这种事对我来说早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对任何事情都是能够习惯的。卡特琳说：

“明天就发生？——老是明天？总是同一个日子？没有出入，没有搞错吗？”

“没有，”贞德说，“就在5月7日那一天——不是其它日子。”

“既然如此，在那可怕的一天过去之前，您一步也不要迈出这幢房子！您总不会在梦中受伤吧，贞德，对不对？——答应我，您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可是贞德不听她的劝告。她说：

“这无济于事，亲爱的好朋友。我将受伤，明天将受伤。即使我不去找它，它也会来找我。我的职责召唤我明天到那里去，即使是死亡在等待着我也得去。我会不会只因为受一次伤就避开呢？噢，不会的，我们必须干得更出色。”

“那么您打定主意要去？”

“肯定要去。我只能为法兰西做一件事——动员她的士兵们去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补充说：“然而，做事要合情合理。你对我那么好，我会多做让你高兴的事。你热爱法兰西吗？”

我寻思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是我弄不明白。卡特琳责备说：

“啊，我做了什么事，您居然问我这么个问题？”

“这么说你确实热爱法兰西。亲爱的，我没有怀疑过。别生气，可是回答我——你说过谎吗？”

“我一辈子还没有故意说过谎——说过无关紧要的假话，可是没有说过谎。”

“这就够了。你热爱法兰西，而且不说谎，因此我信任你。我是上前线还是留在这里，这由你决定。”

“噢，我从心底里感激您，贞德！您对我这么说真是太好了，很亲切！好吧，您留下，不要去打仗了。”

她高兴地张开双臂搂住贞德的脖子，并说了许多表示亲热的话。哪怕她能对我说一丁点这样的话，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她的话事实上反而使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我多么缺乏理应最珍视的东西。贞德说：

“你去通知我的司令部，告诉他们我不去了。行吗？”

“我很愿意这么做，让我来办吧。”

“你太好了。那么，你怎么说呢？——因为通知有特定的公文形式，是不是让我来帮你起草？”

“嗯，好吧——因为您知道这些严谨的步骤和庄严的礼节，而我从来没有写过。”

“好吧，行文是这样的：‘参谋长奉命通知驻防的和在战场上的国王的军队，由于害怕受伤，法兰西武装力量总司令明天将不会迎战英国人。贞德。由热爱法兰西的卡特琳·布歇代笔。’”

这时出现了沉默——这是一种寂静，它折磨着你，使你禁不住想悄悄看一看有什么动静，而我正是这么做了。贞德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可是，卡特琳的脸一阵阵红了起来，她的嘴唇在颤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说：

“啊，我真是无地自容！您多么高尚，多么勇敢，多么聪明，而我多么渺小——多么渺小，我真傻！”她禁不住哭了起来。我真想把她搂在怀里安慰她，可是贞德已经这么做了。我当然没有说什

么。贞德亲切地、温柔地安慰她，使她平静了下来。可是我巴不得去这么做，尽管我知道，要是我提出让我来安慰她是愚蠢的，不合适的，也可能造成尴尬的局面，使所有的人都难堪，所以我没有提，希望这么做是正确的、最合适的做法，尽管我并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后也多次懊恼，猜想也许错过了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机会可能会改变我的整个一生，噢，使之比实际更加幸福，更加美好。为此，每当我想起那一情景就十分懊丧，不愿意把它从记忆的深处挖出来，因为它会给我带来揪心的痛苦。

噢，噢，开一个小小的、善意的玩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美好而且有益的事，它能振奋精神，保持人性，免去烦恼。给卡特琳设下小小的陷阱，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她意识到向贞德提了个多么可笑的要求。当你全面地看一看，现在想起来很好笑，对吗？当卡特琳想到英国人得知法兰西总司令不参战的理由时，甚至连她自己也擦干眼泪笑了起来。她承认英国人在听说这么一件事时说不定会很快活。

我们继续写那封信，当然不必删去关于受伤的那一段。贞德一直兴致勃勃，可是，当她开始捎信给一个个童年时的小伙伴和朋友时，她回想起家乡的村庄，仙女树，鲜花盛开的平原，吃草的羊群，以及贫寒的家乡从前一切宁静的美丽；熟悉的名字开始从她那颤抖的嘴唇上说出；她在给奥梅特和小梅格特捎信时无法说出她们的名字。她的话结结巴巴，再也继续不下去。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

"把我的爱给他们——我的热烈的爱——我的深厚的爱——噢，发自我内心深处的爱！我再也看不到我们的家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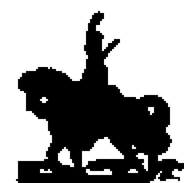
此时，贞德的忏悔神父帕凯勒来了，并将一位威武的骑士德雷爵士介绍给她。这位骑士是送口信来的。他说他奉命来报信，说参议会认为目前该做的事都已经做了，最保险、最妥当的做法是满足于天主已做之事；奥尔良城现已食物充足，能够经受得住

长期的围困，因此，最聪明的做法必定是从河对岸撤军并继续防守——所以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这些无可救药的胆小鬼!”贞德喊道，“看来他们正是为了把我和我的士兵隔离开来，这才对我的疲劳如此关心。你把我的口信带回去——不是给参议会——对那些乔装妇人的女佣我无话可说——而是给私生子和拉伊尔，他们才算是男子汉。你叫他们按兵不动，要是不服从我惟他们是问。告诉他们在拂晓发起进攻。你可以走了，善良的爵士。”

接着，她对神父说：

“起个大早，全天都跟着我。我手头有很多事要做。我的脖子和肩膀之间将受伤。”

第二十二章　法兰西的命运决定了

我们于拂晓起床，做完弥撒就出发了。在厅里我们遇到了房东。他是位好人，看到贞德连早饭也没吃就去打一天的仗心里很不好受，请求她等一等，吃点东西，可是她的时间很紧——也就是说她迫不及待，她迫切希望向那座堡塔发起进攻——那是阻碍她迈出拯救法兰西第一大步的最后一座堡塔。布歇又提出了个请求：

“可是想一想吧，我们这些被围困的苦命的市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尝到鱼味了，现在又吃上了鱼，这全归功于您。早饭做了一条上好的鲱鱼，等一会儿走吧——听我一句吧。”

贞德说：

“噢，肯定会有很多鱼。等到今天的仗打完以后整个河边都是你们的，可以想怎么打渔就怎么打。”

“啊，阁下会打个漂亮仗的，这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提那样的要求，甚至也没有向您提过。您不必一天做完，一个月做完也行。现在听我的劝告吧——迟一点走，吃完早饭。俗话说，对于在同一天坐船渡两次河的人，吃鱼会带来好运气，可以消灾。”

“这和我的情况对不上，因为我今天只乘船渡一次河。”

“嗨，别这么说。您还回到我们这里来吗?”

“要回来，但不乘船。”

“那怎么回来呢?”

“过桥。”

“瞧您说的——过桥！别开玩笑了，亲爱的将军，就按我说的去做吧。这是条上好的鱼。”

“别再说啦。留一些我晚上吃吧，我会带一个英国人来，让他也吃一份。”

“噢，好吧，要是您非去不可就去吧。可是不吃饭的人必须少一点指望，早点住手。您什么时候回来?”

“在我解了奥尔良的围之后。出发!”

我们出发了。街上挤满了市民和一队队的士兵，但这是个凄凉的场面。谁也没有笑，只有一片忧郁。仿佛某种大灾难已经毁灭了所有的希望和欢乐。我们很不自在，也很惊讶。可是人们在看到圣女时出现了轰动，一张张嘴里急切地问着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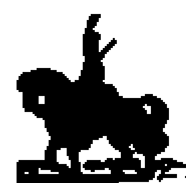
“她到哪里去？她去何处?”

贞德听到了，大声说：

“你们猜我到哪里去？我去攻打图尔勒堡塔。”

谁也无法说清楚这短短的几句话究竟如何把悲哀转变成了欢乐——转变成了兴奋——转变成了狂欢；谁也无法说清楚欢呼声如何爆发出来并沿着大街小巷向四面八方传开，一下子将形同死尸的人们唤醒，使之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情绪激昂。士兵们从人群中挤出来，聚集在我们的军旗之下，许多市民跑去取来长矛和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我们的队伍一边往前走一边在不断发展壮大，欢呼声也在继续——是的，你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一片由欢呼和叫嚷声组成的结实的云彩中前进，从路旁所有的窗户中也传来了欢呼声，因为那里挤满了激动的人们。

你们瞧，参议会关闭了勃艮第城门，在那里设重兵把守。门



下站着身材魁梧的军官，奥尔良大法官[①] 拉乌尔·德戈库尔，他奉命阻止贞德出城继续攻打图尔勒堡塔。这件可耻的事曾使全城陷入悲愤和绝望之中，可是那种情绪现已烟消云散。人们认为贞德对付得了参议会——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我们到达城门口时，贞德命令德戈库尔开门让她通过。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接到了来自参议会的命令，而且是严格的命令。贞德说：

“除了国王的权威以外，在我的上面没有任何权威。要是你有国王的命令，那么拿出来看一看。”

“将军，我不能说有他的命令。”

“那么就让路吧，否则你要对后果负责！”

他开始争辩，因为他和那伙人一样总是喜欢耍嘴皮子，不喜欢实干。可是贞德用简单扼要的命令打断了他喋喋不休的话语。

“冲！”

我们向前冲去，轻而易举地冲出去了。大法官大吃一惊，我们看了很得意。他对这种冷漠的迅速举动不适应。他事后说，他的话说到一半被打断了——论证进行到一半，这一论证也许本来能够证明他不能让贞德通过——而且这一论证是贞德无以应对的。

“尽管如此，看来贞德还是对付过去了。”与他交谈的那人说。

我们浩浩荡荡地冲出城门，声音也越来越响亮——那声音主要是笑声。我们的先头部队不一会儿后已经在渡河，向图尔勒堡塔进军。

我们在攻打那座大堡塔之前必须先拿下一个掩护工事。这一工事叫做“大马路”，此外再没有其他的通路。这一工事的后部

---

① 当时的大法官代表国王执法。

通过吊桥与堡塔相连，桥下就是水深湍急的卢瓦尔河段。“大马路”很坚固，所以迪努瓦怀疑我们能否拿下它，可贞德丝毫不怀疑。她用火炮轰击了整整一个上午，然后，大约在正午时分命令发起攻击，而且身先士卒。我们冒着硝烟和矢林弹雨冲进护城壕。贞德大声呼喊以激发士兵们的斗志，并开始沿着云梯向上爬。正是在此时，我们事先知道将发生的那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劲弩发射的铁矢打在她脖子和肩膀的中间，击穿了铠甲。当她感到一阵剧疼，并看到血从胸前喷出时，这个可怜的姑娘害怕了起来。她倒在地上痛哭起来。

英国人高兴地叫嚷起来，大队人马冲下来抓她。在接下去的几分钟时间里，双方的主力在那里激战。在她的上方，在她的身边，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因为她代表着法兰西，确实，她对双方来说就是法兰西——哪一方得到了她，哪一方就得到了法兰西，而且能永久地拥有它。就在那一块弹丸之地，在十分钟的时间里，法兰西的命运将被永久地决定，而且确实被决定了。

要是那时英国人抓住了贞德，查理七世就会逃离法国，特鲁瓦协定就会生效，已经为英国所占有的法兰西将毫无争议地成为英国的一个省，在最后审判日到来之前将一直如此。一个民族和一个王国正是在那里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不到煮熟一个鸡蛋的时间里将被决定。这时，也将是法兰西时钟滴答走过的最关键的十分钟，不论你们何时从史书中读到某个国家的命运处于悬而未决状态中的小时、日或星期时，你们不会忘记那十分钟，而且在回忆起它时，你们那法国人的心也会跳得更快。就在那天的十分钟时间里，法兰西，或者说贞德，躺在护城壕里流血不止，而两个国家在争夺着她。

你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矮子，因为他站在贞德的上方，一个顶六个。他双手挥舞着斧子；他每次在将斧子砍下时会喊一声：

"为了法兰西!"接着，一只头盔便像鸡蛋壳那般四分五裂飞开去，里面的头颅也便懂得了礼貌，不会再侵犯法兰西。他在身前堆起穿着铠甲的尸体作为掩体，隐蔽在后面战斗。最后，在胜利落入我们手中时我们围在他的身边掩护他，而他就像大人背小孩那样背着贞德轻快地爬上梯子，带着她脱离了战斗。一大群人跟在后面忧心忡忡，因为她从头到脚都浸透了血，一半是她自己的血，一半是英国人的血，因为在她躺着时尸体在她的身上倒下，将其红色的生命之水倾倒在她的身上。她的盔甲被染上了恐怖的鲜血，现在已经看不到白色。

铁矢仍在伤口中——有人说它从肩后穿了出来。也许是这样的——可是我不忍心看，所以没有去看个究竟。铁矢被拔出来了，疼痛使贞德再次叫喊起来，真是可怜。有人说是她自己把铁矢拔出来的，因为别人不愿意拔，说不忍心使她痛苦。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铁矢被拔出来了，伤口用油作了处理，然后被包扎起来。

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贞德躺在草地上，软弱无力，痛苦不堪，可是仍坚持要把战斗进行下去。战斗在继续，可是收效甚微，因为只有在贞德的注视之下这些士兵方能勇猛无畏。他们和武士一个样，我认为他害怕自己的影子——我指的是下午，那时的影子又大又长。可是，要是在贞德的注视之下，在受到她那伟大精神的鼓舞之时，他还会害怕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无所畏惧——这就是事实。

夜幕降临，迪努瓦放弃了进攻。贞德听到了军号声。

"什么!"她喊道，"难道是吹号撤退?"

她一时忘记了伤痛。她撤销了这个命令，对指挥炮兵阵地的军官发出了另一个命令，让他们做好快速连放五炮的准备。这是对卢瓦尔河奥尔良一边拉伊尔指挥的部队发出的信号。据某些史书记载，拉伊尔那时不和我们在一起。这个信号定于在贞德断定

“大马路”将落入她手中时发出——此时部队必须过桥对图尔勒堡塔发起反攻。

贞德现在上了马，侍从们围在她的身边。我们的人在看到我们过来时高声欢呼，马上跃跃欲试，要对“大马路”再次发起攻击。贞德策马径直向城壕走去，站在矢林弹雨之中，她先前就是在那里负的伤。她命令武士让她的长条军旗随风飘起，并在旗穗碰到堡垒时向她报告。不一会儿，他说：

“旗穗碰到了。”

“那么听着，”贞德对严阵以待的部队说，“那个地方是你们的——冲进去吧！号手，吹冲锋号！听着——全体人员——冲啊！”

我们一齐向前冲去。你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我们沿着梯子蜂拥而上，像海浪一般越过防御墙——“大马路”落入我们的手中。嘀，一个人就是活上一千年也不会再次看到那种壮观的场面。瞧，我们在那里像野兽一样进行着肉搏战，因为那些英国人死守着阵地——那些人个个都顽固不化，除非把他们杀死，可是即使在那时他们也不会想得开。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是这么想的，而且有很多人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忙于作战，没有听到那五声炮响，不过，在贞德下令攻击后不久炮就开过了。于是，当我们还在小小的城堡里与敌人相持不下时，奥尔良一边的预备队冲过桥去，从那一边对图尔勒城堡发起了攻击。我们开来一艘火船，停泊在连接堡塔和我们所在的“大马路”的吊桥下面，因此，当我们最终将英国人驱赶在前头，而且当他们试图过吊桥与图尔勒城堡里的同伙会合时，燃烧着的木头在他们的身下塌落，使他们连人带沉重的盔甲一起落入河中——勇敢的人们如此死去，真是凄惨的景象。

“啊，愿天主怜悯他们！”贞德说。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她哭泣起来。她说了那些温柔的话，落下了同情的眼泪，尽管其

中的一个死者三天前曾经骂粗话无礼地侮辱了她，那时她捎信给他让他投降。那就是他们的指挥官威廉·格拉斯代尔爵士，一个勇猛无畏的骑士。他全身上下裹着钢铠甲，所以他像长矛那样插入水中，自然再也没有浮起。

我们很快凑合着搭了一座桥，向将奥尔良与朋友和补给品隔绝的英国势力的最后一座堡垒发起进攻。在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之前，贞德永载史册的那一天的使命完成了，她的军旗在图尔勒城堡上飘扬。她的诺言实现了，她解了奥尔良的围!

七个月的围困结束了。法兰西一流将军们称之为不可能的事完成了。尽管国王的大臣们和军事参议会百般阻挠，这个十七岁的乡村小姑娘完成了不朽的业绩，而且在四天之内就做到了!

坏消息传得快，好消息有时传得也飞快。当我们准备启程过桥返回时，奥尔良全城成了由篝火组构的一大团红色火焰，就连天穹也在满意地看着，露出了红晕。就响声而言，隆隆的炮声和当当的钟声远远压过了奥尔良人曾经尝试发出的最大响声。

在我们到达奥尔良时——啊，简直无法形容!嗬，当我们在人山人海中挤过去时，人们落下的眼泪足以抬高卢瓦尔河的水位；在那些火光照耀下的每一张脸上都泪如泉涌。要是贞德的脚没有被铁甲保护起来，恐怕人们会把它们吻得掉下来。“欢迎，欢迎奥尔良圣女!”人们就是这么欢呼的，我听到过上千次了。“欢迎我们的圣女!”有人这么喊。

在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姑娘像贞德今天这样赢得登峰造极的荣誉。你们认为这会使她沾沾自喜、挺起身子坐在那里欣赏由表示敬意的欢呼声和掌声构成的悦耳音乐吗?不，换了一个姑娘可能会这么做，但这位姑娘不会。这里有着一颗世上曾经跳动过的最伟大、最淳朴的心。她像任何疲乏的孩子那样直接上床睡了觉。当人们得知她受了伤，需要休息时，他们封锁了那个地区的所有道路和交通，彻夜守卫着，以使她的睡眠不受打扰。他们

说："是她给了我们安宁，现在她本人应该享受安宁。"

谁都知道，到了第二天在那个地区就找不到英国人了。谁都在说，为了纪念贞德，无论是现在的公民还是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要把那一天当作神圣的一天。六十多年来这句话一直在得到验证，而且将永远得到验证。奥尔良人将永远不会忘记5月8日，永远会庆祝这个日子。那就是贞德日——神圣的日子。①

① 如今，人们每年仍以隆重、热烈的民俗或军事礼仪纪念该节日。——马克·吐温原注



第二十三章　贞德唤醒昏庸的国王

拂晓，塔尔博特和他的英国军队撤出城堡开拔了。他们一路上没有停下来焚烧、破坏，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把城堡原封不动地留下了，里面有为长期围攻而准备的给养、武器和装备。人们难以相信这么一件大事真的发生了，难以相信自己真的再次获得了实实在在的自由，可以任意出入任何一座城门，却不会受到骚扰和阻挡；难以相信给法兰西带来灾难的可怕的塔尔博特，那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使法兰西军队丧失战斗力的人离去了，消失了，撤退了——被一个姑娘赶走了。

人们倾城出动，从所有的城门中涌出。他们把英国人的堡塔团团围住，像蚂蚁大进军，却比蚂蚁的声势更浩大。他们把火炮和物资运走，然后将十二座城堡付之一炬。那魔鬼似的熊熊大火恰似火山爆发，又高又浓的烟柱仿佛支撑起了天穹。

孩子们的欢乐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于一些小小孩来说，七个月就是他们的一生。长期以来，他们除了肮脏的街道和小巷以外什么也没有见识过，忘记了草是什么样子。如今，天鹅绒似的绿草地在他们惊讶和幸福的眼中仿佛成了天堂。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神奇的——在经过了长时间枯燥无味的受围困生活之后，他们能在旷野上奔跑、跳舞、翻跟斗和嬉耍了。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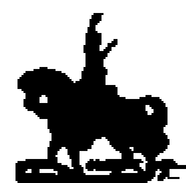
是，他们在河两岸美丽的土地上东蹦西蹿，到了黄昏才疲劳地返回，却带回很多鲜花，也从新鲜的乡间空气和激烈的锻炼中获得了新的健康，脸蛋变得红扑扑的。

在烧毁了城堡以后，成年人跟着贞德从一个教堂走到另一个教堂，用白天的时间对奥尔良的解放表达感恩之情，在晚上则设盛宴款待她和她的将军们，并把全城照耀得灯火通明；人们不论地位高低都参加了庆祝和狂欢。临近拂晓，当百姓都已入睡之时，我们上马出发，去图尔向国王报告。

这次行军会使所有的人趾高气扬，而贞德则不然。一路上感恩戴德的乡民站在两旁，激动万分。他们围住贞德摸她的脚、她的马、她的铠甲，甚至跪在路上吻贞德的马蹄印。

举国上下都在称颂她。教会中最有声望的首领写信给国王赞扬贞德，将她与《圣经》中的圣人和英雄相比，告诫国王不要让“不信任、忘恩负义或其他不公正的东西”阻碍或损害通过她送来的神的帮助。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有点像预言，我们却没把它当一回事；我认为这些大人物准确地把握了国王浅薄和奸诈的性格，从中得到了启发。

国王来到图尔接见贞德。如今这个可怜的家伙被称为“胜利者查理”，这起因于别人为他所取得的胜利。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私下给他起了个更能准确形容他的绰号，由于他应该得到而奉献给他——“卑鄙的查理”。在我们进去谒见时，他坐在御座上，衣着华丽的势利小人和浪荡公子围在他的身旁。他腰部以下的衣服紧紧绷在身上，看上去像只分叉的胡萝卜；他穿的鞋子有三公分长的柔软尖头，像根绳子，为了不妨碍走路不得不将其折起系到膝上；他披着深红色的天鹅绒斗篷，不过没有披到胳膊肘以下；他头上顶着个高高的毡毛做的东西，像只套筒，嵌着珠宝的带子里面竖着一根羽毛，像支笔从墨水瓶中竖起；他那灌木丛似的硬头发从那套筒的下面伸出披到肩上，发梢向外卷起，

于是，帽子和头发合在一起使他的头像只羽毛球。他的衣服全部用贵重衣料制成，各种色彩都很明亮。在他的膝上依偎着一只小灰狗，若受到任何小小动静的惊动，它就会汪汪地叫起来，翘起嘴唇露出白色的牙齿。国王身边浪荡公子们的打扮和他差不多，当我回忆起贞德曾经称奥尔良的参议会为“乔装妇人的女佣”时，我就会想到那些把所有的钱财都挥霍到没有价值的东西上，然后在遇到更好的机会时一无所有的那种人，那一绰号应留给这些家伙使用。

贞德在法兰西国王陛下和他膝上那只不安分动物的面前跪下——看到这种情景我深感痛心。此人究竟为国家或国人做了些什么，使她和所有的人应向他下跪？可是她——她刚刚完成了五十年以来对法兰西来说惟一的伟大业绩，而且用自己的鲜血对它作出了贡献。两个人的位置应该倒过来才对。

然而，说句公道话，人们必须承认查理在那个场合总的来说表现得不错——比他一贯的表现要好得多。他把小狗递给一个朝臣，面对贞德脱下帽子，仿佛她就是王后。然后他走下御座把她扶起来。他向她表示欢迎，感谢她为他所取得的卓越战果，表现出舒心、刚毅的快乐和感谢之情。我对他的偏见是后来才产生的。要是他始终如此，那么我就不会对他有偏见。他的举止很得体。他说：

“你不必对我下跪，我的无可匹敌的将军，你为王室而奋斗，因此王室的礼仪适合于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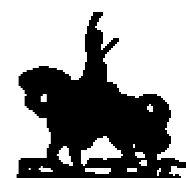
他看到贞德脸色苍白，便说：“你不能站着，你为法兰西流了血，你的伤口还没有好——来吧。”他把贞德带到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坐在她的身旁说：“好吧，直说吧，你面对的是一个欠你很多，而且在宫廷面前坦率承认的人。你要什么样的奖赏呢？说吧。”

我替他而害羞。可是这并不公平，因为我怎么能指望他在几

个星期的时间里了解这个了不起的孩子呢？我们这些自认为素来与她相识的人每天都能看到天空的云彩展示出她的品德的某些新高度，而我们以前从未料到这种品德的存在。但我们都有这么一种禀性：在我们了解某事时，我们对碰巧不了解的人只会嗤之以鼻。我也为这些朝臣而惭愧，也就是为他们馋涎欲滴的样子而羞愧。他们嫉妒贞德的好运气，可是他们并不比国王更了解她。当贞德想到自己为国家效力而得到报酬时脸上出现了红晕，她低下头，不让人看到她的脸，姑娘们害羞时都会这么做，谁也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可她们就是脸红，而且越脸红越是不能自制，此时就越是不能容忍别人看着她们。国王使人们注意到她的脸红，把事情弄得糟透了，这是在姑娘脸红时一个人所做的最缺德的事。有时，要是有一大群陌生人在场，这种情形甚至可能使像贞德那般年轻的姑娘哭泣起来。天主知其原因，可是男人不知情。对于我来说，脸红和打喷嚏是一码事，事实上我宁愿脸红。然而，我的这些想法无关紧要。我还是言归正传吧。国王因她脸红而为她鼓劲，使她全身的血都涌上脸来，把她的脸变成了一团火焰。此时，国王看到自己所做的事引起的后果了，感到很过意不去，于是想安慰她，说她脸上的红晕与她非常相称，因此不必介意——现在连狗也注意到她脸红了，因此必然的结果是贞德的脸变成了紫色，眼泪涌上眼眶，顺着脸颊流下——我巴不得告诉每一个人将会发生这样的事。国王很不安，意识到最妥当的做法是避开这个话题，于是他开始称赞贞德攻下了图尔勒堡塔。后来，他在贞德平静一些以后再次提到奖赏，催促她说出来。每一个人都饶有兴趣地听她提出什么要求，可是当她作出答复以后，他们脸上的表情表明她要的东西和他们所预料的并不相同。

“噢，敬爱的、仁慈的王太子，我只有一个要求——只有一个，要是……”

“别害怕，我的孩子——说出来吧。”

“那么您一天也不要耽搁。我的部队既强大又勇敢，迫切希望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我一起向兰斯进军，您在那里接受王冠吧。”你们能看得出，在华丽衣袍里面的那个懒惰的国王畏缩了。

“去兰斯——噢，我的将军，这是不可能的！通过英国势力的心脏？”

那些是法国人的脸吗？在听到这个姑娘勇敢的提议时，没有一个人的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现在却都马上对国王的反对表示满意。告别绫罗绸缎的悠闲生活去从事残酷的战争？这些游手好闲的人谁也不愿意那么做。他们将嵌着珠宝的糖果盒传来传去，交头接耳，对头号游手好闲之人现实、谨慎的回答表示满意。贞德向国王请求道：

“啊，我请求您不要放弃这次极好的机会。一切都很有利——一切，这仿佛是特意安排的情形。我们的军队因打了胜仗士气很高，那些英国人因吃了败仗而士气低落。耽搁下去会改变这种状况。看到我们在乘胜追击上犹豫不决，我们的人会有想法，会产生疑虑，会失去信心；而英国人会惊讶，会鼓起勇气，会再次勇敢起来。现在正是时候——请您允许我们出征！”

国王摇了摇头。拉特雷莫耶在被征求意见时迫不及待地说：

“陛下，从谨慎考虑不能出兵。考虑一下卢瓦尔河沿岸英国人的据点吧，考虑一下兰斯和此地之间英国人的据点吧！”

他还在说下去，可是贞德打断了他，转身对他说：

“要是我们等待，他们的兵力会加强，会得到增援。这将对我们有利吗？”

“嗯……不。”

“那么你有什么建议呢？——你提议怎么办？”

“我的看法是等待。”

“等待什么？”

大臣只得支支吾吾，因为他想不出站得住脚的解释。此外，他

并不习惯于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这种方式对答，所以很恼火，说：

“国家事务不宜公开讨论。”

贞德平静地说：

“对不起了，我插话是因为我的无知。我不知道与你的政府部门有关的事是国家事务。”

大臣既觉得好笑又迷惑不解，扬起了眉毛。他用讽刺的语气说：

“我是国王的首席大臣，可是您居然认为与我的部门有关的事不是国家事务？请说一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贞德冷淡地回答：

“因为国家不存在。”

“国家难道不存在？”

“不存在，陛下，国家不存在，所以大臣也没有用处。法兰西缩小到了六亩见方，市司法行政长官手下的警官就能管理好。这里的事务并不是国家事务。这个名称太大。”

国王没有脸红，反而发出了由衷的、轻松的笑声。朝臣们也笑了起来，不过他们谨慎地转过头无声地笑。拉特雷莫耶怒气冲冲，张嘴想说话，可是国王举起手，说：

“听着——我将她置于国王的保护之下。她说出了真相，毫不掩饰的真相——能听到这样的话真是难得！我身上穿着华丽的衣袍，周围的人也衣冠华丽，可是我毕竟是个市司法行政长官——一个可怜的、不光彩的、十来亩地上的司法行政长官——而你只是个警官。”他再次由衷地笑了，“贞德，我的坦率、忠实的将军，你想指定奖赏吗？我将封你为爵士。将给你的盾牌镶上四分之一的王冠和法兰西百合花作为纹章，并用你的胜利之剑来保卫它们——说出来吧！”

国王的话使在场的人发出表示惊讶和羡慕的急切的嗡嗡声。

“啊，我不能这么说，敬爱的、崇高的王太子。能够得到允许为法国效力，为法国而献身，这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无以复

加的奖赏——没有比它更高的奖赏了。就给我这个奖赏吧，就是我要求的那个，那是所有的奖赏中最宝贵的奖赏，您的最高贵的礼物——和我一起向兰斯进军，去接受您的王冠。我跪下向您请求了。"

可是国王用手扶住她的胳膊，他的话音中出现了真正勇敢的觉醒，他的眼中出现了刚毅的火焰。这时他说：

"别跪下，坐着吧。你征服了我——就按你……"

可是他的那个大臣做了个警告的手势，止住了他的话头。他接下去的话使朝臣们松了一口气：

"噢，噢，我们要再考虑考虑，我们要再考虑一下，看一看，这下你满意了吧，我的性急的小战士?"

国王的前半句话给贞德的脸上带来了喜悦，可是那结尾使喜悦的神情消失了。她看上去很伤心，眼泪涌上了眼眶。过了一会儿，似乎是出于某种恐惧的冲动，她又说：

"噢，让我行动吧。我恳求您让我行动吧——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多了?"

"只有一年——我只能再活一年。"

"怎么，孩子，你那结实的小小身子足足有五十年的寿命在里头。"

"噢，您搞错了，您确实搞错了。在短短的一年以后将是终结。啊，时间这么紧迫，这么紧迫了，时间在飞快地过去，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噢，让我行动吧，快点——这对于法兰西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她那充满激情的话语甚至使那些害虫也清醒了过来。国王的表情很庄重——庄重，触动很深。他的眼睛突然变得炯炯有神。他站起来，拔出剑高高举起，然后慢慢把剑搁在贞德的肩上，说：

"啊，你那么朴实，那么真诚，那么伟大，那么高尚——我在此以剑加肩施礼，让你加入法兰西的贵族，这是你应得的地

位。因为你的缘故，你的全家和所有的亲属，以及他们所有的婚生后代，不仅包括父系亲属，而且包括母系亲属，我在此将他们全部册封为贵族。还有——还有呢！为使你的家族及其名誉高于任何人，我们加上在这些领地的历史上从未授予过任何人的一项特权：要是你的母系亲属的丈夫地位低下，那么她们将拥有和保持将他们的丈夫封为贵族的权利。”（当国王发话将这一特殊荣誉授予她时，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惊讶和妒忌的神情。国王停顿了一下，打量着四周，在看到这些表情时显然很满意。）“起立，贞德，从现在起，从今以后，你的姓就叫百合花，这是为了对你为法兰西的百合花而打的大胜仗所表示的感激。百合花，王冠，还有你那胜利之剑放在一起很相称，很般配，将被刻在你的盾上，作为你的高等贵族身份的永久象征。”

当我们的百合花女郎站起来时，穿金戴银的贵族急步走上去欢迎她加入他们神圣的行列，并用她的新名字来称呼她。可是她很不安，说这些荣誉对于她这么一个出身和地位低下的人来说不相称，承蒙他们的好意，她还是愿意继续用贞德这个朴实的名字，就这么称呼她。

就这么多！似乎能有更多、更高贵、更伟大的东西。我的百合花女郎——噢，这个名称华而不实，渺小，不持久。可是——贞德！听到它的发音就会使人心潮澎湃。

第二十四章　贵族头衔的浮华陷阱

看到这一消息在全城，继而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我觉得很担忧。贞德被国王封为贵族！人们惊讶万分，欢欣鼓舞。你们无法想像人们是如何瞪着她、盯着她和羡慕她的。噢，人们以为一件伟大和幸运的事发生在她的身上。可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之处。在我们看来，任何凡人的手是无法为她增添荣誉的。对于我们来说她是在天空中翱翔的太阳，而她的新贵族头衔只不过是太阳上方的一根蜡烛而已，早就在她自身发出的光芒中被淹没了，消失了。她像那太阳一样对此不屑一顾，满不在乎。

可是她的两个哥哥与她不同。他们为新获得的尊贵地位而骄傲和欣喜，这是合乎情理的。当贞德看到他们是多么高兴时，也为他们被封为贵族而高兴。国王凭借贞德对家庭和亲人的爱而打消了她的顾虑，这真是个聪明的主意。

让和皮埃尔立即开始炫耀他们的贵族纹章。不论贵族还是平民，人人都奉承他们。旗手带着某种苦涩的语气说，他能看得出他们仅仅因为活着就感觉良好，陶醉于荣誉所带来的逍遥之中。他们一点也不想睡觉，因为在睡觉时不能意识到自己是贵族，所以睡眠完全是时间的损失。他说：

“他们无法在军事活动和国务仪式方面排在我的前头，可是

在民事活动和社交事务方面，我断定他们会厚着脸皮躲在你和骑士的后面，而诺埃尔和我只能走在他们的后面——嗨！”

“不错，”我说，“我想你说得对。”

“我只是担心这个——只是担心这个，”旗手哀叹着说，“担心这个？我像个傻瓜那样说话，我当然明白。是的，我像个傻瓜那样说话。”

诺埃尔·朗居松若有所思，说：

“是的，我注意到这说话的语气有几分合乎情理。”

别的人都笑了。

“噢，你们注意到了，对不对？你觉得你很聪明，是不是？诺埃尔·朗居松，最近的某一天我会抓住你的脖子把它拧断。”

德梅斯爵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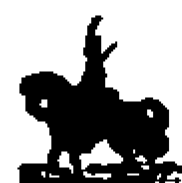
“武士，你的恐惧还没有达到极点。他们出人头地的事还多的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民间和社交场合他们将超过所有的随身侍从——我们每一个人？”

“嗯，得啦！”

“你会发现就是这么一回事。瞧一瞧他们的盾牌。最主要的特征是法兰西百合花。这是王室之花，哈，王室之花——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百合花是国王授权刻在上面的——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不管怎么说，他们事实上把法兰西的纹章的四分之一刻在了盾上，尽管不是细致地、完整地刻在那里。想像一下吧！斟酌一下吧！掂量一下它的份量吧！我们走在这两个小伙子的前面？谢天谢地，我们已经走过最后一次了。依我之见，在这整个地区没有一个非神职的勋爵能走在他们的前面，除了王室的亲王达兰松公爵以外。”

你用一根羽毛就能把武士打倒。他似乎已经脸色苍白。他的嘴唇动弹了几下，可是什么字也没有说出来。然后，他开了口：

“我不知道这一切，连一半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我

犯了傻。我现在明白了——我犯了傻。今天上午我遇到了他们，像问候所有的人那样对他们说了声‘哈罗’。我并不是有意对他们无礼，可是对你刚才说的事我以前只明白五分。我当了头蠢驴。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当了头蠢驴。”

诺埃尔·朗居松以某种无精打采的语气说：

“是啊，像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好像对此很吃惊。”

“你难道不明白？噢，你为什么不明白？”

“因为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始终存在的条件。你现在找出一种总是存在的条件，那么那种条件所产生的结果总是一模一样的；这种一模一样的结果总有一天会变得单调；根据其存在的规律，单调会使人无精打采。要是你在意识到自己是头蠢驴时显得无精打采，这是符合逻辑的，这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依我之见，表示惊讶就是又当了蠢驴。这是因为，让一个人对死气沉沉的单调感到惊讶和受到触动的智力条件是……”

“够了，诺埃尔·朗居松，到此为止吧，免得给你自己惹麻烦。在这几天或一个星期里不要再烦我，但愿这会使你快乐，因为我无法忍受你的唠叨。”

“得啦，我喜欢这样！刚才我不想说话，我想避免说话。既然你不想听我唠叨，那么为什么老是缠着我说话呢？”

“我？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要这么做。”

“噢，不管怎么说你是这么做了。我有权感到受了伤害；而你这样对待我，我确实受了伤害。依我之见，要是有谁咄咄逼人并摆出强行与他人交谈的样子，说他唠叨，既不很公平又不很礼貌。”

“嗬，哭鼻子吧——哭鼻子吧，伤心吧，你这个可怜的东西。有谁能给这只犯病的玩具娃娃拿点糖来？听我说，让·德梅斯爵

士，你能绝对肯定是那么一回事吗？”

“什么事？”

“噢，让和皮埃尔的地位将高于此地除了达兰松公爵以外所有的非神职贵族？”

“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旗手沉思默想了片刻。然后，在丝绸和天鹅绒衣服下面的宽大胸脯随着他的叹气而起伏。他说：

“天哪，天哪，真是一步登天哪！这只是说明运气能做些什么。哼，我不在乎。我不应甘心当虚假的点缀——我不应该在乎这个。与其骑在天顶的太阳上并想到自己只是个被某人的石弩射上去的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点缀，倒还不如仅仅凭着自己天生的长处攀登到现在的高度，这样我觉得更自豪。对于我来说长处就是一切——事实上是惟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一切全是渣滓。”

正在此时，集合号吹响了，打断了我们的话。

第二十五章　终于——前进！

无所事事的日子开始了——什么事也没有定下来，什么事也没办成。部队士气高昂，不过也饥肠辘辘。部队没有军饷，国库正空虚下来，已经养不活部队；由于忍饥挨饿的压力，部队开始瓦解和涣散——这使百般阻挠贞德的宫廷幸灾乐祸。贞德愁容满面，那副样子惨不忍睹。她的胜利之师土崩瓦解了，连骨架子几乎也没有剩下，而她却无可奈何。

最后，有一天她去了洛什城堡。国王就是在那里过着清闲日子。她看到国王正在和三个顾问议事：法兰西前大臣罗贝尔·勒芒松，克里斯托夫·达尔古和热拉尔·马歇。奥尔良的私生子也在场，我们正是从他那里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贞德急步上前在国王面前跪下，抱住他的双膝，说：

“尊贵的王太子，不要再召开这种没完没了的军事参议会会议了。来吧，快到兰斯来吧，来接受您的王冠。”

克里斯托夫·达尔古问：

“是你的声音命令你对国王这么说吗?”

“是的，而且十万火急。”

“那么，你能不能当着国王的面告诉我们你的声音是如何与你交谈的?”

这又是一条诡计，目的是诱使贞德因疏忽而承认些什么，落下危险的口实。可是他们一无所获。贞德的回答既简单又直率，这个刁滑的主教挑不出一点刺来。她说，要是她遇到的人怀疑她的使命的真实性，她就走到一边去祈祷，抱怨这些人不相信她，此时她会听到那声音在她的耳边用温柔、低沉的声音安慰她："继续努力前进，天主的女儿，我会帮助你的。"然后，她又补充说："在听到这些话时，噢，我心花怒放！"

私生子说，当她说这些话时，她的脸仿佛被火焰照亮，像个如醉如痴的人。

贞德请求着，劝说着，争论着。她一点点占了上风，可是受到参议会的重重阻挠。她请求着、恳求着国王批准她出征。在他们无言以对时，他们承认也许让军队这样拖下去是个错误，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军队怎么能出征呢？"

"招募一支军队！"

"可这需要六个星期的时间。"

"没关系——开始吧！让我们开始招募吧！"

"太晚了。毫无疑问，贝德福德公爵已经把兵力集结起来向前推进，去增援卢瓦尔河岸边的据点。"

"是的，那是在我们解散军队时——这太可惜了。但是我们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国王表示反对，说在卢瓦尔河沿岸的路上有很多坚固的据点挡道，因此他不能冒险去兰斯。可是贞德说：

"我们将把那些据点除掉。那么，您就能上路了。"

有了那么个计划，国王这才愿意壮起胆子表示同意。在清理道路时他就能袖手旁观，置身于危险之外。

贞德兴高采烈地返回。这时，各处即刻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征兵的公告发布了，在贝里的塞勒成立了征兵站，贫民和贵族都开始踊跃前来参军。



5月份的很多时间都浪费掉了，可是到了6月6日，贞德已经迅速建立了一支新的军队，作好了出征的准备。她有八千人。想一想，想一想吧，就在那么个小地方征了那么多人，而且还是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事实上，要是你们作个统计，法国的多数男人是士兵，因为战争至今已经延续了几代。是的，多数法国人是士兵，也很擅长逃跑，这既来自锻炼也来源于遗传。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他们除了逃跑以外几乎没有干什么事。但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拥有卓越和称职的统帅——至少不拥有具有卓越和称职的机会的统帅。更久以前，国王和宫廷习惯于对统帅要诡计，于是那些统帅很容易地养成了不忠实于国王、自行其事的习惯。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没有人为所有的人着想，在那种情况下谁也打不了胜仗。于是，逃跑成了法国军队的习惯，这一点也不奇怪。然而，为了让这些士兵成为好斗士，只要有一个恪尽职守的统帅就行了——一个拥有全部权力的统帅，而不是自己只拥有十分之一的权威，其他九位将军却平等拥有各十分之一的权力。现在的军中统帅有威望，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场具有非常正规和严肃的性质的战争——而且将取得战果。官兵们所拥有的正是这么一位领袖，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拥有贞德，在她的领导下，他们的腿将深谙逃跑的技巧和奥秘。

是的，贞德情绪高昂。她日日夜夜在兵营里四处视察，督促工作。不管她在哪里飞快地在队列面前走过并检阅部队，在队列中总会爆发出欢呼声，这听上去真是令人振奋。人人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声，她看上去如此青春焕发，婀娜多姿，是勇敢、活力和奋进的化身！她一天天出落得更美丽，美得无可挑剔，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日子就是长身体的日子，因为她现在早已过了十七岁——事实上已接近十七岁半——可以说已长成了小妇人。

有一天，来了两位姓德拉瓦勒的年轻伯爵——与法兰西最高

贵、最有名望的家族联姻的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在没有见到贞德之前一直坐立不安。于是国王召他们来，把他们介绍给她。你们可以相信，她正是他们的意中人。他们在听到她圆润的声音时肯定以为听到了笛子的声音；当他们看到她那深邃的眼睛和她的脸庞，以及从脸上袒露出来的心灵时，你们会发现她的模样像一首诗、像滔滔不绝的话语、像军乐似的打动了他们。其中有一个给家人写信，信上是这么说的："看到她的模样，听到她说话，似乎给人以神圣的感觉。"啊，是的，这是实话。人们还没有说过比它更真实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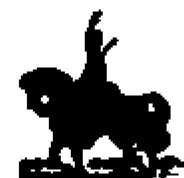
当他看到她时，她正准备开始出征，去揭开战役的序幕。关于这一情景他是这样描述的：

"她全身披挂白色的铠甲，只有头露在外面。她的手中拿着一把小战斧。在她准备上马时，那匹大黑马前蹦后跳就是不让她上。此时她说："把它牵到十字架的前面。"十字架就在附近的那座教堂前面，于是，他们把马牵到那里去了。她上了马，而马却纹丝不动，就像被捆着似的。她转身面对教堂的大门，用她那柔和的女性声音说：'你们，神父和教堂的人们，列队唱赞美诗，为我们向天主祈祷吧！'说完她策马离开了，军旗在她的上方，手中拿着小斧头，她大声说：'前进——出发。'他的一个哥哥八天前到来，也和她一起出发了。他的全身也披挂着白色的盔甲。"

当时我在场，目睹了这一场面。我看到了这一切，正如他所描绘的那样。现在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小斧头，雅致的翎毛帽，白色的盔甲——这一切是六月份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的情景；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我和侍从官们一起策马前进——随身侍从——贞德的侍从。

那个年轻的伯爵也迫切希望一起出发，可是国王暂时把他留了下来，不过贞德已经答应了他。他在家信中写道：

"她告诉我，在国王动身去兰斯时我将和国王同去。可是，

但愿天主允许我不必等到那个时候就让我参加战斗!"

她是在向我的女房东达兰松公爵夫人告别时作出这个承诺的。当时公爵夫人要求她作出承诺，所以那时似乎是其他人要求得到承诺的好时机。公爵夫人为她的丈夫而担忧，因为她预见到将发生殊死的战斗。她把贞德搂在怀中，亲切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并说：

"亲爱的，您必须关心他，关照他，将他安全地送回我的身边。我要求您按我说的去做。您不向我保证，我就不让您走。"

贞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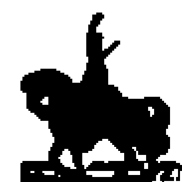
"我全心全意地向您保证，这不是空话，而是保证。您将看到他安然无恙地回到您的身边。您相信吗？您现在对我满意了吗?"

公爵夫人说不出话来，可是她吻了吻贞德的额头。她们就这样告别了。

我们于6日出发，在罗莫朗坦稍作逗留。然后，贞德于9日威风凛凛地进入奥尔良，走过凯旋门。此时，欢迎的礼炮声如雷鸣，迎风招展的欢迎旗帜似海洋。全体将领和她一起策马行进，穿着色彩绚丽的服装，戴着装饰品。他们是达兰松公爵、奥尔良的私生子、法兰西元帅德布萨克、石弩队队长德格拉韦尔勋爵、法兰西海军上将德居兰爵士、昂布鲁瓦兹·德洛雷、被称为拉伊尔的艾蒂安·德维尼勒、戈蒂艾·德布律萨克，以及其他著名的将领。

那是个隆重的场面，人们和往常一样欢呼雀跃，人山人海；人们和往常一样挤上来一睹贞德的丰采。可是我们终于挤过人群回到原来的住处。我看到老布歇和他的妻子以及可爱的卡特琳把贞德搂在怀里亲吻，简直把她吻得透不过气来——见此情景我一阵伤感！因为我能比任何人更好地吻卡特琳，更多地吻她，更长时间地吻她。他们没有让我来吻她，而我渴望着那么做。啊，她是多么的美丽，噢，多么的可爱！我对她一见钟情，从那天起她

在我的眼里一直是天仙。六十三年来，她的倩影一直保留在我的心底里——就她一个人，是的，就这么一个，因为从未出现过第二个——而我已经如此衰老，如此衰老，可是，噢，她的倩影就像刚刚进入我心目中时那样鲜明，年轻，快乐，淘气，可爱，甜美，纯洁，迷人，神圣，在那么久以前就给我的心灵带来了祝福和安宁——因为她的倩影一天也没有衰老!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怀疑烟消云散

此时，就像以前那样，国王对将军们的最后命令是："注意，未经圣女批准不得擅自行动。"这次将军们服从了命令，而且在即将来临的卢瓦尔河战役的伟大日子里一直服从了命令。

这是个转变！这是件新鲜事！它打破了传统。它向你们显示，在十天的时间里，那个孩子在战场上为自己赢得了作为总司令的何等名望。她消除了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也赢得和确立了在高级侍从官中最年迈的资深将军三十年里未能赢得的信任。当十六岁的贞德在令人生畏的法庭上独自应对并胜诉时，年迈的法官曾说她是个"神童"，你们是否还记得？你们瞧，这个称号起得好。

未经圣女的批准那些老将军们不会擅自行动——确实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收获。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对她的新颖、大胆的战术提心吊胆，坚决要求加以修改。于是，在 10 日，当贞德正在不知疲倦地忙于制订计划和发出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时，在某些将军之间又多次出现了以前曾有过的讨论、争论和议论。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来参加军事参议会会议。他们一面等待着贞德的到来一面议论着局势。如今，这场讨论并没有被记载到

史书上，可是我当时在场，可以谈一谈，因为我知道你们信得过我，我不会用谎言来哄骗你们。

戈蒂艾·德布律萨克是那些胆小鬼的代言人。达兰松、私生子、拉伊尔、法国海军上将、德布萨克陆军元帅，还有其他所有真正重要的将领都坚定地站在贞德的一边。

德布律萨克说局势很严峻，第一个攻击点雅尔诺防守坚固，高墙上火炮林立，后面有英国的七千精兵强将把守；指挥官是萨福克大伯爵和他的两个令人生畏的兄弟，姓德拉波尔。他认为贞德试图一举攻克这样一个地方的方案太鲁莽，太大胆，应该劝她放弃这个方案并采取更明智、更稳健的常规围攻方式。他认为，不顾现成的战争法则和惯例，以这种猛烈、疯狂的新方式投入大量兵力向坚不可摧的石墙发起进攻，这……

可是他的话被打断了，拉伊尔不耐烦地摆了摆插翎毛的头盔的边缘，吼道：

"天哪，她知道如何打仗，谁也无法对她指手画脚！"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下去，达兰松站了起来，奥尔良的私生子和其他六个人也站了起来，一起大叫大嚷起来，对于那种对总司令的智慧的私下或公开的不信任，他们表示了愤慨。在他们说完之后，拉伊尔趁此机会又说：

"有些人从来不知道随机应变。情况会变化，可是那些人一点也不明白他们也得变化，以适应新情况。他们只知道父辈和祖辈走过的老路，于是他们自己也跟着走。要是发生了一场地震，地上出现了裂缝，而那条老路现在通向悬崖或沼泽，那些人不会明白他们必须开辟一条新路——不会的；他们会愚蠢地沿着老路走，直至死亡和毁灭。诸位，出现了新情况，可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天才用她那锐利的眼睛注意到了它。现在需要开辟一条新路，而正是那犀利的眼睛已经注意到必须往哪里走，并为我们指明了道路。能够改进这条道路的人并不存在，过去不存在，将来也不

会存在！过去的局面就是失败，失败，失败——结果我们的部队没有士气，没有勇气，没有希望。用这样的军队能向石墙发起进攻吗？不能——那种军队只有一条出路：在石墙前坐下来等待再等待——让对方饿死，要是你们能做得到。新形势正好与过去的形势相反——全体官兵士气高昂，英勇无畏，精力充沛，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就像一团火——一团受到压制的火！你们该怎么办呢？将它压制下去，使它变成闷火，使它熄灭吗？——贞德会怎么做呢？根据天地之主的命令让那火焰自由地燃烧，用火焰的飓风吞噬敌人！她迅速把握了所发生之变化的大小，迅速领悟到利用这一变化的正确的、而且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在此最能反映她那军事天才的光彩和智慧。她不会坐等敌人饿死；她不会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她不会懒懒散散，游手好闲或睡大觉；不，她会攻击！攻击！攻击！再攻击！还是攻击！攻击！永远的攻击！攻击！攻击！追击敌人，直捣敌巢，并且刮起法兰西旋风将敌人消灭！我的军队就是这个样子。雅尔诺？雅尔诺有城墙、碉堡、摧毁力强的火炮，还有那七千精兵，可是雅尔诺算得了什么？贞德将冲锋在最前列。在天主之光辉的照耀下，雅尔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嗬，他说服了将军们。谁也不会再劝告贞德改变战术。在此之后他们坐着轻松地交谈。

贞德不久后到来，他们起立持剑敬礼。贞德问他们为何如此高兴。拉伊尔说：

“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的将军，是关于雅尔诺的事。有人曾认为我们拿不下那个地方。”

贞德开怀大笑，那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笑，那笑声从她的嘴唇上如此轻松地飘出，会使老年人听后再次感到年轻。她对大伙儿说：

“别害怕——确实既不需要害怕也没有理由害怕。我们将大

胆地向英国人发起攻击，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然后，她的眼光投向远处，我想，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家乡的景象，因为她像个陷入沉思的人那般柔声说：“可是我知道天主在指引着我们，将把成功赐予我们。其实与其去经历这些危险，我倒宁愿去放羊。”

那天傍晚，我们举行家庭式告别晚餐——只有全体随身侍从和家人参加。贞德参加不了，因为城里为她举行宴会。她与高级侍从官在一阵阵欢乐的钟声中和由火炬组成的闪闪发光的银河中气派地去赴宴。

晚饭后，我们熟识的一些活跃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的住处。此时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军人，只想到我们是小伙子和姑娘，精力充沛，享受着曾长期受到压抑的乐趣。于是我们跳起舞，玩起游戏，纵情狂欢，大声说笑——那是我一生中最尽情、最纯情、最热闹的时光。天哪，天哪，那是多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年轻。我们始终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行进队伍的有节奏的脚步声，那是法国军队迟到的零星人员正在集结起来，准备第二天在恐怖的战争舞台上上演一场悲剧。是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感受到那些并行的对比。在我们去睡觉时又出现了一种对比：高大的矮子披挂着威武的新盔甲坐在贞德卧房的门口放哨——仿佛是威严的战争之神的化身——而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有一只小猫在蜷伏着睡觉。

第二十七章　贞德如何攻克雅尔诺

第二天，我们排成一长溜纵队通过奥尔良威严的城门，出尽了风头。那时军旗飘扬，贞德和高级侍从官走在先头部队的前列，那两个姓德拉波尔的年轻人现在来到了，加入到高级侍从官的行列之中。这很不错，作战是他们的本行，因为他们是早年法兰西元帅、著名的军人贝特朗·迪盖克兰的孙子。路易·德布尔邦、德雷元帅和维达姆·德夏特雷斯也来参加。我们有理由略微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知道由约翰·法斯托夫爵士率领的一支五千人的军队正在前往增援雅尔诺的途中，可是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感到不安。事实上这支军队还没有靠近我们。约翰爵士在闲逛，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赶路。他损失了宝贵的时间——在埃唐普损失了四天时间，在让维尔又损失了四天时间。

我们抵达雅尔诺，立即开始发起攻击。贞德派重兵向其外围工事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占据了立足点并努力守住阵地，但后来在城里发动出击时开始后退。看到这种情景，贞德发出了战斗的呼喊声，冒着猛烈的炮火亲自率领士兵发起新的进攻。武士在她的身边负伤倒下，可是她从武士渐渐松开的手中一把接过军旗，冒着矢林弹雨向前冲去，用鼓励的呼喊声鼓起士兵们的士气，接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激战。双方的士兵短兵相接，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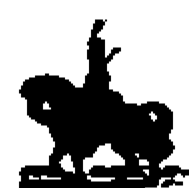
战一场，大炮发出了刺耳的轰鸣声。这一切都被滚滚浓烟所形成的屏障遮掩起来——那屏障时常会在短时间内露出模模糊糊的空隙，此时人们间或隐约可见在那里上演的血腥悲剧。那时刻，人们总是能看见那个披挂着白色铠甲的娇小身影，那就是我们的希望和信赖的焦点与灵魂所在；每当我们看到那个身影背对着我们，面向战斗，我们就知道一切平安。最后，传来了响亮的呼喊声——事实上是欢乐的呼喊声——这足以表明我们已经拿下了外围工事。

是的，我们拿下了外围工事，敌人已被赶回到城墙后面。我们在贞德攻下的地盘上扎了营，因为夜幕正在降临。

贞德对英国人发出招降书，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投降就允许他们平安地离开，而且可以把马带走。谁也不知道她能否拿下防守坚固的雅尔诺，可是她知道——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她施舍了那一恩典——这样的事当时在战争中是闻所未闻的；在那个年代，惨无人道、毫不留情地屠杀所攻占城市的守兵和居民已成了习俗和惯例——是的，有时甚至还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你们的左邻右舍中有很多人还清楚地记得勇敢者查理几年前在攻下迪南时对那里的男女老少所犯下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暴行。她对守兵提出了那独一无二的、仁慈的恩典，这就是她的为人，这就是她亲切、仁慈的天性——在俘获敌人以后，她总是尽全力挽救对方的生命并保留对方的军人自尊。

英国人请求停火十五天以便考虑贞德的提议。而法斯托夫正率领着五千人赶来！贞德说不行。但她施舍了另一恩典：他们可以带走马匹和随身武器——但必须在一小时内撤离。

嗬，那些古铜色皮肤的英国老将顽固不化，他们再次拒绝。此时贞德下令，要求部队做好次日上午九时发动进攻的准备。达兰松考虑到那天部队行军和作战的强度，认为发起进攻的时间太早，可是贞德说这是最佳时间，命令必须执行。临战时，贞德总



是有很多豪言壮语萦绕在她心头，此时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干吧！干吧！天主与我们同在！”

是的，可以说她的座右铭就是“干吧！坚持干吧！继续干吧！”因为在战场上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悠闲自在。无论是谁，只要接受这句座右铭并付诸于行动就很可能获得成功。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取胜的方法，可是不管哪一种方法离开了良好勤奋的努力做后盾就没有什么价值。

我想，要不是块头更大的矮子在旗手受伤时正在近旁并将他救出混乱的战场，那么我们那天就会失去他。他已经不省人事，要不是矮子及时救了他并把他拖到后方的安全地带，他就会被我们自己的马踩死。他苏醒过来，两三个小时以后恢复了正常。此时他既高兴又骄傲，对受的伤大肆渲染，裹着绷带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像个不懂事的大孩子那般炫耀自己——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受了伤就如此骄傲，与他相比，一个真正谦虚的人即使战死也不会如此。不过他的虚荣心对别人没有害处，所以谁也不在乎。他说他是被石弩射出的石弹击中的——那块石头有人的脑袋那么大。可是，那块石头自然会越长越大。在他讲完故事以前，他已经声称敌人把一幢房子向他扔过来。

“别理他。”诺埃尔·朗居松说，“别打断他的故事。明天房子会变成大教堂。”

他是悄悄说的。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房子变成了大教堂。我从未见过谁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

贞德在破晓时就已离开了住处，她骑着马到处巡视，审时度势。她为大炮选择了她认为最具威力的阵地，她以如此准确的判断部署火炮的位置，于是赢得了她手下一位中将的赞扬。二十五年以后，在平反时所作的证词中，那种赞扬仍然保留在他的记忆里。

达兰松在这份证词中说，6 月 12 日那天上午，贞德在雅尔诺

所作的军事部署不像出自一个新手，而“像个具有二三十年经验的身经百战的老将所作的稳妥而精明的决定。”

法兰西军队的资深指挥官说，她对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很擅长，但她的天才的最伟大之处在于部署和使用炮兵。

是谁教会这个牧羊女实现这个奇迹的呢？——她目不识丁，而且没有机会学习复杂的战争技巧。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开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迷，这没有先例，在历史上没有能与之相比或相参照的事例。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将军，不管有多大天赋，能够不通过良好的教育、勤奋的学习或某些体验而获得成功。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迷。我认为这些巨大的本事和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她以万无一失的直觉来加以应用。

到了八时，所有的动静都消失了，于是没有声响，没有喧闹。人们在默默地等待着。这种沉寂有点可怕——因为它意味深长。空气停止了流动，塔楼和堡垒上的旗帜像流苏似的垂下。不管在哪里看到一个人，此人已放下正在做的事，摆出等待和倾听的姿势。我们置身于指挥所，围在贞德的身旁。离我们不远的四周分布着边远郊区的小巷和简陋的住宅。可以看见有很多人——他们都在倾听着，一动也不动。有一个人在敲钉子，正要用钉子把某物固定到店堂的门柱上——可是他停了下来。他的一只手举着钉子，另一只手正要用锤子去敲，可是他忘记了这一切——他转过头倾听着。甚至连孩子们也不知不觉停止了嬉戏。我看见一个小男孩把推铁环的杆子向地面倾斜，正准备推着铁环绕过墙角，可是他停下来倾听——铁环滚走了，自由地移动。我还看见一位年轻姑娘在一扇开着的窗户后面构成一幅漂亮的图画：她的手中拿着一只水壶，壶嘴对着窗台花盆箱里的红花——可是已经没有水流出：姑娘在倾听。这种呆滞不动的情形随处可见，引人注目。人们停止了活动，出现了可怕的寂静。

贞德把剑向空中举起。随着这一信号的发出，寂静一下子被

打破了。大炮接二连三地喷出火焰和烟雾，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我们看到从碉堡里和城墙上喷吐出来的反击的火焰，同时伴有沉闷的反击炮声。顷刻间，城墙和塔楼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或一团团的白色烟雾，在呆滞的空气中一动也不动。受惊的姑娘扔下水壶，双手合起，正在此时，一发石弹穿透了她那美丽的身躯。

双方的重炮射击在继续，都在尽全力给对方以打击。烟雾和炮声构成壮观的场面，令人精神振奋。我们周围的小镇遭受着严重的损失。炮弹穿过不结实的建筑物，把它们摧毁，仿佛它们是用纸牌做的。每隔片刻人们便能看见巨大的石块在烟雾上方的空中呈曲线划过，从屋顶上落下。火焰燃起，柱形的火焰和烟雾直冲云宵。

不久，火炮的轰击渐渐改变了天气。天变得阴沉下来，劲风刮了起来，吹散了遮掩英国人城堡的烟雾。

现在的场面煞是好看。带炮塔的灰色城墙和塔楼、迎风飘扬的艳丽旗帜、一长排迸射出的红色火焰和喷发出来的白色烟雾，这一切都在天空深灰色背景的衬托下鲜明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接着，嗖嗖飞来的石弹扬起我们周围地上的尘土，于是，我对这一景象不再有任何兴趣。有一门英国人的炮越来越精确地瞄准了我们的阵地。这时，贞德指着这门炮说：

“亲爱的公爵，离开您的位置，不然那门炮会要了您的命。”

达兰松公爵按贞德说的做了，可是杜吕德爵士鲁莽地站到他的位置上，结果那门炮马上把他的头削掉了。

贞德一直在观察着，以便确定发出攻击令的最佳时机。最后，在大约九时左右，她喊道：

“现在发起攻击！”冲锋号响起来了。

我方大炮的密集火力已将一大段城墙的上半截夷为废墟，我们马上看到一群奉命实施攻击的官兵向前移动到那里。我们看到

这支部队进入壕沟开始架云梯。我们很快与他们会合。中将认为现在发起进攻为时过早。可是贞德说：

“喔，仁慈的公爵，您害怕了吗？您知不知道我已保证将您安全送回家?”

人们在壕沟里激战。城墙上挤满了敌人，他们将石块向我们倾泻下来。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英国人给我们造成的伤亡，比他的十来个同伙加起来还要大。他总是占据着最易攻击的位置，扔下特别有杀伤力的大石头，既砸死人也砸坏云梯——然后为自己的壮举而哈哈大笑。可是公爵和他算了账。他走过去找来著名的炮手让·勒洛兰，说：

“转过你的炮口——为我干掉那个魔鬼。”

他首发命中，正好击中了那个英国人的胸部，把他向后击落到城里。

敌人的抵抗很有效，很顽固，我们的人开始流露出怀疑和沮丧的神情。看到这一情景，贞德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呐喊并亲自跳入城壕。矮子扶着她一起下去，而武士勇敢地站在她的身边竖起军旗。她开始沿着云梯往上爬。可是有一块大石头从上面飞下来砸在她的头盔上，把她砸倒在地，使她受了伤，而且昏了过去。所幸为时不长，矮子扶她站了起来，她马上又开始爬云梯，喊道：

“进攻吧，战友们，进攻——英国人在我们的手中！就在这指定的一个小时之内!”

部队开始猛冲猛打，发出激昂的呐喊声。我们像蚂蚁那样拥过城墙。敌人的守军逃跑了。我们在追击。雅尔诺落入我们手中!

萨福克伯爵被围困在里面，达兰松公爵和奥尔良私生子勒令他投降，但他是个高傲的贵族，而且来自一个傲慢的种族。他拒绝把剑交给副手，说：

“我宁愿去死。我只愿意向奥尔良圣女投降，不向其他人投降。”



于是，他向贞德投降，受到了她的礼遇和尊重。

他的两个兄弟向桥的方向且战且退，而我们对这伙丧魂落魄的人紧追不放，消灭了好几十个人。在他们到达大桥时恶战仍在继续。亚历山大·德拉波尔被推下桥去，或者是掉了下去被淹死了。一千一百人战死，约翰·德拉波尔决定放弃战斗。不过他和兄弟萨福克几乎同样傲慢，也要对受降人挑剔一番。离他最近的法兰西军官是对他紧追不放的纪尧姆·雷诺。约翰爵士问他：

“你是绅士吗?”

“是的。”

“是骑士吗?”

“不是。”

于是约翰爵士在桥上亲自封他为骑士。在杀气冲天、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他以英国人的冷酷和镇静举行册封仪式,然后恭敬地鞠了一躬,捏着刀刃抽出剑,将剑柄放到纪尧姆·雷诺的手上表示投降。啊,是的,一个傲慢的家族,那两个姓德拉波尔的人。

这是个伟大的日子；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个辉煌的胜利。我们抓了一大群俘虏，可是贞德不允许伤害他们。我们将俘虏带上，于次日浩浩荡荡地进入奥尔良，和往常一样在欢迎和欢乐的暴风雨中行进。

这次我们的领袖得到了新的敬意。在拥挤的街道上，新兵从四面八方挤到贞德的身边抚摸她的剑，从中领略某些使之战无不胜的奥秘。

第二十八章　贞德预言自己的厄运

部队必须休整，为此将被准予两天时间。

14日上午，我在小房间里把贞德的口授记录下来。当她想避开官员们，以便不受打扰时，她有时把这个小房间用作内部办公室。卡特琳·布歇进屋坐下，说：

“贞德，亲爱的，我要您和我谈一谈。”

“噢，我不会在意的，我很乐意。您有什么话要说？”

“是这样的。昨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因为我为您遇到的危险而放心不下。武士告诉我您怎样让公爵避开乱飞的炮弹救了他的命。”

“唔，是这么一回事。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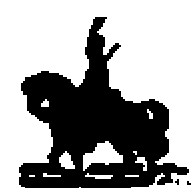
“是这样的吗？是的。可是您本人在那里。您为什么那么做呢？我觉得那么做要冒很大的风险。”

“噢，不，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没有危险。”

“贞德，那些要命的东西在您的周围飞来飞去，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贞德大笑起来，想把话题扯开，可是卡特琳说个没完。她说：

“那么做危险得很，您没有必要留在那里，而且您又带头发



起了进攻。贞德，这是在玩命。我要您向我保证：即使您非得发动进攻，那么就让别人去领头。在那些恐怖的战斗中您要更好地保护自己。您愿意保证吗?"

但是贞德怎么也不愿意作出保证，最后也没有答应。卡特琳坐在那里，烦恼不安，很不满意。她过了一会儿说：

"贞德，您将永远从军吗？这种战争是长期的——很长久。战争是永远存在的，永远如此。"

贞德的眼中露出喜悦的神色，她大声说：

"在今后的四天里，这场战役将完成它所面临的所有真正艰巨的战斗，剩下的战斗就不会如此激烈——噢，不会如此血腥。是的，法国在四天之后将获得另一战果，与解救奥尔良类似的战果，向自由迈出第二大步!"

卡特琳大吃一惊（我也如此)，她久久地盯着贞德，像个精神恍惚的人那样嘟哝道："四天——四天。"仿佛在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最后，她用某种敬恐的低沉语气问：

"贞德，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觉得您确实知道。"

"对，"贞德做梦似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将攻击——再攻击。在第四天结束之前我将再次攻击。"她不再出声。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寻思着。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一分钟：她眼望着地，嘴唇在动，但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用难以听清的声音说："从那次打击开始，英国在法兰西的势力一千年里不会兴起。"

她的话使我毛骨悚然。这番话说得实在离奇。她又沉浸在梦幻之中——我看得出——和那天在栋雷米牧场上的情景一模一样。当时她对我们这些小伙子在战争中的情景作了预言，事后却一无所知。现在她的神志并不清醒，可是卡特琳不知情，她快活地说：

"噢，我相信，我相信，我很高兴！然后您将回到家乡，一

辈子和我们做伴。我们将非常热爱您，非常崇敬您！”

一阵难以觉察的痉挛在贞德的脸上掠过，而她那梦幻般的声音在小声说着：

“两年之内我将面临残酷的死亡！”

我跳上前去，举起手作出警告，卡特琳这才没有出声。她就要尖叫起来——我看得很清楚。然后，我在她的耳边小声叫她悄悄离开，并闭口不谈发生的事。我说贞德睡着了——而且在做梦。卡特琳在我耳边小声回答：

“嗨，谢天谢地这只是一场梦！她的话听上去像预言。”说完她就离开了。

像预言！我知道这确实是预言。想到我们将要失去她，我坐下哭了起来。不一会儿，贞德惊醒过来，身子略微颤抖，然后恢复了神志。她四下张望，见我在哭泣，便从椅中跳起跑到我的面前，满怀着同情和恻隐之心。她把手放到我的头上，说：

“我的可怜的小伙子！怎么了？把头抬起来，告诉我。”

我不得不撒了个谎。对于不得不撒谎我感到悲哀，可是我别无选择。我从桌上拿起一封以前收到的信。天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也只有天知道信的内容。可是我告诉她刚刚收到这封信，是弗隆特神父写来的，信上说孩子们的仙女树被某个无赖砍倒了，而且……

我的话没有来得及说完。贞德从我的手中把信一把抓去，上下前后搜寻起来。她把信翻来翻去，伤心地哭泣着，眼泪从脸颊上流下，嘴里在不停地喊着：“噢，残忍，残忍！有谁会如此残酷无情？噢，可怜的布勒蒙的仙女树失去了——我们孩子们如此喜欢它！信中在哪里提到的，指给我看！”

而我则继续撒谎，在假设的致命的那一页上指出那些致命的话，而她含着泪注视着，并说她本人也看得出那是些可恨、丑恶的话——“看上去确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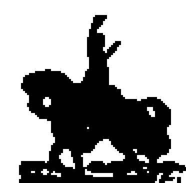
此时，我们听到了从走廊上传来的响亮的通报声：

“国王陛下的信使到——带来了给法兰西武装部队总司令阁下的快信。”

第二十九章　凶猛的塔尔博特美梦难圆

我知道她见过仙女树的显灵了。可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不得而知。无疑是在她最近请求国王允许她向兰斯进军之前，因为她只剩下一年时间来完成使命。那时我并未意识到，可是我现在确信她那时见过仙女树了。那棵树给她带来了喜讯，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然这些天来她就不会像过去那样欢欣鼓舞，轻松愉快。死亡的警告在她的眼里并不可怕，不，死亡并不可怕，死亡意味着流放的赦免，死亡意味着得以准假返乡。

是的，她见过那棵树了。她对国王说的预言谁也没有放在心上，对此人们无疑有充足的理由。谁也不愿意把它放在心上，谁都想把它扔到脑后并忘掉它。所有的人都做到了，从而将心安理得地活到最后。所有的人皆如此，只有我是个例外。我不得不在得不到别人帮助的情况下将那可怕的秘密保存在心头。那是沉重的负担，痛苦的负担，使我每天都心如刀绞。她将献身，而且死期已近。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怎么会梦得见呢？——她如此健康活泼，如此朝气蓬勃，如此青春焕发，每天都在获得走向安宁、荣耀的老年的新的权利。这是因为，那时我



把老年当作有价值的东西。不知是何缘故，但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相信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才疏学浅，满脑袋迷信。她见过那棵树了。在那个痛苦难熬的一整夜，那些古老的歌谣在我的头脑里萦绕：

当我们四处流浪，
对您望眼欲穿，
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吧！

可是到了黎明时分，军号声和战鼓声冲破了早晨梦幻般的寂静。那是全体紧急集合的信号！该上马出发了，这是因为有一场血战要打。

我们马不停蹄向默恩进军。我们在那里攻下了大桥，然后留下一部分人守卫，其余的部队则于次日上午向博让西进发。博让西是使法兰西人心惊胆战的雄师塔尔博特的防区。当我们到达那里时，英国人已经后撤至城堡，于是我们在被敌人放弃的城市里驻扎下来。

此时塔尔博特本人并不在，因为他已去迎候法斯托夫和他的五千援军。

贞德部署下炮兵，炮击城堡至夜幕降临。此时有一些消息传来：法兰西元帅里什蒙正率领大队人马赶来投奔贞德——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因为法斯托夫已经逼近。里什蒙长期在国王面前失宠，这主要是拉特雷莫耶和他的那伙人所设的奸计造成的。当初，在我们向奥尔良进军时，里什蒙曾希望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但昏庸的国王听信那些卑鄙的顾问的谗言。那伙人警告他保持距离，并断然拒绝与里什蒙和解。

我在此详细道来，因为这些细节很重要。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引出了贞德非凡精神世界的新的品质——政治家

的艺术。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十七岁半的乡村姑娘身上居然找得到那种了不起的品质，这实在使人惊讶，可是她确实具有那种品质。

贞德主张对里什蒙以礼相迎，拉伊尔、年轻的赖伐尔两兄弟和其他将领都赞同，可是达兰松中将强烈地、顽固地表示反对。他说他领受了国王不可违抗的命令，即对里什蒙不予理睬，并且说，倘若违反了国王的命令，那么他将离开军队。要是他离开军队，这的确将是个重大的灾难。贞德把说服他作为自己的职责，说拯救法兰西优先于其他次要问题——甚至优先于国王的命令。她如愿以偿说服了他，于是，达兰松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违背了国王的命令，与里什蒙公爵和解，对他表示欢迎。这就是政治家的艺术，是最崇高、最健康的政治家艺术。对于人们所称伟大的事，到她的身上去找吧，在她的身上能找得到。

6月17日清晨，侦察兵报告说塔尔博特和法斯托夫已经逼近，法斯托夫还带着他的援军。此时战鼓声响起，号召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出发去和英国人交锋，留下里什蒙以及他的部队监视博让西城堡，不让其守军出动。敌人渐渐出现在视野中。法斯托夫曾试图说服塔尔博特，他说此时最明智的做法是撤退，而不是与贞德冒险一战，应该将新到的援军部署在卢瓦尔河沿岸的英国据点里，以确保这些据点不至于失守。然后，耐心等待——等待来自巴黎的下一批援兵，让贞德在每天发生的劳而无功的小规模战斗中消耗兵力。这样，在适当的时机用她无法招架的兵力对她实施打击，从而把她消灭。他是个久经沙场、老谋深算的将领，并非平庸之辈。然而，盛气凌人的塔尔博特听不进关于拖延的话。圣女在奥尔良和后来的战斗中严惩了他，所以他一直怀恨在心。他以天主和圣乔治[①] 的名义起誓，即使不得不与圣女单独

① 圣乔治（？～303?），英格兰主保圣人，基督教殉教者，生平不详，传说曾杀蛟龙救一少女。

作战也要报仇雪恨。于是，法斯托夫让了步，尽管他说他们正在冒险，说不定会失去英国多年来苦心经营所获的一切成果。

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已经在等待出击。他们的箭手排列在前沿，身前筑有栅栏。

天正在黑下来。英国人派来信使，态度粗鲁傲慢，向贞德挑战。但是贞德的尊严并没有受到伤害，脸上仍然露出镇定自若的神情。她对信使说：

"回去告诉他们，今晚交战为时已晚，但是，要是天主和圣母乐意，我们明天刀刃相见。"

天色已黑，下起雨来。就是那种蒙蒙细雨，连绵不断，轻柔飘来，给人带来如此宁静和安定的心境。大约在十时，达兰松、奥尔良的私生子、拉伊尔、波东·德圣特莱尔，还有另外两三个将领来到我们司令部的帐篷，坐下与贞德共议军机大事。有些人认为贞德拒绝交战是件憾事，另一些人却不这么认为。这时，波东问贞德为什么拒绝交战。她说：

"不止有一个原因。这些英国人已经在我们的手中——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心。因此，就像在往常那样，我们没有必要去冒险。白天已经过了大半。我们的兵力已有削弱——我们有九百人在德雷元帅的指挥下把守默恩大桥，一千五百人跟随法兰西元帅既把守大桥又监视博让西城堡，充裕的时间和白天的光亮无疑会对我们有利。"

迪努瓦说：

"阁下，我们的力量已有削弱，对此我非常担心。可是情况并不会有好转。就您所说的事而言，明天的情形和今天不会有差别。"

此时，贞德在屋里踱来踱去，发出亲切、战友般的笑声，走到那位老战将的面前时她停了下来。她的小手伸向他的头顶，摸了摸他帽子上的一根翎毛，说：

“嘿，告诉我，聪明的人儿，我摸了哪根羽毛?”

“阁下，说实在的，我说不出。”

“天哪，私生子啊私生子！这么件小事你都说不出，还胆敢说大事——告诉我们在还没有来到的明天会发生什么，即我们将不会有那么些人。现在我的看法是，他们将和我们在一起。”

贞德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有的人都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想。可是拉伊尔接过了话茬，说：

“别管这些啦。既然她这么想，这就够了。事情会像她说的那样发生的。”

波东·德圣特莱尔接着说：

“阁下，从您说的话来看，拒绝交战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有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力量薄弱，而且白天已经过去大半，战斗不一定能决出胜负。只要交战，那场战斗就必须是决定性的。这场战斗将是决定性的。”

“但愿如此，阿门。还有其他原因吗?”

“还有一个……是的。”她迟疑片刻，然后说：“今天不是个合适的日子，明天才是，这是命中注定的。”

他们迫不及待想问她一连串的问题，可是她举手阻止了他们：

“这将是有史以来天主赐予法兰西的最壮丽、最仁慈的胜利。我恳求你们不要再问我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得知的。知道将发生这样的事，这就应该满足了。”

每个人都面露喜色，深信不疑。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可是被从前沿阵地赶来的传令兵打断了——他说英国人的兵营在过去的一小时里有动静，而在这个时候军队理应在休息，出现这样的动静异乎寻常。在天雨和夜色的掩护下，贞德派出探子打听虚实。他们很快返回，报告说隐约可见大队人马在悄悄地向默恩方向移动。

将军们都大吃一惊，看一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

“他们在撤退。”贞德说。

“看来如此。”达兰松说。

“看来确实如此。”私生子和拉伊尔说。

“这出乎我们的预料，”路易·德布尔邦说，“可是我们能猜得出他们的意图。”

“对。”贞德回答道，“塔尔博特有头脑了。他的鲁莽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了。他想拿下默恩大桥，逃到对岸去。他知道这样一来只能让博让西的守兵听天由命，能逃则逃。可是，他要想避免这场战斗没有其他路可走，对此他也明白。但是他得不到大桥，我们不会让他拿下它。”

“说得对，”达兰松说，“我们必须盯着他，不让他拿下大桥。博让西怎么办?”

“把博让西留给我吧，仁慈的公爵，我将在两小时之内拿下它，而且不流一滴血。”

“说得对，阁下。您只需把这个消息传到那里去，然后去接受投降。”

“对。我将带着法兰西元帅和他的一千五百人在拂晓与你在默恩会合；当塔尔博特得知博让西已经失守，这对他会有影响的。”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拉伊尔大声说，“他会把默恩的守卫部队合并到他的部队之中，然后逃往巴黎。那么，我们就可以与守桥部队合并，并且把监视博让西的部队也合并过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增加了兵力，拥有两千四百名善战的士兵来完成这个伟大日子的使命，正如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内所预料的那样。这个英国佬正在帮我们的忙，使我们避免不少流血和麻烦。下命令吧，阁下——给我们下命令吧!”

“命令很简单。让士兵们再休息三小时。在一点钟的时候先头部队将出发，由你指挥，让波东·德圣特莱尔当你的副手；第二师将于两点钟跟上，由中将指挥。你们要和敌人的殿后部队保

持距离，避免接触。我将在卫兵的保护下骑马去博让西，速战速决，这样我和法兰西元帅就能在拂晓前带着他的人与你们会合。”

她说到做到了。她的卫兵上了马，然后我们在淅沥的雨中策马出发，还带上一个被俘的英国军官作为贞德预言的见证人。我们很快抵达博让西，向城堡发出了招降书。塔尔博特的副官里夏尔·盖坦确信他和他手下的五百人已经孤立无援，认为要想死守是徒劳的。他并没有指望优厚的投降条件，可是贞德宽待了他。他的守卫部队可以保留马匹和武器，而且每个人可以带走价值达一个银马克[①] 的财物。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在十天之内不许对法兰西动武。

我们于拂晓前再次与部队会合，元帅和几乎他手下所有的人也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在博让西城堡只留下一小股守卫部队。我们听到前方传来低沉的隆隆炮声，于是明白塔尔博特正开始向大桥发起攻击。可是在破晓前的某个时候炮声停止，再也听不到了。

盖坦派出一个信使，通过贞德提供的安全通道穿越我们的防线去劝塔尔博特投降。当然，这个信使比我们先到。塔尔博特认为，现在明智的做法是调头向巴黎撤退。在破晓之时，他已经没有了踪影，斯凯尔斯勋爵和默恩的守军也和他一起消失了。

我们在那三天里拿下了那么多英国人的据点！——在我们到来之前，那些据点曾不可一世，对法兰西不屑一顾。

---

① 英国过去的货币，相当于旧制十三先令四便士。

第三十章　血洒帕泰战场

在那永世难忘的6月18日的拂晓终于到来之时，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视野中一个敌人也看不到了。可是我并不为此而担心，我知道我们应该找到他们，我知道我们应该打击他们——对他们实施计划中的打击——正如贞德在出神时所说的，通过这次打击，英国人的势力一千年内在法兰西将不会兴起。

敌人已进入广阔的拉博斯平原——那里被灌木林覆盖，东一处西一处长着几片丛林，是块无路可走的荒芜之地——在那块区域里，一支军队进去后不久便无踪无影。我们在湿软的土地上找到了敌人的足迹，于是跟踪而去。敌人留下的踪迹表明他们在进行有秩序的行军，既不混乱也不慌张。

我们不得不多加小心。在这样一块区域里我们很容易中埋伏，因此，贞德派出由拉伊尔、波东和其他指挥官率领的骑兵去探路。另有一些军官开始露出不安的神色，这种捉迷藏的把戏使他们心神不定，有点灰心丧气。贞德觉察到了他们的心情，她激动地喊道：

"天哪，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消灭这些英国人，而且我们即将消灭他们。他们逃不了，哪怕他们躲在云层里，我们

还是能找到他们!”

我们一点点向帕泰靠近，距离那里约还有两里半路。就在此时，我们那些在灌木林中探路的侦察兵惊动了一头鹿，它连跑带跳地奔逃，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接着，不到一分钟，从帕泰方向传来了含混的大叫声。那是英国士兵在叫喊，他们长时间被困在防区内，吃的是发霉的食物，当他们看到这样的美味跳到他们中间时抑制不住兴奋。可怜的鹿儿，它对一个喜爱鹿的民族造成了灾难。因为法国人现在知道英国人在哪里了，而英国人对法兰西人在哪里却一无所知。

拉伊尔在原地停下，把消息送了回来。贞德十分欣喜。达兰松公爵对她说：

“很好，我们找到他们了。我们和他们干吗?”

“亲王，你有没有上好的靴刺?”

“怎么，用靴刺来帮助我们逃跑吗?”

“不，以天主的名义。[1] 这些英国人在我们的手中——他们失败了。他们会逃走。凡是能追上他们的人需要好马刺。冲啊——向他们靠近!”

在我们赶上拉伊尔时，英国人已经发现我们了。塔尔博特的部队分三股行进。首先是他的先头部队，然后是炮兵，最后是滞后一大段距离的作战兵团。他现在已经走出灌木丛进入开阔地。他立即沿着法国人必经的一些灌木林部署了火炮、先头部队以及五百名精选的弓箭手，企图守住这块阵地，直到作战兵团抵达为止。约翰·法斯托夫爵士敦促他的作战兵团策马快步前进。贞德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命令拉伊尔发起冲锋——拉伊尔立即执行命令。按他一贯的风格，他命令勇猛的骑手们像暴风雨似的向

① 原文为法语。

前冲去。

公爵和私生子想跟着上，可是贞德说：

“还不到时候——等一等。”

于是他们等待着——很不耐烦地等待着，坐在马鞍上烦躁不安。可是贞德一动也不动——双眼直视着前方，估量着，斟酌着，计算着——以片刻，以一分钟，以一分钟的几分之一，以秒钟计算着——她的伟大的灵魂体现于她的眼神、头部的姿势和高雅的体态——她不慌不忙，沉着冷静，胸有成竹——不但能把握住自己，而且能把握住形势。

在远处，敌军在后退着，后退着，帽子上的翎毛上下起伏着，起伏着，拉伊尔率领的魔鬼似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蜂拥冲击。拉伊尔魁梧的身躯高人一头，他的剑像旗杆一般竖起。

“噢，撒旦和他的魔鬼，瞧他们冲锋的样子！”有人小声说着，流露出深深的赞美之情。

现在他正向敌人靠近——靠近匆匆赶来的法斯托夫的部队。

现在他正向敌人发起攻击——猛烈的攻击，使敌人溃不成军。这引得公爵和私生子在马鞍上站起眺望。他们激动得全身颤抖，转过身来说：

“怎么样？”

可是她举起手，仍然凝视着，斟酌着，计算着，还是说：

“等一等——还不到时候。”

火速赶来的法斯托夫的作战兵团像雪崩似的向等待着的先头部队拥去。他们突然想到先头部队是在贞德的面前仓皇逃窜，于是，就在那一刻他们自己也六神无主，四散逃窜，而塔尔博特在后面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黄金时刻到来了。贞德用靴刺踢马腹，并挥舞着剑示意发起

冲锋。“跟我来!”她喊道，然后，俯下头贴在马背上，风驰电掣般飞速向前冲去!

我们冲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的队伍，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割着，砍着，刺着。最后传来了停止前进的军号声。

帕泰之战告捷。

贞德下马，站着环顾恐怖的战场，陷入沉思之中。她过了一会儿说：

“这荣耀应归功于天主。今天天主用他的手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片刻之后她仰起脸向远处眺望，自言自语似的高声说：“在一千年里——一千年——通过这次打击，英国人在法兰西的势力不会兴起。”她站在那里，又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转身面对围在她身边的将军们，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情，眼中流露出尊贵的光辉。她说：

“噢，朋友们，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你们明白了吗?法兰西正在走向自由!”

“而过去从来没有过自由，多亏了贞德!”拉伊尔说。他在她的面前走过，深深地鞠了一躬，其他人跟在后面也深深地鞠了躬。他在离开时低声说道：“即使为此而下地狱，但我还是要这么说。”我们的胜利之师一个营、一个营迈着雄壮的步伐走过，发出欢呼声。

他们喊道：“万岁，奥尔良的圣女，万岁!”贞德微笑着，站在那里持剑还礼。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在被鲜血染红的帕泰战场上看到奥尔良圣女。到了黄昏时分，我在死者和即将死去的人横七竖八、堆积如山之处遇到了她。有一个英国战俘穷得付不起赎金，被我们的人打成致命的重伤。贞德在远处看到了这件残忍的事，急忙策马



赶到那里，并叫来一位神父。她把即将死去的敌人的头放在自己的膝上，像个姐姐似的说着宽慰、温柔的话语，让他安详地死去；女性特有的眼泪始终在她的脸颊上淌着。[1]

---

① 罗纳尔·古埃勋爵说："米什莱在贞德的侍从官路易·德孔泰的证言中发现了这个故事。此人可能是目击者。"此话属实。这位《关于贞德的个人回忆录》的作者在1456年的平反裁判庭上作了证，这就是证词的一部分。——马克·吐温原注

第三十一章　法兰西开始获得新生

贞德说得对：法兰西正在走向自由。

如今，被称为百年战争[①] 的那场战争已经病入膏肓。英国一方病入膏肓——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如今已有九十一年过去了。

我们是应该用杀死多少人和摧毁了多少东西来评价一场战争呢，还是应该用战争所获得的成果来作出评价呢？谁都会说应该根据成果来判断一场战斗究竟是真正伟大的还是微不足道的，谁都会这么说。是的，谁都会表示赞同，因为这是真理。

从所获成果来评判，帕泰之战的地位能与自从世人首次用武力解决争端以来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极其伟大和卓越的战斗相提并论。由此来判断，上述为数不多的战斗甚至很可能无法与帕泰

---

① 是于 1337 至 1453 年之间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因争夺富饶的佛兰德斯和英国在法国境内的封建领地而引起。战争初期英军不断取胜，法军损失惨重，引起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陷于极端困苦之中。1415 年英国大败法军于阿金库尔，占领法国北部全境，包括巴黎，并南下围攻奥尔良。法国人民出于爱国激情，纷起反抗侵略，重创英军，其中尤以贞德为有名。法国最终获得胜利，夺取除加来以外英国在法国境内全部领地，从此法国经济逐渐复兴，王权得以加强，于 15 世纪末基本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之战同日而语。帕泰之战在历史性冲突中独树一帜，是最伟大的一场。这是因为，在战斗开始时法兰西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在所有的政治医生看来她已无可救药。而当战斗在三小时后结束时，她已进入康复期，只需要时间和普通的护理即可康复。就连他们中间最愚笨的医生都能看得出，谁也不否认。

许多病入膏肓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战斗开始复原，那是一连串的战斗，那是关于成年累月消耗战的令人厌倦的故事，可是只有一个国家在一天之内，通过一场战斗就进入了康复期。那个国家就是法国，那场战斗就是帕泰之战。

记住这场战斗吧，为它而自豪吧，因为你们是法国人，这是你们祖国漫长的历史上最光辉的事件。那场战斗矗立在那里，其头部高耸入云！在你们长大以后，你们将去瞻仰帕泰的战场，而且脱帽站在……站在什么面前呢？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是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在各个时期都在战场上建造纪念碑，以便永葆对在那里创造出来的不经久业绩和创造业绩之人不经久名字的记忆。那么，法国会忘却帕泰之战和贞德吗？不会长久地忘却。她会不会建造一座规模与世界上其他战场和英雄的纪念碑成比例的纪念碑呢？也许——只要在天穹之下有空间容纳。

然而，让我们稍稍向前回顾，考虑某些不可思议却使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百年战争开始于 1337 年，其战火连绵不断，年复一年，最后英国人在克雷西将法兰西头朝下打倒在地。可是她站了起来，年复一年地不懈战斗，最后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倒了下去——在普瓦提埃。她再次聚合起残存气力，战争在激烈地继续，在激烈地延续，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孩子们在出生，长大，结婚，去世——战争在激烈地延续；他们的孩子先后长大，结婚，去世——战争在激烈地延续；他们的子孙后代在长大，看到法兰西再次被打倒在地，这次遭受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阿金库尔大灾难——战争还在激烈地延续，年复一年，此时这些孩子先

后成婚。

法兰西成了残骸，成了废墟，成了荒地。一半属于英国，这是无可争辩、无法否认的事实；另一半处于无主的状态——在三个月之后将飘扬起英国人的旗帜。法兰西国王已作好放弃王冠和逃亡海外的准备。

现在，这位不谙世事的乡村少女从遥远的乡村到来，面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吞噬一切的战火在三代人的时间里席卷着大地。然后，史册所记载的最简短、最令人惊奇的战役开始了。战役在七个星期内结束。在七个星期的时间里，她使这场历时九十七年的大规模战争陷入绝望的瘫痪之中。在奥尔良，她给予这场战争以沉重的打击，而在帕泰的战场上打断了它的脊梁骨。

想一想这场战争吧。是的，人们可以去想一想，可是能弄明白吗？啊，这是另一码事，谁也无法理解这个令人震惊的奇迹。

七个星期——在这里或那里稍有流血。在各场战斗中最多的血大概流在帕泰，在帕泰，英国人起初有六千人，在战场上丢下了两千具尸体。人们是这么传说和认为的：仅仅在这三场战斗中——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就有将近十万法国人倒下，且不考虑在那场漫长战争的其他上千场战斗中死亡的人数。那场战争中的死者构成了一长串哀悼名单——长得没完没了的名单。战死之人的数量达到几十万人，而因困苦和饥饿而死亡的无辜妇孺的数量达到可怕的上百万人。

那场战争是个恐怖的吃人恶魔，活了近一百年的吃人恶魔，嘎吱嘎吱地把人咬得粉碎，下颏上滴下鲜血。那个十七岁的孩子用她的小手把他打倒在地，他四肢张开躺在帕泰的战场上，在这个旧世界生存之时再也站不起来了。



第三十二章　好消息不胫而走

据说帕泰大捷的好消息在二十小时之内传遍了法国。对此我不了解，不过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人们在听到了这一消息后立即一边跑一边喊着赞美天主的话，并去告诉邻居；那邻居会飞跑去告诉隔壁邻居，于是，这个消息在不停地传播开来。若有人在夜间得知这一消息，不管是什么时辰，他都会从床上跳起并去把这个喜讯告诉其他人。与这个消息一起传播的欢乐恰似日食从太阳表面退去时洒向大地的光芒。你们确实可以这么说，即法兰西在日食中度过了漫长的时间，是的，法兰西被埋葬在黑暗的阴影之中，如今那个好消息的光辉驱散了黑影。

帕泰胜利的消息在逃窜之敌到达之前传到了约维勒，于是，市民们挺身而出与英国统治者作斗争，关起大门不让英国人的同伙进城。消息传到皮普山，传到圣西蒙，传到这个或那个英国人的城堡，那里的守军立即举起火炬逃向田野和树林。我们的一支部队占领了默恩，搬走了那里的物资。

在我们抵达奥尔良时，城里人的狂热程度是我们以前所见的五十倍——这很能说明问题。夜幕刚刚降临，火炬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我们仿佛在火的海洋中穿行。至于声响——众人发出嘶哑的欢呼声，火炮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大钟发出当当的鸣响声

——这一切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当我们的纵队进入城门时，到处总是能听到新的呼喊声像风暴似的向我们袭来，经久不息。“欢迎贞德——给法兰西的救星让路!”又有人喊道：“克雷西的仇报了！普瓦提埃的仇报了！阿金库尔的仇报了！——帕泰之战万岁!”

发疯了吗？噢，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想像不到这样的场面。战俘们走在队伍的中间。当他们走过来时，当人们看到他们傲慢的宿敌、那个逼迫他们随着他恐怖的战争音乐跳了那么长时间舞的塔尔博特时，若你们能够，就请想像一下人们会发出怎么样的怒吼声，因为我形容不了。人们在见到他时高兴极了，想立即把他拖出来绞死。贞德让人把他押到前面，在她的保护下骑马前进。这两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十三章　贞德的五大丰功伟绩

是的，奥尔良人喜不自胜。他们请国王来，准备了盛大的仪式来欢迎他，可是……他没有来。他那时简直是个奴隶，而拉特雷莫耶是他的主子。主、奴正在主子所在的卢瓦尔河畔叙利城堡里会晤。

在博让西，贞德努力促成了里什蒙元帅与国王之间的和解。她将里什蒙带到卢瓦尔河畔叙利城堡，实现了诺言。

贞德有五大丰功伟绩：

1. 解围[①]
2. 帕泰大捷
3. 在卢瓦尔河畔叙利城堡的调和
4. 给国王加冕
5. 不流血的进军

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不流血的进军以及加冕仪式了。那是贞德从日安到兰斯穿越敌占区所进行的胜利的长征，后来抵达巴黎的城门，拿下了从进军开始到结束时一路上所有挡道的、被英国人控制的城镇和城堡，而且没有流一滴血——从这个角度而言，这

① 指贞德对奥尔良的解围。

也许是历史上最别具一格的战役——这是她的军事战果中最荣耀的一部分。

促成里什蒙元帅与国王的和解是贞德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其他人谁也做不到。事实上，没有别的声名显赫的人想去试一试。就谋略运筹而言，就科学的作战而言，就政治家的艺术而言，元帅是法兰西的最能干的人。他忠心耿耿，他的正直毋庸置疑（而且这足以使他在轻浮、丧失良心的宫廷里引人注目）。

贞德让里什蒙回归宫廷，从而确保她已经开创的这项伟大事业得以圆满完成。她是在里什蒙带着他手下的小部队来投奔她时才第一次见到他。贞德仅凭着一面之交就能知道他能够完成和完善她的事业，使之成为千秋大业，这难道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吗？这个孩子怎么会有这般本事呢？正如一个骑士曾经说过的，这是因为她长着一双“具有洞察力的眼睛”。是的，她有着那伟大的天赋——几乎是曾被赐予人类的最崇高、最罕见的天赋。未竟之事业并不具有不寻常的性质，可是，要是让国王手下那些傻子去做是靠不住的，因为这需要英明的政治家艺术和对敌人实施尽管零星却也是长期和耐心的打击。在今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常常还会有一些小仗要打，而一个能干的人能够继续进行这些战斗，却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地区的安宁。然后，英国人会一点点从法兰西消失，这是一个渐进性的必然过程。

期待中的事发生了。在里什蒙的影响下，国王后来成了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真正的国王，一个勇敢、善战、果断的军人。在帕泰之战后的六年中，他曾亲自率领突击队，以甚至能让贞德满意的勇猛无畏，在水深至腰际的城堡壕沟中战斗，并冒着猛烈的炮火登上云梯。他和里什蒙终于赶走了所有的英国人，甚至在那些人民受英国人统治三百年的地区也把英国人赶走了。在这些地区有必要做一些稳妥、细致的工作，因为英国人在那里的统治既公正又仁慈，所以处于这种统治下的人民



并不总是迫切要求发生变革。

贞德的五大丰功伟绩，我们认为哪一件最重要呢？我认为每一件都依次具有其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说，从整体来看，这五大功绩同等重要，不分伯仲。

你们明白了吗？每一功绩都是登山的一个阶段，缺了一个阶段就完成不了旅程，而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实施其中的某个阶段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考虑一下加冕吧。作为谋略的杰作，你们在历史上哪儿能找到更出色的成就呢？国王意识到加冕的至关重要性了吗？没有。他的大臣呢？没有。英国王位的代表，狡猾的贝德福德呢？没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优势就在国王和贝德福德的眼皮底下，国王可以通过勇敢的行动来得到它，贝德福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它，可是，双方都不明白加冕的价值，于是都没有向王冠伸手。在法兰西所有身居高位的聪明人中，只有一个人明白这笔被忽视了的财富的贵重价值——即贞德这个无师自通的十七岁的孩子——她一开头就明白，而且一开头就声称这是她的使命的一项关键的具体内容。

她怎么会明白呢？这很简单：她是个农民。这就说明了一切。她来自人民，了解人民，而其他那些人属于更高贵的阶层，所以对人民一无所知。我们看不起那个模模糊糊的、无形无状的、迟钝笨拙的群体，而那是一股巨大的下层力量，这个群体我们称之为“人民”——这一称号有着轻蔑的含义。这是一种奇怪的立场，因为我们打心眼里明白受到人民支持的王位才能生存；在失去人民的支持时，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挽救不了它。

好吧，看一看这件事实，观察一下它的重要性吧。教区的神父信仰什么，教区居民也信仰什么；人们热爱神父，尊敬他；他是人们可靠的朋友，勇敢的保护者，悲痛时的安慰者，患难时的帮助者；人们完全信任他；他叫人们干什么人们就会干什么，盲

目地、热忱地服从他，不管以什么代价。把这些事实全部加起来考虑，会得到什么样的总和呢？总和是这样的：教区的神父统治着国家。要是教区的神父撤回对国王的支持，否定他的权威，那么国王算得了什么呢？他只是个影子，不是国王了，那就让他退位吧。

你们明白了吗？那么让我们继续吧。神父的职位是天主威力无比的手赐予的，通过他在地球上的指定代表授予他。这种授职是终结性的，无法予以取消，无法予以解除。不管是教皇还是其他权威都不能解除神父的职务。那一职位是天主赐予的，是永远神圣的，是不可剥夺的。教区内愚笨的教民明白这一切。对于神父和教区居民来说，受到天主任命的职位，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不得加以攻击。对于教区的神父和国家的臣民来说，一个未加冕的国王就像是一个已被提名去执行神圣的命令、但尚未被授职的人。他没有官职，尚未被任命，另一个人可能受到任命而取代他。总而言之，未加冕的国王是个有疑问的国王。可是，要是天主任命了他，而且天主的仆人、即神父给他涂了油，这种疑问就解除了，于是神父和教区居民立即成为他的忠实的臣民，在他的有生之年，除了他以外他们不会承认其他人是国王。

对于贞德这个农家女来说，查理七世在加冕之前算不上国王。对于她来说，他仅仅是位王太子，也就是说，他是继承人。要是我曾让她称他为国王，那是我的笔误，她称他为王太子，在加冕之前只是王太子。这仿佛是展现在你们面前的一面镜子——因为贞德就是清晰地反映法兰西下层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对于那支被称为“人民”的为数众多的下层力量来说，他在加冕之前并不是国王，只是王太子，在加冕之后方成为无可争议、不可剥夺的国王。

现在你们就能明白加冕典礼在政治棋盘上是多么重大的一步棋。贝德福德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想为他扶持的国王加

冕，以弥补他的错误。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在这个世界上毫无作用。

谈起下棋，贞德的重大举动可以和下棋相比。每一着棋都下得有条理，既高明又有成效，这是因为她下得有条不紊。每一着棋在落子时看上去都是最佳走法，而最后的结果表明她的每一着棋都同样关键，同样重要。这盘棋是这样下的：

1. 贞德走奥尔良和帕泰的棋——将军。
2. 走和解之棋——但是并不叫将，这着棋是为了占领阵地，以便在将来取得战果。
3. 走加冕之棋——将军。
4. 然后是不流血的进军——将军。
5. 最后一着（在她就义以后），与国王达成和解的里什蒙元帅成为国王的左右手——将死。

第三十四章　勃艮第人的嘲笑

卢瓦尔河战役事实上打通了去兰斯的道路。现在已经没有充足的理由不举行加冕仪式了。加冕仪式将使贞德从天主那里领受的使命大功告成，那么她将永远告别战争，飞快地回家，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她的羊群的身边，而且永远与家人和幸福相伴。那就是她的梦想，她坐立不安，迫不及待地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她对此有着执著的追求。于是，我开始怀疑她作出的她将很早牺牲的预言——当然，当我发现自己的信心开始动摇时，我就越发促使它更加动摇。

国王不敢动身去兰斯，这是因为，可以这么说，一路上英国人的城堡就像里程标志杆那么多。英国人现有的自信心已经降低，贞德并不把那些城堡放在眼里，认为这没什么可怕的。

她是对的。结果表明，向兰斯的进军只不过是一次假日旅行。贞德甚至连炮兵也没有带，她断定炮兵用不着。我们一万两千人浩浩荡荡地从日安出发。那天是 6 月 29 日。圣女骑马行进在国王的身边，达兰松公爵位于国王的另一边，其他三个王族的亲王跟在公爵的身后；奥尔良的私生子、德布萨克元帅和法兰西海军上将跟在他们的后面；拉伊尔、圣特莱尔、拉特雷莫耶以及一长串骑士和贵族跟随在后。

我们在距离欧塞尔不远处休整了三天。城里人给部队提供了粮食，还派出代表侍奉国王，可是我们没有进城。

圣弗洛朗坦对国王打开了城门。

我们于7月4日抵达圣法勒，而特鲁瓦就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这些小伙子对那座城市有着极大的兴趣，因为我们记得七年前向日葵如何在栋雷米牧场上举着黑旗向我们跑来，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特鲁瓦协定的耻辱的消息——那一协定把法兰西出卖给了英国，并让王室的一个女儿嫁给阿金库尔的刽子手。当然，那座可怜的小城市不该担此罪名，然而，当我们回忆起往事时面红耳赤，希望此事是个误会，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攻下那个地方并把它烧成废墟。那个地方有英国人和勃艮第派的士兵们重兵把守，而且等待着来自巴黎的援兵。我们于天黑之前在城门前安营扎寨，狠狠打退了敌人向我们发起的一次进攻。

贞德向特鲁瓦的守军发出了招降书。守军司令见她没有炮兵便不屑一顾，对她作出了轻蔑的答复。在五天的时间里，我们与他们交涉，与他们谈判，可是一无所获。国王甚至想打道回府，就此作罢。他不敢继续前进却把这个坚固的阵地留在后方。拉伊尔进了一言，谴责了陛下的某些顾问们：

“奥尔良圣女自告奋勇发起了这次远征。依我之见，我们应该按她说的去做，而不能听从别人的话，不管他有何来历，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身份。”

拉伊尔言之有理，颇有见地。于是，国王把圣女叫来，让她谈一谈对前景的看法。她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那个地方三天后将是我们的。”

自命不凡的大法官现在插话道：

“要是我们对此有把握，那么我们会在这里等待六天。”

“六天，是真的？以天主的名义，先生们，我们明天就进城！”

然后，她上了马，策马走在队列前，大声喊道：

“做好准备——干吧，战友们，干吧！我们在黎明发起攻击！”

那天夜里她忙得不可开交。她像个普通士兵那样亲自动手。她下令将柴捆准备好，以便扔进城壕当桥用，像个男人一般干这件艰苦的活儿。

东方破晓，她站在进攻队伍的最前列，冲锋号响起来了。就在此时，从墙后迎着微风飘起了停战旗，特鲁瓦未发一炮便俯首称臣。

第二天，国王威风凛凛地进城，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贞德走在他的身旁，武士高举着军旗。现在这支军队已是锐利之师，因为它从建军开始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此时，发生了一件怪事。根据与该城签订的协议，英国和勃艮第派的守军得到允许将他们的“财物”随身带走。这么做没有错，因为要不然他们怎么糊口呢？很好，这些人都将通过同一座城门离去。在指定他们离城的时刻，我们年轻人和矮子一起到那座城门口去看他们离开。不一会儿，他们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走来，步兵走在最前头。在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背着一大包东西，其体积和重量都使他们力不从心。于是我们私下说，这些人很有钱，不像是贫穷的普通士兵。在他们走近时你们会怎么想？每一个恶棍都背着一个法国战俘！你们瞧，他们正在把“财物”带走——他们的财产——严格按照协议的准许。

现在想一想吧，这么做多么聪明，多么巧妙。别人有什么话可说呢？别人能做些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毕竟是在做他们有权做的事。这些战俘是财产，谁也不能否认。天哪，要是那些人是英国战俘，想一想这是多么丰厚的战利品啊！因为一百年来英国战俘很稀少，很宝贵，而法国战俘就不同了。一个世纪以来，法国

战俘多如牛毛。拥有法国战俘的人一般来说不会花很长时间关押战俘以索取赎金，而会在不久后便杀死他，以节省养活他的费用。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法国战俘的价值多么微乎其微。在我们拿下特鲁瓦时一头小牛价值三十法郎，一只羊值十六法郎，而一个法国战俘才值八法郎。另外一些动物的价格更高——其价格肯定高得令你们难以相信。你们要明白这就是战争。战争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它使肉价昂贵，使战俘的价格低廉。

啊，这些可怜的法国人正在被背走。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无法从长计议，但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派出一个传令兵火速去贞德处，同时和法国卫兵一起挡住对方的队伍，和他们进行谈判——你们明白，这是为了拖延时间。一个大块头勃艮第人发起火来，破口大骂，说谁也别想阻止他，他要离开，而且要带上他的战俘。可是我们拦住了他，他明白打错主意了——他是走不了的。他发出最疯狂的诅咒和谩骂，然后把他的战俘从背上解下来，让他站在那里。那战俘全身被捆绑着，无可奈何。勃艮第人抽出刀对我们说话，眼里露出讥讽挖苦和趾高气扬的神色：

"按你们的说法我不可以把他带走——不过他是我的，谁都无话可说。既然我带不走他，即我的这份财产，那么，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是的，我能杀死他。我有那种权利，甚至连你们中间最傻的人也不会有疑问。哼，你们没有想到这个吧——混蛋！"

那个倒霉的、饥肠辘辘的人用凄惨的目光望着我们，向我们乞求救命，说他家中有妻小。想一想吧，他的这番话如何扣动了我们的心弦。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那个勃艮第人在行使他的权利，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为那个战俘而乞求和说情。我们这么做了，而那个勃艮第人对此很得意。他持刀的手一动也不动，继续听大家说话，一边听一边大笑。他的行径把我们激怒了，这时武士说：

"求求你们，年轻的先生们，让我来诈一诈他，因为在一件

需要进行劝说的事出现时，在那个方面我确实有天生的本领，了解我的人都会这么告诉你。你们笑了，这是对我的自负自大的惩罚，可是我向你们承认这是我咎由自取的。尽管如此，要是我可以稍稍要一要，只是稍稍……”他一边说一边走向那个勃艮第人，开始轻声地说话，语气即亲切又柔和。他提到了圣女，正要说她出自善良的心肠如何会奖励和称赞他即将做出的富有同情心的举动，他的话被打断了。那个勃艮第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说着侮辱贞德的话。我们冲上前去，可是矮子气得脸发青，把我们推开，并用非常庄重和严肃的语气说：

“我希望你耐心一点。难道我不是她的卫士？这就是我的事。”

他一边说，一边突然猛地伸出右手卡住那个高大的勃艮第人的脖子，就这样扯得他直挺挺地站着。“你侮辱了圣女。”他说，“而圣女就是法兰西。说那种话的舌头需要长期休假。”

人们听到了沉闷的骨头碎裂声。那个勃艮第人的眼球开始从眼眶里突出，茫然地、呆滞地、无神地瞪着。他的脸色变深，成了酱紫色。他的双手无力地垂下，他的身子痉挛着瘫软下来，所有的肌肉都已放松，失去了功能。矮子松开手，就这样这具大块头死尸一动也不动，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我们给那个战俘松了绑，对他说他已经获得了自由。他那低声下气、忍辱含垢的模样一下子变得欣喜若狂，他的丧魂落魄的恐惧变成了孩子气的愤怒。他快步走到尸体的旁边猛踢，向尸体的脸上吐唾沫，站在尸体的身上蹦蹦跳跳并将泥土塞到他嘴里。他大笑着，讥笑着，诅咒着，并且像个喝得酩酊大醉的魔鬼那般骂着下流、野蛮的话。这种情形是在意料之中的，在当兵的这一行当中几乎出不了圣人。许多旁观者哈哈大笑，还有一些人无动于衷，谁也没有感到惊讶。可是，这个获得自由的人现在疯狂地蹦跳到等待着的一长列队伍的近旁。此时，另一个勃艮第人突然



挥刀向他的脖子砍去，可怜他一边发出垂死的尖叫声，一边倒了下去，他的鲜红的动脉血像光线那样笔直鲜明地喷射到十来米那么远。周围的朋友和仇敌都发出了快活的笑声，于是，结束了我的缤纷多彩的军事生涯中最快活的事件之一。

现在，满脸焦虑的贞德匆匆赶来了。她考虑了守军的要求，然后说：

“你方有权，这是明摆着的。我们在协议中粗心地用了这个词，它的含义太广。可是你们不能把这些可怜的人们带走，他们是法国人，所以我不会让你们把他们带走。国王会把他们每一个人都赎回来。等一等，我会从国王那里给你们捎信的，不准伤害他们头上的一根头发，因为我和你们挑明了，那样做会使你们付出昂贵的代价。”

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无论如何，战俘们的安全暂时有了保证。然后，她赶紧骑马离开，到国王那里要求支付赎金，而且不愿意听任何敷衍搪塞的话或借口。国王让她自行处理，她就径直骑马返回，以国王的名义将战俘们赎出，使他们获得了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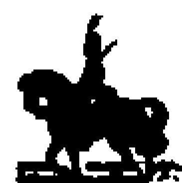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章　法兰西的继承人得到加冕

我们就是在此地再次见到了王室宅邸总管。在离开家乡后的最初那些日子里，贞德曾在希农逗留，那时就借住在他的城堡里。承蒙国王的批准，她现在任命他为特鲁瓦行政长官。

现在我们再次进军。沙隆向我们投降了。在沙隆，有人在与贞德交谈时问她对未来是否有担心的事，她说有的，就害怕一件事——背叛。有谁会相信呢？有谁能料到呢？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贞德的话是预言。的确，人是可悲的动物。

我们在进军，进军，一直在进军，最后，在7月16日，我们的奋斗目标进入了视线，于是我们从远处望见了兰斯大教堂那高耸的塔楼！从前到后，部队发出了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瞧一瞧贞德吧，她骑在马上，全身披挂着白色的盔甲，凝视着，沉思着，姿态优美，脸上露出深深的、深深的喜悦，那不是人世间的喜悦，噢，她已不是凡人，而是精灵！她的崇高使命即将完成——在完美无瑕的胜利中完成。明天她就会说："我的使命完成了——让我自由地离开吧。"

我们安营扎寨。接着，隆重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人们奔走

着，忙碌着，忙得不可开交。大主教率领着庞大的代表团到来了，接踵而来的还有成群结队、一批接一批赶来的市民和老乡，他们欢呼着到来，挥舞着旗帜，吹奏着音乐，拥过我们的营地。前来庆贺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人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兰斯的那一夜成了不眠之夜，人们敲打着锤子，装饰着市容，筑起一座座凯旋拱门，并且把古老的教堂里里外外都打扮得富丽堂皇。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加冕典礼将于九时开始，持续五小时。我们都明白，英国人和勃艮第人的守军已经完全放弃了对贞德的抵抗，而且我们将看到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殷勤地敞开，全城的人都将热情地欢迎我们。

这是个美好的早晨，阳光明媚，凉爽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一队队士兵从营地走出，排成一长列，踏上了和平的加冕战役的最后征程，他们士气高昂，阵容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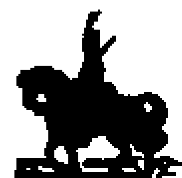
贞德骑在黑马上，陆军中将和随身侍从簇拥在她的周围。她策马就位，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检阅和告别仪式，因为从今以后她不想再当军人，也不会再和这些军人或其他军人一起从军。全军都知道了这一切，以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战无不胜的、年轻的总司令姑娘的那张脸，那是他们的喜爱，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热爱。他们在心中为她起了许多高贵的称号，称她为“天主的女儿”“法兰西的救星”“胜利的心上人”“基督的侍从”等，还给她起了些更亲切的称号，恰似人们对所宠爱的孩子们所说的质朴、直率的亲密称呼。于是，人们现在看到了一件新鲜事，这件事产生于那时双方都拥有的情感。在过去的检阅中，士兵们总是在欢呼声中快速通过，高昂着头，双眼炯炯有神，战鼓咚咚作响，乐队演奏着凯歌。可是现在看不到这种景象了。要不是有那扣人心弦的响声，人们就会闭上眼睛，在想像中以为自己已置身于死人的世界中。在夏日的寂静中，那是进入人耳的惟一响声——只有一种响声——那就是正步行进的部队发出的沉闷的脚步

声。在密集的队列通过时，士兵们把右手举到太阳穴边，手掌向前行军礼，并转脸面对贞德的脸，心中在默默地说着“天主保佑你”和“再见”，而且尽量在她的面前多停留一会儿。他们在走过去很多步后仍然举手保持着恭敬的敬礼姿势。每当贞德用手绢擦眼泪时，人们会从队列中士兵的脸上看到一丝丝动情的震颤。

胜利后的检阅使人欢天喜地，可是这一次检阅令人心酸。

我们现在策马走向国王的下榻处，即大主教的乡村宅邸。国王已准备就绪，于是我们快步离开，到部队的前列就位。此时，来自乡村的人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到来，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想见贞德一面——自从我们的第一天行军开始以来人们每天都在这么做。我们的队伍正在通过平坦的草原，而那些农人在草原上夹道而立，形成了双层分界线。他们的队伍贯穿整个草地，在路的两旁形成了颜色亮丽的宽阔彩带，这是因为队列中所有的农家姑娘或妇女都身穿白上衣和深红色裙子。在我们的前方，由罂粟花和百合花组成的边界无边无际地延伸出去——看上去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在这些日子的行军中，我们通过的就是这样的路！一路上，那无数的鲜花并不直立在花茎上——不，那些花——那些人形的花总是跪着，举起手，抬头面向贞德，感激得泪如泉涌。一路上，那些最靠近路边的人抱起她的脚吻着，把被泪水湿润的脸颊亲昵地贴上去。在这些日子里，在她路过之处，我从未见到站着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也没有见到不脱帽的男人。在后来的大审判中，这些动人的情景被当作攻击她的武器。她成为人们崇敬的对象，这就证明她是个异教徒——那个不公正的法庭就是这么声称的。

我们接近兰斯城，此时，在蜿蜒的城墙和塔楼上旗帜飘扬，而且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呈现出一片喜庆气氛；火炮的轰鸣声在空中回响，飘浮的黑色烟雾把我们笼罩起来。我们威风凛凛地进入城门，在城里列队穿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身穿节日盛装、

举旗跟在我们的后面向前走；我们经过的道路两旁始终挤满了欢呼的人群，所有的窗前都人头攒动，所有的屋顶上都站满了人；阳台上垂下艳丽、雍容的彩布；人们挥动着手帕，从远处望去仿佛在下着一场暴风雪。

教堂的祈祷文中引用了贞德的名字——在此之前，这是一种仅仅给予王族的荣誉。然而，贞德从平民百姓那里得到了更亲切、更引以为自豪的荣誉：他们制作了铸有她的肖像和盾牌的铅纪念章，戴在身上作为护身符。这样的情形随处可见。

我们在大主教宅邸的门前停下，这将是国王和贞德的住处。国王派人去圣雷米大教堂取圣瓶，或者叫圣油瓶。圣雷米大教堂就在我们进城时通过的那座城门的对面。此圣油并非凡油，是在天国制成的，那只瓶子也一样，装有圣油的瓶子是由一只鸽子从天国带下来的。那瓶圣油被送到圣雷米神父那里，当时他正要去给皈依了基督教的克洛维斯国王[①] 施洗礼。我知道这是真事，我早就知道了，因为弗隆特神父在栋雷米曾把此事告诉我。我无法描述当我在见到圣油瓶，并意识到亲眼看到了一件真正来自天国之物时所产生的那种难以名状的敬畏感，天使们也许见过这样的情景，而天主自己肯定也见过，因为圣油就是他送来的。我正在注视着圣油瓶——我本人一时有个触摸它的机会，可是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天主是否触摸过它。他很可能触摸过圣油瓶。

给克洛维斯涂的油正是来自这只瓶子，从那时起，给法兰西所有国王涂的油都来自那只瓶子。是的，就是从克洛维斯那时起，那是九百年以前的事了。于是，正如我所说的，国王派人去取圣油瓶，这时我们就等待着。我认为，加冕典礼要是缺了它根本算不上是加冕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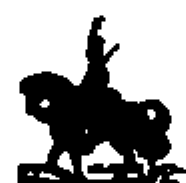
① 克洛维斯（466～551），欧洲中古时代的法兰西王国奠基者，曾将墨洛温王朝的版图扩展至西欧大部地区。

现在，为了去取那只圣油瓶必须举行一个非常古老的仪式，否则，圣雷米大教堂的神父、世袭的圣油永久保管人是不会把它交出的。因此，国王按惯例派出五位大贵族，让他们以及马匹都身穿盛装，全副武装，作为兰斯大主教以及他手下神职人员的仪仗队庄重地骑马到大教堂去，并按国王的要求领受圣油。在这五位大勋爵整装出发前，他们并排跪下，将戴着铁臂铠的双手举在面前，手掌合起，以他们的生命起誓安全护送神圣的油瓶，并在国王的涂油仪式结束后再将它安全地送回圣雷米大教堂。于是，在这些贵族的护送下，大主教和他的助手们前往圣雷米大教堂。大主教身着盛装，头戴主教帽，手持十字架。他们在圣雷米大教堂的门前停下，排成整齐的队伍，准备接受圣瓶。不一会儿，大家听到了低沉的风琴声和唱诗班的唱歌声，然后看见一长串火炬从昏暗的教堂里延伸出来。教堂的本堂神父穿着圣服，手持圣油瓶来到人们的面前，他的助手跟在他后面。他郑重地将圣油瓶交给大主教，然后，主教一行开始返回。此时的情景十分壮观，因为他们一路上一直走在夹道相迎的男男女女中间。在那来自天国的令人敬畏的圣物经过时，人们把脸伏在地上，默默地、惊恐地祈祷着。

这一庄严的队伍来到了教堂宽大的西门口。在大主教踏进门时，雄壮的音乐声响起，在宽敞的大厅里回荡。教堂里挤满了人——有上千人，大厅中只留下一条通向大厅中心的宽阔通道。大主教和神父们就从这条通道走过。那五个气度不凡的人跟在他们的后面，骑在漂亮的马鞍上，每一个人都举着自己的邑旗——而且在骑马行进！

噢，这是个盛大的场面。在宽敞的大厅里，透过刻有图案的窗户，多彩、绵延的光芒远远地洒下，照耀在骑马行进的大主教一行身上——噢，没有比它更宏伟的场面了！

他们策马径直来到唱诗班的前面——据说那里离大门足足有

一百二十米。大主教让他们退下，他们深深地鞠躬，帽子上的羽毛都碰到了马脖子。他们把那些自豪地昂首阔步、欢蹦乱跳的马儿一路赶回到门口——这真是赏心悦目的场面。然后，他们让马儿用后脚站立，让它们转圈子，最后飞奔而去。

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教堂内出现了深深的寂静和等待中的停顿，那种寂静如此深沉，仿佛挤在里面的数千人都沉浸在无梦的酣睡之中——噢，你们甚至能觉察到最轻微的声音，比如昆虫发出的使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等。接着，四百只银喇叭吹起洪亮、圆润的曲子，贞德和国王出现在西大门的尖顶拱道上。他们在暴风雨般的欢迎声中肩并肩慢步向前走——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叫喊声，还混杂着风琴发出的低沉的鸣响和唱诗班唱出的连绵不断的胜利之歌。武士举旗走在贞德和国王的后面，他现在是个尊贵的人物了，摆出一副得意和傲慢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人们在看着他，注意到了套在他铠甲上的华丽的礼服。

戴布雷爵士是法兰西王室总管的代表，他手持国剑走在武士的身旁。

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衣着华贵的人，按身份的高低排列先后，他们身着代表法兰西非神职贵族身份的服装。他们是三个有王室血统的亲王、拉特雷莫耶和年轻的德赖伐尔两兄弟。

再往后面，走着神职贵族的代表——兰斯的大主教，拉昂、沙隆和奥尔良的主教，还有另外一个主教。

最后是高级侍从官，即我国的所有大将军和大人物。人人都渴望着看他们一眼。透过嘈杂的声音人们始终能听到呼喊声，于是知道他们两个走到了哪里："奥尔良的私生子万岁！""魔鬼拉伊尔永生！"

威严的队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庄重的加冕典礼开始了。加冕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场面隆重——其间有祷告，有唱圣歌，有布道，以及适合于这个场合的一切项目。贞德在这几个小时里

始终站在国王的身边，手执自己的军旗。瞧，那隆重的一幕终于开始了：国王起誓，并被涂上圣油。一个身穿盛装的人用垫子托着法兰西的王冠走过来，跪在地上把王冠献上，后面跟着挽衣襟的人和其他仆人。国王看上去犹豫不决——事实上他确实在犹豫，因为他的手在伸到王冠的上方、手指做出拿王冠的姿势时停在了空中。不过他只犹豫了片刻——尽管这一片刻非同小可，使两万人停止了心跳，屏住了呼吸。是的，只是片刻，然后他看到了贞德的眼睛，而她的目光充满了她那深感欣慰的伟大灵魂对此表达出来的欢乐。于是，国王微笑起来，把法兰西的王冠拿在手中，立即将它优雅地、庄严地举起来戴到自己的头上。

此时爆发了多么惊天动地的响声！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叫喊着，欢呼着，唱诗班在歌唱，风琴在演奏。在教堂的外面，钟声在敲响，大炮在轰鸣。

这个农家孩子的匪夷所思的梦、异想天开的梦实现了，英国人的势力被粉碎了，法兰西的继承人戴上了王冠。

贞德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在国王的脚跟前跪下，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他。此时在她的脸上浮现出极其圣洁的欢乐。她的嘴唇在颤抖，她的话语柔和、低沉、断断续续：

"尊贵的国王啊，我们已经根据天主的命令实现了他的意愿，也就是您应该到兰斯来接受理应属于您、而不属于别人的王冠。天主赋予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请您赐予我安宁，让我回到母亲的身边。她很穷，而且已经年迈，需要我的照顾。"

国王扶她起来，在所有在场的人面前用最高尚的话语称赞了她的丰功伟绩。他授予她贵族身份和封号，使她的地位相当于伯爵，也根据她的尊贵地位赐予她家仆和官员。然后他说：

"你拯救了王位。说吧——提吧——要求吧，不管你要求得到什么样的恩典，我都会满足你的，即便会使王国贫困也在所不惜。"

此话说得好，有国王的气派。贞德立即再次跪下，说：

“噢，仁慈的国王啊，要是您出于同情心愿意发话，那么我请求您发布命令，我家乡的村庄由于遭受战争而贫困，就让它免纳捐税吧。”

“这个命令就按你说的发布。说下去吧。”

“我说完了。”

“说完了？就那么些？”

“就这么些，我没有别的祈求。”

“可是这算不了什么——微不足道。提要求吧——不要有顾虑。”

“尊贵的国王，我确实提不出要求了。别逼我，我没有别的请求，就这么些。”

国王显得很难堪，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似乎在试图理解和领悟这种不可思议的无私之心的全部含义。然后他抬起头，说：

“她打下了王国，给国王加了冕，而她所要求的和愿意接受的就是这一微乎其微的恩典——甚至连这一恩典也是为了他人，而不是为了她自己。这实在是了不起。有的人在头脑里和心中所拥有财富的价值超出了国王所能添加的价值，即使国王倾其所有也是如此，而贞德的举动与这种人的高尚境界是能够相媲美的。她的愿望将得到满足。好吧，现在我就颁布法令：从今天起永远免去栋雷米，即法兰西救星，被称为奥尔良圣女的贞德的家乡的所有捐税。”国王的话音刚落，欢快的银号声响了起来。

你们瞧，她早在栋雷米的草原上出神时就已见到这一情景，当时我们还问她，说不定国王会让她指定想得到的恩典，那时她会向国王提什么样的要求。可是，不管她以前是否预见到这一情景，这一举动说明，尽管她已经有了炫目的风采，她还是当时的她，仍然是个淳朴、无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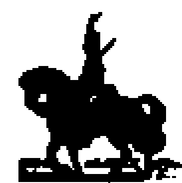
是的，查理七世“永远”免除了那些捐税。国王或国人的感激之情常常会淡化，他们的诺言常常会被忘却或遭到蓄意的违背。可是，你们这些法兰西的后代应该自豪地记住，法兰西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诺言。从那天起六十三年已经过去了，栋雷米所在地区的捐税从那时起征收了六十三次，那个地区的所有村庄都交了税，只有一个村庄除外——栋雷米。税收官从不光顾栋雷米。栋雷米早已忘记了这个可怕的、给人带来悲哀的幽灵长的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税收官填了六十三本收税记录簿，这些记录簿与其他公共记录本一起保存在那里，谁愿意看就可以去查看。在这六十三本记录簿上，在每一页的顶部写着村名，在村名的下面计算和列出了该村沉重的纳税负担。所有的村庄都被列了出来，只有一个村庄例外。这是事实，正如我告诉你们的那样。在这六十三本记录簿的每一本上都有一页的抬头为“栋雷米”，可是在那个名称下没有出现一个数字。在应该出现数字的地方就写着六个字，在那些年里，这六个字年年都写在记录簿上。是的，这一页为空白，上面总是写着这些可喜的话——令人感动的纪录。在那页上写着：

栋雷米

免税——圣女[①]

“免税——圣女”多么言简意赅，可是表达了多么丰富的含义！这是国家在说话。你们已经目睹了那件务实的事，一个政府对那个名字表示尊敬，并对其成员说：“脱帽，走过去，这是法兰西的命令。”是的，诺言得到了遵守，将永远被遵守。“永远”，

① 以上两行为法语。



国王就是这么说的。[1]

下午两点，加冕典礼终于结束了。然后，人们又排成队，在贞德和国王的带领下庄严地走过教堂的中部，此时所有的乐器和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欢乐的声音，确实令人听来心潮澎湃。贞德一生中的第三个重大日子就这么结束了。这几个日子间隔得多么近啊——5月8日，6月18日，7月17日！

---

① 这一诺言被忠实地遵守了三百六十多年。然后，过于自信的八旬老人的预言失灵了。在法兰西大革命的动荡中，诺言被忘却，恩典被收回。那恩典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赐予任何地方。贞德从未要求人们记住她，但是法兰西心怀着永不熄灭的热爱和尊敬怀念着她；贞德从未要求为她塑像，可是法兰西为她塑了大量的像；贞德从未要求在栋雷米建教堂，可是法兰西正在那里建一座教堂；贞德从未要求得到圣徒的身份，可是甚至连那一身份她也即将得到。贞德并没有要求过，可是每一样东西却给了她，而且慷慨大方地给了她，可是，她的确要求过并且已经得到的那一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却被剥夺了。这当中有着某种无穷尽的悲哀。法兰西欠栋雷米一百年的税，在其疆域内难以找到一个会对偿还债务投反对票的公民。——马克·吐温原注

第三十六章　贞德听到家乡的消息

我们上马骑行，色彩绚丽的服装和起伏的翎毛煞是好看，这是个值得怀念的场面。我们走过夹道迎送的人群，当我们走到他们正对面时，他们齐刷刷地跪下，恰似稻穗在收割人的面前倒下。他们跪在那里高声欢呼着，对已任圣职的国王和他的同伴、法兰西救星兴奋地表示祝贺和欢迎。可是，当我们的队伍逐渐走过市里的主要地段，即将结束游行，在接近大主教的宅邸时，人们却在右前方一所名为“斑马”的小客栈附近看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两个男人没有跪下，而是站着！他们站在前排跪着的人的行列中，魂不守舍，目瞪口呆。是的，这两个人穿着农民的粗布衣服。两个戟兵愤怒地扑上去，正准备教训他们一顿，可是在他们正要抓住这俩人时，贞德一边喊“且慢”，一边从马鞍上滑下，向这两个农民中的一个张开了双臂，用各种各样的亲切称呼来叫他，并且抽泣起来。这是因为那人是她的父亲，而另一个是拉克扎舅舅。

这个消息四处传开了，欢迎的叫喊声响起。就这么一会儿工夫，那两个被人瞧不起、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出了名，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羡慕，人人都渴望能看他们一眼，由此在一生中都能够说他们见过贞德的父亲和舅舅。让她实现这样的奇迹是多么的容

易！她就像太阳，不管她的光辉照耀到怎样昏暗、卑贱的物体上，那物体马上会沉浸在荣耀之中。

国王仁慈地说：

“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

于是，贞德把他们带到国王的面前。她喜气洋洋，爱心荡漾；而他们心惊胆战，帽子拿在颤抖的手中。国王伸出手让他们亲吻，此时人们羡慕地、赞叹地注视着。国王对老达克说：

“你是这个将不朽的声望传播到人间的孩子的父亲，为此而感谢天主吧。到了各国的国王都已被人们忘却的那一天，你的名字仍将在人们的口中流传，你不应该在昙花一现的功名和显赫一时的人物面前光着头——把帽子戴上吧！”他在说这番话时确实显得非常洒脱大度，有王者的气派。然后，他下令把兰斯的行政长官叫来。他来了，低头、脱帽站着，这时国王对他说：“这两位是法兰西的客人。”并命令他对他们盛情款待。

与其拖到后面，倒不如现在就交代一下，即达克老爹和拉克扎住在“斑马”小客栈，后来也一直住在那里。行政长官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房间，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享受礼遇，也安排了精彩的娱乐活动。可是他们毕竟只是卑贱、无知的农民，对这一切都心怀恐惧，他们享受不了这一切，可怜的人儿，他们请求免除这一切，于是得到了安宁。他们甚至连手也不知往哪处搁，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不让手被踩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长官尽了全力。他让客栈老板提供整个一层楼供他们使用，令他提供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并由市里来付账。行政长官也给他们俩各提供了一匹马及鞍具，这使他们既自豪又兴奋又吃惊，以致他们连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们有生以来从没有梦见过如此的荣华富贵，起初也不敢相信那些马是真马，不会化成雾被吹散。他们的脑海中离不开这些排场，于是他们的言谈总是从那里引出，而且把动物的话题拉进来，他们会在此处说“我的马”，在彼处说“我的

马"，到处在提到马。他们品味着这几个词，馋涎欲滴，他们叉开腿，将拇指插到腋窝里，此时的感觉就像善良的天主眺望着正在深邃的空间里奋力运行的一串串星座，并满意地想到这一切属于自己——都属于自己时的那种感觉。噢，他们是人们所见过的最幸福、最淳朴的老孩子。

城里人在下午举行隆重的宴会招待国王、贞德、宫廷成员和高级侍从官。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达克老爹和拉克扎被叫了进来，可是直到在得到承诺，保证让他们独自坐在廊台上观看，能够看到宴会的情景却不会受到惊扰之后，他们这才斗胆进了场。于是他们就坐在那里，居高临下目睹了这一盛况。他们看到心爱的小女儿得到了难以置信的礼遇，而她面临那些蚀魂销魄的荣誉却有着天真的镇静，毫不畏惧，此时他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然而，她的镇静终于受到了惊扰。是的，她在国王的仁慈话语所造成的压力下保持了镇静，在达兰松和私生子的赞美之词的压力下保持了镇静，甚至在拉伊尔引起轰动的响亮吼声所造成的压力下也保持了镇静。可是，正如我所说的，后来终于有一件事使她失去了自制。因为在宴会结束时，国王举起手令大家肃静，他举手等待着，直到一切响动都平静下来，这时的寂静是多么的深沉，仿佛人们都能摸得到。此时，从这个宽阔之地远处的某个角落响起了哀婉的声音，从着了魔似的寂静中飘来我们的《布勒蒙的仙女树》这支粗浅、古老、简朴之歌曲的柔和、甜美、浑厚的调子。这时，贞德无法控制住自己，她抬起双手掩住脸哭泣起来。是的，你们瞧，她的庄严和气势顷刻之间被化解了，她再次成为在宁静的草场上牧羊的年幼的孩子，而战争、受伤、流血、死亡以及疯狂和纷乱的战斗成了一场梦。啊，这向你们显示了音乐的威力，音乐像是魔术师之王，举起魔杖，说出秘语，于是，所有真实的事情化为乌有，而脑海中虚无飘渺的东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那个甜蜜、亲切的惊奇正是国王的发明。的确，在他的天性中隐藏着高尚的东西，尽管人们难得一见。他总是让诡计多端的拉特雷莫耶和其他那些人出头露面，而他自己很懒惰，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事，免得自己受打扰或纠缠。

在夜幕降临之时，我们这些来自栋雷米的随身侍从来到客栈，与贞德的父亲和舅舅在他们的专用客厅里相聚，我们开怀痛饮，开始拉起家常话，谈起栋雷米和邻居们。这时，有人从贞德住处送来一个大包裹，放在那里等她来处理。不久，贞德来了，她把卫兵打发走，说她将住在父亲的房间里，和父亲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这样就等于又回到了家。我们这些侍从按规矩起身站立，直到她让我们坐下为止。然后，她转过身来，看到两个老人也站起来了，而且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没有一点军人姿态，这使她想笑，可是她忍住了，因为她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她请他们坐下，依偎在他们的中间，各拉住他们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并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中。她说：

“现在我们不需要什么规矩了，我们之间是亲人和小伙伴，就像以前那样，因为我现在已经结束了那场大战，你们带我回家吧，我将看到……”她住了口，她那幸福的脸一时阴沉下来，仿佛在她的头脑里出现了怀疑或预感，然后她的脸又明快起来。她带着渴望的语气说：

“噢，但愿这一天已经到来，那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老父亲很惊讶，说：

“怎么，孩子，你是在说真的吗？你做的这些大事情使你受到每一个人的夸奖，而你还将赢得那么多的荣誉，难道你想放弃了吗？你不想和亲王和将军在一起，却要再次当一个辛苦的村民和无名小辈，难道是这么一回事吗？你这话说得不在理。”

“是不在理。”拉克扎舅舅说，“听到她的话我很吃惊，真是弄不明白。听到她说不再从军，比当初听她说要去从军还觉得奇

怪。我告诉你，可以说这是我到今天、到这个时辰为止听到过的最奇怪的话。但愿贞德能说个明白。”

“这不难说明白。”贞德说，“我从来不喜欢受伤和受苦，从我的天性来说也不愿意让别人受伤或受苦。争论总是使我烦恼，喧哗和战乱并不是我的喜爱。我的性情偏爱和平和宁静，喜爱所有具有生命的东西。我天生就是这么一个人，想到战争和流血，以及伴随着它们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悲伤和哀悼，我怎么能忍受呢？但是，天主通过他的天使对我下达了伟大的命令，我怎么能违抗呢？我遵命而行。他有没有命令我做很多事情呢？没有，只有两件：解奥尔良的围，在兰斯给国王加冕。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我已经得到了解脱。当我看到一个可怜的士兵倒下，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难道我没有在自己的体内也感受到他的痛苦，并在自己的心中感受到他家人的悲痛吗？不，我每次都感受到了。噢，我现在得到了解脱，不再目睹这些残酷的事，也不再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大的快乐！那么，我为什么不应该回到家乡的村庄，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呢？这就是极乐世界！我想这么做，你们却觉得奇怪。啊，你们是些男人——只是些男人！母亲会理解我的。”

他们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看上去神情茫然。后来，老达克说：

“是的，你的母亲会理解的——这话不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女人。她老是在牵挂着，牵挂着，牵挂着。她在夜里会醒来，躺在床上牵挂着——也就是说，担心着，为你而担心。夜里下暴风雨时，她会叹息，并说：‘啊，天主怜悯她吧，她和可怜的浑身湿透的士兵在外面淋着雨呢。’当闪电亮起、雷声响起时，她会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擅抖着说：‘这就像可怕的炮声和闪光，她不知在哪里面对着开火的大炮冲锋呢，而我却不能在那里保护她。’”



“啊，可怜的母亲，太可怜，太可怜了!”

“是的，她是个非常奇怪的女人，这种情形我已经见过好多次了。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全村人都无比自豪和欢乐时，她会疯狂地跑来跑去，直到了解到她想打听的惟一一件事——你是不是平安为止。然后她就跪在泥地上赞美天主，直到精疲力竭为止。这一切全是为了你，因为她一次也没有谈到过战争。她一直在说：‘现在结束了——现在法兰西有救了——现在她会回家了’——但她总是很失望，于是悲伤地走来走去。”

“别说了，父亲！我的心都要碎了。等我回家去她就放心了。我会帮她干活，让她放心，让她不再为我而痛苦。”

贞德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然后，拉克扎舅舅说：

“你实现了天主的意愿，亲爱的，已经得到了解脱，这是千真万确的，谁也否定不了。但是国王会怎么办呢？你是他最好的军人，要是他命令你留下呢?”

这番话击中了要害——而且很突然！这使贞德过了好一会儿才从这一惊骇中回过神来。然后，她简单、轻松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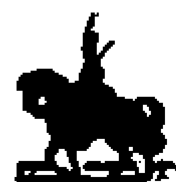
“国王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人。”她沉默、思考了片刻，她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并快活地说：“别再想这些事了——没有时间去想。告诉我家乡的情况吧。”

于是，两位爱嚼舌头的老人聊着，说着，谈到村里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听了这一切真令人愉快。贞德出于好心让我们一起聊天，可是我们当然聊不起来。她是总司令，而我们是无名小辈；她在法兰西大名鼎鼎，而我们只是些不入眼的尘埃；她是亲王和英雄的伙伴，而我们是微贱之人的伙伴。由于她受到天主的直接委任，所以她的地位在整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势力之上。一言以蔽之，她是圣女贞德——这句话概括了一切。在我们的面前她是圣人。既然她是圣人，这就意味着在她和我们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无法和她亲近。没有办法，你们自己

就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她又很像个普通人，如此善良，如此仁慈，如此亲切，如此和蔼，如此活泼，如此迷人，如此纯真，如此不做作！我现在只想得出那么些字眼，但还不够。不够，太少，太刻板，太粗浅，不能全面概括，连一半都不能。那两位朴实的老人无法理解她，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了解凡人，因此没有别的标准来衡量她。在他们最初的少许胆怯消退之后，她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个姑娘——只不过如此。这使人诧异。看到他们在她的面前如此镇静，如此从容，如此自在，听他们就像对法兰西别的姑娘交谈那样与贞德交谈，这有时会使人颤抖。

噢，那个朴实的老拉克扎坐直了身子，用低沉的语调讲了一个人们所听到过的最乏味、最空洞的故事，可是他和达克老爹从未想过这个故事不雅，也从未意识到这个愚蠢的故事绝不是庄严的、有价值的历史。这个故事毫无价值，他们认为这个故事既凄凉又悲惨，但事实上一点也不悲惨，其实很可笑。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迄今也一直这么认为。的确，我知道这是个可笑的故事，因为它引得贞德哈哈大笑。故事越是讲到伤心之处，贞德越是笑得厉害。武士说，要不是贞德在场他也会发笑，诺埃尔·朗居松也这么说。这个故事讲的是老拉克扎两三个星期以前在栋雷米去参加一个葬礼。他满脸和满手都长了疙瘩，于是让贞德在那些疙瘩上抹一些药膏。贞德一边抹着药膏一边安慰他，尽可能说一些同情的话，这时，他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他先问她是否记得她离开时留下的那头黑牛崽，她说还记得呢，那头牛崽很可爱，她很喜欢它，不知现在情况好吗？——她问了好多关于那头牛崽的问题。他说那头牛崽现在已经长成小牛了，欢蹦乱跳，他将在葬礼上起重要的作用。贞德问："那头公牛？"他说："不，是我自己。"不过他说公牛的确也参与了，不是因为它受到了邀请，因为它没有受到邀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走到了仙女树

的那一边，在草地上睡着了。他穿着考究的丧服，帽子上垂下一长条黑布拖在背后，在他醒来时，他根据太阳的位置知道天色已有多么晚，不能再耽搁了，他急急忙忙跳起来，看到小牛在那里吃草，心想也许能骑着它赶一程路，以争取时间。于是，他将一根绳子绕在牛的身上当做把手，并且给它套上笼头以便控制前进方向，然后，跳上牛背出发了。可是，这头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不喜欢这种情形，它一边到处乱窜，一边咆哮着，前扑后跳。拉克扎舅舅领教够了，想下来换头牛骑，或者采取更加平安的方式，可是他不敢尝试。与此同时，他开始烦躁起来，忐忑不安，头昏脑胀，在星期天不该是这样。可是那头牛后来大发雷霆，向山坡下飞跑而去，尾巴在空中晃动着，并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在村庄的边缘处他撞下几只蜂窝，于是蜜蜂逃出来一起参加旅行，它们像一片黑云似的嗡嗡移动着，几乎把那人和牛都遮盖住了，并且戳着他们，拥着他们，刺着他们，扎着他们，使他们鬼哭狼嚎，狼嚎鬼哭。现在他们像飓风那般浩浩荡荡地穿过全村，拦腰袭击了出殡队伍，使那些人连滚带爬，抱头鼠窜，其余的人也尖叫着四散逃命。每个人的身上都包着一层蜂，葬礼上只留下孤零零的尸体。最后那头公牛跑向河边，跳入水中，当人们将拉克扎舅舅捞起时，他被淹得只剩下一口气了，他的脸看上去像掺了葡萄干的布丁蛋糕。这时，这个老傻瓜转过身来，长时间地、茫然地注视着贞德，贞德将脸贴在垫子上，显然已经笑得有气无力。他说：

“你猜她在笑什么?”

老达克站着，同样迷惑不解地看着她，心神不定地挠着头，可是他不得不作罢，说他弄不明白——“肯定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的，这两位老人都认为这个故事很悲惨，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个荒谬可笑的故事，不管在哪个方面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

那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迄今我也这么认为。就历史而言，这不像历史，因为历史的功能是提供有教育意义的严肃而且重要的事实，而这件古怪的、无价值的事件没有任何教育意义，我看不出有任何教益，除了不要骑公牛参加葬礼以外。毫无疑问，有头脑的人不需要这样的教益。



第三十七章　再次拿起武器

你们知道，根据国王的法令，他们现在是贵族了！——这些宝贝老孩子。可是他们并不明白，不能说他们意识到了。贵族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不实在，他们的脑袋瓜接受不了。不，他们不在乎是不是贵族，他们满脑袋装的是马。马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马是看得见的事实，在栋雷米能引起轰动。现在他们谈到国王的加冕，老达克说，等到他们回去以后，他们有资格说在加冕仪式进行的时候他们就在市里，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贞德看上去心烦意乱，说：

“啊，这倒提醒了我。你们来了，却不告诉我。你们已经进了城啊！噢，你们本来可以和其他贵族坐在一起，受到欢迎。你们本来可以观看加冕典礼，并且在回家后把典礼的情况讲给别人听。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不给我捎信呢？”

老父亲现在很尴尬，显然很尴尬，看来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可是贞德抬头望着他的脸，双手搭在他的肩上——等待着。他非得说些什么了，于是他现在把她搂在自己因激动而上下起伏的胸前，搜肠刮肚蹦出了这些话：

“听我说，孩子，别看着我。让你的老父亲现现丑，说些忏悔的话吧。我——我——你不明白，你不理解吗？——我当时不

知道这些排场并没有使你年轻的脑袋得意忘形——即使是这样也在情理之中。在这些大人物面前我说不定会给你丢……”

“父亲！”

“当时我很害怕，因为我想起自己在发那该死的脾气时说的那些难听的话。噢，你受天主的任命去从军，成为军中统帅！那时我不知好歹对你发火，说要是你女扮男装，给你自己的名声和家庭带来耻辱，那么我就要亲手把你淹死。啊，你这么善良，这么可爱，这么天真，我怎么会说那种话呢！我很害怕，因为我作了孽。现在你就明白了，我的孩子，你能宽恕我吗？”

你们看到没有？即使是那只满脑袋浆糊的、愚蠢的、睁眼瞎的老螃蟹也有自尊心。这难道不稀奇吗？此外——他还有良心呢，他有是非感，尽管不怎么强；他能够感到悔恨。这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但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农民也是人。是的，他们在很多方面和我们一样。我也认为，他们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意识到的——到那时！嗯，到了那时，我认为他们会站起来，要求把他们当做国民的一部分，而这么一来会有麻烦。每当在书本上或国王的公告中见到“国家”这个词，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上等人，只有上等人，我们不知道其余的“国家”，因为在我们或国王的眼里，没有其他“国家”存在。可是那天我看到老达克的农民式举动和感受正像我也会有的举动和感受，从那时起，我在心里有了这么个信念，即我们的农民并不只是动物，并不只是仁慈的天主放在此地为“国家”生产食品和制造安乐的受苦受累的畜生，他们的作用更大，地位更崇高。看样子你们将信将疑，嗨，这就是你们的教养，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教养，可是，就我而言，我要感谢那件事，因为它使我受益匪浅。我将永世不忘。

让我想一想——我说到哪里了？年纪大了，所以脑子会开小差。我想我刚才说贞德安慰了他。她肯定这么做了——此事自不



待言。她哄着他，爱抚着他，抚摩着他，使他忘却对以前说那些粗鲁话语的回忆。忘却这些回忆，直到她告别人世。到那时他会再次记起——是的，是的！主啊，那些事多么剧烈地刺痛着、烧灼着、噬咬着他——那些我们对无辜的死者所做的事！于是我们在痛苦中说："但愿他们能死而复生！"这么说好倒是好，不过我认为这并不能带来任何益处。依我之见，最好的办法，不要一上来就做这种事情。这并不是我的一家之言，我曾听到我们的两位骑士说同样的话，在奥尔良也听到有一个人这么说——不，我认为是在博让西，或是在两个地方中的一个——似乎在博让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此人说了一模一样的话，用的几乎是相同的字眼。那是一个肤色乌黑的人，一只眼斜视，双腿不一样长。他的名字是……是……怪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我刚才还想到他的名字呢，而且我知道他的名字的开头字母是……不行，我记不得开头的字母了。可是这没关系，随它去吧，我很快会想起来，到那时再告诉你。

噢，不久老父亲想知道贞德的感受——当她在鏖战之中，四周一片刀光剑影，刀箭落到她的盾牌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鲜血从身边之人被劈成两半的恐怖的脸上和破碎的牙齿间喷到身上；先头部队在敌人发动大规模猛攻时败下阵来，大批的马突然危险地蜂拥后退踩到了人，四处有人从马鞍上摔到地上动弹不得，发出呻吟声；战旗从死者的手中落下，掠过人的脸，将挣扎和混乱的场面一时掩盖住；在冲撞、摇晃和苦战的混乱之中，马蹄踩到柔软的肉体上，引起痛苦的尖叫声；现在——恐慌！奔跑！拥挤！逃跑！随之而来的死亡和地狱！那位老人变得兴奋异常，来回迈着大步，舌头成了个磨坊，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却从不等待回答。最后，他让贞德站在房间的中央，倒退几步仔细地端详着她，说：

"不——我不明白。你的年纪这么轻，个子这么小。今天你

披上盔甲倒还有几分相像，可是，当你穿着这身漂亮的丝绸和天鹅绒衣服时，你只是个秀丽的侍从，不是个在迷雾、黑暗、翻腾的硝烟和爆炸声中一步走十里的战争巨人。愿天主能让我看到你上战场的样子，然后回去告诉你的母亲！这么做能帮她睡得安稳，苦命的人啊！听着——把士兵的武艺教给我吧，这样我就能对她说个明白。”

她把这一切向父亲作了说明。她递给他一支矛，教他操练手臂的姿势，也让他练步法。他笨手笨脚地走步，也笨手笨脚地操矛，可是他没有意识到，因此对自己十分满意，他在听到响亮、清脆的口令声后兴致勃勃，着了迷。我不得不这么说，倘若在行军时看上去自豪和高兴就足够了，那么他会是个完美的士兵。

他想学习舞剑，因此上了一课。可是他年纪大了，当然学不会。贞德舞剑的姿势很美，可是老人学不像。他害怕这一切，像个因飞来一只蝙蝠而丧魂落魄的女人那样跌跌撞撞，躲躲闪闪，手忙脚乱。他的那副样子惨不忍睹。可是，要是拉伊尔在场，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击剑，我就看到过很多次。是的，贞德能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但尽管如此，那场面还是很精彩，因为拉伊尔是个了不起的剑手。贞德是个多么敏捷的人啊！你们能看到她挺直身子站着，两脚并拢，她的剑横在头部上方，一只手拿着剑鞘，另一只手握住剑柄——老将军面对着她，身体前倾，左手搁在背部；他的剑向前伸出并稍稍抖动，警惕的眼睛紧盯着她的眼——她会突然向前一跃，然后又退回。她就这样站在那里，剑像刚才那样横在头上。拉伊尔被击中了，可是旁观者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好像有细长的白光在空中闪动，但无法看个究竟。

我们一直在喝着酒，吃着东西，因为这么做能使行政长官和客栈老板高兴；老拉克扎和老达克也感觉很自在，不过没有那种你们会称之为“微醉”的感觉。他们把礼物拿出来，那是他们买

了准备带回家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价格便宜，可是带回去就是好东西，会惹人喜爱。他们把弗隆特神父的礼物交给贞德，也把贞德母亲的礼物交给她——一件是圣母的小铅像，另一件是半码长的蓝丝带。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也很感动，对此人们不难看出。是的，她反反复复地亲吻着这两样小东西，仿佛它们很贵重，很精美。她把圣母像别在上衣上，并让人取来她的头盔将丝带扎上去。她先这样扎，又那样扎，然后换一种新的花样，再换一种新的花样。每扎一次，她都把头盔托在手上，一会儿这样拿，一会儿那样拿，一会儿把头摆到这一边，一会儿把头摆到那一边，观察着效果，恰似鸟儿在捉到新虫子之后的模样。她说，她简直想再次上战场，因为有了这两样东西，她会以更大的勇气参战，因为她永远有母亲抚摩过的东西在身边，能够保佑她。

老拉克扎说，他希望贞德能再次上战场，不过应该先回家，因为那里所有的人们都渴望着见到她——于是，他接着说：

“亲爱的，我们为你而自豪。是的，超过以往任何村庄对任何人的自豪。我们的自豪确实恰如其分，合情合理，因为村里第一次出了像你这样一个值得自豪、为我们村所拥有的人。人们尽量用你的名字给每一个有着相同性别的人起名，这很离奇，也很美妙。你只是在过去的半年中才开始被人谈起，才和我们分别，可是那里有很多婴儿已经起了你的名字，看到这种事真让我惊奇。起先起的名字叫贞，后来有了贞——奥尔良，后来有了贞——奥尔良——博让西——帕泰，现在新起的名字当然会有许多城市的名字以及加冕典礼加上去。是的，动物的名字也同样如此。人们知道你多么喜爱动物，于是他们设法用你的名字给所有那些动物起名，以此来表示对你的尊敬和对你的爱，因此，要是有人站出来喊一声‘贞德——过来’时，会有一大群诸如猫之类的动物赶来，它们都猜想是在叫自己，于是为了得到可能已送来的食物而对这含糊不清的叫唤作出回答。你留下的那只小猫——

你带回家的最后一只流浪动物——现在有了你的名字，被弗隆特神父收养，是全村人的宠物和骄傲。人们从好几里以外赶来看望它，抚爱它，他们盯着它看，非常惊奇，因为它是贞德的猫。每个人都会对你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外地人不知道它是你的猫，向它扔了块石头，村里人心齐得像一个人那样找他算账，要把他吊死！要不是弗隆特神父……”

老拉克扎的话被打断了。来人是国王的传令官，带来了一封给贞德的短信。我把信念给她听。国王在信上说，他进行了考虑，也听取了其他将军们的意见，不得不请她继续担任军队的总司令，并收回她的辞呈。此外，问她能否马上赶来参加军事参议会会议。在不远处，军令声和咚咚的战鼓声即刻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我们知道她的卫兵正在到来。

她的脸上露出大失所望的表情，不过为时不长，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失望的心情已经消失，想家的姑娘也同时消失了，她再次成为贞德总司令，准备履行职责。

第三十八章　国王高呼："前进！"

我以侍从和秘书的双重身份跟随贞德去参加军事参议会会议。她在到达会场时看上去像个愁容满面的女神。她刚才还在为丝带而着迷，刚才还笑得喘不过气来，起因是那个惊慌失措的傻老农骑在被蜂叮咬的公牛背上闯入葬礼。那个活泼的孩子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人们可能猜不出。这个孩子就这么消失了，而且不留任何痕迹。她径直走向会议桌旁，站在那里。她的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每停留在一张脸上就像火炬那般照亮了它，像燃烧着的木头一般烧灼着它。她知道从何处入手。她向将军们点头示意，然后说：

"我不是来找你们的。你们没有急于要求召开军事参议会会议。"她转身面对国王的枢密院官员："不，我是来找你们的。军事会议！真是奇怪。只有一件事要做，只有一件，可是，瞧，你们却召开军事参议会会议！除非要在两个或多个没有把握的方案中作出抉择，否则召开这种会是没有价值的。可是，在只有一种方案的情况下开会？想像一下吧，一个人在船上，他的家人都落了水，可是他却去找朋友商量最好该怎么办？军事会议，天哪！要决定什么？"

她不再说话，转过身来，最后目光落到拉特雷莫耶的脸上。她

就那么站着，默不作声，打量着他。所有人的脸上露出越来越激动的神色，所有人的脉搏都越跳越快。然后，她字斟句酌地说：

"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只要他对国王的忠诚并不是做样子或伪装——知道我们只有一件正经事要做——向巴黎进军!"

拉伊尔重重地将拳头砸在桌上表示赞同。拉特雷莫耶气得脸发白，不过他尽力克制，保持了镇静。国王的懒惰情绪受到了触动，他的眼里发出了明亮的光泽，因为战斗的精神存在于他体内偏僻的某处，而坦率、大胆的言词总是能找得到这种精神，并可喜地将其激发出来。贞德等待着，观察着，看看这位大臣是否想为自己辩解。可是此人老奸巨滑，不会在处于不利境地之时浪费实力。他会等待，他会在暗地里进谗言，渐渐使国王受他的摆布。

法兰西内阁大臣，这只狡猾的狐狸现在开口了。他搽着两只疲软的手，殷勤地笑着，对贞德说：

"阁下，马上从这里出发，却不等待勃艮第公爵的答复，这么做有礼貌吗？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正在和公爵阁下谈判，有可能和他们实现两个星期的停火。他们一方将保证把巴黎交到我们的手中，这样我们就不必花进攻的代价，也不必费力向那里进军。"

贞德转身面向他，严肃地说：

"这里不是教堂的忏悔室，我的勋爵。你不必在这里坦白可耻的事。"

内阁大臣的脸涨得通红，他反驳说：

"可耻？这有什么可耻的?"

贞德平静、沉着地说：

"不必搜肠刮肚就能说明白。我了解这种拙劣的喜剧，我的勋爵，尽管你本来不想让我知道。策划者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想掩盖它——这部喜剧的内容和动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内阁大臣用他惯用的讥讽口气说：

"不见得吧？陛下能不能行行好说出来?"

“胆小和背叛！”

这时，所有的将军们都砸下了拳头，而国王的眼里再次放射出欣喜的火花。内阁大臣跳起来，向陛下求助：

“陛下，我请求您的保护。”

可是国王挥了挥手，叫他回到座椅上，说：

“肃静。既然这件事不但涉及政治而且涉及战争，在动手干这件事之前她有权接受咨询。现在听一听她的意见，这么做是公平的。”

内阁大臣坐了下来，气得浑身发抖。他对贞德说：

“从仁慈的角度考虑，我当您不知道是谁制定了这个被您用如此放肆的语言抨击的方案。”

“把你的仁慈留到别的场合用吧，我的勋爵。”贞德还是像先前那样不露声色，说：“不管在何时出现了危害法兰西利益和损害法兰西荣誉的事，除了死人以外谁都知道怎样把两个搞阴谋策划的魁首指出来……”

“陛下，陛下！这是在暗示……”

“这不是暗示，我的勋爵，”贞德冷静地说，“这是控告。我控告国王的首席大臣和内阁大臣。”

这两个人现在都站了起来，坚持要国王不许她如此放肆地说话，可是国王不想这么做。往常的参议会是腐败的水，而现在国王的灵魂喝的是酒，味道醇美。他说：

“坐下——耐心一点。对一个人公正，对大家也应公正对待。想一想——保持公正吧。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会放过她？你们在谈起她时，什么样严厉的指控没有对她提出过？什么样刻薄的话没有骂过？”他的眼里隐隐约约在闪光，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说她的话冒犯了你们，我看不出她的话和你们的话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只不过她是当着你们的面谴责你们，而你们是在她的背后说她坏话。”

国王痛斥了这两个人，使他们一蹶不振，他对此感到很得意。这使拉伊尔大笑起来，也使其他的将军们轻轻地抖动起身子，抿着嘴暗笑。贞德平静地说：

"我们一开始就受到这种优柔寡断政策的阻碍，即这种在不需要商议，只需战斗时进行的商议、商议和再商议的方式。我们于5月8日拿下了奥尔良，本来在三天之内就能荡平周围的地区，那么帕泰的流血就可以避免。我们本来可以在六个星期以前到达兰斯，现在可以拿下巴黎，而且在半年内把所有的英国人都赶出法国去。可是我们在攻下奥尔良后按兵不动，反而去了乡下——出于什么目的呢？表面上是为了召开军事会议，实际上是让贝德福德争取到了向塔尔博特派援兵的时间——他确实这么做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打帕泰之战。此后，商议搞得越多，宝贵的时间就浪费得越多。噢，我的国王，但愿您能听我的劝告！"她现在开始激动起来了。"我们又有了个机会。要是我们出兵去攻击，一切都会很顺利。让我向巴黎进军吧。巴黎在二十天之内会是您的，在六个月之内整个法兰西都将是您的，我们还需要打半年的仗。要是浪费了这个机会，我给您二十年来完成。发布命令吧，噢，尊贵的国王——就发布这个……"

"我请求您的宽恕！"内阁大臣打断了贞德的话。他看到国王的脸上露出危险的热情。"向巴黎进军？阁下难道不记得一路上英国人的据点林立吗？"

"去你的英国人据点吧！"贞德轻蔑地打了个榧子。"在过去的这些天里，我们是从哪里出征的？从日安。到哪里去呢？到兰斯。两地之间有什么东西林立呢？英国人的据点。这些据点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成了法国人的据点——而且一仗未打！"话说至此，从那群将军中爆发了掌声，贞德只得停顿片刻以等待掌声的平息。"是的，在我们的前方英国人的据点林立；而在我们的后方，现在法国人的据点林立。这是什么道理呢？连小孩子也看得

明白。在此地和巴黎之间的据点里，守军并不是新到的英国人，而是同一批人，和其他那些英国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疑虑，同样的弱点，在看到天主挥拳向他们重击时有着同样的心情。我们只需向前推进！——立刻出发——那些据点就是我们的，巴黎是我们的，法兰西是我们的！给我下命令吧。噢，我的国王，命令您的仆人去……"

"且慢！"内阁大臣喊道，"这种对勃艮第公爵阁下的冒犯是疯狂的行为。根据我们很有希望与他们缔结的协定……"

"呸，去你的这个我们希望与他们缔结的协定吧！多年来他一直瞧不起你，蔑视你。是不是你巧妙的劝告软化了他的态度，并哄他听从我们的提议？不，是打击！——我们对他的打击！那个顽固不化的叛贼只懂得这一种教训。他对耍嘴皮子在乎什么？我们希望与他缔结的协定——呸！让他交出巴黎？倒不如在此地找个叫花子，让叫花子交出巴黎。他难道会交出巴黎？哈哈，可是这会使大人物贝德福德发笑！呸，拙劣的借口！连瞎子都看得出，关于十五天停火的空洞谈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贝德福德赢得时间，以便火速赶来向我们进攻。更多的背叛——总是有背叛！我们召开军事会议——可是没有什么可参议的，而贝德福德不需要召集参议会会议来教他我们将采取的惟一方案。他明白要是处于我们的位置会怎么办。他会把叛国贼绞死并向巴黎进军！啊，尊贵的国王，清醒过来吧！道路已经畅通，巴黎在召唤，法兰西在恳求。下命令吧，我们……"

"陛下，这是发疯，纯粹是发疯！阁下，我们不能这么做，已经做的事不能反悔。我们已经提议进行谈判，我们必须和勃艮第公爵谈判。"

"我们会进行谈判的！"贞德说。

"嗯？怎么个谈判法？"

"在矛头之下进行谈判！"

全场起立，无一例外——所有那些热爱法兰西的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掌声中人们可以听到拉伊尔在喊："在矛头之下！天哪，这话真中听！"国王也站了起来，他拔出剑，捏着刀刃，然后走到贞德的面前，将剑柄交到贞德的手中，并说：

"看，国王投降了。把它带到巴黎去吧。"

于是，掌声再次爆发，军事参议会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如此多传说，可是现已不复存在。



第三十九章　我们得胜，可是国王畏缩不前

午夜早已过去。我们既激动又疲乏，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天。可是贞德公务在身，根本感觉不到疲劳。她不想去睡觉。将军们跟随着去她的官邸，她以最快的速度说话，对他们下达了命令，然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命令传达到各自的指挥部去。于是，传令兵骑着马飞快地跑来跑去，平静的街道上四处响起“得得”的马蹄声和喧闹声，不久又增添了从远方传来的军号声和战鼓声——实施战斗准备的号令。因为先头部队将于黎明开拔。

将军们很快离去，可是我没有离开，贞德也没有离开，因为现在该由我工作了。贞德在地上踱来踱去，口授着一份招降书，呼吁勃艮第公爵放下武器求和，以换得国王的宽恕。否则，要是他非打不可，那么就去打撒拉逊人[①] 吧。“你们诚心诚意地、完完全全地相互谅解吧，就像忠实的基督徒所做的那样。要是你们乐意打仗，那么就去打撒拉逊人吧。”[②] 招降书写得很长，可是义正辞严，铿锵有力。我认为这份招降书是贞德口授的公文中最富文采、最简明扼要、最直截了当、最有说服力的一份。

---

① 撒拉逊人是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或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的称呼。

② 以上这段话的原文为法语。

我们把招降书交到信使的手中，然后他策马疾驰而去。此时，贞德让我退下，令我去客栈住下，并在第二天一早把她留在那里的包裹交给她父亲。包裹里装的是给栋雷米亲戚朋友的礼物和她为自己买的一件农村人穿的连衣裙。她说，要是父亲和舅舅执意想走，而不想住一段时间在城里转转，那么，她想在早晨去和父亲和舅舅告别。

我当然没有说什么，不过我巴不得告诉她，那两匹烈马使得他们在城里连半天也待不下去了。他们难道会放弃第一个把重大消息告诉栋雷米人民的荣誉吗？——永远免除捐税！——并听那钟声当当地敲响，听人们欢呼和呐喊？噢，不会的。关于帕泰、奥尔良和加冕典礼，他们只是隐隐约约地明白它们是大事，可它们是大片的雾，是一片朦胧、抽象的东西，而永远免除捐税是了不得的现实！

在我回到客栈时，你们难道以为他们已经上床？恰恰相反，他们和其余一些人都兴高采烈。武士又在大讲特讲他的战斗，而两个老农的掌声简直要把房子都震塌了。他现在正在讲帕泰大捷，他向前弯下高大的身子，用他的那把巨剑在地上东扒拉西扒拉，指出阵地的位置和行动的路线。两个老农弯着腰，双手撑在张开的膝上，用激动的眼光观察着，并一直在发出惊叹和赞美声：

“对，我们就在这里等待——等待命令，我们的马烦躁不安，打着响鼻，蹦蹦跳跳地想离开这个地方，而我们躺在马鞍上，身子一直向后倾斜，碰到了马屁股。命令终于传来了——‘冲啊！’于是我们向前冲去！”

“冲锋？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不管我们在哪里横扫一队队抱头鼠窜的英国兵，仅靠我们经过时的那一阵风就能把他们刮倒在地上堆起来！然后，我们冲进法斯托夫疯狂的战斗军团之中，像飓风那般冲杀过去，在后面留下一条由死尸筑成的一望无际的堤道。我们毫不耽搁，马不停蹄，冲锋！冲锋！冲锋！远方有我



们的猎物——塔尔博特和他的部队黑压压一大片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就像在海上孕育而成的暴风雨云！我们向敌人猛扑下去，旋风搅残叶，一片昏天黑地。还有一次，我们本来可以像脱离轨道的星座撞进银河系时引起的两个世界的碰撞那样来打击他们，可是事不凑巧，出于天主神秘的安排，他们把我认出来了。塔尔博特脸色苍白，喊道：'逃命吧，是贞德的旗手来了！'他拼命用靴刺扎着马，最后马刺都扎进了马的内脏。他逃走了，他的大队人马随波逐流跟在他后面！我没有化装，恨不得把自己臭骂一顿。我看到贞德阁下眼里露出责备的神情，因此羞愧得无地自容。我闯下了看来是无法弥补的大祸。要是换了一个人，他也许会躲起来伤心，因为找不到补救的方法，可是，感谢上帝我不是这样的人。重大的事情只会像喇叭那样唤起我那沉睡的智慧宝藏。我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机会——即刻出发了！我消失在森林中——嗖！——像消失的光！森林把天空遮掩得无缝无隙，而我就在下面飞速前进，仿佛插上了翅膀，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谁也没有猜到我的打算。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在飞速地前进，前进，继续前进。最后，我兴奋地大喊一声，将军旗迎风展开，冲到塔尔博特的前面！嗬，这是个好主意！张皇失措的敌人乱成一团，像冲击大陆的海啸那般蜂拥而退，胜利属于我们！那些愚蠢的、走投无路的敌人落入陷阱，他们被包围了，没有退路，因为我们的部队在那里；他们无法向前逃窜，因为我在那里。他们的心在身体里萎缩，他们的手无力地耷拉在身旁。他们呆呆地站着，于是，我们不慌不忙地把他们收拾掉，只剩下塔尔博特和法斯托夫，我饶了他们的命，把他们一边一个夹在胳膊下带走了。"

瞧，武士在那天夜里出尽了风头，这是无可否认的。多么气派！如此姿态高雅，如此风度翩翩，在说大话时如此精神抖擞！语调的扬起如此稳健，如此四平八稳，根据所说之事的重要性如此有分寸地控制嗓音的高低，如此处心积虑地制造惊讶和引起轰

动，使人如此深信不疑的诚恳语调和神态，从他那铜钟似的肺腑中发出的如此惊心动魄的洪亮声音！而当他在灰心丧气的敌军面前冲杀时，他那披挂着盔甲的身影和飘扬的旗帜构成了如此鲜明夺目的画面！噢，他在说到最后半句话时的能耐——说话时就好像一个人已经讲完了故事本身，只是补充一些不精彩、不重要的细节，因为他碰巧不经意想到了这些细节。

在看到这些淳朴农民的举动时你们会感到惊讶。是的，他们兴奋得连全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响亮的掌声足以把屋顶掀起，把死者唤醒。在他们最终冷静下来，静默得只剩下感叹声和喘气声时，老拉克扎赞叹地说：

“在我看来，你一个人就抵得上一支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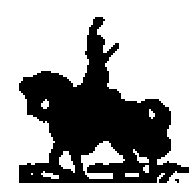
“说得对，他就是一支军队，”诺埃尔·朗居松肯定地说，“他是个令人恐惧的人，不仅仅在此地如此。即使在遥远的土地上，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就会发抖——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就行。在他皱眉头时，那影子会落到像罗马那么远的地方，于是，小鸡提前一小时进窝。是的，有人说……”

“诺埃尔·朗居松，你是在自讨苦吃。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为了你好……”

我发现他们老一套的把戏又开场了。谁也无法预料他们要到何时才算告终，因此，我在把贞德的话交待给他们以后就上床睡觉了。

到了清晨，贞德来与两位老人告别，他们亲切地拥抱，泪水涟涟，引来很多人的同情。他们喜滋滋地骑着宝贝马儿离去，把喜讯带了回去。我要说，我见过骑马比他们骑得好的人，因为骑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新技术。

先头部队于黎明时开拔，上了路。乐队在演奏，军旗在飘舞。到了八时，第二师接着出发了。此时，勃艮第派的使者到来，使我们损失了那天的剩余时间和第二天的一整天。可是贞德



在场，于是他们垂头丧气地离去。次日黎明，即7月20日，我们其余的人上了路。我们走了多远呢？六十里路。你们瞧，拉特雷莫耶对优柔寡断的国王进了馋言。国王在圣马库勒逗留，祈祷了三天。宝贵的时间失去了——这是对于我们而言！对于贝德福德来说，宝贵的时间赢得了。他知道如何来利用赢得的时间。

我们要走就得和国王一起走，不然就会把他留在奸臣的阵营里。贞德争论着，辩论着，请求着，最后我们终于上了路。

贞德的预言得到了验证。这不是一场战役，只是又一次假日旅行。英国人的据点排列在我们的行动路线上，它们不攻自降，我们派法国人守卫并继续前进。此时，贝德福德正率领着新到的军队向我们进军，到7月25日两军已呈对峙状态，做好了战斗准备。可是，贝德福德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掉头撤回巴黎。现在我们有了机会。我们的士兵士气高昂。

你们相信吗？我们那怯懦、昏庸的国王听信了一钱不值的顾问们的蛊惑，开始向日安返回。起初他向兰斯进军去举行加冕典礼时就是从日安出发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撤军。与勃艮第公爵的十五天停火协定刚刚缔结，所以我们将去日安等待，直到他把巴黎和平地交给我们为止。

我们抵达布赖，此时国王再次改变了主意，于是又向巴黎进军。贞德口授了一封信给兰斯的公民们，鼓励他们即使在停火时也不要气馁，并且保证和他们站在一起。她亲自把国王决定停火的消息告诉他们，她在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时仍和往常那样心直口快。她说她对此不满意，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遵守停火，要是她能够遵守，这仅仅是为了维护国王的信誉。所有法兰西的后代知道这些名言。这些是多么天真的话啊！“我不满意已经实行的停火，而且我不知道能不能保持停火。要是我能够保持停火，这仅仅是

为了维护国王的信誉。”[①] 她说。无论如何她决不让王族受到侮辱，她将让军队保持良好的阵容，准备在停火结束后大显身手。

苦命的孩子，她始终既要与英国人和勃艮第派作战，也要与法兰西的奸臣作斗争——这件事糟透了。她能和英国人和勃艮第派相匹敌，可是对于阴谋诡计而言——嗨，要是那受害者既软弱又心甘情愿，那么谁也抵挡不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她受到妨碍、拖延和阻挠，这使她很痛心，有时她也很伤心，眼泪汪汪。有一次，当她在与忠诚善良的老朋友和部下，即奥尔良的私生子交谈时，她这么说：

“啊，但愿天主乐意让我脱下这套铁衣服回到父母的身边，再和兄妹一起去放羊！他们在见到我时会很高兴的。”

8 月 12 日，我们在当马丁附近露营。后来我们与贝德福德的殿后部队遭遇，有希望在次日早晨打一个大仗，可是贝德福德以及他的全部兵力乘夜色溜走了，并继续向巴黎前进。

查理派出使者接受了博韦的投降。皮埃尔·库雄主教尽管尽了全力也未能加以阻止，此人是英国人忠实的朋友和奴才。那时他还不出名，可是他不久后将臭名远扬，永远受到法兰西人的诅咒！现在请忍受我一下，我要在想像中对他的坟墓吐唾沫了。

贡比涅投降了，降下了英国旗。14 日，我们在距离塞利约十五里路处露营。贝德福德折回，向我们接近，占据了坚固的阵地。我们对他发起进攻，可是我们把他诱出堑壕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奏效，尽管他曾同意与我们在开阔地决战。夜幕降临。让他在早晨小心一点！可是，到了早晨他已经溜走了。

我们于 8 月 18 日进入贡比涅。我们赶走了英国守军，升起了我们的国旗。

23 日，贞德下令向巴黎推进。国王和他的那伙人对此不满，

---

① 以上这段话的原文为法语。



窝着一肚子火在刚刚投降的塞利逗留。数天之内，许多要地投降了——克赖勒、篷圣马克桑斯、舒瓦西、阿龙达河畔古尔耐、雷梅、拉纳夫维尔昂埃兹、莫盖、尚蒂伊和圣底纳等。英国人的势力在崩溃，接二连三地崩溃！国王仍在闷闷不乐，不赞成，害怕我们向巴黎的进军。

1429 年 8 月 26 日，贞德在圣丹尼露营，事实上是在巴黎的城墙下。

国王还是畏缩不前，胆战心惊。但愿我们有他在场，用他的权威来为我们助威！贝德福德心灰意懒，决定放弃抵抗而去，将兵力集中到仍在他控制下的最强、最效忠的省——诺曼底。啊，但愿我们能在这个极好的时机说服国王前来，以他的在场和赞许来支持我们！

第四十章　背叛毁了贞德

我们派出一个接一个的信使到国王那里去。他答应会来，可是没有来。达兰松公爵去找他，再次得到了他的承诺，但他还是违背了诺言。我们就这样耽误了九天时间。后来他来了，于9月7日来到圣丹尼。

与此同时，敌人的勇气开始恢复，国王的软弱举动不可能导致其他的结果。现在敌人已经做好了守城的准备。贞德的机会减少了，但是她和她的将军们认为机会还是足够好的。贞德下令在次日早晨8时发起进攻。时辰一到，我们的进攻开始了。

贞德部署下炮兵，开始轰击守卫圣奥诺黑大门的坚固工事。在工事被彻底摧毁后，进军号于正午响起，我们拿下了它。然后我们前去攻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进攻。贞德冲在最前头，军旗伴随在身旁，硝烟弥漫，令人窒息，密集如冰雹的石弹从我们的上方射来，在我们头顶上飞过。

我们发起最后一次攻击，本来有把握把城门攻下，从而拿下巴黎，事实上也就是拿下法兰西，可是贞德在攻击中被石弹击倒了，我们的人立即开始退却，几乎惊慌失措——因为要是没有她，那他们怎么能行呢？她本人就是一支军队。

尽管受了伤，可是贞德还是拒绝退下。她要求发起新的攻



击，说这次肯定能得胜。她眼中的战斗之光更加明亮了，她说："我要么现在拿下巴黎，要么就去死！"人们只好强行把她抬下去，是德戈库尔和达兰松公爵把她抬了下去。

可是，现在正是她情绪最高昂的时候。她说，上午把她抬到城门前，半小时后巴黎毫无疑问会落入我们的手中。她本来是能够说到做到的，这毫无疑问。可是她忘记了一个因素——国王，那个名叫拉特雷莫耶的家伙的影子。国王不同意攻城！

你们瞧，勃艮第公爵派来了新的特使，某种虚伪的、见不得人的交易又在进行中。

不需要让我来说你们就知道，即贞德几乎心碎肠断。由于伤口的疼痛，也由于心头的疼痛，她那天几乎彻夜未眠。她住在圣丹尼，看护好几次听到从她躺着的黑暗房间里发出的低声抽泣，很多次听到悲愤的话语："本来是可以拿下巴黎的！——本来是可以的！"她只说这么一句话。

第二天，她怀着新的希望挣扎着起床。达兰松已经在圣丹尼附近的塞纳河上架了一座桥。她能否过桥并从另一个地方向巴黎发起攻击？可是国王听说了此事，把桥摧毁了！此外——他还宣布战役结束了！更有甚者——他缔结了新的停火协定，实行长时间的停火。他在协定中同意在不受到任何威胁和骚扰的情况下离开巴黎，并退回到卢瓦尔河的出发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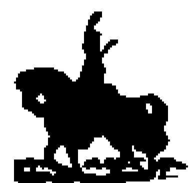
贞德从未被敌人打败过，却被自己的国王打败了。她曾说，她和她的事业所担心的就是背叛。现在，背叛对她进行了第一次打击。她把白色盔甲挂在圣丹尼的王宫里，去请求国王让她解甲归田。她和往常一样做得很聪明。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和大规模的远程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因为在将来，即使停火会结束，战争显然只会是些零星的、无足轻重的小摩擦，这是低级军官的事，不需要一个卓越的军事天才来督战。可是国王不让她走。并不是在整个法国都实现了停火，法兰西的据点需要去守卫，需要保留，

他还需要她。你们明白，拉特雷莫耶打心眼里希望把她留下，这样他就能对她设置阻碍。

现在，她的声音再次到来。它们说："留在圣丹尼。"声音没有作出解释，没有说为什么。那是天主的声音，天主的声音高于国王的命令，她决定留下。可是这么一来拉特雷莫耶害怕了。她拥有的力量太强大，肯定能挫败他的所有计谋。他唆使国王使用强迫的办法——贞德只好服从，因为她受了伤，无可奈何。在大审判中，她说她是被强制送走的，要是她没有受伤，他们是无法让她走的。啊，她有着一种精神，那个身材窈窕的姑娘！那种精神能勇敢地面对世上的一切势力，不把它们放在眼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她的声音为什么命令她留下来。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要是她服从了她的声音，那么法兰西的历史就不会像现在的史书上写的那个样子了。是的，我们对此都很明白。

9月13日，垂头丧气的部队调头转向卢瓦尔河方向，开始了行军——没有音乐伴行！是的，人们注意到了那个细节。这是送葬的队伍，就是这么一回事。又长又沉闷的送葬队伍，既没有人喊叫，也没有人欢呼。一路上，朋友们流泪观望，敌人开怀大笑。我们终于到达日安——三个月还不到，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出发向兰斯进行了威风凛凛的进军，那时军旗飘舞，乐声悠扬，帕泰大捷的胜利喜悦荡漾在脸上；群众欢天喜地，交口称赞，祝愿我们一路顺风。现在却阴雨绵绵，天色昏暗，苍天哀叹，观者寥寥。我们没有受到欢迎，迎接我们的只是沉默、惆怅和眼泪。

国王解散了那支威武之师，它卷起军旗，藏起武器，法兰西的耻辱于是达到了极点。拉特雷莫耶戴上了胜利者之冠，战无不胜的贞德被战胜了。



第四十一章　圣女再也不能征战了

是的，事实正如我所说的：对于贞德来说，巴黎和法兰西已经唾手可得，百年战争已被她踩在脚下，可是国王却逼她松开拳，挪开脚。

现在，在后面的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流浪——国王和他的军事参议会，以及他的无忧无虑的、炫耀卖弄的、歌舞升平的、打情骂俏的、放鹰行猎的、寻欢作乐的、谈情说爱的、放荡奢侈的宫廷成员——从城市流浪到城市，从城堡流浪到城堡。这种生活对于我们这些随身侍从来说是舒适的，可是贞德并不快乐。然而，她只是在目睹这种生活，并没有过这种生活。国王诚心诚意地尽最大努力给她带来快乐，一直在善意地关心此事。其他所有的人都得不折不扣地遵守一连串严格的宫廷礼仪，可是她不受约束，享有特权。所以，她每天只晋见一次国王，相互说一些愉快的话语，国王对她别无他求。因此，她自然成了个隐士，在自己的住处痛苦地打发无聊的时光，以沉思和祈祷为伴，以制定永远无法实现的协同作战计划为乐。在想像中，她从各处调兵遣将，计算着行军的路程、每支部队所需的时间，分析所经之地的情况，从而使它们能在规定的日子或规定的时辰集结起来作战。这是她惟一的游戏，在悲哀和无所事事的压力之下的惟一解

脱。她像别人下棋那样玩这个游戏，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她专心致志地玩着，从而让头脑得到休息，让心灵的创伤得到痊愈。

当然，她从不抱怨。她不是那种人。她是那种在沉默中忍耐的人。可是——她依旧是只笼中之鹰，渴望着自由的空气、高山上的翱翔和在与风暴搏斗时感受到的惊心动魄的快乐。

法兰西流浪者遍布——被遣散的士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时，当这种烦闷的禁锢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时，她每隔一段时间会被允许带上一队骑兵向敌人发起攻击，从而恢复健康。对于她的精神来说，这种出击就像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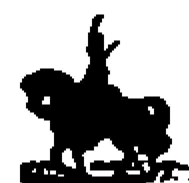
我们就像过去在圣皮埃尔勒穆那样看她身先士卒，指挥着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退，但总是能振作起精神再次发起冲锋，求胜心切，士气高昂。直到最后，当弹雨密集到无法招架的程度时，受了伤的老杜龙吹起撤退的号令（因为国王让他以脑袋担保贞德的安全），于是，所有的人都急急忙忙地跟在他的后面飞快地奔跑——正如他所料。可是，当他转身看到我们这些侍从仍在攻击时，策马返回，催促她撤离，说只剩下十来个人了，留在那里是发疯的行为。她的眼睛快活地转动着，转身对他喊道：

“十来个人！天哪，我有五万人呢，不把这个地方拿下我是不会挪动的！吹冲锋号吧！”

他吹起了冲锋号。我们越墙而过，拿下了城堡。老杜龙以为她神志恍惚了，可是她的全部意思是，她感到有五万人的力量在她的心中奔腾。她这样的说法很离奇，可是，依我之见，还没有人说过比这更真实的话。

然后我们在拉尼打了一仗，我们四次通过开阔地向隐蔽在堑沟里的勃艮第人发起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取得了胜利。最大的战利品是弗朗凯·达拉斯，此人是当地的强盗，心狠手辣的恶棍。

我们时常还打一些类似的仗。最后，1430 年 5 月，在将近月



底时我们位于贡比涅附近。贡比涅正受到勃艮第公爵的围攻，贞德决定去增援。

最近我受了伤，没有人帮助就上不了马，可是好心的矮子让我骑在他的身后。我抱住他，这样一来就很安全。我们在午夜冒着闷热的倾盆大雨出发了，我们保持肃静，缓慢地、悄悄地前进，因为我们必须隐蔽地通过敌人的防线。我们只遇到过一次盘查，没有答复，却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无声无息地匍匐前进，安然无恙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没有出任何事。我们大约在三点或三点半到达贡比涅，其时正值东方破晓。

贞德马上开始工作，她和城防司令纪尧姆·德弗拉维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黄昏时分向部署在平原上瓦兹河对岸三处的敌人出击的计划。在我们这一边有一扇城门与桥相连。在河对岸有一座城堡守卫着桥的另一头，该城堡是被人称为“大马路”的城堡之一，它也俯瞰着一条堤道，这条堤道从城堡的前面穿过平原一直延伸到马尔居村。有一支勃艮第人的部队占领着该村，另一支驻扎在位于堤道北部六里处的克莱荷，还有一伙英国兵把守着位于堤道南部四里半处的旺奈特。你们看得出，这是一种弓箭似的布局：那条堤道就是箭，“大马路”是箭尾端的羽毛，马尔居是箭头的倒钩，旺奈特在弓的一头，克莱荷在弓的另一头。

贞德的计划是沿堤道直奔马尔居，发动强攻将其拿下，然后迅速向右转直逼克莱荷，用同样的方法占领那里的军营，然后面对后方准备进行一场恶战，因为勃艮第公爵在克莱尔的后面保留了一支预备队。弗拉维的副官将带着“大马路”的箭手和炮兵阻止南部的英军北上占领堤道，以防在贞德万一有必要撤退时被切断后路。与此同时，一些伪装好的船只将被部署在“大马路”附近，在万一有撤退必要时提供帮助。

那天是5月24日。下午四时，贞德率领六百骑兵出击——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冲锋陷阵！

想到这一仗就使我悲痛欲绝。我在别人的帮助下爬到墙上，在那里看到了大部分发生的事，两位骑士和其他目击者在很久以后把其余的事告诉了我。贞德过了桥，不久便把“大马路”甩在身后，奔驰在堤道上，她的骑兵也策马跟着她，马蹄发出得得声。她在铠甲上披了件鲜艳的银色斗篷，我能看见它像一团白色的火焰那般飘舞、发光、起伏。

那天阳光明媚，我们在平原上可以举目远眺。不久，我们看见英国兵在快速前进，阵容整齐，兵器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贞德在马尔居冲进勃艮第人的阵地，可是被打退了。此时她看到另外一些勃艮第人正从克莱荷赶来。贞德召集起士兵再次冲锋，又被挡了回来。两次攻击耗去很多时间——而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英国人现在已从旺奈特赶来，接近了堤道，不过，“大马路”向他们开火，使他们无法前进。贞德用令人振奋的话鼓舞士兵的斗志，率领着他们再次发起声势浩大的冲锋。这次，她在欢呼声中攻下了马尔居。这时她立即转身向右冲进平原，向正在赶来的克莱荷守军发起进攻。此时打的是一场恶仗，是鏖战，双方各有进退，不分伯仲。现在，我方人员突然惊慌失措。有人说是这个原因，有人说是那个原因。有人说敌人的炮击使我军的先头部队以为退路被英国人切断了；也有人说后续部队以为贞德阵亡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人溃不成军，飞跑着向堤道败退。贞德试图把他们召集起来并让他们调过头，高声告诉他们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可是这无济于事。他们一分为二，从她的身旁像海浪那样汹涌而过。现在还有脱险的机会，所以，老杜龙恳求她撤退，可是她拒绝了。于是，他就抓住她的马的缰绳，不顾她的反对拖着马与残兵败将一起飞跑。惊恐的人和马挤在堤道上形成一片混乱——炮兵自然不得不停止开炮，其后果是英国人和勃艮第人毫发未损便包抄了过来，一前一后把我们的人夹在中间。法兰西人被赶进“大马路”里，遭到了敌人的包围；



他们被逼到“大马路”的侧墙与堤道斜坡之间的角落里，勇敢地进行着一场必败的战斗，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

弗拉维从城墙上看到了这种情景，便下令关闭城门，拉起吊桥。这样就把贞德关在了外面。

贞德身边本来为数不多的贴身卫兵在迅速减少。我们的两位善战的骑士受伤倒了下去；贞德的两个哥哥受伤倒下；接着，诺埃尔·朗居松在忠心耿耿地挡住向贞德射来的石弹时全身负伤。现在只剩下矮子和武士了，可是他们不愿意放弃，还是在坚守阵地，这一双铁塔全身溅满了血，一道道地流下来；每当一个人砍下斧子，另一个人就落下剑，于是，一个敌人喘息着死去。他们就这样战斗着，尽职尽责，直到最后。这两个善良、淳朴的人，他们光荣地走向生命的结束。愿他们的灵魂安息吧！我热爱他们。

此时出现了欢呼声和骚动。仍然毫不畏惧、仍在挥舞着剑战斗的贞德被揪住斗篷拖下马来。她成了战俘，被带到勃艮第人的营地，得胜的军队跟在她的后面发出欢呼声。

可怕的消息立即传向四面八方，这个消息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就这样飞快地传开了。消息每到一处都使人们吃惊地瘫软下来，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念叨，仿佛在自言自语或在说梦话：“奥尔良圣女被俘！……贞德当了俘虏！……我们失去了法兰西的救星！”他们会反复地念叨，似乎无法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说天主怎么会允许。可怜的人儿啊！

当一座城市从屋檐到人行道都挂满飒飒作响的黑布时，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吗？那么你们就知道图尔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是什么样的情景了。但是，有谁能告诉你们法兰西农民心中的悲哀是怎么样的吗？不能，谁也说不出。而那些老实巴交、哑口无言的人们自己也不会表达，可是农民们是悲哀的——的确是的。噢，这是挂黑纱的全体国人的心情。

5月24日，我们将拉下帷幕。在世界舞台上演过的最不可思议、最哀婉、最神奇的军事戏剧结束了。贞德再也不能冲锋陷阵了。



马克·吐温十九卷集
第十二卷



圣女贞德传·第三卷 审判和殉难

(1896)

李 际 译

SHENGNU ZHENDE ZHUAN DISANJUAN SHENPAN HE XUNNAN

第一章 披镣戴铐的圣女

关于在贞德被俘后的那个夏天和冬天里的耻辱的故事，我实在不忍心进行详细的叙述。曾有一段时间我倒并不很担心，因为我每天都期待着听到索取贞德赎金的消息，而且国王——不，不是国王，而是感恩戴德的法兰西——会迫不及待地赶来交付赎金。根据战争规则，她的被赎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她不是个叛乱分子，她是个受到合法任命的军人，是由她的国王任命的法兰西武装部队总司令，根据军法是无罪的。因此，要是交付了赎金就没有任何借口扣留她。

可是，日子一天天地熬过去，赎金却没有交付。这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拉特雷莫耶那头冷血动物是不是忙于在国王的耳旁巧言蛊惑？据我们所知，国王缄口不言，既没有提出要赎回贞德，也没有为这个为他做出了如此巨大贡献的苦命的姑娘做任何事。

可是，不幸的是另一个地方的人却乐不可支。贞德被俘的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巴黎，欢天喜地的英国人和勃艮第人整天整夜敲起欢乐钟声，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喜庆鸣响。次日，宗教法庭的代理主教送信给勃艮第公爵，要求把俘虏交到教会的手中作为魔鬼崇拜者进行审判。

英国人看到了他们的机会。正是英国人的势力真正在起作用，而不是教会，教会被当作窗帘和伪装。这里有着充足的理由：教会不但能够要贞德的命，而且能破坏她的影响、她的名声和激发胆略的灵感；而英国势力只能毁灭她的肉体，那么做不会降低或毁灭她的名声的号召力，反而会扩大她的影响，使之长存于世。贞德是英国人不敢轻视的法兰西的惟一力量，是他们认为在法兰西的惟一强大力量。要是能收买教会，让教会来杀死她，或者宣布她是魔鬼崇拜者，是离经叛道的人，是女巫，是撒旦派来的，并非来自天国，他们认为这么做能立即重新确立英国的霸主地位。

勃艮第公爵倾听着——但是等待着。他确信法国国王或法国人民很快会赶来，并且付出比英国人更高的价钱。他把贞德秘密关押在一座坚固的城堡里并继续等待着，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是法兰西的亲王，把她出卖给英国人问心有愧。然而，尽管他在等待，法国方面却没有人前来将贞德赎出。

一天，贞德巧妙地骗过了狱吏，不但逃出了监舍而且把他锁在里面。但是，她在逃出去时被哨兵发现，于是又被抓了回来。

她被押往博尔伏瓦，那是一座更加戒备森严的城堡。时值8月初，她已经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了。她被监禁在塔楼顶上，离地有十八米高。她在那里又暗自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三个半月。在这五个多月度日如年的监禁期间，她已经意识到，英国人正以教会做幌子像购买马匹或奴隶那般为购买她而讨价还价；而法兰西却一声不吭，国王也一声不吭，她的所有的朋友们也都如此。是的，这真是可悲。

然而，最终她听说贡比涅受到严密的包围，很可能即将陷落，而英国人已经宣布将对那里的居民格杀毋论，甚至包括七岁的孩子，这时，她立即渴望着来解救我们。她把床单和被单撕成条绑在一起，在夜间顺着这条脆弱的绳子向下爬。绳子断了，她

摔成重伤，整整三天不省人事，不吃不喝。

我们的救兵在旺多姆伯爵的率领下现在到来了，贡比涅得到了拯救，敌人的包围被解除了。这使勃艮第公爵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现在不得不筹集钱款。这正是为赎取贞德而重新出价的好时机，英国人立即派来一个法国主教——那个遗臭万年的博韦的皮埃尔·库雄。他已经得到了让他当鲁昂大主教的部分承诺，要是他能将贞德买下就能得到这个目前空缺的职位。他声称有权主持对贞德的宗教审判，因为她被俘的战场在他的教区之内。

根据当时的军事惯例，王公的赎金为一万里弗特[①] 的金子，相当于六万一千二百一十五法郎——你们瞧，这是一笔固定的数目。只要交出了赎金就必须接受，不可拒绝。

库雄从英国人那里拿来这笔钱，交付了赎金——用数量相当于亲王的赎金来赎取这个栋雷米的苦命的小农家女。这么做有其引人注目之处，说明她在英国人头脑里的极其重要的价值。赎金被接受了。法兰西的救星贞德就是以那个价格被出卖了，出卖给了她的敌人，出卖给了她的祖国的敌人。正是那些敌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鞭笞着、痛打着、猛击着法兰西，打败了它，把它当做假日的猎物；那些敌人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忘记了法兰西人的脸是什么模样，仅仅习惯于看他们的后背；那些敌人曾经被她击败，曾被她吓破了胆，曾受她的教训而领教了法兰西人的勇猛无畏——这是在法兰西的国度内新近产生的，是贞德的精神所带来的气息创造的；那些敌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她的命，把她当做阻止英国胜利和法国衰败的惟一力量。法国的亲王把她出卖给了法国的神父，而法兰西国王和法兰西国人忘恩负义，无动于衷。

而她——她是怎么说的呢？她一言不发。从她的嘴唇上没有说出过一句责备的话。她是个伟人，不会去责备——她是贞德，

---

① 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当时价值相当于一磅白银。

说了这个，等于说明了一切。

作为一个军人，她有着无可挑剔的经历。从她的记录中找不出她的茬。必须找到某种借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借口找到了。她必须由神父来对她就违犯宗教的罪行进行审判。要是没有发现她有罪，那么就捏造一些。就让恶毒的库雄独自捏造那些罪行吧。

鲁昂被选作审判地点。它位于英国统治的中心。那里的人们已经在英国的统治下生活了好几代，除了语言没有改变，他们现在几乎已经不是法国人了。那个地方戒备森严。贞德于1430年12月下旬被押到那里，被扔进地牢里。是的，她那自由的精灵受到镣铐的束缚!

法国还是没有动静。我怎么来解释呢？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你们记得，每当贞德不在前线，法国人就畏缩不前，没有胆量做任何事；每当有她身先士卒，只要他们能看见她的白色的盔甲或她的军旗，他们能战胜前面的一切；每当有她受伤倒下或阵亡的消息——就像在贡比涅——他们立即惊慌失措，像羊那样逃窜。根据这一切，我认为他们尚未真正脱胎换骨，他们在骨子里仍然是怯懦的，这种怯懦来源于几代人的失败、相互的不信任和对领导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来源于对各种各样背叛的长期、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们的国王曾对大臣们和将军们耍手腕，而这些人反过来又对一国之主耍手腕或相互间耍手腕。士兵们发现他们能完全依赖贞德，只能依赖她一个人，失去了她等于失去了一切。她是太阳，能够融化结冻的河流并使之沸腾；而没有那太阳，河水再次冻结。于是，军队和整个法兰西变成了过去的样子，就像僵尸一般——仅此而已。他们丧失了思维能力，丧失了希望，丧失了雄心壮志，也丧失了行动能力。

第二章　贞德被出卖给英国人

我的伤给我惹了不少麻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0月初。到了那个时节，更加凉爽的天气使我恢复了生气和体力。在这段时间里总是有国王将把贞德赎回的消息传来。我相信这些消息是真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没有发现我们懦弱的人类的渺小和卑鄙。人类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认为自己比其他动物优越和高尚。

在10月份，我已经有足够的体力进行了两次出击，可是我在23日的第二次出击中再次受了伤。你们瞧，我开始倒运了。围城的敌人在25日夜间开拔。有一个战俘乘乱逃脱了，并安全地回到贡比涅。他一瘸一拐走进我的房间，你们可以想像得出他是什么样子——脸色苍白，悲惨凄凉。

“什么？你还活着？诺埃尔·朗居松？”

真是他。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对此你们不难理解，可是他也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悲哀。我们无法说出贞德的名字，我们在提起她的名字时说不出话来。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她”时指的是谁；我们会说“她”，可是我们说不出她的名字。

我们谈到贞德的随身侍从。老杜龙受伤被俘，仍然和贞德在一起，得到勃艮第公爵的允许在照料她。由于贞德的职位，也由于她是在体面的战斗中被俘的，所以她受到了礼遇。这样的情形

一直持续到她落入撒旦的杂种、博韦的主教皮埃尔·库雄手中为止——这是我们后来听说的。

诺埃尔还是三句话不离旗手，对我们从前的那个夸夸其谈的大个子旗手评价甚高，倍加赞扬。现在他已经永远沉默，他的真正的战斗和想像出来的战斗都已经打完了，他的使命完成了，他的生命在荣誉中结束，划上了句号。

“想一想他的运气吧!”诺埃尔热泪盈眶地大声说，“他总是个幸运儿！瞧，好运总是跟着他，伴随着他，从他迈出第一步开始，不管是不是在战场上；他在众人的眼里总是个出尽风头的人物，到处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羡慕；他总是有幸去做了不起的事，总是在做着；起初，我们和他开玩笑，叫他武士，可是我们后来正经八百地叫他武士，因为他的壮举使他配得上这个称号；最后——最大的幸运——他战死在疆场！仍然全副武装，他在战死时仍然恪尽职守，手里举着军旗。他战死了——噢，想一想吧——在贞德赞许的眼光之下！他把荣誉之酒一饮而尽，然后愉快地安息了，于是有幸不再遭受接踵而来的灾难。多么幸运，多么幸运啊！而我们呢？我们和幸福的死者一样建功立勋，可是却活着，这到底是作了什么孽?”

他接着又说：

“他们从死去的他的手中夺过军旗拿走，这是除了抓住贞德以外的最宝贵的战利品。可是他们现在不拥有那面旗了。一个月以前，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两位善良的骑士，和我一起的战俘们，还有我——把军旗偷了回来，让可靠的人把它偷运到奥尔良。这面军旗现在存放在那里，被保存在国库里，永远都会很安全。”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也很欣慰。5 月 8 日，我作为奥尔良的老贵宾去那里，在宴会和游行队伍中享受最高待遇——我是指在贞德的两个哥哥这一世的生命结束以后，从那时起，我常常

看到那面军旗。在从现在起的一千年里，那面旗仍将在那里，出于对法兰西的爱戴，它将得到神圣的护卫——是的，只要那面旗还有一丝一缕存在。[①]

过了两三个星期传来了如雷贯耳的惊人消息。我们目瞪口呆——贞德被出卖给英国人了！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这样的事。你们瞧，正如我先前说过的，我们少不更事，不了解人类。我们曾经为祖国而无比自豪，对她的伟大高尚、宽宏大量和知恩图报毫不怀疑。我们对国王并不寄予很大的期望，可是对法兰西寄予厚望。众所周知，在很多的城镇里都有爱国的神父游行，敦促人们捐款、捐财产、捐出一切，以赎回他们来自天国的救星的自由。这笔钱是可以筹集得起来的，对此我们毫不怀疑。

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蛋了。我们悲愤欲绝。天穹似乎披上了黑纱，我们的心中没有一丝欢乐。坐在我床边的这位战友真是诺埃尔·朗居松吗？他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玩笑，他的呼吸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活下去，倒不如说是为了大笑用，他原先就是这么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啊。不，不，那个诺埃尔我再也见不到了，此人的心已经破碎。他悲伤地走东窜西，魂不守舍，像个梦游的人，他那欢笑的小溪已经断了源头。

噢，他的状况还算是最好的。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相

① 贞德的军旗在那里保存了三百六十年。后来，在大革命时期，那面军旗和贞德的两把剑、一顶翎毛帽、几件正式服装和其他遗物被一群暴徒在公众面前付之一炬。人们所知的贞德触摸过的物品一件也没有被保存下来，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件被珍藏的军事或国务文件以外。她在那些文件上签过名，是一位书记，或者说她的秘书路易·德孔泰爵士把着她的手签署的。据说贞德在出发去进行一场战役时曾踏着一块大石头上马，这块大石头现在还在。直至二十五年前仍有她的一根头发保存于世。那根头发是从盖在一份国务文件羊皮纸上的蜡印章上取下的，被某个文物盗贼连印章带头发一起悄悄剪下来拿走了。毫无疑问那根头发还在，不过只有那个盗贼知道它在哪里。——马克·吐温原注



互做伴。在许多个烦闷的星期里，他耐心地照料我，到了1月份，我的身子终于恢复到可以走动的程度了。此时，他说：

“我们现在去不去?”

“去。”

不需要解释。我们的心已经在鲁昂，我们要把身子也带过去。我们这一辈子所关心的一切都在那座城堡里。我们帮不了她，可是能靠近她，呼吸她所呼吸的空气，每天眺望把她关在里面的高墙，这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要是我们也被俘怎么办？噢，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听天由命。

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无法理解在我们的国家里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似乎能够随意选择道路，随心所欲而行，不被盘查，不受骚扰。当贞德在战场上时，到处笼罩着恐惧的气氛，现在既然她不在了，恐惧也就消失了。谁也不在乎你，谁也不害怕你，谁也不会对你或你干的事感兴趣，人人都若无其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可以在塞纳河上乘船而行，从而不必因走陆路而耗尽体力。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并且乘船到达距离鲁昂不到十里路的地方，然后我们上了岸。不是在山这一边，而是在对岸，那里的地面就像地板那样平坦。无论谁进出城都必须报上身份，这是因为敌人害怕有人会企图去救贞德。

我们没有遇到麻烦。在平原上，我们在一户农民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替他们干活以换取食宿，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们得到一身像他们那样的衣服，穿到了身上。我们与他们推心置腹，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们发现在他们的身体内也秘密地蕴藏着法兰西之心。然后我们坦率地表明了身份，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很乐意尽全力帮助我们。我们很快打算好了，这很简单：我们将帮助他们把一群羊赶去城里的市场。一天清晨，我们在阴沉的绵绵细雨之中冒了这次险，通过了虎视眈眈的城门，没有遇到麻烦。在教堂和河之间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坐落着一幢古老的高房

子，里面有一家破落的小酒店。我们的朋友在小酒店里有朋友，他安顿我们在他们那里住下，第二天又把我们自己的衣服和其他物品悄悄送了过来。给我们提供住宿的那家人——皮埃隆一家——同情着法兰西，我们可以与他们无话不谈。



第三章　在她的身旁撒网

对于我来说，有必要想个法子让诺埃尔和我得以餬口。皮埃隆一家发现我会写字，因此他们就替我向他们的忏悔神父求助。那位神父为我在一个叫芒雄的善良的神父那里找了一份工作。芒雄将担任即将进行的对贞德的大审判的首席记录官。这个职位对我来说真是不伦不类——记录官的书记——而且很危险，要是我对贞德的同情和前一个职位被人发现的话。但是这种危险性并不大，芒雄从内心来说对贞德是友善的，不会出卖我。我的名字也不会暴露我原来的身份，因为我像个下等人那样把姓去掉了，只留下名。

从1月至2月，我一直在为芒雄工作，常常和他一起去城堡——就是贞德被关押的那座城堡，不过我没有去过贞德被囚禁的地牢，所以当然就没有见到她。

芒雄把在我到来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自从把贞德赎买过来以后，库雄为了将圣女置于死地正忙着向陪审团塞人——他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干那件丑事。巴黎大学给他派来了一批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种饱学、能干和可靠的神职人员；他四处搜罗他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有名望的神父，最后拼凑起一群由五十位名人组成的庞大的法官团体。那些人有着法兰西人的名字，可是他们关心和同情的是英国人。

从巴黎还派来了一个宗教法庭的大官员，因为被告必须以宗教法庭的形式受审。但此人勇敢、正直，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法庭无权判这个案子，所以他拒绝参与，还有另外两三个人也说了同样公正的话。

那个审判官说得对。此处的这个对贞德重新提出控告的案子早就在普瓦提埃审过，而且贞德胜诉。是的，那一裁决是比本法庭更高一等的法庭作出的，因为那个法庭的大法官是位主教——兰斯的主教——库雄本人所在的城市。所以说，你们瞧，此地低一等的法庭正放肆地准备对一宗已由其上级的法庭、具有更高权威的法庭作出裁决的案子重审并作出新的裁决。想像一下吧！不，按理说此案不应再审，按理说库雄不应主持这个新法庭的审理，其理由不只一个：鲁昂不在他主管的教区之内；贞德的被捕之处并不在她的原籍——她的原籍仍然是栋雷米；此外，这个法官的人选是囚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他没有资格审判她。然而，这个大难题被他全部解决了。鲁昂地区的神父会最后给予库雄允许在本区审案的文书——尽管他们也反对过，而且是被迫这么做的。库雄也对审判官施加了压力，于是他只得服从。

此时，渺小的英国国王派出他的代表正式将贞德交给法庭，可是有如下的保留：要是法庭没有判她有罪，那么应把她交还给国王！

啊，天哪，这个被抛弃的、举目无亲的小姑娘有什么希望呢？举目无亲，确实如此——这个词用得恰到好处。因为她被囚禁在漆黑的地牢里，有六个粗野的普通士兵就在牢笼所在的屋子里日夜看守着——因为她被关在牢笼里。这是一只铁笼子，而她的脖子和手脚都被用铁链锁到了床上。她周围的人都是她以前没有见过的，连一个女人也没有。是的，这确实叫举目无亲。

注意，让·德卢森堡的下属在贡比涅抓住了贞德，也正是他把她卖给了勃艮第公爵。然而，还是这个德卢森堡恬不知耻地来

到牢笼前，把他的脸暴露在贞德面前。他带着两个英国伯爵前来，沃里克和斯塔福德。此人是只卑鄙的冷血动物。他告诉她，要是她能保证不再和英国作战，那么他就会让她获得自由。她至今已在那个牢笼里被关了很长时间了，可是时间还没有长到摧毁她的精神的地步。她轻蔑地驳斥道：

“天哪，你这是在愚弄我。我知道你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诚意来这么做。”

他还在纠缠不休。此时在贞德身上表现出军人的自豪和尊严。她抬起被镣铐束缚的双手，让铁链哗啦一声落下，说：

“看这锁链！它们比你懂得更多，对将来也知道得更清楚。我知道英国人将杀死我，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我一死他们就能得到法兰西王国。不是这么一回事。尽管他们有十万人，他们永远不会得到法兰西。”

贞德的鄙夷不屑激怒了斯塔福德，于是他——想一想吧——他是个自由的、强壮的人，而她是个被镣铐束缚的孤立无援的姑娘——他抽出匕首扑上去刺她。可是沃里克一把抓住他，把他拉了回来。沃里克很精明。就那样结果她的性命？送她清白地、光彩地上天国？这会使她成为法兰西的偶像，那么全国人民都会在她的精神的鼓舞下奋起走向胜利和解放。不行，必须留着她的命，让她遭受另一种命运。

噢，大审判的日子临近了。两个多月来，库雄一直在到处搜罗哪怕是一丝一缕可能用来指控贞德的证据、疑点或猜测，同时小心翼翼地抹杀所有对她有利的证据。他有着使用不尽的方法、手段和权力可用来准备此案，添加证据，后来他把这一切全都用上去了。

可是，贞德没有任何人帮她对付审讯。她被囚禁在石墙里，找不到朋友来帮她申诉。至于证人，她不能传唤任何证人到庭为她辩护，朋友们都离她很远，在法兰西的旗帜之下，而这是英国

的法庭。要是他们在鲁昂的城门口露面，他们会被抓住并绞死。没有朋友，不，犯人必须是惟一的证人——控方的证人，被告方的证人，而且在法庭第一次开庭的大门开启以前，死刑的判决早已决定了。

她听说法庭由维护英国人利益的神父组成，于是请求，为公正起见，同样数量的法方神父应该参与此案的审理。库雄听了她的口信一笑置之，甚至不屑于回答。

根据教会的律令——由于她是个不到二十一岁的未成年人——因此她有权请律师处理她的案子，指导她如何回答询问并保护她，以免落入控方使用狡猾的伎俩设下的陷阱。她也许不知道这是她的权利，不知道她可以提出要求并得到满足，因为没有人告诉她。可是，不管怎么说，她请求得到律师的帮助。库雄加以拒绝。她催促着，请求着，以她年轻和不了解错综复杂的法律和法律程序为理由而申辩。库雄再次加以拒绝，说她必须尽自己的能力独自出庭。呸，此人真是铁石心肠。

库雄准备了起诉书[①]。我将它简称为“细节清单”。该清单是一张对她的指控的详细清单，构成了审判的基础。指控？这是一张疑点和公众谣言的清单——这些是原话。对她的指控仅限于她被怀疑犯有信奉异端邪说、施展巫术和诸如此类的违背宗教的罪行。

注意，根据教规，在对被告的生平和人品进行调查之前，那种审判是不能开始的，而且将调查的结果充实到起诉书中并使之成为它的一部分是很关键的。你们记得，那是他们在普瓦提埃审判前做的第一件事。他们现在再次进行调查。一个神父被派去栋雷米。他在栋雷米及其附近地区对贞德的生平和人品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带了回来。调查的结果非常明了。这位调查人报告说：他发现贞德的人品在各个方面“与他对自己亲姐妹

① 原文为法语。

的人品的期望一模一样”。你们瞧，这一报告与送回到普瓦提埃的报告大致相同。贞德的人品经得起最仔细的检验。

你们会说，这一调查结果为贞德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是的，要是能将这一结果公布于众，那么事情就会如此。可是库雄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审判开始之前，那一调查结果从起诉书里消失了。人们很谨慎，并没有去打听调查结果的下落。

人们可以想像，到这个时候库雄已做好了开庭的准备。可是他并没有开庭，他又设了一条奸计以便将可怜的贞德置于死地，这将是一条致命的奸计。

在从巴黎大学被挑选并派来的那些大人物中有一个名为尼古拉·卢瓦塞勒的神父。此人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表情庄重，说话轻声柔气，举止彬彬有礼，风度优雅，讨人喜欢。此人看上去没有一点阴险和虚伪的样子，可是他两者皆很在行。他伪装成鞋匠，在夜里得以进入关押贞德的监狱，谎称来自贞德的故乡，自称是个秘密的爱国者，向她说明自己是个神父。她很高兴见到来自对她来说很亲切的山地和平原的人，更高兴能见到一位神父，从而能进行忏悔以解除心头的负担，因为教堂的仪式对于她来说就是生命的面包和鼻孔的气息。她早就想进行这样的仪式，可是长期以来却一直未能如愿。她对此人完全敞开了她那天真的心扉，而他则指导她如何上法庭。要是她那与生俱来的深邃的智慧未能保护她，使她不按他的话去做，那么她就会被置于死地。

你们会问，既然忏悔室里的秘密是神圣的，不可泄露，那么这一计谋有什么价值呢？此话属实——可是，要是还有人偷听到了忏悔的内容呢？那个人是没有保守秘密的义务的。嗨，正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库雄事先已让人在墙上钻了一个洞，他站在墙边，耳朵贴着洞口，听到了一切。想到这种事情真是令人扼腕。怎么能这样对待这个苦命的孩子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她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

第四章　准备定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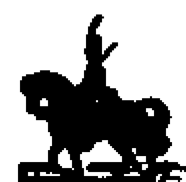
2 月 20 日，星期二的傍晚，我正坐着为主人工作，这时他走进来，看上去忧心忡忡，说已经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八时开庭，我必须做好协助他的准备。

当然，很多天来，我每天都期待着这样的消息。尽管如此，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惊愕还是使我喘不过气来，身子像片树叶那般抖动起来。我想，先前我大概不知不觉在想像着：到了最后的关头或许会发生一些事阻止那致命审判的发生；也许拉伊尔会带着他的勇士们冲进城来；也许天主会发慈悲伸出巨手。可是现在——现在，一切希望都已落空。

审判将在城堡的小教堂里公开举行。我怀着悲哀的心情去告诉诺埃尔，这样他可以早点去占位子。这将给他一个机会再看一看那张我们如此尊敬、对于我们来说如此珍贵的脸。在来回的路上，我在一群群闲谈和欢笑的英国士兵和长着英国人心肠的法兰西公民中间穿行。他们的话题无不涉及即将开始的审判。我许多次听到人们夹杂着毫不留情的笑声的话语：

“那个胖主教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说他将带着那个可恶的女巫跳一场快乐但短促的舞蹈。”

可是，在很多地方我也能看到一张张脸上流露出来的同情和



痛苦的神情，而且并不总是法国人的脸。英国兵害怕贞德，可是他们佩服她的伟大功绩和不可战胜的精神。

早晨，芒雄和我很早就出发去法庭，可是，我们在走近巨大的城堡时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而且人们还在不断地聚集。教堂里早已挤满了人，已不让非官方的人士进入。我们坐到指定的位置上。庭长，即博韦的主教库雄穿着华贵的长袍高高坐在大椅子上，他手下穿着长袍的审判官分几排坐在他的前面——五十名著名的神父，他们是教会的高级成员，长着一张张明显聪慧的脸，是一群饱学之士，是谋略和诡辩的高手，擅长给天真无知的头脑和未加提防的脚埋下陷阱。当我看着这一群法律行家聚集在这里，只是为了作出一个判决，别无他事；当我想到贞德必须单枪匹马为自己的好名声和生命而与他们作斗争，我自问，在这么一场力量悬殊的对峙中，一个可怜的不谙世事的十九岁的农村姑娘能有什么样的获胜希望呢？我的心情很沉重，非常沉重。我再次望着坐在那里的肥庭长，他气喘吁吁，大肚子随着每一次呼吸而起伏。看到那折为三叠的下巴、长满疙瘩的脸、青紫污秽的肤色、令人恶心的花菜鼻子，以及冷酷恶毒的双眼——一个禽兽，身上的每一块地方皆如此——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都害怕此人，当他的眼光与他们的眼光相遇时，他们会在座位上畏畏缩缩，惶惶不安。见此情景，我的最后一线可怜的希望破灭了，完全消失了。

此地有一个空座位，只有一个。这个座位靠着墙，面对着所有的人。这是一张没有背的小木凳，孤零零地放在像个凸台模样的东西上。在凸台的两旁站着穿戴头盔、胸铠和钢臂铠的高大的卫士，他们的身子就像手执的铁戟那样僵硬，可是除了他们以外其他人都离得很远。看到那只小凳子我很伤感，因为我知道它是留给谁的。看到这只凳子，我的思绪回到了普瓦提埃的大法庭，当时贞德坐在与它相仿的凳子上，巧妙地与教会和议会的学者们

周旋，使他们目瞪口呆。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凳子上站起来，赢得了全场喝彩，美名传遍四方。

那时的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小人儿。多么温柔，多么纯洁，十七岁的青春容貌多么楚楚动人！那是些美好的日子，就是在不久以前发生的事——因为她现在只不过十九岁——从那时起她长了多少见识，而且创造了多少奇迹！

可是现在——噢，现在一切都已改变。在将近九个月的时间里，她在地牢里一息尚存，远离光亮、空气和朋友们欢乐的脸——她生来是太阳的孩子，是鸟儿和所有欢乐、自由的生物的天生的朋友。她现在恐怕已经精疲力竭，由于受到这种长期的监禁而憔悴失润，她的力量已经衰竭。她也许已经悲观失望，因为她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是的，一切都已改变。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始终可以听到窃窃私语声，长袍的窸窣声和鞋子擦地的声音，这一切声响在教堂内形成了隐隐约约的嘈杂声。突然有人喊到：

“带被告！”

这使我屏息凝神。我的心恰似锤子击打似的怦怦直跳。可是现在出现了宁静——绝对的宁静。所有那些嘈杂声都停止了，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一点声音。这种静寂给人以压抑的感觉，像重物般压迫着人们。所有的脸都转向门口，这不足为奇，因为多数人突然意识到，毫无疑问他们将要看到有血有肉的她了——过去贞德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奇人降世，只是闻其大名，只是一个有着举世闻名的名字的那个人。

静寂在延续。然后，从铺着石子的走道的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缓慢到来的声音：“当啷——当啷——当啷——”贞德，法兰西的救星，披镣戴铐走来了！

我头昏目眩，所有的物体都在我的身边旋转。啊，我也听到了。

第五章　五十个老手对付一个新手

我现在以名誉担保，我不会对这一可悲审判的事实加以歪曲或篡改。不会的，我将如实地、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向你们叙述，就像芒雄和我每天在法庭的官方记录上所记载的那样，就像人们也许已在印成册的史书中读到的那样。其中只有一个区别：在向你们娓娓道来之时，我将有权在叙述的同时对法庭审理的情况加以评论，作出解释，从而使你们理解得更透彻。与此同时，我将添加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而且你我都会有一定的兴趣，只不过其重要程度不足以被记载入官方的记录而已。[1]

现在我接着说下去。我们听到了从走道上传来的贞德戴着的镣铐发出的铛锒声，她走过来了。

不一会儿，她出现了。所有在场的人一阵心惊，可以听得到人们在深深地倒抽冷气。两个卫兵在她身后不远处跟着她。她的头略微低着，缓慢地挪动着身子；她的身子虚弱无力，而身上的铁链很沉重。她穿着男人的衣服——一身黑色，衣料是深黑色的柔软羊毛，呈现出丧服的黑色，从她的脖子到地面，衣服上没有一块明快的颜色。用同样的黑色料子做的宽围巾在她的肩上和胸

① 他遵守了诺言。读者将发现，他对大审判的叙述既严格，在细节上又与经宣誓证明的史实相符。——马克·吐温原注

部从里层到外层绕了好几圈；紧身上衣的袖子一直到肘部都是宽松的，从肘部以下到戴着镣铐的腕部则是紧身的；上衣下面，黑色紧身裤的裤腿触及脚脖子上的铁链。

她在走向凳子的半路上停了下来，正是在那个地方有宽宽的光束从一扇窗口斜射进来。她慢慢把头抬起。人们又一阵心惊！——那张脸毫无血色，苍白如雪；如白雪那般发光的脸色与穿着黯淡、乌黑衣服的纤细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张脸柔滑、纯洁、富有少女气息，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面容有着无比的悲伤和无比的妩媚。但是，天哪，天哪！当那双不屈不挠的眼睛直逼那个法官，她的头不再垂下，她的身躯像个军人那样庄严地挺起。这时，我的心欢快地跳了起来，我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他们并没有打垮她，他们并没有征服她，她仍然是贞德！是的，现在我看得很明白，有一种精神是这个令人生畏的法官无法压制和恐吓的。

她向她的位置走去，登上凸台坐到凳子上；她把铁镣收拢在膝上，把苍白的小手搁在上面。然后，她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等待着。她是在场的惟一一个看上去镇定自若、沉着冷静的人。在市民观众的前列有一个皮肤呈古铜色、肌肉强健的英国士兵以军人的稍息姿势站着。他豪爽地、尊敬地举起他的大手对她行了个军礼，而她友善地微笑并举手还礼。场内出现了表示同情的少许掌声，但法官严肃地加以制止了。

现在，在史书中被称为大审判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宗教审判开始了。五十个专家面对一个新手，而且没有人对新手助一臂之力！

法官归纳了本案的原委，以及作为依据的传闻和疑点；然后，他要求贞德跪下并发誓对被问到的所有问题都如实回答。

贞德的大脑并没有休眠。她怀疑在这个看上去公正、合理的要求后面存在着可能出现的危险。她以在普瓦提埃审判中曾屡次挫败老谋深算的对手的那种直率态度说：



“不，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将问我些什么，你们可能会问我不想告诉你们的事情。”

这激怒了法官，立即引起一阵愤怒的吼声。贞德却满不在乎。库雄提高嗓门，在人们七嘴八舌的嘈杂声中开始说话，可是他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

“凭着我们的主的神圣帮助，我们要求你为了你的良心的安宁而尽快结束这些程序。把双手放在《福音书》上发誓吧，说你将如实回答被问的问题！”他把一只肥胖的手重重地砸在公案上。

贞德平静地说：

“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和信仰，以及自从我来到法兰西[①]以来所做的事，对于这些我都乐意回答。可是，关于我从天主那里得到的启示，我的声音禁止我透露给任何人，除了我的国王以外……”

她话说至此，法庭内又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其中既有威胁也有咒骂，也有很多人在走动，秩序混乱，于是，她只好停止说话以等待喧哗声的平息。她那苍白的脸上微微出现了红晕，她直起身子盯着法官，用她原有的那种清脆响亮的语气结束了她的这句话：

“……而且，即使你们砍下我的头，我也决不会把那些事透露出来！”

噢，也许你们知道法兰西人的审判会是什么样子了。法官和法庭上一半的人马上站了起来，向犯人挥着拳头，对她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弄得你头昏脑胀。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分钟。由于贞德坐在那里从容不迫，安之若素，这使他们越来越疯狂，辱骂声越来越响亮。有一次她这么说，眼神和仪态一时流露出先前

---

① 当时的法国三方割据，一部分为英国人所占有，另一部分由勃艮第派控制，还有一部分由王太子查理控制。可能是因为贞德认为由王太子控制的区域才能称得上法兰西，故有此说。

的那种淘气的样子：

“公正的大人们，请一个个地说，那么我就能一个个答复你们。”

关于宣誓的激烈辩论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可是到头来情况并无改观。主教还是要求不改变誓言的内容，而贞德则第二十次拒绝接受任何誓词，除非用她自己拟定的誓词。法庭内出现了体力不支的现象，不过这仅限于法庭成员和法官，他们因长时间地大声喧哗而嗓音嘶哑，精疲力竭，而且在那些可怜的人儿的脸上出现了某种憔悴的神情；而贞德仍然不动声色，举止安详，看不出一丝疲劳。

叫骂声平息下去了，出现了片刻的等待中的平静。结果法官向犯人让步，以痛苦的语气令她按她自己的方式发誓。贞德立即跪下，当她把手放到《福音书》上时，那个高大的英国士兵说出了心里话：

“天哪，要是她是个英国人，她就不会在此地再待上半秒钟！”

这是他心中的士兵精神在对她心中的士兵精神作出反应。然而，这是多么尖锐的谴责，这是对法兰西人的性格和法兰西人的忘恩负义的多么严正的控告！但愿他的这句话能被奥尔良人听到！我知道，那个感恩戴德的城市，那个爱戴贞德的城市就会倾城出动，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向鲁昂进军。有些话语——使人羞愧和无地自容的话语——会在记忆中留下烙印，永久保存在那里。那句话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烙印。

在贞德发过誓以后，库雄问她的姓名、出生地以及关于她的家庭的一些问题，也问了她的年龄。她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接着，他问她受过多少教育。

“我从母亲那里了解了主祷文、圣母玛利亚和信仰。我知道的一切都是我母亲教给我的。”

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拖延了很长时间。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疲惫不堪，只有贞德除外。法庭准备休庭。此时库雄宣布严禁贞德越狱，否则将让她遭受异端罪之苦——奇怪的逻辑！她坦率地回答：

“我不受这个禁令的约束。要是我能够越狱，我是不会责备自己的，因为我没有作出承诺，而且我将来也不会作出承诺。”

她抱怨镣铐给她造成的负担，要求把镣铐除去，因为她在那座地牢里受到严密的看管，因此没有必要戴着它。主教拒绝了，提醒她说她已经两次越狱了。贞德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于是不再坚持。在她起身跟着卫兵离开时，她只是说：

“过去我确实想越狱，而且我现在也想越狱。”她又说：“这是每一个犯人的权利。”我认为，这番话会引起任何人的怜悯。

于是，她在令人压抑的静默中离开了法庭。在这种静默中，使她痛苦不堪的铁链发出的当啷声在我耳中显得更加刺耳，更加揪心。

她有着多么镇定的头脑！谁也不会使她惊讶到失态的程度。她在刚坐到凳子上时就一眼看到了诺埃尔和我，我们的脸因激动和兴奋而涨得通红，可是她面无表情，不动声色。那天她的眼光向我们扫过五十次，可是未作停留，没有一丝认出我们的神情。要是换了别人，他也许会惊讶地盯着我们，那么——噢，那我们当然就会有麻烦了。

我们一起慢慢地走回住处，各自的心头忍受着悲痛，默默无语。

第六章　圣女挫败迫害者

那天夜里芒雄告诉我，库雄在开庭期间安排了一些职员躲在窗洞里把贞德的回答加以篡改，歪曲原意，然后写出特别的报告。啊，此人肯定是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最恶毒残忍、最厚颜无耻的人。可是他的奸计没有得逞。那些职员有着人道之心，他们对所做的卑鄙工作很反感，于是，反戈一击，如实写出了报告。库雄破口大骂，把他们赶出房间，并且威胁说要把他们淹死——这是他在恐吓人时最喜欢而且最经常说的话。这件事传了开来，引起了许多非议，所以，库雄不会马上再去做同样的丑事了。我听说后甚感欣慰。

我们在次日早晨到达城堡时发现有了变化。小教堂被认为地方太小，于是法庭被转移到一间更为宽敞的房间里。它位于城堡大厅的尽头。法官的数量增加到了六十二人——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面对数量如此占优势的法官，而且孤立无援。

犯人被带进来了。她的脸色仍然苍白，可是她看上去并不比前一天第一次出庭时的情况差。这是不是件神奇的事？昨天，她连续五小时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锁链搁在膝上，受到那群邪恶狠毒之人的诱供、折磨和迫害，连一杯水也喝不上——因为她从未得到任何东西。到了此时，要是我的叙述已经让你们了解了



她，那么，不需要我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她是不会向他们那种人求情的。再说，她被囚禁在寒冷的地牢里过夜，身上锁着镣铐。然而，正如我所说的，她现在来到了法庭上，泰然自若，精力充沛，严阵以待。是的，在她的身上看不到昨天遗留下来的疲劳或忧虑，场内的人惟独她一人如此。而她的眼睛——啊，你们应该看一看她的眼睛，那么你们就会心碎。笼中之鹰的眼中会燃烧和郁积那蒙眬、深沉的光辉。那受到伤害的、悲怆的尊严，以及那种未被征服而且不可征服的精神，使人在它无言的谴责的压力之下无地自容。你们以前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形？贞德的眼睛正是那种样子。那双眼睛有着多么大的威力，多么神奇！是的，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那双眼睛都能像文字那样细致入微地表达丰富的情感。在那双眼睛里蕴藏着灿烂耀眼的阳光，最柔和、最宁静的晨昏蒙影，还有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和闪电。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人的眼睛能与她的眼睛相比。这是我的观点，我对她眼睛的评价，有幸见到的人谁也不会有异议。

庭审开始了。你们认为会怎么开始呢？和先前一模一样——就是那件事，那件在经过争执以后已经解决了的令人厌烦的事。主教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现在要求你作简单明了的宣誓，即你将如实回答问你的问题。”

贞德平静地回答：

“我昨天已经发过誓了，我的大人，这就够了。”

主教坚持着，坚持着，火气越来越大；贞德摇了摇头，保持沉默。最后她说：

“我昨天已经发过誓，这就够了。”然后她叹了口气，说：“说实在的，你对我纠缠得太过分了。”

主教还是坚持要她发誓，还是在命令着，可是他说不动她，最后只好作罢。他把当天的审讯交给一个擅长要诡计和设圈套、

善于巧言令色的人——神学博士博佩尔。请注意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是如何开头的——他的语气随便、不经意，会使任何不提防的人放松警惕：

"听着，贞德，事情很简单嘛。你只需坦率地、如实地回答我将问你的问题，就像你宣誓过的那样。"

他并没有成功。贞德并没有在睡大觉，她看穿了他的诡计。她说：

"不。你会问我不能告诉你——而且不愿意告诉你的事情。"此时，她想到这些天主的仆人在探听出自天主的手、属于主的令人敬畏的秘密的事情，这是多么的不恭敬，多么不符合他们的身份啊！于是她又带着警告的语气说："要是你们对我很了解，你们就会愿意放过我。我做的所有事都遵照了神的启示。"

博佩尔改变了进攻的方式，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着手。你们瞧，他将以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问题为幌子诱使她上当。

"你在家里学过什么手艺吗？"

"学过，我学过缝纫和纺纱。"此时，这个取得了帕泰的胜利、战胜了雄师塔尔博特、解救了奥尔良、恢复了国王王位的战无不胜的军人，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自豪地挺起了身子，微微摆了摆头，露出质朴的得意神情。她说："说到这个，我不怕和鲁昂的任何女人比个高低！"

观众席上爆发出掌声——贞德感到很快活——可以看到许多人露出了善意、赞赏的微笑。可是库雄对他们暴跳如雷，警告他们保持肃静，检点自己的行为。

博佩尔问了其他一些问题，然后说：

"你在家里还干别的什么活儿吗？"

"是的，我帮助母亲做家务，还到牧场上去放羊和放牛。"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可是人们很难觉察到。而对于我来说，这使我回想起往年那些令人陶醉的时光，一时看不清自己究竟在

纸上写了些什么。

博佩尔又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小心翼翼地靠近禁区，最后重复了她不久以前刚刚拒绝回答的问题——即她在那些日子里，在除了复活节以外的其他节日里有没有领受过圣餐。贞德只是这么说：

“问其他问题。[1] 换句话说，跳过去，问你有权探听的事。”

我听到一个法官对旁边的人说：

“一般说来，证人只是些麻木迟钝的人，很容易上钩——是的，很容易使他们不知所措，很容易把他们吓住——可是，这个孩子真是不但吓不倒而且不迷糊。”

很快，所有的人都竖起耳朵开始认真地倾听着，因为博佩尔开始谈起贞德的声音。所有的人对此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他的意图是设圈套诱使贞德无意中说她的声音有时给她邪恶的指示——你们瞧，那声音来自撒旦。和魔鬼打交道——噢，只要下个简短的命令就可送她上火刑柱，而这就是本次审讯处心积虑的目的和意图。

“你第一次听到这些声音是在什么时候？”

“我在十三岁时第一次听到来自天主的声音。它来帮助我过上好日子。我很害怕。那声音是在中午时分到来的，那时是夏天，当时我正在父亲的园子里。”

“那时你在过斋戒吗？”

“是的。”

“前一天呢？”

“没有。”

“声音是从哪个方向到来的？”

“从右边——教堂的方向。”

“声音到来的时候有没有一道明亮的光？”

---

[1] 原文为法语。

“嗯，确实有，光很强。在我来到法兰西时，我经常听到那些声音高声地说话。”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

“那是高贵的声音，我认为是天主派它到我这里来的。在我第三次听到它时，我听出那是天使的声音。”

“你能听得懂?”

“很容易。声音很清楚。”

“关于对你灵魂的拯救，声音给了你什么样的劝告?”

“它叫我过正当的生活，而且定期上教堂做礼拜。它还告诉我，我必须到法兰西去。”

“声音是以哪种生物的形式出现的?”

贞德警觉地盯着那个神父看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

“关于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那个声音经常来找你吗?”

“是的。一星期找我两三次，并对我说：‘离开你的村庄，到法兰西去吧。’”

“你父亲知不知道你离家?”

“不知道。那个声音说：‘到法兰西去。’所以，我再也不能留在家里了。”

“它还说了些什么?”

“还说我应该去解奥尔良的围。”

“就这些吗?”

“不，要我到沃库勒尔去，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将派士兵和我一起去法兰西。我回答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姑娘，不会骑马，也不会打仗。”

这时，她谈到在沃库勒尔如何遭到拒绝和阻挠，最终得到了士兵，开始了征程。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普瓦提埃法庭已经明确裁定和判决，既然天主已经任命她做男人的事，因此她穿男式服装符合并且不辱教规。可是，尽管如此，这个法庭还是有意使用所有可用的伎俩来对付贞德，甚至连破烂不堪的或声名狼藉的武器也用上了。在这次审讯结束之前，这一武器将被大用特用。

"我穿男装，也佩戴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送给我的剑，没有其他武器。"

"是谁指示你穿男装？"

贞德再次警觉起来，她没有回答。

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她再次拒绝回答。

"回答。这是命令！"

"问其他问题。[1]"这就是她的回答。

于是，博佩尔暂时作罢。

"在你离开时，德博德里库尔和你说了些什么？"

"他让随行的人保证照顾好我。他还对我说：'去吧——不管结局如何！'[2]"

在对她询问了其他许多事以后，博佩尔再次问到服装的事。她说有必要像个男人那样打扮。

"是你的声音叫你这么做的吗？"

贞德只是镇定地回答：

"我相信我的声音给了我正确的指示。"

从她嘴里只能问出这么多，于是询问又转到其他话题上，最后涉及到她和国王在希农的第一次会面。她说她不认识国王，可是根据声音的启示认出了他。博佩尔对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进

---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作者在这句话后面附上了法文原文："Advienne que purrra!!"

行了仔细的盘问。最后说：

“你还能听到那些声音吗？”

“他们每天都来。”

“你向他们提了些什么要求？”

“除了请求让我的灵魂得到拯救以外，我没有向它们要求任何补偿。”

“你的声音总是敦促你和军队在一起吗？”

他又在对她偷袭了。她回答道：

“它要求我留守在圣丹尼。要不是我身不由己我就会服从，可是我受了伤，无可奈何，被骑士们强行抬了下来。”

“你是在什么时候受伤的？”

“在向巴黎发起攻击时，我在护城壕里受了伤。”

下一个问题表明博佩尔想把话题引向何处：

“那天是节日吗？”

你们明白了吗？言下之意，来自天主的声音不太可能会指示或允许用战争和流血来冒犯神圣的节日。

贞德迟疑片刻，然后回答说是的，那天是节日。

“好吧，那么告诉我，你认为在这么个日子发起进攻合适吗？”

这样的炮击会在至今完好无损的墙上轰出第一道裂缝。法庭里立即鸦雀无声，显然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期待着。可是贞德使在场的人大失所望。她只是略微挥了挥手，仿佛在驱赶苍蝇，接着从容不迫地说：

“问其他问题。[①]”

在有些表情严肃的人脸上一时露出了笑容，有几个人甚至大笑起来。那圈套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煞费心机的准备的。圈套撤

① 原文为法语。



了下来，可是落了空。

法庭休庭。开庭已达数小时，人们已经疲惫不堪。大部分时间被用于看上去无足轻重、毫无目的的询问，其中涉及在希农发生的事、被流放的奥尔良公爵、贞德的第一则公告，等等。可是在所有这一切看上去很随意的话里面其实布满了圈套。然而，贞德幸运地避开了这一切，有些是凭着伴随于无知和淳朴的运气的保护，有些是凭着幸运的巧合，还有一些是凭着来自杰出头脑的清晰洞察力和敏锐直觉，这两者给了她最有效、最可靠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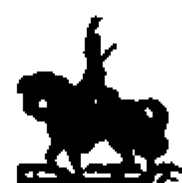
注意，对这个孤立无援的姑娘，这个镣铐锁身的犯人的日复一日的诱供和纠缠将持续很长很长时间——高雅的趣味打猎，一窝看家狗和猎狗去纠缠一只小猫！——我也可以宣誓作证，把从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情形告诉你们。当苦命的贞德在墓中长眠了二十五年之后，教皇召集大法庭对她的生平重新进行审查，该法庭的公正判决洗刷了沾在她的美名上的所有污垢，并对我们的鲁昂法庭的判决和行为给予永久的谴责。芒雄和几个当年担任法庭成员的法官在平反法庭上和其他证人一起出庭作证。芒雄回忆起那卑鄙的庭审过程——我正在向你们描述，并作了以下的证言——对此你们可以在官方的传记中读到印刷得很清晰的文字：

> 当贞德谈到神在她面前的显灵时，她几乎每说几个字就要被打断一次。他们对各种各样的事进行长时间的、多方面的盘问，这使她精疲力竭。几乎每天上午的审讯都持续三到四个小时，然后他们从上午的审讯中摘出特别难以应对的和微妙的要点，用做下午审讯的材料。下午的审讯持续两到三个小时。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转换话题；然而，尽管如此，她凭着惊人的智慧和记忆力总是能应对自如。她时常纠正法官的话，说："可是，我对那个问题刚才已经回答过一次了——去问记录员吧。"她指的就是我。

下面是审讯过贞德的一个法官的证词。记住，这些证人并不是在谈论两三天的事，他们谈论的是烦闷、冗长的连续好多天的事：

> 他们对贞德提出深奥的问题，可是她成功地应付了过去。有时问问题的人突然改变话题，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看她会不会自相矛盾。他们用持续两三个小时的长时间审讯来折磨她，而法官自己也精疲力竭。对于给她布下的那些圈套，连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也得费一番周折方能摆脱。她谨慎应对，于是，使我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认为她受到了神的启示。

啊，她的头脑是不是像我描绘的那样呢？你们去看一看这些神父经过宣誓的证言吧——那是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因为他们的渊博学识、丰富经验、精明老练的才智和对她的严重偏见而被挑选出来在那恐怖的法庭上担任法官。他们这六十二个人是行家里手，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她，是那个可怜的、年轻的农村姑娘无法相比的，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他们来自巴黎大学，而她来自羊栏和牛棚！啊，是的，她是个伟大的人，了不起的人。六千年中才出了她一个，能与她相提并论的人在五万年之内不会在地球上出现。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第七章　奸计未能得逞

第二天，2月24日，法庭第三天的开庭还是在原来那间宽敞的大厅内进行。

开头的情形如何？还是老样子。在准备就绪以后，穿着长袍的六十二个人坐在椅子上，卫兵和维持秩序的人各就各位，库雄坐在大椅子上，命令贞德把手放在《福音书》上并发誓如实说出问她的一切！

贞德的双眼放射出光芒，她站起来，仪态高雅，气宇轩昂地站着。她面对主教，说：

"我的大人，你是审讯我的法官，说话注意一点，因为你给自己招来了可怕的责任，而且你还滥用职权。"

贞德的话引起了轰动。库雄勃然大怒，恶狠狠地威胁她——要是她不服从就马上判她有罪。这使我浑身打寒战，脸色发白——因为这意味着对她施以火刑！可是贞德仍然站着，自豪地、毫不畏惧地回敬他：

"并不是巴黎和鲁昂的所有神父都能够判我有罪，没有权！"

这引起了喧哗声，其中有来自观众的掌声。贞德又坐了下来。主教还是坚持要她宣誓。贞德说：

"我已经宣过誓了。这足够了。"

主教喊道：

“你拒绝宣誓，这使你受到怀疑！”

“随它去吧。我已经宣过誓了。这足够了。”

主教还在坚持。贞德的回答是，她会说出她知道的事——可是并非她知道的所有的事。

主教还是对她纠缠不放。到了后来，她用厌倦的语气说：

“我来自天主，在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事了。让我回到我来的那个地方——天主那儿去吧。”

她的话惹人怜悯，她的话相当于“你只想要我的命。拿去，让我安息吧。”

主教再次暴跳如雷：

“我再次命令你……”

贞德打断了他的话，若无其事地说：“问其他问题。[①]”于是库雄放弃了努力。不过他这次在放弃时做了件好事，因为他提出妥协，而总是保持头脑清醒的贞德从中看到了保护自己的机会，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她将发誓“在涉及《起诉书》所列之事时”如实回答。现在，他们就不能把她拉扯到规定范围以外去了，从此她将按海图上标定的航线航行。主教的许可超出了他的本意，超出了他能够诚心诚意遵守的范围。

博佩尔受命继续审问被告。当时是在大斋节期间，从中可能有机会找出她对履行宗教义务的某些细节上的疏忽。我巴不得告诉他，在这个方面他肯定会失败的。噢，信仰就是她的生命！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东西和喝水？”

要是从她的嘴唇上会说出某样具体的事物，哪怕只是一点点，那么，无论是她的年幼无知，还是监狱里的饥肠辘辘都无法使她摆脱人们对她蔑视教规的怀疑，这是很危险的。

---

① 原文为法语。

“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一直没吃没喝。”

神父把话题再次转到声音。

“你什么时候听到声音了?”

“昨天和今天。”

“什么时候?”

“昨天是在早晨。”

“你那时在干什么?”

“我在睡觉。是声音把我唤醒的。”

“通过碰你的手臂?”

“没有,没有碰我。”

“你谢恩了吗? 你跪下没有?”

你们瞧,他满脑子想的是撒旦,指望或许能一步步证明她是在对天主和人类的大敌表示敬意。

“是的,我谢了恩,并且在铁链锁着我的那张床上跪下,合掌恳求它为我向天主求助,让圣灵之光照耀着我,教我如何在法庭上回答。”

“那么,声音说了些什么呢?”

“它让我勇敢地回答,说天主会帮助我的。”然后,她转身面对库雄,说:“你说你是审我的法官。我现在再次告诉你,小心你的一举一动,因为我其实是天主派来的,所以你大祸临头了。”

博佩尔问她,声音对她的指示是不是反复无常、变化多端。

“不,声音从来没有前后矛盾过。今天它再次让我勇敢地回答。”

“它有没有禁止你对被问到的问题只作部分回答?”

“对此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我得到了关于我的主人,即国王的启示,可是我不会告诉你。”此时她很激动,眼泪涌上了眼眶。她满怀信心地说:

“我完全相信是天主通过那个声音在和我说话——就像我相

信基督教的信仰和天主把我们从地狱的火焰中拯救出来那样。”

在被进一步问到声音时，她说她不能自由地说出她知道的一切。

“要是你把全部事实说出来，你认为天主会不高兴吗？”

“声音命令我把某些事情告诉国王，而不是你们——有些事是他最近和我说的——甚至是昨天夜里说的。我希望国王能够知道那些事，那么他就能更加安心地吃饭了。”

“为什么声音不直接和国王说话，将像你和他说话那样？要是你提出请求，声音会不会那么做呢？”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主的愿望。”她思索片刻，毫无疑问在忙于思考，想着遥远的事。然后她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使始终警觉、始终敏感的博佩尔找到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一个设圈套的机会。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机会，像个初出茅庐的新手那样喜形于色？不，噢，不，你一点也看不出他注意到了贞德的这句话。他立即漫不经心地把话题岔开了，开始就其他事情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打个比方，他是在迂回和包抄。他问了许多乏味、空洞的问题，比如声音有没有告诉她能否逃得出监狱，有没有把今天开庭时的回答告诉他，有没有美丽的光芒相伴，有没有长眼睛等等。贞德所说的那句有风险的话是：

“没有天主的恩典我就一事无成。”

法庭注意到了神父玩的把戏，于是阴险地、兴致勃勃地观察着。可怜的贞德变得神志恍惚，心不在焉，她可能累了。她的生命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可是她浑然不觉。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博佩尔无声无息地、鬼鬼祟祟地甩出了圈套：

“你受天恩眷顾吗？”

啊，在那群法官中间有两三个正直、勇敢的人，让·勒费弗尔就是其中之一。他跳起来大声说：

“这个问题是在刁难！被告没有义务回答！”

看到这块木板向快淹死的孩子扔去，库雄气得脸发黑。他喊道：



“肃静！坐下。被告回答问题！”

没有希望，无法摆脱困境。因为不管她肯定还是否定，结果是一样的——灾难性的回答，因为《圣经》上说人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想一想吧，他们对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姑娘设下致命的圈套，还引以为自豪，洋洋自得，到底长的是什么样的铁石心肠！我们等待着，这对我来说是痛苦的时刻，仿佛等待了一年的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露出激动的神情，主要是因快乐而激动。贞德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眼睛向那些贪婪的脸上望去，然后，她毕恭毕敬地、柔声柔气地说出了那千古不朽的回答，就像拂去蜘蛛网那样把那可怕的圈套拂去：

“要是我未受天恩眷顾，我祈求天主降临于我；要是我已受天恩眷顾，我祈求天主继续让我享有。”

啊，你们再也不会看到这句话引起的那种轰动。不，在你们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法庭内一时出现了墓地上的那种寂静。人们面面相觑，有些人肃然生畏，在胸前划着十字。我听到勒费弗尔喃喃地说：

“这个回答不是人的智慧能够想得出来的。这个孩子有着惊人的灵感，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过了一会儿，博佩尔继续审问贞德。可是失败的羞辱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已经无法定下心来，只是问了一番漫无边际、枯燥乏味的话。

关于贞德的童年，关于那片橡树林，关于仙女们，关于孩子们的游戏和在可爱的“布勒蒙仙女树”下的玩耍等，博佩尔问了上千个问题，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使她的声音断断续续，使她轻声哭泣，可是她尽力克制住自己，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然后，神父在结束审问时再次问到她的服装之事——在这场以夺去这个天真无邪的人儿的生命为目的的偷袭中，这个话题总是不会消失的，总是会纠缠她。此事对她是一种威胁，有可能引

出悲哀的结局。

“你喜欢穿女人的衣服吗?”

“确实是的，要是我能离开这座监狱的话——可是在这里不行。”



第八章　贞德谈起与天使见面时的情景

下一次的开庭是在 27 日，星期一。你们相信吗？双方曾约定将审讯的内容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之事的范围内，可是主教违背了约定，再次命令贞德发誓毫无保留地回答问题。她说：

“我已经发了足够的誓，你应该满足了。”

她寸步不让，于是库雄只好让步。

审问在继续，涉及贞德的声音。

“你说在第三次听到声音时认出那是天使的声音。他们是哪些天使呢？”

“圣卡特琳和圣玛格丽特。”

“你怎么知道是她们二位天使呢？你怎样分辨她们二位呢？”

“我知道是她们，我知道如何分辨她们。”

“根据什么迹象？”

“根据她们和我打招呼的方式。这七年来我一直在接受她们的指示，我知道她们是谁，因为她们告诉了我。”

“在你十三岁时，第一个来找你的声音是谁？”

“那是圣米迦勒的声音。我看到他出现在我的眼前，不止他

一个，还跟着一大群天使。”

“你是以你的身子还是以你的心灵看到了天使长和随从天使?”

“我是用我的眼睛看到了他们，正如我看到你这样。在他们离开时我哭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我一起带走。”

令人生畏的影子发出的耀眼白光曾照耀到“布勒蒙的仙女树”下贞德的身上，此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天的情景，尽管这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它还是使我颤抖起来。这件事过去的时间其实并不很长，可是它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打那以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圣米迦勒是以什么面貌和形状出现的?”

“关于这个，我没有得到允许，不能说。”

“天使长在第一次到来时和你说了什么?”

“今天我不能回答你。”

我想，她的意思是首先要得到声音的允许。

后来，在库雄就通过她转告给国王的启示又问了一些问题之后，她抱怨这些问题都没有问的必要，并说：

“我再说一遍，就像我在以前的开庭期间已经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在普瓦提埃的法庭上回答了这一类的所有问题，我希望你们把那次的法庭记录拿来读一读。请把那本记录本找来吧。”

库雄没有作答。此话题必须加以回避，将其搁置起来。那个记录本已被聪明地藏匿起来了，因为里面的内容若在此公布实在令人难堪。那本记录中有一项裁决，认定贞德所履行的是天主的使命，而这个低等法庭的意图是想证明她的使命来自撒旦；那本记录中另有一项裁决，允许贞德穿男装，而本法庭的目的是利用她穿男装之事加害于她。

“是什么促使你来到法兰西——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是的，而且是根据天主的命令。倘若这不是天主的意愿，那么我是不会来的。若非如此，我宁可五马分尸也不会来。”

现在，博佩尔再次把话题转到男式服装上，准备严肃地谈一谈。这使贞德失去了耐心，她马上打断了他，说：

“这是件小事，微不足道。再说我穿男装是根据天主的命令，并不是根据任何人的指示。”

“罗贝尔·德博德里库尔没有命令你穿男装吧？”

“没有。”

“你是不是认为穿男装是对的？”

“对于天主命令我做的任何事我都干得很出色。”

“可是，在这件具体的事上，你认为穿男装做得对不对？”

“我所做的都是天主命令我做的事。”

博佩尔费尽心机想引诱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想找出她的言行与《圣经》相违背之处。可是这一切只是浪费时间，他没有得逞。他回过来盘问她见到天使时的情形，照耀在他们周围的光芒以及她和国王的关系等。

“你第一次见到国王时，在他的头上有没有一个天使？”

“以圣母玛利亚的名义！……”

她强忍住不耐烦的心情，平静地把话说完：“即使有天使我也没有看见。”

“有没有照明？”

“那里有三百多个士兵，五百把火炬，且不提神灵的光芒。”

“是什么东西促使国王相信你转告给他的神的启示？”

“他见到了神迹，也听从了神父的劝告。”

“给国王的启示说了些什么？”

“今年你从我这里探听不到。”

她接着又说：“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在希农和普瓦提埃受到神父的询问。国王见到了神迹，这才相信了我，而且神父们认为我的行为是善良的，而不是邪恶的。”

博佩尔话锋一转，又谈起那把费耶尔布瓦的神剑，看看能否

从中找机会判定贞德的巫术罪。

“在费耶尔布瓦的圣卡特琳教堂祭坛后面埋着一把古剑，你是怎么知道的?”

对此，贞德毫不隐瞒：

“我知道那里有一把剑，因为我的声音告诉了我；于是我派人去请求把剑给我，以便在作战时携带。我觉得那把剑埋得并不很深。那个教堂的神父找到了它，把它挖了出来。他们把剑擦亮了，除锈很容易。”

“你在贡比涅战斗中被俘时带着它吗?”

“没有。可是我在攻打巴黎之后、离开圣丹尼之前一直带着它。”

这把剑如此神秘地被发现，长时间以来一直常胜不败，所以被怀疑受到了魔法的保护。

“那把剑是圣物吗？得到了什么样的神赐?”

“什么也没有。我喜欢它，因为它是在圣卡特琳教堂里被发现的，而我又非常喜爱那座教堂。”

她喜爱这座教堂，因为那教堂是为向她喜爱的天使之一表示敬意而建造的。

“你有没有把剑放在祭坛上，目的是使它成为幸运之剑?”(圣丹尼的祭坛)

“没有。”

“你有没有祈求将它变为幸运之剑?”

“愿我的兵器能得到幸运，这的确没有坏处。”

“这么说来，你在贡比涅战场上佩带的不是那把剑？你在那里佩带的是什么样的剑?”

“勃艮第人弗朗凯·达拉斯的剑，我在拉尼的交战中俘虏了他。我保留了这把剑，因为这是把很好的战剑——可以有效地进行重击和猛击。”

她很直率地说出那番话。在她那苗条娇小的身躯与从她的嘴唇上如此轻松、熟悉地说出来的可怕的军事术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使许多听众微笑起来。

“那把剑的下落如何？目前在哪里？”

“这在《起诉书》里提到了吗？”

博佩尔没有回答。

“你的剑和你的军旗，哪个你更喜爱？”

一提到她的军旗，她的眼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她大声说：

“我最喜爱我的军旗——噢，爱它胜过那把剑四十倍！有时，为了避免杀死任何人，我在向敌人冲锋时自己举着那面旗。”然后她又天真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在她说这句话时，她这个娇小的姑娘与她说话的内容又形成了令人诧异的对比。

这又使不少人笑了起来。当你想到她看上去是个多么温柔、纯洁的小人儿，那么这就不足为奇了。人们难以相信她曾目睹过杀人，她那么娇小，目睹那种事不适合。

“在奥尔良的最后一次攻击中，你有没有告诉士兵们，说敌人射来的箭和从他们的弩炮和大炮射来的石弹不会击中任何人，只会击中你？”

“没有。证据是，那时我们的人当中有一百多被击中。我叫他们不要怀疑或害怕，他们是能够解围的。在向面对桥梁的堡塔发起攻击时我的脖子被箭射伤，可是圣卡特琳安慰了我。我在十五天内养好了伤，不必离开马鞍，也不必离开我的工作。”

“你知道即将受伤吗？”

“知道。我事先也告诉过国王。我是从我的*声音*那里得知的。”

“在你拿下雅尔诺时，你为什么没有扣押守军司令索取赎金？”

“我提出让他率领全体守军从那里离开，不会受到伤害；要

是他不愿离开，我将发起强攻拿下雅尔诺。”

“我想你发起了强攻。”

“是的。”

“你的声音有没有指示你发起猛攻拿下它?”

“关于这个，我记不得了。”

烦闷、拖拉的庭审就这么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能够想得出的每一条计谋都尝试过了，目的是让贞德中圈套，使她有错误的想法、错误的举动、不忠于教会或亵渎神灵的表现，把她当成家里的小孩子，可是这一切都一无所获。她熬过来了，没有受骗上当。

法官们泄气了吗？没有。当他们发现这么做并非轻而易举，反而困难重重，自然他们很惊讶，不过他们有以饥饿、寒冷、疲乏、迫害、欺骗和背叛的身份出现的强大的同盟军，而面对这一强大阵容的是个无依无靠、不谙世事的姑娘，到时候必定会因身体和精神的疲惫而垮掉，或者掉入对她设下的上千个圈套中的一个。

在看上去一无所获的庭审期间，难道法庭取得进展了吗？有进展。法庭在探路，到处摸索，发现了一两处模糊的踪迹，也许能渐渐探个明白，有所发现。就以男式服装为例，还有她见到天使时的情景和声音。当然，谁也不怀疑她曾经见过超自然的东西，曾听到他们对她说话，曾接受过他们的指示。当然，也没有人怀疑她在神灵的帮助下做出了奇迹，比如在从未见过国王的情况下从人群中指认出他来，以及发现埋在地下的剑等。傻瓜才会怀疑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大气中充满着魔鬼和天使，一方面会摆弄魔法的恶人看得见，另一方面清白无瑕的圣人也能目睹。可是，许多人，也许大多数人确实怀疑的是贞德的所见，她的声音，以及她所实现的奇迹是否来自天主。人们希望最终能证明这一切都来自撒旦。因此，你们瞧，法庭老是回过来谈这个话题，鬼鬼祟祟，盘根究底，这么做并不是打发时间——而是怀着某种明确的目的。

第九章　贞德说出关于她必得拯救的预言

开庭的日子是3月1日，星期四。有五十八个法官出席——其他的法官在休息。

和以前一样，贞德被要求发誓毫无保留地回答问题。这次她一点也没有发火。她认为自己已经与库雄达成按《起诉书》提问的妥协，受到这一妥协的保护。而他则急于推翻这一妥协，想悄悄地摆脱它，所以她只是明确、果断地加以拒绝，并以公正和直率的态度补充说：

“不过，关于在《起诉书》中提到的事情，我会毫无保留地说出全部事实——是的，就像我在教皇面前那样毫无保留，无话不谈。”

此处出现了一个机会！那时我们有两三个教皇，当然只有其中之一才是真正的教皇。所有的人都谨慎地回避了真教皇的问题，保持沉默，在这个方面探根究底显然是危险的。此处有了一个诱使无知的姑娘陷入危险之中的机会，于是，不公正的法官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他以貌似随意、心不在焉的语气问道：

“你认为哪个才是真正的教皇？”

所有的人都高度集中起注意力，就这样等待着倾听她的回答，看一看猎物有没有踏入陷阱。可是贞德的回答却使法官狼狈不堪，而且你能看到许多人在偷偷地发笑。因为贞德说话的嗓音和语气几乎骗过了我，听上去是如此的天真烂漫。她是这样问的：

"难道有两个吗？"

那群神父中最有才华的神父之一，也是在场的最善于诅咒的人之一当即说：

"天哪，这是杀手锏！"场内有一半人听到了他的话。

法官刚刚从尴尬中回过神来，马上又继续对她提出指控，他很谨慎地回避了贞德的问题：

"你收到过阿马尼亚克伯爵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问你，他应该服从三个教皇中的哪一个。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而且我回了信。"

两封信的副本被出示和宣读。贞德说她的那封信抄得不很准确。她说她在收到伯爵的信时正好在上马，还说：

"因此我口授了一两句话作为回信，我说我将尽量在巴黎或我能休息的其他某个地方答复他。"

她再次被问到她认为哪个是名正言顺的教皇。

"我无法告诉阿马尼亚克伯爵他应该服从哪个教皇。"然后，她又补充道："但是，就我而言，我认为我们有义务服从罗马的教皇，我们的主。"她的话既直率又大胆，在这一屋子善于见风使舵、闪烁其辞的人中间显得清新和健康。

这件事就此作罢。接着，他们出示和宣读了贞德首次口授的文件的副本——她敦促英国人撤走包围奥尔良的军队并从法兰西撤军的公告——这确实是那个十七岁的初出茅庐的姑娘的伟大、杰出的创作。

"对于刚才宣读的那份文件，你承认是你起草的吗？"

"是的，不过里面有些错误——有些词使我显得太傲慢。"我



意识到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既不安又惭愧。“比如说，我没有说过‘交给圣女’，我说的是‘交给国王’，而且我也没有自称‘总司令’。所有那些词都是我的秘书替换上去的，或许他听错了，或许他忘记了我说的话。”

她说话时并没有看我，她没有使我难堪。当时我完全没有听错，也没有忘记。我故意修改了她的话，因为她是总司令，有资格这么称呼自己，这也很恰如其分。再说有谁会在国王面前交出任何东西呢？——那时他是个木头人，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要是英国人会缴械，他们会对尊贵的沃库勒尔圣女缴械，她尽管还没有实施打击已经使敌人闻风丧胆。

啊，要是残酷无情的法庭发现将那篇公告听写下来的记录人、贞德的秘书就在法庭上——不但在法庭上，而且还在帮着做记录，不仅如此，在遥远的将来命中注定将对库雄悄悄塞进去的谎言和歪曲的话作证，使之遗臭万年，这（对我来说）会是件美好却不愉快的事！

“你承认口授了这篇公告吗？”

“我承认。”

“你有没有因此而后悔过？你想把它收回吗？”

啊，这时的她义愤填膺！

“没有！即使这镣铐——她晃了晃铁链——即使这镣铐也无法打消我在公告里表达的希望。还有……”——她站起来，站立了片刻，脸上闪烁着神圣和奇异的光芒，然后，她的话像洪水暴发那般倾泻出来——“我现在警告你们，在七年之内英国人将遭到大灾难，噢，比奥尔良的败仗严重很多倍的灾难！而且……”

“住口！坐下！”

“……然后，不久英国人将失去整个法兰西！”

现在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吧。法国军队不复存在，法兰西的事业停滞不前，我们的国王无动于衷，没有迹象表明里什蒙元帅后来

会站出来继承贞德的伟大事业并加以完成。面临着这一切，贞德作了那个预言——满怀信心地作了那个预言——而且得以应验。

因为在五年内巴黎落入我们的手中——1436 年——我们的国王举着胜利者的旗帜昂首阔步地进了城。于是，贞德预言的第一部分那时得以实现——事实上几乎整个预言都实现了，因为既然巴黎已经落入我们手中，预言的剩余部分的实现就有了把握。

二十年后，除了加来这惟一的城市以外，整个法兰西将是我们的。

瞧，那个预言促使你们回想起贞德早些时候所作的预言。她当时想拿下巴黎，而且只要国王恩准她本来能轻松地拿下它，她说那时是黄金时机，还说在拿下巴黎之后，六个月之内整个法兰西将是我们的。可是，要是这个收复法兰西的黄金机会被放弃，她说“我给你二十年时间来做这件事”。

她说中了。在1436年巴黎被攻下之后，剩下的战斗只能一个个城市、一个个城堡地逐一进行，花了二十年时间方得以完成。

是的，那是 1431 年 3 月 1 日，贞德就是在法庭上，站在所有人的面前说出了那不同凡响、令人震惊的预言。在这个世界上常有人的预言得到应验，可是，若你仔细地验证，那么你肯定在相当程度上怀疑那预言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作的。可是此处的情形就不同了。在法庭上，贞德的预言在作出的那一时辰，那一刻就被记载到正式记录中，那是在事情发生的多年之前，至今你们仍然能读得到。在贞德就义二十五年后，该记录在平反大法庭上被出示，而且得到芒雄和我的宣誓确认。当时参与法庭审理、如今仍在世的法官们也在他们的证词中证实了该记录的准确性。

在那个十分著名的 3 月 1 日，贞德语惊四座，引起了轰动，人们过了很久才安静下来。不消说，所有的人都惴惴不安，因为预言是一件恐怖、可怕的事，不管人们认为它来自地狱还是来自天国。这些人所能肯定的是，作出那预言的灵感是真实的，强大

的。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弄清她的预言来自何处。

询问终于又开始了。

“你怎么知道哪些事将发生呢?”

“我得到了启示，这才知道。我知道将发生哪些事，就好像我知道你坐在我的面前那样肯定。”

这样的回答并不能打消正在扩散着的忧虑，因此法官在纠缠了一阵子以后换了个他更为拿手的话题。

“你的声音说什么语言?”

“法语。”

“圣玛格丽特也说法语吗?”

“一点儿没错，怎么会不说法语呢?她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英国人那一边!”

圣徒和天使不纡尊降贵说英语?这是奇耻大辱!不可能把圣徒和天使送上法庭并判他们的轻蔑罪，但是法庭可以对贞德的话不动声色，不过记在心上用来找她的茬。法庭正是这么做了，她的话不久以后派上了用场。

“你遇到的圣徒和天使戴珠宝吗?——王冠，戒指，或者耳环?”

在贞德看来，这种问题是亵渎神灵的无稽之谈，不值得认真回答，她满不在乎地作了回答。可是这个问题使她想起了另一件事，于是她转身面对库雄，说：

“我有两枚戒指，在关押期间被拿走了，你拿了其中的一个。那枚戒指是我哥哥给我的礼物。把戒指还给我。要是不把戒指还给我，那么我请求把它交给教会。”

法官们认为这些戒指说不定是施魔法用的。或许能用戒指来加害于她。

“还有一枚戒指在哪里?”

“勃艮第人把它拿走了。”

“你是从哪里得到那枚戒指的?”

“是我的父母给我的。”

“说一说，那是什么样的戒指?”

“是个普通、简单的戒指，上面刻着‘耶稣和玛利亚’。”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那枚戒指并不是用来从事魔鬼勾当的有价值之物，因此这个踪迹不值得再跟踪下去。可是，仍然有一个法官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问她是否曾用这枚戒指去接触病人，从而治好了病。她作了否定的回答。

“现在来谈一谈仙女，她们曾长期住在栋雷米附近，有很多关于她们的消息和传闻。据说在一个夏夜，当她们在那棵叫做‘布勒蒙的仙女树’下跳舞时，你的教母惊动了她们。你所谓的那些圣徒和天使，难道不可能就是那些仙女吗?”

“你的《起诉书》里面提到这个了吗?”

她没有再作别的回答。

“你有没有在那棵树下与圣玛格丽特和圣卡特琳交谈过?”

“我不知道。”

“那么在离那棵树不远的泉水旁呢?”

“是的，有时交谈过。”

“她们对你作过什么承诺?”

“除了得到天主允许的承诺之外没有别的承诺。”

“可是她们作了什么承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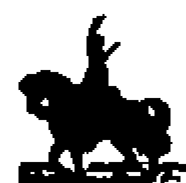
“这不在你的《起诉书》范围之内。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她们告诉我，尽管有敌人在，国王将成为他的王国的主人。”

“还有什么?”

贞德停顿片刻，然后又谦恭地说：

“她们保证带我上天堂。”

要是人的脸确实能反映内心世界，那么在法庭里许多人的脸上此时露出了恐惧的神情，毕竟一个被天主选定的仆人和使者也



许正在此地被往死里逼。他们越来越担忧，一动也不动，不再交头接耳，寂静几乎变得使人痛苦难忍。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几乎从一开始，贞德被询问之问题的性质表明：问问题的人在提问之前往往在某些程度上已经知道实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总的来说发问的人大体上已经知道如何探寻和在哪里探寻贞德的隐秘。他们的确知道贞德的大部分隐秘——这件事她并没有料到——他们的任务就是诱使她说出那些秘密。

你们还记得那个伪君子，那个老奸巨滑的神父，库雄的走狗卢瓦塞勒吗？你们还记得吗？——在忏悔室的神圣庇护下贞德坦率地、信任地对他透露了关于她生平的一切，除了关于神的启示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外，那是她的声音禁止她告诉任何人的——而那个不公正的法官库雄也一直躲在那里偷听。

直到我们回忆起卢瓦塞勒的表现，意识到所提问题的来源时，你们这才会弄明白法官怎么会设计出那一长串盘根究底的问题。那些问题很狡猾，很巧妙，问到了点子上，很是令人吃惊。啊，博韦主教，这么多年来你在地狱里为你那惨无人道的审讯而哀叹！是的，一点没错，除非有人来帮你。在得到超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会帮你，希望那个人——贞德帮你不是徒劳的。

我们回过来谈法庭和审讯。

"她们有没有对你作出另外的承诺？"

"有的，可是那件事不在《起诉书》的范围里。我现在不能说，不过在三个月之内我会告诉你们。"

法官似乎已经知道他问的这件事，从他的下一个问题中人们能看出端倪。

"你的声音有没有说你将在三个月之内得到解救？"

贞德常常会对法官准确的猜测流露出一丝惊讶，这次也如此。我常常惊恐地发现我的头脑（我无法控制）在指责她的声

音，寻思着："它们劝告她大胆地说话——不需要声音或任何人的指点她就会这么做——可是，在需要告诉她任何有用的事时，比如这些阴谋家如何能如此高明地猜出她的事情，它们对此总是闭口不谈，却去关心别的事。"

我素来笃信天主，在这样的思绪掠过我的头脑中时，它们使我冷汗直冒。如果那时出现了暴风雨和雷电，我就会瘫软无力，难以尽职尽责。

贞德回答道：

"这不在你的《起诉书》范围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不过那些希望我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将比我先走一步。"

贞德的话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浑身颤抖。

"你的声音有没有说你将被从这座监狱里解救出来?"

她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么说了，而且法官在提问以前已经知道了。

"三个月以后再问我，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她这个疲乏的囚徒在说这句话时脸上荡漾着幸福的表情！而我呢？还有在那边垂着头的诺埃尔·朗居松呢？——噢，快乐的暖流从头顶的帽子一直流到鞋底！我们只能不动声色，不流露感情，以防遭杀身之祸。

她将在三个月后获得自由。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明白了，是声音把此事告诉了她，如实告诉了她——精确到那一天——5 月 30 日。然而，我们现在才知道她的声音出于仁慈并没有说她将如何获得自由，将她蒙在鼓里。再次回到家乡！我们就是这么理解的——诺埃尔和我。那就是我们的期望。于是，我们现在开始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将轻快地飞逝而去，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是的，我们将把我们的偶像送回家，在家乡，远离人世间的浮华和喧嚣，我们将再次过上幸福的生活，过上我们当初的那种生活，享受自由的气息和阳光，与温顺的羊群和亲切的人们为伴。美丽、迷人的牧场、

树林和小河始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们深沉的宁静始终保留在我们的心目中。是的，那就是我们的期望，它使我们勇敢地度过三个月，直到有了确切的、可怕的结局。我想，要是我们能预见到这个结局，而且在那些艰难日子里不得不在心中承受那种负担，那么我们熬不过一半时间就会因这件心事而死去。

我们对贞德的预言是这么理解的：我们认为国王的灵魂将悔恨不已，他私下会同贞德过去的副官达兰松、私生子和拉伊尔一起制定营救计划，而这一营救将于三个月的最后那些日子进行。因此我们下定决心，准备助一臂之力。

在当天的开庭和后来的开庭期间，法官逼迫贞德说出她被解救的具体日子，可是她不愿意说。她没有得到声音的允许。此外，声音本身也没有说出具体的日子。自从她的预言应验以来，我就认为贞德知道她的被解救将以死亡的形式到来。不过不是这种死法！尽管她是个神圣的人，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可是她毕竟也是个人哪。不是一个完全的圣人或天使，她也是个泥土[①] 做的人哪——与人间的姑娘并无两样，完全有着人间姑娘的敏感、温柔和腼腆。所以说，让她遭遇这种死法！不，要是得知那样的预言，那么我认为她是熬不过这三个月的。你们记得，她在第一次受伤时很害怕，哭了起来，和别的十七岁姑娘一模一样，尽管她在十八天以前已经知道就在那一天会受伤。不，她不害怕任何一种普通的死亡，被解救的预言在她的心目中意味着普通的死亡，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她在说出这个预言时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神情，而不是露出恐惧的表情。

现在我来说明我为什么这么想。五个星期以前她在贡比涅的战斗中被俘，她的声音事先告诉了她将发生什么事。声音没有告诉她是哪一天，也没有告诉她在何处，只是说她将被俘，而且这

---

① 此处指《圣经》中天主用来造人的泥土。

将发生在圣约翰节之前。她祈求命运赐予她确定、迅速的死亡或者短暂的监禁，因为她是个自由的精灵，害怕囚禁的生活。声音没有作出承诺，只是让她忍受将发生的一切。瞧，既然声音并没有拒绝赐予迅速的死亡，像贞德这么一个乐观的年轻人自然很重视这么一个事实，并尽量往好处想，在心头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相信这是个事实。因此，既然她被告知将在三个月以后“被解救”，我认为她相信这意味着她将死在监狱的床上，难怪她看上去既高兴又满足——天堂的大门正向她敞开，你们瞧，她的痛苦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很快过去，对她的报答近在咫尺。是的，这会使她露出幸福的神情，这会使她有耐心和勇气，并且能够像军人那样进行战斗。当然，她会尽可能解救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因为她生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可是，要是非死不可，她会昂首去面对死亡。

后来，当她谴责库雄企图用下了毒的鱼来害她时，她认为她将在狱中因死而得到“解救”——要是她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认为她确实是这么想的——那么，你们瞧，这件事自然更会使她这么想。

可是我的话离开审讯的主题了。贞德被要求确切地说出她被解救出监狱的时间。

“我一直在说，我没有得到允许把一切都告诉你们。我将获得自由，我要请求我的声音允许我告诉你们是哪一天。这就是我希望以后告诉你们的原因。”

“你的声音不允许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想知道和法兰西国王有关的事？我再次告诉你，他将收复国土，这我是知道的，和我知道你在这个法庭上坐在我面前是一回事。”她叹了口气，过了片刻又说：“要不是有这个启示我就会死去，它总是在给我安慰。”

法官向她问到有关圣米迦勒所穿的衣服和外貌等毫无意义的

问题。她义正辞严地回答，可是人们看得出这些问题给她带来了痛苦。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在看到他时非常快乐，当我看到他时我感到自己没有犯下不可宽恕的罪孽。”她补充说：“有时圣玛格丽特和圣卡特琳允许我向她们忏悔。”

此处有了个机会，说不定能对她的天真无知设下一个成功的圈套。

“在你忏悔时，你认为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吗？”

可是她的回答并没有给她自己带来伤害。于是，审问再次转到对国王的启示上来——法庭一次又一次地威逼贞德说出这些秘密，可是未获成功。

“现在来谈一谈向国王显示的神迹……”

“我已经告诉过你，对此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神迹吗？”

“关于这个，你从我这里打听不到。”

所有这一切都涉及贞德和国王的密谈——这是悄悄进行的，尽管当时有另外两三个人在场。据说——当然是通过卢瓦塞勒得知的——该神迹是一顶王冠，作为对贞德使命真实性的确认。可是那件事至今仍是个迷——我是指王冠的性质——直至时光的终结仍将是个迷。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是个真正的王冠降临到国王的头上，或者只是个象征，即幻觉中的神秘之物。

“在国王领受启示时，你有没有在国王的头上看到王冠？”

“关于这个我无法告诉你，除非说谎。”

“国王在兰斯戴上的就是那顶王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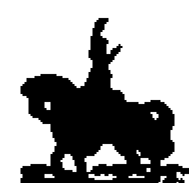
“我认为他在那里找到一顶王冠，把它戴到了头上，可是他后来又得到了一顶更加华丽的王冠。”

“那顶王冠你见到过吗？”

“除非说谎我是无法告诉你的。不过，不管我有没有见过，

我听说那顶王冠很华丽，很有气派。”

他们继续就那神秘的王冠对她纠缠着，直到她精疲力竭为止，可是他们从她那里一无所获。开庭到此结束。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漫长、艰苦的一天。



第十章　法官束手无策

法庭休庭一天，然后于星期六，3月3日继续开庭。

那天是最激烈的开庭之一。所有法庭成员都失去了耐心，而且事出有因。这六十个尊贵的神父、卓越的谋士和资深的法律斗士离开了所需执掌的重要岗位，从各个地区长途旅行来到这里，为的是做一件轻而易举、易如反掌的事——判这个十九岁农村姑娘的罪，将她处死；而这位姑娘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对法律程序的把戏和难点一无所知，不能请辩护人，不得找律师或顾问，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凶恶的法官和庞大的陪审团。她将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绝望地受到纠缠，被击溃，被判罪。这是稳操胜券的事——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们想错了。两小时拖延到数天，原先指望的小规模战斗扩大成了围攻，那件原先看上去轻而易举的事证明是件异常困难之事，那个本应像一根羽毛那样被吹走的轻飘飘的牺牲品像块石头那般纹丝不动。更重要的是，要是谁有权利大笑，那么就是那个农村姑娘，而不是法官们。

她并没有大笑，因为她不是那种人，可是别的人在大笑。全城的人在窃笑，法庭知道了，其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法庭成员无法掩饰其恼怒。

于是，正如我说的，这次开庭很激烈。显而易见，这些人今

天打定主意要撬开贞德的嘴，从而缩短审案时间，使之立即结束。这说明，尽管他们与她打了那么多交道，他们还是不了解她。他们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战斗。他们并不是只让某个特定的人询问，不，人人都在帮腔。他们从屋内各个地方七嘴八舌问问题，有时有很多人同时在说话，于是贞德不得不让他们依次开火，而不是放排炮。开头依旧是那个样子：

"我再次要求你发个简单明了的誓。"

"我将回答在《起诉书》中提到的事。在我回答其他问题时，我将视情况加以选择。"

双方在一块老阵地上辩论着，一寸一寸地争夺着地盘，争夺得十分艰苦，夹杂着许多威胁。可是贞德寸步不让，于是，审讯不得不转到别的方面。法庭在有关贞德所遇到的显灵方面纠缠了半小时——他们的穿着，头发，外貌等等——希望从贞德的回答中搜罗出某些有杀伤力的东西，可是一无所获。

接着，男式服装的问题当然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在许多已为人们所熟悉的问题被再次提出以后，一两个新问题被提出来了。

"有时，难道国王或王后没有叫你把男装换掉?"

"这不在你们的《起诉书》范围内。"

"要是你那时穿上了属于你那个性别的服装，你认为你有罪吗?"

"我已经尽全力服务于和服从于我的至高无上的主。"

过了一会儿，贞德的军旗之事被提了出来，法官希望将魔法和巫术与之联系起来。

"你的士兵有没有按你军旗的样子仿制他们的矛旗?"

"我卫兵中的矛手这么做了。这是为了将他们与其他部队区别开来。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这些矛旗经常更换吗?"

"是的，在矛折断时就更换。"

问这些问题的意图在下一个问题中暴露了出来。

“你有没有对你的部下说，按你的军旗仿制的矛旗能带来好运?”

贞德心中的军人气概被这个愚蠢的问题激怒了。她挺直身子，满面通红，大义凛然地说：“我对他们是这么说的：‘打败这些英国人!’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每当她对这些穿着英国人制服的法国奴仆说出轻蔑的话语时，就使他们暴跳如雷，此时正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当中同时有十个，二十个，有时甚至有三十个人同时站了起来，对着犯人没完没了地破口大骂，可是贞德毫不畏惧。

法庭内渐渐平静下来，审讯继续进行。

在贞德把法国从一个世纪奴役、蹂躏的污泥和耻辱中解救出来后，人们给了她上千种表示敬意的荣誉，而如今这些荣誉被用来整她。

“你让人制作你的画像和雕像了吗?”

“没有。在阿拉斯我看到了一幅画，画上的我穿着铠甲跪在国王面前，把一封信递给他，可是我没有让人画这幅画。”

“有没有为你而做的弥撒和祷告?”

“即使有人这么做了，这也不是我的命令。不过，要是有人为我而祈祷，我认为这并没有坏处。”

“法国人相信你是天主派来的吗?”

“关于这个我不清楚，可是，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反正我是天主派来的。”

“要是他们认为你是天主派来的，你认为这么想对不对?”

“要是他们相信，我是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的。”

“你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一种冲动促使人们吻你的双手、双脚和衣服?”

“他们见到我很高兴，所以做了那些事。即使我忍心去阻止

他们也做不到。那些可怜的人们亲切地来到我的身边，因为我没有伤害过他们，反而以我的力量尽我所能为他们而奋斗。”

瞧，她用的是多么谦虚、普通的字眼来描绘那动人的场面，即她在法国各处行军时得到敬仰她的人群的夹道迎送：“他们很高兴见到我。”高兴？噢，他们在见到她时欣喜若狂，他们在吻不到她的手或脚时就跪在泥地上吻她的马蹄印。他们崇拜她，这就是这些神父想要证明的。她不应为其他人所做的事而受到指责，可是他们不管这一套。他们才不管呢，只要她受到了崇拜，这就够了，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人们肯定会说这是奇怪的逻辑。

“你有没有在兰斯给受洗礼的孩子当过教母？”

“我在特鲁瓦当过，在圣丹尼也当过。为了表示对国王的敬意，我给男孩子起名为查理，女孩子起名为贞。”

“女人有没有用她们的戒指来碰你戴的戒指？”

“是的，有很多人这么做了，可是我不知道原因。”

“在兰斯，你的军旗有没有被扛进教堂？在加冕典礼上，你是不是把军旗举在手中站在祭坛前？”

“是的。”

“在国内行军期间，你有没有在教堂忏悔并领受圣餐？”

“是的。”

“穿着男式服装？”

“是的。可是我不记得有没有穿戴铠甲。”

这几乎是个让步！这几乎把普瓦提埃教会对于她穿男装的许可放弃了一半。狡诈的法庭换了个话题：要是此时对这个话题紧追不放可能会使贞德意识到自己所犯的小错，从而凭着她那与生俱来的智慧可能会收复失地。激烈的庭审使她疲惫，使她放松了戒备。

“据说你在拉尼教堂使一个孩子死而复生。那是不是你祈祷的结果？”

“关于这个我不知道。别的年轻姑娘在为孩子祈祷，我也加入到她们中间做了祷告，并没有比她们多做些什么。”

“说下去。”

“在我们祈祷时孩子活过来了，哭了起来。那孩子已经死了三天，就像我的外套这么黑。孩子马上受了洗，然后又死去了，被埋葬在圣地。”

“你为什么在夜里从博尔伏瓦塔楼上跳下来并企图越狱？”

“我要去解救贡比涅。”

法官的言下之意是她为了不落到英国人的手中而自杀，这是企图犯自杀重罪。

“你有没有说过宁愿死去也不愿落到英国人手中？”

贞德坦率地作了回答，没有识别出圈套：

“是的，是这么说的：我宁愿让我的灵魂回到天主身旁也不愿落入英国人手中。”

法官说话拐弯抹角，言下之意是贞德在从塔楼上跳下醒来后很生气，亵渎了神灵，而且她在听说苏瓦松的指挥官叛逃时再次亵渎了神灵。贞德受到了诬陷，非常气愤。她说：

“这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诅咒过。我没有诅咒的习惯。”

第十一章　重组法庭，旨在暗算

法官宣布休庭。是该休庭了。库雄在战斗中节节败退，而贞德乘胜前进。在法庭中不时可以看到某个法官的态度有了软化的迹象，这起源于她的勇敢，她的气质，她的刚毅，她的坚贞，她的虔诚，她的淳朴和真诚，她的显而易见的纯洁无瑕，她的高尚品格，她的聪慧以及她在双方力量悬殊的不公正情况下单枪匹马进行的勇敢战斗。这种严重的情况足以使库雄担心这一软化之势会进一步扩大，最后使他的计划落空。

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了。库雄确实采取了措施。他并没有富有同情心的美名，可是他现在证明在他的品德中拥有同情心。他认为让这么多的法官参与这次令人精疲力竭的审判，是一桩遗憾的事情，实际上有少数几个法官就足够能办案了。噢，仁慈的法官！可是他忘了去减轻那个小囚犯的疲劳。

他让所有的法官都离开，除了少数人以外。不过，他将亲自选择这少数几个人，他正是这么做了。他选择了猛虎。要是有一两只绵羊混了进来，这是他的疏忽，而不是他的本意。他知道在发现了绵羊后该怎么办。

他现在召开了一个小小的议事会，花了五天的时间把贞德至今以来的大量答词筛选了一遍。他们把所有的糠皮和所有的无用



之物都吹去——换句话说，就是一切对贞德有利的东西。他们把那些可以加以歪曲，从而对贞德造成伤害的东西全部保留了下来，并以此构成新的审讯的基础，而这一新的审讯看上去应像是老的审讯的继续。还有一个变化，公开的审讯显然是有害的，全城的人都在对审讯议论纷纷，引起人们对受虐待犯人的同情，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从今以后的开庭应该秘密进行，不允许有观众。因此，诺埃尔不能来了。我托人把消息告诉了他，我没有勇气亲口告诉他。在我晚上见到他之前，我要让他的痛苦有机会减轻一些。

3月10日，秘密审讯开始了。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贞德了。她的面容使我震惊。她看上去既疲惫又虚弱。她无精打采，心神不定。她对问题的回答表明她依稀恍惚，无法完全把握住自己的言行。别的法庭在看到她处于生死悠关的情况下就不会乘人之危，而会休庭，不去纠缠她。这个法庭这么做了吗？没有。这个法庭一连纠缠了她好几个小时，扬扬得意，迫不及待，气势汹汹，尽量利用这个好机会，他们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法官折磨着她，使她对给国王的"神迹"迷糊了起来。次日，关于此事又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问着。结果，她透露了她的声音禁止她透露的部分事情。在我看来，她是把与事实混杂在一起的比喻和幻觉作为事实透露出来。

第三天，她有了些精神，看上去不那么憔悴了。她几乎再次成了原来的、正常的她，能够应对自如。法官费了不少工夫想诱使她说走嘴，可是她看穿了他们的意图，回答得得体、聪明。

"你知道圣卡特琳和圣玛格丽特厌恶英国人吗?"

"他们热爱我们的主热爱的东西，厌恶他厌恶的东西。"

"天主厌恶英国人吗?"

"关于天主对英国人的爱或恨我一无所知。"她接下去的语气中又有了原先的那种军人韵味，措辞上又有了过去的那种胆量。

她说："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天主将把胜利赐予法国，所有的英国人都将被赶出法国，除了死尸以外！"

"当英国人在法国得势的时候，天主那时站在英国人一边吗？"

"我不知道天主是不是厌恶法国人，但我认为他允许对他们的罪孽进行惩罚。"

对于这一至今已经延续了九十六年的惩罚，这是一种十分天真的解释。可是谁也没有挑这句话的刺。谁也不会不惩罚一个罪人九十六年，要是他有此能力，而且谁也不会认为有天主不比人严厉那么一回事。

"你有没有拥抱过圣玛格丽特和圣卡特琳？"

"是的，她们二位我都拥抱过。"

在她说这番话时，库雄那张奸邪险恶的脸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当你把花环挂到'布勒蒙的仙女树上'时，你这么做是为了向你的神灵表示敬意吗？"

"不。"

库雄再次露出满意的神情。毫无疑问，库雄当然认为她挂那些花环是出于对仙女的邪恶的爱。

"当那些圣人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你有没有鞠躬？有没有表示恭敬？有没有跪下？"

"我的确这么做了。我向她们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恭敬。"

这对于库雄来说是个有利的把柄，要是他最终能说明她崇敬的并不是圣人，而是乔装的魔鬼。

现在谈到贞德保守秘密，没有把和天使的交谈告诉她父母这件事。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事实上，在《起诉书》页边的一段私人评语引起了库雄的特别重视："她对父母和所有的人隐瞒了见到天使之事。"也许，对父母的不忠可能本身就表明她的使命来源于撒旦。



“你认为未经父母的允许就离开家去上战场，这么做对吗？《圣经》上写着，人必须尊敬父亲和母亲。”

“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服从他们，只有这件事除外。对此我在信中请求得到他们的宽恕，而且已经得到了宽恕。”

“咦，你请求他们的宽恕？这么说来你知道未经他们的允许就离家是犯了罪？”

贞德大为震动，眼里灼灼闪光，喊道：

“我接受了天主的命令，离家是正当的！即使我有一百个父亲和母亲，而且是国王的女儿，我也会离家。”

“你从来没有问过你的声音可不可以告诉父母？”

“他们赞同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可是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想给父母带来那种痛苦。”

在法官的心目中，这种任性的举动有着傲慢的意味。这种傲慢促使人去追求亵渎圣灵的崇拜。

“你的声音难道没有称你为天主的女儿？”

贞德直截了当、坚定不移地回答：

“是的，在奥尔良解围的前后他们曾多次把我叫做天主的女儿。”

法官想进一步找出贞德傲慢和自负的言行。

“你在被俘时骑的是什么样的马？马是谁给你的？”

“是国王给的。”

“你还有其他东西——国王给的财富吗？”

“对于我来说，我得到了马和武器，还有支付侍从的钱款。”

“你有没有金库？”

“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个王冠硬币[①]。”然后，她又天真地说：

---

① 指印有王冠的硬币，每个价值五先令。

"要是用来打仗，这笔钱的数目不大。"

"钱在你身边?"

"不，那是国王的钱。我的两个哥哥为国王保管着。"

"你在圣丹尼教堂里捐献的是什么样的武器?"

"我的银铠甲和一把剑。"

"你把这些东西留在那里，目的是不是为了让人们崇拜?"

"不是的。这只是一种进贡的行为。在那里进贡是受过伤的军人的习俗。我在巴黎城前受过伤。"

什么也打动不了那些铁石心肠的人，那些缺乏想像力的人——甚至连这么一幅美丽的图画也打动不了他们。这幅图画很简洁，画的是这个受伤的女战士披挂着小巧的铠甲，与法兰西历史上捍卫者的阴森恐怖、积满尘土的铠甲排列在一起，显得不可思议。不，这幅画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意义，除非能以某种方法利用它来给这个纯洁的人儿带来邪恶和伤害。

"谁对谁的帮助最大——是你帮助了你的军旗，还是军旗帮助了你?"

"不管是军旗帮助了我还是我帮助了军旗，这都无关紧要——胜利来自天主。"

"可是，你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你自已身上还是军旗上?"

"都没有。我把希望寄托在天主身上，没有寄托在其他地方。"

"在加冕典礼上你的军旗有没有在国王的头上飘扬?"

"不，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你的军旗在兰斯大教堂举行的国王加冕典礼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其他将领的军旗?"

此时，柔和、低沉的声音送来了那感人的话语，只要人的语言存在它就将存在，并在人们的口中传颂，而且在所到之处感动所有善良的心灵，直至时光的终结：

"它承担了重任，它赢得了荣誉。[①]"

多么朴实，多么美丽。它使演讲大师装腔作势的能言善辩显得多么黯然失色。能言善辩是贞德的天赋，她毫不费力地脱口而出，无须事先作准备。她的语言和她的业绩一样崇高，与她的品德一样崇高。它们起源于伟大的心灵，形成于伟大的头脑。

---

① 她所说的话被多次翻译过来，可是都译得不成功。原话有一种在耳边萦绕的哀婉之情，在被译成我们的语言时所有的努力都未获成功。它就像味道那么微妙，在翻译的过程中逃逸了。她的话是这样的：

"Il avait ete a la peine, c' etait bien raison qu' il fut a l' honne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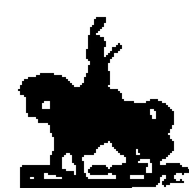
尊敬的艾克斯大主教的代理主教里夏尔阁下给予高度评价（《可敬的贞德》，197页），称之为"名垂名言史的卓越非凡的回答，就像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法兰西基督徒的灵魂在受伤至死时的呐喊声。"——马克·吐温原注

第十二章　贞德的杀手锏被抵挡过去

现在，这个由披着圣衣的刺客组成的秘密小法庭接着做了一件非常卑鄙的事。关于这件事，甚至在今天，在我已老态龙钟之时仍然难以耐心地启齿。

在栋雷米，当她的声音开始与她交谈时，贞德这个孩子郑重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天主，立誓以她纯洁的躯体和纯洁的心灵服务于天主。你们记得她父母曾想阻止她上战场，把她拉上图勒的法庭，逼着她接受她从未答应过的婚事——和我们的那个可怜的、善良的、吹大牛的、魁梧的、善战的、最亲切、最受哀悼的战友和旗手的婚事。他已光荣地在战斗中倒下，这六十年来长眠在天主的怀抱中，愿他的遗骨得到安息吧。你们记得十六岁的贞德如何站在庄严的法庭上孤军奋战，把武士的诉讼撕成了碎片，一口气便将其吹走；你们记得法官席上吃惊的老法官如何说她是个“神奇的孩子”。

你们记得那一切。贞德在这个法庭上进行了她三年中的第四次孤军奋战，那些虚伪的律师在此蓄意颠倒了真相，试图确定是贞德谎称他答应娶她并指望能迫使他娶她，这才把武士拖上了法



庭。想一想当时我在看到这种情景时会有何感受吧。

当然，那些人并没有廉耻之心，为了夺去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的生命，什么样卑鄙的事都做得出来。他们想要揭示的是——她犯下的罪名是背离和企图推翻誓言。

贞德详细叙述了那宗诉讼案的真实情况，可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发起火来，结束时对库雄说了一些他至今仍然还记得的话，不管他仍在他属于的那个世界里给自己扇扇子，还是已经混入另外的世界里。

在这天的剩余时间和第二天的部分时间里，法庭还是在纠缠那个老话题——男式服装。那些大人物干的是卑鄙的事，因为他们很清楚贞德坚持穿男装的原因之一是不管她睡觉还是醒着，卫兵总是在她的房间里，所以男装比起其他衣服能更好地保护她的端庄。

法庭知道贞德的目的之一是将被流放的奥尔良公爵解救出来，所以他们对她想怎样来做这件事很感兴趣。她的计划有着典型的军人特点，她的陈述也有着典型的简明直率：

“我将在法国抓足够多的英国战俘来将他赎回。要是不成功，我会向英国进军，用武力把他救出来。”

这就是她的风格。要是需要做某事，首先是爱，接着是锤子和火钳，不过两者之间不存在优柔寡断。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又说：

“要是我能有三年的自由，我就能把他救出来。”

“你有没有得到声音的允许，只要能越狱就越狱？”

“我已经好几次要求得到他们的允许，可是他们没有同意。”

我认为，正如我已经说过，她期待着死亡形式的解救，就在监狱的围墙里，在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前。

“要是你看到门开着，你会逃跑吗？”

她坦率地大声说：

“会——因为从中我可以看到我们的主的允许。俗话说，天

主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可是，除非我认为得到了允许，否则我不会逃跑。"

现在，在这个时候我有了个能使自己信服的想法，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时皆如此——此时我正是这么想的——至少贞德一时曾把希望寄托在国王的身上，关于她的被解救也产生了诺埃尔和我有过的同样想法——被她以前指挥过的军队解救。我认为她有过被解救的想法，不过一闪即逝，很快就消失了。

博韦主教的某些话促使贞德再次提醒他，说他是个不公正的法官，没有权在此主持法庭审理，还说他正使他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什么危险？"

"我不知道。圣卡特琳答应会帮助我，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形式的帮助。我不知道我究竟会被从这座监狱里解救出来，还是在你们送我上断头台时会发生什么事使我获得自由。对于这件事我还没有深思过，我认为不是前一种情况就是后一种情况。"她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了这些话，值得永远纪念的话——这些话的含义她可能理解错了，误解了，对此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话她可能理解对了，对此我们也无从得知；可是这些话的神秘色彩在很多年前消失了，向全世界展示出真正的含义：

"可是，我的声音说得最明白的是，我将被一场伟大的胜利解救出来。"她停顿了一会儿，而我的心跳加快了，因为我认为那伟大的胜利指的是我们过去的那些士兵发出战斗的呐喊，最后一刻兵器和盔甲当啷作响，他们突然冲进来，护送着贞德凯旋而去。可是，噢，我这个想法的寿命如此之短！因为她现在抬起头，用那些庄严的语句结束了她的话。她的那些话人们至今仍常常在引用和传颂——那些话使我充满了恐惧，听上去就像预言：

"我的声音总是在说'接受将发生的一切，不要为你的殉难而悲伤，因为你将通过殉难而登上天堂之国。'"



她想到了火和火刑柱了吗？我认为没有。我自己思考了一下这件事，可是认为她只是想到镣铐、监禁和侮辱这一缓慢和残酷的殉难。没错，殉难是个合适的词。

现在是让·德拉丰台纳在提问。他在想方设法利用她说的话：

“声音已经告诉你，说你将去天堂，你能肯定这将发生，而且你不会被罚下地狱。是这样的吗？”

“我相信声音对我说的话。我知道我将得到拯救。”

“这是个很有份量的回答。”

“对于我来说，知道我将得到拯救是很宝贵的事。”

“你认为你在得到了启示以后会不会犯死罪？”

“关于这个我不知道。我将被拯救的希望寄托于恪守我的誓言，即保持我身心的纯洁。”

“既然你知道将得到解救，你认为有必要去忏悔吗？”

库雄狡猾地撒出圈套，可是贞德的简明、恭敬的回答使之扑了空：

“人不可能一直使自己的良心很清白。”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新的审讯的最后一天。贞德顺利地熬过了这些折磨。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次审讯都是一场漫长、费力的鏖战。为了判被告的罪，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了，可是至今一切都失败了。法官烦恼沮丧，垂头丧气。然而，他们打定主意再试一次，再用一天的时间。他们这么做了——3月17日，开庭后不久，他们对贞德布下一个引人注目的圈套：

“你愿意让你的所有言行，不管是好是坏，都服从教会的裁决吗？”

这是个精心策划的圈套。贞德现已危在旦夕。要是她粗心地作出肯定的回答，这就意味着把她的使命本身送上了审判台，人们就知道如何立刻确定其来源和性质。要是她作出否定的回答，她就会被控犯有异端罪。

可是她应付得了这种情况。她在教会对她的权威这个论题和她的使命之事之间划了鲜明的界线。她说她热爱教会，愿意全力以赴拥护基督教的信仰。至于她为履行使命所做的事，那些事将由命令她做这些事的天主自己来裁决。

法官仍然坚持要她将她的所作所为交由教会裁决。她说：

“我的所作所为服从于派我来的我们的主的裁决。我认为他和他的教会是一码事，所以这件事不困难。”然后，她转身面对法官，说：“你们为什么在没有难题的地方刁难我?”

此时让·德拉丰台纳纠正了她关于只有一个教会的概念。有两个教会——凯旋教会[1]，由天主、圣徒、天使和被拯救之人组成，那个教会位于天国；还有一个是战斗教会[2]，由我们的圣父教皇，即天主的神父，还有高级神父、神职人员和所有善良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组成，这一教会位于地球，由圣灵掌管，不会犯错误。“你愿不愿意将那些事服从于战斗教会的裁决?”

“我来自上方的凯旋教会，奉教会首领之命来见法兰西国王，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服从于那个教会的裁决。对于战斗教会我现在不负有其他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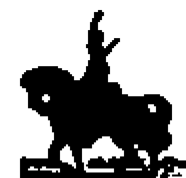
法庭记下了她直言不讳的拒绝，希望能加以利用，可是这个话题暂时被搁置下来，而在原先的那座狩猎场又开始了长时间的追捕——对象是仙女们、见到天使时情景、男式服装等所有那些事。

下午，恶毒的主教坐到椅子上亲自主持最后一场审讯。在庭审快要结束时，有一个法官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的主教大人，说你像回答我们的圣父教皇那样回答他的问题，可是有几个问题你一直拒绝回答。你在回答教皇的问题时会不会比在回答我的主教大人的问题时更详尽？你是不是

① 指由天上圣徒组成的基督教会。

② 指在人间与邪恶作战的基督教会。



觉得有义务更详尽地回答天主的代理人，即教皇的问题?”

现在落下了晴空霹雳：

“把我带到教皇那里去。我将回答我应该回答的一切。”

这使主教那紫红色的脸吓得变成煞白。但愿贞德能明白，但愿她能明白就好了！她在这卑鄙的诡计下埋了一颗地雷，能把库雄的诡计炸到九霄云外。可是她不知情。她只是出于本能而说了那些话，并没有意识到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威力，而且没有人来告诉她这一切。我明白，芒雄也明白。倘若她识字，我们就有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告诉她，可是惟一的方法是口头告诉她，但是谁也得不到允许靠她很近，使之成为可能。于是，她坐在那里，再次成为胜利者的贞德，却浑然不觉。由于进行了一天长时间的战斗，也由于生病，她既憔悴又疲乏，要不然她肯定会注意到她所说的话引起的反响并猜出其中的原因。

她很多次甩出杀手锏，但这是最厉害的杀手锏。这是对罗马的上诉。这是她明确拥有的权利。要是她坚持向罗马上诉，那么库雄的阴谋就会像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在他的耳旁崩塌。那么他在离开此地时就是本世纪最一败涂地的人。他很大胆，可是没有大胆到要是贞德坚持向罗马上诉就予以拒绝的程度。可是她没有要求上诉，她不知原委，这个可怜的人儿，她不知道她为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给了库雄以多么沉重的打击。

法国并不是教会。罗马对毁灭这个天主的使者不感兴趣。罗马会对她进行公正的审判，而这就是她的申冤所需要的。通过那样的审判她可以获得自由，受到尊敬和祝福。

可是贞德没有那样的命。库雄立即把他的问题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匆忙结束了审讯。

当贞德拖着铁链蹒跚离去时，我目瞪口呆，失魂落魄，心里一直在念叨：就是在那么一会儿以前她说出了能救自己的话，本来能够获得自由，可是现在她正走向死亡，是的，是在走向死

亡，我知道，我感觉到了。他们将把卫兵增加了一倍，从现在起一直到宣判，他们不会让任何人接近她，惟恐她得到提示而再次提出那种要求。在这一段痛苦的日子里，这天对于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一天。



第十三章　第三次审讯失败

在监狱里进行的第二次审讯就这么结束了，而且没有明确的成果。审讯的过程我已经向你们描述过了。比起前一次审讯来，这次审讯在一个方面更加卑鄙，因为这次没有把对她的指控通报给她，因此她只得在黑暗中作战。她没有机会事先作任何考虑，无法预见会对她设下什么样的圈套，无法加以防备。如此欺凌处于这样处境的姑娘，真是恬不知耻。在审讯进行期间，一位来自诺曼底的能干的律师卢伊尔大人有一天碰巧在鲁昂，让我来告诉你，他是怎样看待这次审讯的，那么你们就会明白我和你们说的是实话，而且就审讯的不公正、非法性质而言，我对贞德的偏爱并没有使我欺骗你们。库雄把《起诉书》拿给他看，征求他对审讯的意见，下面就是他对库雄表达的看法。他说这件事根本是无效的，理由如下：1. 因为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那些到庭的人不可能有言论和行动自由；2. 因为审讯涉及法兰西国王的声誉，可是他没有被传到庭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任命任何人来代表他；3. 因为对犯人的指控没有通知本人；4. 因为被告年轻单纯，却被迫自我辩护，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尽管她的生命处于如此的危险之中。

库雄听了这番话高兴吗？不。他对卢伊尔发出了最粗野的谩

骂，发誓要把他淹死。卢伊尔从鲁昂逃走，急忙逃出了法国，从而保住了性命。

瞧，正如我所说的，第二次审讯结束了，而且没有获得确切的成果。可是库雄并没有罢休。他能再拼凑一次审讯。要是有必要，他会拼凑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他已得到了关于一笔巨大奖赏的一半承诺——鲁昂大主教的职位——要是他能成功地把这个从未伤害过他的年轻姑娘的身子焚烧掉并把她的灵魂罚入地狱。对于博韦的主教这么个人来说，这样一种奖赏值得他去烧死五十个无辜的姑娘并把她们的灵魂送入地狱，一个姑娘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第二天他就又开始了策划。他信心十足，有着兽性的快乐，暗示此次肯定会成功。他和其他食腐动物花了整整九天时间从贞德的证词中挖掘出足够的材料，也捏造了足够的事实来堆砌新的指控。这真是一大堆可怕的指控，因为数量达六十六条。

这份巨大的文件于第二天——3 月 27 日被送到城堡。在那里，在十二个精心挑选的法官面前，新的审讯开始了。

法庭采纳了意见，决定这次让贞德听取对指控条款的宣读。也许这是因为那个人心里还是想到了卢伊尔的话，也许他希望只需读一下这份文件就能将她累死——因为结果表明读一读就花了几天的时间。法庭也决定，贞德必须直截了当地对每一项指控作出回答，而且要是她拒绝就应被视为有罪。你们瞧，库雄一直在一点点地把贞德逼入绝境，他的圈套正在一点点收紧。

贞德被带了进来。博韦的主教对她说的那番开场白谎话连篇，以致他自己都感到脸红。他说本法庭由神圣和虔诚的神父组成，他们的心中充满着对她的仁慈和怜悯之情，还说他们无意伤害她的身体，只是想教导她、引导她走上真理和救世之路。

呸，此人生来就是个恶魔。可是，想一想吧，他却用那样的语言来形容他自己和他的那些残暴的走狗。

可是更恶毒的事还在后头。现在他从卢伊尔的话中得到了另



一些启发，居然粗暴无礼地对贞德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是你们听到了这一建议肯定会大吃一惊。他说这个法庭意识到她没有受过教育，无法应付将要加以考虑的复杂和困难的事情，出于怜悯和仁慈，他们决定允许她在他们这些人中选择一到两人来帮助她，当她的辩护人，为她出主意。

想一想这一切吧——一个由卢瓦塞勒及其同一类冷血动物组成的法庭。这是在允许一头羊向一头狼求助。贞德抬起头，看一看他是不是当真，发现他至少摆出了正经的样子，她当然拒绝了。

主教并不指望听到别的回答。他只是摆出公正的样子，让他的话记载到法庭记录中；因此他是满意的。

然后，他令贞德直截了当地对每一项指控作答，并且威胁说要是她不回答或在规定的时间里未作出回答就断绝她和教会的关系。是的，他在一步步地把贞德逼入绝境。

托马斯·德库塞尔开始一条一条地宣读那份长篇累牍的文件。贞德逐条作出回答。她有时只是予以否认，有时说她的回答可以在先前审讯的记录中找到。

这是一份多么奇怪的文件，多么鲜明地表明和揭露了此人长着什么样的心肠，而只有人才有权自称自己是以天主的形象塑造的。要了解贞德，就是要了解这样一个完全具有以下素质的人：高尚、纯洁、诚实、勇敢、富有同情心、慷慨、虔诚、无私、谦虚，就像田野中的鲜花那样无可挑剔——生来雅致美丽，具有高尚的品德。从那份文件中去了解贞德，那么了解到的是一个与所有这一切截然相反的人。她真实的为人在那份文件中完全找不到，而不属于她人品的一切却详细地在里面出现。

想一想对她的某些指控吧，并记住他们指控的对象是谁。指控中称她为女巫，假预言家，召唤和陪伴邪恶精灵的人，施魔法的人，对天主教信仰一无所知的人，分裂宗教者；她亵渎神灵，崇拜魔鬼，放弃宗教，对天主及其圣徒不敬，丢人现眼，蛊惑人

心，扰乱和平；她怂恿人们去打仗，使人们流血；她放弃女性的端庄和礼仪，不恭敬地穿上男装去从事士兵的行当；她欺骗了王族和人民；她篡取神的荣誉，使自己受到爱慕和崇敬；她让人亲吻自己的手和衣服。

就是这么一回事——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实都遭到篡改、歪曲和颠倒。作为一个孩子，她热爱仙女，当仙女们被驱逐出家园时曾为她们说了些表示怜悯的话，她曾经在树下和泉水旁玩耍——所以他们说她是邪恶精灵的同伴。她已经把法兰西从污泥中解救出来，将她动员起来为自由而战，并且带领着她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说她是个扰乱和平的人——她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她是个挑起战争的人——她确实也是这么一个人！在将来的很多个世纪中，法兰西将为此而骄傲，将为此而感激。她确实受到了爱慕——似乎她这个可怜的人儿可以制止这一切，或者说无论如何应受到指责。心惊胆战的老兵和犹豫踌躇的新兵从她的眼神中得到了战斗精神，将他们的剑与她的剑相碰，然后战无不胜，勇往直前——所以说她是个女巫。

于是，这份文件的宣读就这么继续着，一点一点地读下去，把这泓生命之水变成了毒药，把这块金子变成了渣滓，把这些关于一个高尚和美好生命的证明变成了丑陋肮脏、令人作呕的生命的证据。

当然，这六十六条只是把在先前审讯中指控过的东西重新拼凑起来，因此我只对这次审讯作简单的描述。事实上，贞德自己很少谈到细节，往往只是说："这不是事实——说下一条。[1]"或者说："我以前已经回答过了——让文书读一读他作的记录吧。"或者说其他一些简短的话。

她拒绝让尘世教会对她的使命进行调查和审讯。她的拒绝被

① 原文为法语。



记录在案。

她否认关于崇拜魔鬼的指控，也否认追求人们的效忠。她说：

“要是有谁吻了我的手或我的衣服，那不是我的愿望，而且我尽力阻止他们这么做。”

她有胆量对那个企图要她命的法庭说她不知道那些仙女是邪恶的精灵。她知道这么说有危险，可是她的天性决定了她只要开口就说真话。在这些方面危险对她不起作用。她的话被记录在案。

她被问到要是她得到允许去领受圣餐，她愿不愿意脱掉男装时，她像以前那样拒绝了。她补充说：

“当一个人领受圣餐时，穿什么样的衣服是件小事，在我们主的眼里并没有价值。”

她被指控如此顽固地穿男装，甚至在得到听弥撒的神圣荣誉时也不愿把它脱掉。她激动地大声说：

“我宁愿死也不会违背对天主发的誓。”

她被指责在战争中做男人的事情，抛弃了适合于女人的活计。她略以军人的傲慢口吻说：

“关于女人的活计，会做的人多的是。”

看到军人气概从她的身上涌现，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安慰。只要这种气概仍然存在于她的身上，那么她就是贞德，能够正视坎坷和命运。

“看来你所声称的从天主那里领受的使命就是发动战争，让人流血。”

贞德简短地回答，只想说明战争并不是她的首选，而是第二选择：

“我首先求和。要是被拒绝才打仗。”

法官在谈论贞德的作战对象时把勃艮第派和英国人混为一谈，可是她说明她根据两者的言行将他们区别开来，勃艮第派是法国人，因此不应遭到对英国人那样的严厉打击。她说：

"谈到勃艮第公爵，我给他写过信，也对他的使者讲过，要求他与国王讲和。至于英国人，讲和的惟一出路是离开法国回老家去。"

然后她说，她甚至对英国人也表达了和平的愿望，因为她在发起攻击前曾向他们发布公告，警告他们离开。

"要是他们听我的话，"她说，"那么他们就会聪明地做事。"此时，她加重语气再次说出了预言："在七年之内他们将亲眼看到。"

随后，他们再次开始以穿男装之事来纠缠她，试图说服她自愿作出承诺放弃穿男装。我对他们在这么一件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事上纠缠不放感到迷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的眼光不深远，有这样的困惑并不奇怪。可是我们现在都明白了。我们现在都明白这是他们的又一招诡计。是的，要是他们能成功地使她正式放弃穿男装，他们就能对她耍花招，从而很快就把她毁了。因此，他们没完没了地干着那件丑事，终于激起贞德的怒火。她说：

"住嘴！没有天主的允许，哪怕你们砍了我的头，我也不会把它脱掉！"

有一次，她对《起诉书》中的一处作了更正，说：

"这里面要我说和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根据我们主的教导而做的，可是我并没有这么说过。我说的是"我做的所有出色的事"。

由于天主选择了一个不谙世事、天真淳朴的使者，于是人们对她使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贞德一笑置之。她本可以提醒这些人，即我们的主对人是一视同仁的，比起选择主教和红衣主教作为他的使者，他往往更经常会选择地位低下的人来实现他崇高的目的。可是她用更简洁的话进行了驳斥：

"我主有权选择他愿意选择的人来做他的代理人。"

法官问她用什么样形式的祷词唤来上苍的教导。她说形式很

简短，然后她抬起苍白的脸，把被铁链锁着的双手合在一起，重复了她的祷词：

“最亲爱的天主啊，为了对您神圣的受难表示敬意，要是您爱我，那么请指示我如何来回答这些神父的问题。关于我的服装，我知道是根据什么命令穿上了它，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来脱下它。我祈求您告诉我该怎么办吧。”

她被指控胆敢违反天主及其圣徒的戒律骑到男人的头上，而且自封为总司令。这一指控激发起她胸中的军人气概。她对神父有着深厚的崇敬，可是她的军人气概对神父关于战争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敬意，因此，她在回答这项指控时并没有低三下四地进行任何解释或找任何借口，却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和军人式的简明话语说：

“如果我是总司令，这是为了战胜英国人！”

死亡始终在她的面前盯着她，可是这没有关系。她非常想让这些长着英国人心肠的法国人出丑。只要他们露出了破绽，她就立即把刺扎进去。她从这些小插曲中振奋了精神。她过的日子就像沙漠，而这些事情就像沙漠里的绿洲。

她和男人一起作战被指责为不雅之举。她说：

“我一有机会就和女人在一起——在城市和住宅里。在战场上我总是裹着铠甲睡觉。”

她和全家被国王封为贵族，这也使她受到了指控，依此作为证据来证明她的举动有着贪婪地谋求私利的动机。她回答说，她并没有向国王要求这个恩典，这是国王主动赐予的。

第三次审讯终于结束了，还是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

也许第四次审讯能打败这个看上去不可战胜的姑娘。于是，居心险恶的主教开始着手策划。

他任命一个委员会着手将六十六条指控的实质内容压缩成周密的十二条谎言，作为他新勾当的基础。这件事完成了，花了好

几天时间。

在此期间，有一天库雄来到贞德的牢房。他带来芒雄和两个法官，伊桑巴尔·德拉皮埃尔和马丹·拉德维尼。库雄的意图是，看他是否能以某种方式哄骗贞德将她的使命交由战斗教会审查和裁决——换句话说，就是由他本人和他手下的那伙人所代表的那一部分战斗教会。

贞德再次断然拒绝。伊桑巴尔·德拉皮埃尔有一颗正直的心，很同情这个受迫害的、可怜的姑娘，于是他冒着风险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因为他问她是否愿意让巴斯尔联席会来审理她的案件，并说在这个联席会里，站在她这一边的神父与站在英国人那一边的神父同样多。

贞德大声说，她很乐意接受如此公正地组建的法庭的审理；可是，伊桑巴尔还没有来得及说下去，库雄就恶狠狠地转身对他喊道：

“以魔鬼的名义，住嘴！”

此时芒雄也冒险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尽管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事。他问库雄是否将贞德愿意接受巴斯尔联席会裁决之事记载下来。

“不！没有必要。”

“啊！”苦命的贞德责备说，“你把一切对我不利的话都记了下来，可是你不愿意把对我有利的话记下来。”

真是惹人怜悯。就是野蛮人听了她的话也会心动，可是库雄的心肠比野蛮人更硬。

第十四章　贞德与十二条谎言作斗争

现在的日子已是4月1日。贞德病倒了。她是在3月19日第三次审讯结束的那一天得病的，而且在我刚才叙述过的牢房里那一幕发生后，病情变得更加严重。只有库雄那种人才会到牢房去，利用她虚弱的身体状况占便宜。

让我们看一看新指控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十二条谎言。

第一条说贞德声称她已获得拯救。她从未说过那种话。它指控贞德拒绝服从于教会。这不是事实。她愿意将自己的所有举动服从于这个鲁昂法庭的裁决，除了那些奉天主之命、为履行她的使命而做的事。她将那些事留着让天主来裁决。她拒绝承认库雄和他的奴才代表着教会，可是愿意在教皇或巴斯尔联席会面前接受裁决。

在十二条谎言的另一条中，有一段说贞德承认曾以死来威胁那些不服从她的人。这显然是假话。另一段说她声称所有所做的事都是奉天主之命。实际上，她是这么说的：她做的所有出色的事——你们已经知道，那是她作的更正。

还有一条说她声称从未犯过罪。她从未说过这种话。

另一条将她穿男装当作罪孽。倘若这是罪孽，那么她是得到了崇高的天主教权威的批准而犯的——兰斯的大主教和普瓦提埃的法庭。

第十条对她“谎称”圣卡特琳和圣玛格丽特说法语而不说英语，而且在政治观点上是法兰西人表示愤慨。

这十二条指控将首先递交巴黎大学学识渊博的神学博士批准。把起诉文本誊写出来,于4月4日夜里完成。此时芒雄又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在页边写道:十二条谎言中许多以贞德的口吻作的陈述与她实际所说的话恰恰相反。这件事在巴黎大学看来并不重要,不会影响其决定,而且即使他们有人性也打动不了他们——他们在以政治身份行事时是没有人性的,就像目前这种情况——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善良的芒雄所做的一件勇敢的事。

《十二条指控》于次日——4月5日被送到巴黎。那天下午在鲁昂出现了骚动，激动的人们聚集在所有主要街道上交谈和打听消息。因为人们传说贞德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事实上，这些天来长时间的开庭已经使她精疲力竭，她真的病了。英国一方的头目惊恐万状，这是因为，要是贞德未经教会判罪就死去，清白地走进坟墓，那么同情、热爱她的人民就会把她所受到的虐待、折磨以及她的死当做神圣的殉难，那么她死后在法兰西就有了比活着时更加巨大的影响。

沃里克伯爵和英国红衣主教（温切斯特）匆忙赶到城堡，并派出使者火速寻找医生。沃里克长着铁石心肠，是个粗鲁、卑鄙之人，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他们让得病的姑娘戴着镣铐躺在铁笼子里——人们会想，看着这么一个姑娘谁也不忍心说出恶毒的话，可是沃里克在她听得到的地方肆无忌惮地对医生说：

“请你们照顾好她。英王不想让她自然死亡，她对他很有价值，因为他出高价买下了她，所以他不想让她死去，除非让她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所以说，请你们把她治好。”

医生问贞德是怎么得病的。她说博韦的主教送给她一条鱼，她认为这就是病因。

此时让·德埃斯幕瓦对她大发雷霆，责骂她，侮辱她。你们瞧，他明白贞德是想指控主教对她下毒，这使他很不高兴，因为他是库雄最宠爱的、没良心的走狗之一。贞德在这些英国大主子面前伤害他的主人，这使他勃然大怒，因为这些人可以把库雄给毁了，而且，要是他们确信他能够通过毒死她而使她避免受火刑，从而使把她从勃艮第公爵那里买来的英国人得不到任何可获取的真正价值，那么他们立即会这么做。

贞德发起了高烧，医生建议给她放血。沃里克说：

“当心，她很聪明，会自杀。”

他的意思是说，她可能会为了逃避受火刑而解开绷带流血至死。

可是医生们还是给她放了血，后来她的病情有了好转。

可是这种情形为时不长。让·德埃斯幕瓦坐立不安，他对贞德暗示的下毒嫌疑既担心又恼火，于是，在傍晚又回来对她破口大骂，使她又高烧起来。

沃里克在听说此事时勃然大怒，你们可以断定他会发火，因为他的猎物在此又有了逃脱的危险，这完全是因为那个头脑发热的傻瓜插了一杠子。沃里克对德埃斯幕瓦大骂了一通，值得赞叹——我的意思是他的力度很值得赞叹，这是因为，据有教养的人说他骂人的技巧并不高明——过后那个插一杠子的傻瓜闭了嘴。

贞德的病持续了两个星期，然后有了好转。她仍然很虚弱，可是她现在能够承受得住一些迫害了，生命没有很大的危险。这在库雄看来是个迫害她的好机会。于是，他把一些神学博士召集到一起来到她的地牢。芒雄和我随同去作记录——也就是说，将对库雄有利的话记下来，将其他的话省弃。

贞德的模样使我大吃一惊。噢，她瘦骨嶙峋！我难以相信眼前的这个面色忧郁、弯腰躬背的纤弱瘦小身躯就是那个我过去常

常见到的那个贞德——激情似火，在死亡的矢林弹雨和火炮的雷鸣电闪中冲锋在部队的最前列。看到她这副模样使我心如刀绞。

可是库雄无动于衷。他又说了一番充斥着虚伪和欺骗的没良心的话。他告诉贞德，她的有些回答似乎对宗教造成了危害，由于她不谙世事，而且不了解《圣经》，因此他带来一些善良、聪明的人对她进行指导，要是她愿意的话。他说："我们是神父，不但因职业关系，而且出于好意，愿意尽我们的全力来为你争取灵魂和肉体的拯救，就像我们为自己的亲人和自己所做的那样。在此我们仿效神圣的教会，她的胸怀对愿意回归之人永远提供庇护。"

贞德对他的话表示感谢，然后说：

"我生了这场病，好像有死去的危险。要是天主乐意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祈求让我忏悔并得到拯救，而且让我葬在圣地。"

库雄认为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机会。这个纤弱的身子害怕所面临的得不到保佑的死亡和接踵而来的下地狱的痛苦。这个坚贞不屈的精灵现在就要屈服了。所以，他说：

"那么，要是你想领受圣餐，你必须像所有善良的天主教徒那样去做，并且服从于教会。"

他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可是在他听到的回答中并没有屈服的表示。她仍然坚持斗争。她把头转向别处，疲倦地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库雄的火气被惹起来了。他提高嗓门威胁她说，越是有死亡的危险就越应该改过自新。库雄再次拒绝她所要求的事，除非她愿意服从于教会。贞德说：

"要是我死在狱中，我恳求你把我埋葬在圣地；要是你不愿意，那我就指望我的救世主了。"

类似的交锋又进行了一会儿，然后，库雄再次盛气凌人地要求她将她本人以及她的所有举动服从于教会的裁决。可是他的威

胁和辱骂一无所获。她身子很虚弱，可是里面的精神是圣女贞德的精神；从那种精神中产生了这伙人已经非常熟悉却深恶痛绝的坚定回答：

“不管发生什么事，除了我在你们的法庭上已经说过的事以外，我不会做别的事或说别的话。”

接着，这些好心的神学家轮番上阵，用推理、辩驳和《圣经》来纠缠她。他们总是用领受圣餐来引诱她那饥渴的灵魂，试图以此来收买她，使她将自己的使命交由教会裁决——也就是他们一伙的裁决——仿佛他们就是教会！可是他们一无所获。要是他们向我问起，我巴不得把这个结果提前告诉他们。可是他们从不问我什么，我人微言轻。

双方的交锋以威胁而结束。这一威胁有着可怕的内容，这一威胁旨在使一个天主教基督徒感到地面仿佛在周围塌陷：

“教会呼吁你服从，要是你违抗教会，她将把你当作异教徒而抛弃你！”

想一想被教会抛弃的滋味吧！——在那股威严势力的手中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其统治超越在天空中闪烁的最遥远的星座；其权威掌握着数百万活着的人和数十亿在地狱中挣扎、等待被拯救或毁灭的人们。它笑一笑能为你打开天国之门，皱一皱眉头就会把你抛入永不熄灭的地狱火焰之中。这股势力的统治使尘世的王国黯然失色，相形见绌，就好比尘世的王国使村庄的浮华和光彩黯然失色，相形见绌。被国王所抛弃——是的，那是死，只不过是死。可是被罗马抛弃，被教会抛弃！啊，与此相比死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无止境地活着——而且就是这样一种活法！

我能看到在无边无岸的火湖中翻腾的红色火焰，我能看到黑压压一大群被罚入地狱的人在里面挣扎和起伏。当她停止说话开始沉思时，我知道她正看到浮现在我眼前的这种情景，我以为她现在不得不屈服了，事实上我希望她会屈服，因为这些人会把他

们的威胁变成现实，并使她遭受永久的磨难，而且我知道这么做是符合他们本性的。

可是，我这么想、这么希望真是太愚蠢了。贞德和其他人造就得不一样。忠实于原则，忠实于真理，忠实于诺言，这一切都蕴藏在她的骨肉里——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她是改变不了的，她不会抛弃这一切。她生性忠诚，是忠实不渝的化身。每当她站着，不管脚扎在哪里，她就会在那里站稳脚跟，即使地狱也不会把她从那里吓走。

她的声音没有准许她作出她被要求的那种服从，因此她将坚定不移。她将等待，全心全意地服从她的声音，不管发生什么事。

当我离开地牢时，我的心在我的体内就像一块铅那么沉重，可是她——她很安详，并不担忧。她已经履行了她认为应该承担的职责，这就足够了，后果如何不是她的事。当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充满着这种安详，充满着心满意足的安逸：

“我生下来受洗时是一个好基督徒，我死时还是一个好基督徒。”



第十五章　在火刑的威胁面前坚贞不屈

两个星期过去了，5月2日来到了。空气中的寒气已经消失，野花在林间和峡谷中开放，鸟儿在林中鸣叫，整个自然界阳光明媚。所有的生命都重振精神，生气勃勃，所有的心都满怀喜悦，世界充满了希望和欢乐。柔软、茂盛的绿色草原在塞纳河的对岸延伸，河水清澈可爱，郁郁葱葱的小岛景色宜人，而且在波光粼粼的河上映出更加迷人的景色。从桥上方高耸的峭壁上眺望鲁昂，美景映入眼帘，那是依偎在天穹之下的最雅致秀美、赏心悦目的城市画面。

当我说所有的心都充满着欢乐和希望时，我是泛泛而指的。有一些例外——我们这些贞德的朋友并非如此，贞德本人也并非如此。这个苦命的姑娘被关在阴森森的连绵高墙和塔楼之中，在黑暗中度日，无论灿烂的阳光多么地近在咫尺，可她却无可奈何地远离着它。她如此渴望着看它一眼，可是遭到那些豺狼的无情拒绝。那是些身穿黑袍的豺狼，策划着谋害她的生命，玷污她的美名。

库雄已准备继续从事他那卑鄙勾当。他现在要试一试另一道

诡计。他想看一看劝说能起什么作用——论证和长篇大论从奸滑的老手口中向这个不屈不挠的囚犯倾泻下来。这就是他的谋划。可向贞德宣读《十二条指控》不在其中。不，甚至连库雄也羞于用那种荒唐的事来纠缠她。好像在他的心中也剩下那么一点羞耻心，深深地隐藏在偏僻的某处，有两百万米那么深，那一点残余现在浮现了出来，占了上风。

在这气候宜人的5月2日，那个黑衣团伙在城堡大厅尽头的大房间里聚集——博韦的主教坐在主座上，六十名助理法官坐在他的前面，卫兵和书记各就各位，原告坐在桌前。

此时，我们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铁链的当啷声，不久，贞德在狱吏的押送下走了进来，坐在孤零零的凳子上。在经受了唇枪舌剑的迫害之后，经过两周的休息，她现在的气色不错，娇艳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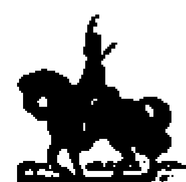
她环顾四周，注意到了原告。毫无疑问，她猜到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了。

原告事先已经把发言稿全部写了下来，拿在手中，不过，他把稿子放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稿子很厚，像本书。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唠叨起来，可是在说了一番华丽的辞藻之后，他的记忆力开始不听使唤，因此不得不偷偷看一眼稿子——这大大破坏了演说效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了，然后又第三次发生。那个倒霉鬼的脸涨得通红，狼狈不堪，屋子里的人都很怜悯他，这使情况变得更糟。此时，贞德随口说了一句话，使他尴尬到了极点。她说：

“读你的书吧——然后我回答你！”

嗬，那些卑劣的老手笑得简直很残忍。至于原告，他看上去紧张不安，无可奈何，几乎所有的人都很怜悯他，就连我自己也难以不怜悯他。是的，贞德在休息之后精神焕发，于是，蕴藏在她心中的天真的淘气又冒了出来。在她说话时看不出那种淘气，可是我知道它就隐藏在她的话语之中。

原告在恢复了镇静之后做了件聪明事，因为他听从了贞德的

劝告：他不再装出即席演讲的样子，而是索性读他的“书”。他在发言中将《十二条指控》压缩成六条，作为他发言的内容。

他时常停下来问问题，贞德则作出回答。他对战斗教会的性质作了解释，再次要求她服从于它。

她和往常一样回答。

然后，他问：

“你认为教会会犯错误吗？”

“我认为教会不会犯错误。不过，关于我奉天主之命做的事和说的话，我单独向天主负责。”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地球上没有人能审判你？你的圣父教皇难道不是能审你的法官吗？”

“对此我不想说什么。我有个善良的主，即我们的天主，我一切服从于他。”

原告最终说出了恐吓的话：

“要是你不服从于教会，你将被在场的这些法官判定为信奉邪说者，并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啊，这番话会把你我给吓死，可只是唤起了贞德的狮子之心。在她的答词中有着战斗的音韵，那种音韵曾像军号那般鼓舞着士兵们：

“除了我已经说过的话以外，别的话我就不说了，即使看到火焰在我面前燃烧我也不会说别的！”

再次听到她那战斗的嗓音，看到战斗之光在她的眼中燃烧，这一切真是令人振奋。在场的许多人受了感动，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受到了感动，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芒雄真是个善良的人，他再次冒了生命危险，因为他在法庭记录的页边用漂亮、清晰的字体写下了这些大胆的话：“Superba responsio! [1]”这句话在

---

① 原文为拉丁语：意思是“出色的回答”。

这六十年里保留了下来，今天你们仍然读得到。

“Superba responsio!”是的，就是这句话。因为这个“出色的回答”出自一个面临着死亡和地狱的十九岁姑娘之口。

当然，穿男装之事再次受到盘问，而且与往常一样被纠缠了很长时间，实在是令人厌烦。与此同时，法官和往常一样又想收买她：要是她自动放弃穿男装，那么他们就让她听弥撒。可是她和往常一样地回答：

“要是我能得到允许，我在上教堂做各种礼拜式时会穿女人的衣服，可是我在回到牢房后还是继续穿男装。”

他们试探性地对她设下几个陷阱，也就是说，他们向她提出假设的提议，企图使她单方面对提议作出承诺，而他们在那方面却不作出承诺。可是她总是能看穿他们的伎俩并击败他们。陷阱是这样设下的：

“要是我们允许，你愿不愿意做这样或那样的事？”

她的回答总是这样的，或者有这样的效果：

“你们在给我准许以后就知道了。”

是的，贞德在5月2日发挥得最出色。她头脑灵活，因此他们抓不到她的破绽。那天的开庭耗时很久很久，所有以前争夺过的阵地又重新燃起战火，寸土必争。那老练的原告使出浑身解数劝她就范，费尽了口舌，可是其结果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势均力敌，六十二人回到大本营，孤独的对手坚守着原来的阵地，就在原来的界线之内。



第十六章　贞德在刑架前面不改色

正如我所说的，明媚的天气，宜人的天气，迷人的天气使每一个人的心都欢唱起来。是的，鲁昂变得轻松活泼，稍有起因就会开怀大笑。因此，当那个被关在塔楼中的年轻姑娘在此挫败库雄的消息传开时，人们尽情大笑起来——双方的人都尽情大笑，因为他们都痛恨主教。这是真的，长着英国人之心的多数人希望贞德被烧死，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笑话他们痛恨的人。笑话英国主子或库雄手下的大多数助理法官，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件危险的事，可是笑话库雄或者德埃斯蒂瓦和卢瓦塞勒是安全的——谁也不会去告发。

库雄和“猪”在发音上分辨不清，于是有足够的机会来指桑骂槐，而且人们不会放过那些机会。

有些笑话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反复地说而传得老掉了牙，因为每当库雄开始一次新的审讯，百姓们就会说：“母猪又开始下崽了。”而每当审讯失败时，他们会再说一遍，而此时表达的是该词的另一个含义：“那头猪拉屎了。[1]”

于是，在5月3日，诺埃尔和我在城里漫步时听到很多长着

---

① 此处的法语原词为“cochonner”，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下崽，二是拉屎。

大嘴巴的乡巴佬在说着关于他的笑话，讥笑着他，然后走到另一群人中再次卖弄，而且兴致勃勃，为自己的聪明而自豪：

“天哪，母猪下了五次崽，可是拉了五次屎！”

时常有人大胆地说——不过是小声地说：

“六十三个人，再加上英国人的力量来对付一个姑娘，可是她五次在战场上坚守阵地！”

库雄住在主教的大宫殿里，由英国士兵担任警卫，可是这没有关系，只要是个漆黑的夜晚，第二天早晨看一看墙上就知道搞恶作剧的人带着油漆和刷子去过那里。是的，有人去过那里，在庄严的墙上涂上各种各样姿势的猪的画像，可是没有一种可爱的姿势。那些猪都穿着主教的衣袍，戴着主教的帽子，而且是不恭敬地把帽子歪戴向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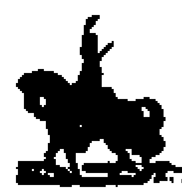
库雄大发雷霆，在整整七天的时间里因自己的失败和无能而指天骂地，然后他想出了一个新的计谋。你们将看到这是怎样一个计谋：因为你们没有长着凶残的心肠，所以你们是猜不出的。

5 月 9 日，芒雄和我受到传唤，于是我们带上材料出发了。可是这次我们将去另一座塔楼——不是贞德监狱所在的那座塔楼。那座塔楼是圆形的，阴森森地矗立着，体积庞大，由最普通、最厚实和最牢固的砖石筑成——一座恐怖阴森的建筑物。①

我们进入底层的圆形房间，看到了令我厌恶的场面——施酷刑的刑具和行刑官已经就位！在此你们看到了库雄的狼心狗肺中最黑暗的那一部分，你们再次得到了他的本性里没有怜悯这种东西的证明。人们寻思他是否知道自己有母亲，或是否曾有个姐妹。

库雄在房间里，副庭长和圣科尔内耶男修道院院长在场，还有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那个假仁假义的卢瓦塞勒。卫兵已各就

① 塔楼的下半部分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和当时一模一样，上半部分是后来建的。——马克·吐温原注



各位，拉肢刑具已经架起，旁边站着行刑官及其助手，他们都穿着紫红色的紧身衣裤，与他们从事的那个血腥行当很相称。在我的面前浮现出贞德的画面：她四肢被拉开，她的脚被绑到刑具的一头，手腕被绑到另一头，那些红色巨人转动绞盘将她的四肢拉得脱臼。我仿佛听见骨头被拉断和皮肉被撕开的声音，那些仁慈耶稣的涂油仆人居然坐得住，而且流露出如此无动于衷的表情，我简直不能想像。

过了一会儿，贞德被带了进来。她看到了刑具，看到了行刑官，曾浮现在我眼前的同样景象肯定也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可是，你们以为她会畏缩吗，你们以为她会发抖吗？不，没有任何那种迹象。她挺起身子，微噘的嘴唇露出轻蔑的神情，可是，她没有露出丝毫恐惧。

这次开庭是令人难忘的，但也是所有开庭中最短的一次。当贞德坐下后，法庭向她宣读了她"罪行"的摘要。然后，库雄恶狠狠地发言。他说道，贞德在几次审讯中拒绝回答某些问题，而且在回答其他一些问题时说了假话，可是现在他将让她说真话，说出全部真相。

这次他摆出了信心十足的样子，断定终于找到了粉碎这个孩子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并使她讨饶和哭泣的方法。这次他将获胜，并封住鲁昂那些笑话他的人的嘴。你们瞧，他只是这么个凡人，并不比别人更能忍受讥讽。他高谈阔论，长满麻子的脸上闪烁着因邪恶的快乐和对胜利的期待而产生的各种各样变幻莫测的颜色——紫色、黄色、红色、青色——这些颜色都浮现在他的脸上，有时还呈现出淹死之人的暗淡、浮肿的蓝色，那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颜色。最后，他声色俱厉地说：

"拉肢刑架具摆在你面前，行刑官就站在你面前！你现在彻底招供吧，否则就要受酷刑。快招！"

而她说出了那不朽的回答，并不啰唆，并不造作，听上去多

么优雅高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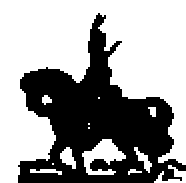
“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事以外我不会再告诉你什么。不，即使你把我的四肢从身子上拉下来也不会。即使我在痛苦中确实说了些别的话，我事后也总是会说：是酷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

她的精神没有垮。你们要是能看一看库雄的那副样子就好了。他再次吃了败仗，而且怎么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天，我在城里听人说他已经把完整的坦白书写好放在口袋里，只等着让贞德签字。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不过很可能是真事，这是因为，若她在坦白书上画押，那么这是库雄和他们那伙人特别看重的某种证据（对于公众的效果而言），对此你们是明白的。

不，她的精神并没有垮，清醒的头脑并没有迷糊。考虑一下她那回答的深度和智慧吧，那回答来自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噢，通过恐怖的酷刑逼供说出来的话并不一定是真话，在这个世界上想到过这个道理的人不到六个，可是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用万无一失的本能指出了这个缺陷。我过去总认为酷刑能使人说实话——人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当贞德说出这些符合常理的实在话以后，那番话似乎给此地带来了光明。它就像午夜的闪电突然将原来那不可逾越的黑暗世界照亮，显示出布满银色小溪的美丽山谷、灯火闪烁的村落和农庄。芒雄瞥了我一眼，脸上充满着诧异的神色，其他人的脸上也能看到同样的表情。考虑一下吧——他们年长、极有教养，可是此处的这个农家闺女却能教他们一些他们从前不明白的道理。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在低声念叨：

“她真是个神奇的人儿。这个真理与此世界同在，而且为人们所公认，可是经她的手一碰就崩溃了，成为灰尘和垃圾。那么，她是从哪里获得那种惊人的洞察力的呢？”

法官把头凑在一起，开始低声交谈。很明显，人们从偶尔传



入耳中的话里时常可以听到库雄和卢瓦塞勒在坚持使用酷刑，而其他多数人则极力反对。

最后，库雄用严厉的语气命令贞德回到地牢去。这对我来说是个欣喜的意外，我原先没有指望主教会让步。

那天夜里，芒雄在回家时说他悟出了为什么没有使用酷刑的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担心贞德可能因受酷刑而死去，这样一来英国人决不会满意；二是要是贞德收回在痛苦中所说的一切，那么施酷刑就没有任何收获。至于让她在坦白书上画押，他们认为哪怕使用拉肢刑具也无法逼她就范。

于是鲁昂又开始大笑，笑了三天。人们说：

“母猪下了六次崽，可是拉了六次屎。”

宫殿的墙上有了新的装饰——一只戴着主教帽的猪把废弃的刑架扛回家，卢瓦塞勒跟在后面哭泣。为了抓住那些作画的人，库雄一方提供了很多奖赏，可是没有人来领取，甚至连英国卫兵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作画的艺术家视而不见。

主教的火气现在已经非常大了。他接受不了放弃施酷刑的主意，那是他至今以来发明的最得意的点子，不甘将其抛置不用。于是，他在12日把一些爪牙召集起来，再次敦促使用酷刑，可是他失败了。对于某些人来说贞德的话取得了效果，另一些人则担心她会因受刑而死去，还有一些人认为她不管受多少苦都不会在假坦白书上画押。当时有十四人在场，包括主教在内，十一个人投票坚决反对施酷刑，不管库雄如何破口大骂都无济于事。两个人与库雄投相同的票，坚持使用酷刑。这两个人是卢瓦塞勒和原告——那个被贞德提醒“念书”的人——托马·德拉库塞尔，一个有名的辩护人和雄辩大师。

年龄的增长教会了我口出善言，可是当我想到库雄、德拉库塞尔和卢瓦塞勒这三个名字时就做不到了。

第十七章　在最恐怖的危险面前大义凛然

又是十天的等待。巴黎大学，那座所有珍贵知识和所有智慧之宝库里的神学大师们还在斟酌、考虑和讨论着这十二条谎言。

我在这十天里无所事事，主要靠和诺埃尔一起在城里散步来打发时间。可是其中并没有乐趣，我们心事重重，而且贞德的前景总是在变得越来越黯淡。此时，我们自然会将我们的处境与她的处境相对照：这里有自由和阳光，她那里是黑暗和锁链；我们有同伴，而她形单影只；我们有这种或那种解脱，可是她无依无靠；她习惯于自由，可是她现在毫无自由；她素来习惯于在野外生活，可是现在日日夜夜像动物那般被关在铁笼子里；她习惯于光亮，可是她现在总是生活在昏暗之中，身边所有的物品都蒙蒙眬眬，阴森恐怖；她习惯于听上千种不同的声音，那是繁忙生活的欢乐和音乐，可是她现在只能听到哨兵巡逻的单调脚步声；她喜欢和伙伴交谈，可是现在不能和任何人交谈；她原先谈笑风生，可是现在默不作声；她素来喜爱与人做伴，做快活和繁忙的工作，从事各种各样快乐的活动，可是此处只有单调乏味，度日如年，死气沉沉，在寂静中受煎熬，日日夜夜反复想着同样一些

事，由于烦闷而神伤心碎。那是生不如死，是的，生不如死，肯定是这样的。在这一切当中还有一件难以忍受的事。一个受磨难的年轻姑娘需要同性的安慰、支持和同情，而且那些微妙、文雅的侍奉只有女人方能提供。可是在所有这几个月中，她在地牢中过着凄惨的囚禁生活，在此期间从未见过一个姑娘或妇人的脸。想一想，要是能看到这样一张脸她的心会如何跳动。

考虑一下吧。要是你们想了解贞德有多么伟大，那么记住，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她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月地熬了过来，赤手空拳面对法国的杰出智者，挫败了他们最狡猾的诡计，击溃了他们最精明的谋略，洞察和避免了他们设下的最隐秘的圈套和陷阱，冲破了他们的防线，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在经过每次战斗之后都能在阵地上稳住阵脚。她总是不屈不挠，恪守信仰和理想，昂然不惧酷刑，昂然不惧火刑。对于永久的死亡和地狱之磨难的威胁，她的回答很简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坚守我的立场，决不动摇。"

是的，要是你们能明白这颗灵魂是多么的伟大，有着多么深奥的智慧，贞德的智力是多么的璀璨夺目，那么你们必须在这些方面研究她，看她是如何单枪匹马进行长时间的战斗的——不仅与法国最狡诈的头脑和最高深的学问作斗争，而且与最可耻的欺骗，最卑鄙的奸计和在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冷酷的心肠，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的心肠作斗争。

她在战场上有着出色的表现——我们都了解那一切：出色的远见卓识，出色的忠诚和爱国精神，出色的说服心怀不满的将领、调和冲突的利益的激情和才具；发现不管隐藏在哪里的优点和天才的出色能力；生动形象、滔滔不绝的出色口才；用高尚的热情使绝望之人的心燃烧起来的特别出色的天赋；将野兔转变成英雄、将奴隶和懦夫转变成唱着歌视死如归的军队的特别出色的天赋。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事情，它们使手、心、脑协同工

作，那里有取得成就时的喜悦、从动荡和运动中获得的灵感和庆祝成功的掌声，心灵生气勃勃，肢体炙热滚烫。疲劳、沮丧和迟钝——这些都不存在。

是的，贞德总是很出色，在各个方面都很出色，可是她在鲁昂审判中表现得最出色。在法庭上，她超越了人性的局限和弱点，在严酷、恐怖和绝望的处境中做到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她的这些才能能够得到希望、欢呼和光明的巨大帮助，朋友的脸能够出现在她面前，能够进行公正、平等的斗争，能够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和惊叹。凭着她的辉煌的道德和智力才能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么些。



第十八章　被判有罪却毫不畏惧

在这十天的间隔结束之时，巴黎大学就《十二条指控》作出了裁决。根据这一裁决，对贞德的各项指控均被判定有罪：她必须放弃她的罪过并以苦行赎罪，否则将被放逐至尘世法庭接受惩罚。

恐怕在指控递交上来之前大学就已打定了主意，可是它从5日一直拖到18日才作出裁决。我认为这一拖延可能是由与两个问题有关的暂时困难造成的：

1．关于贞德的声音属于哪些魔鬼的问题；

2．关于她遇见的圣徒是不是只说法语问题。

你们明白，大学断定在这些声音中说话的是魔鬼，需要加以证实，而且得到了证实。它已查明是哪些魔鬼，在裁决中把他们指了出来：彼勒、撒旦和巨兽[1]。这在我看来始终是件令人怀疑的事，不太可信。我之所以这么想有这么个原因：既然大学曾让贞德解释她如何知道他们不是魔鬼，要是他们确实知道是那三者，那么从自圆其说的角度考虑应该说明他们是如何查明的，而不应仅限于下结论。这么做难道看上去有说服力吗？我认为大学的观点站不住脚，让我来把原因告诉你们。它声称贞德遇到的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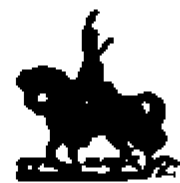
① 以上三者均出自《圣经》。

使是乔装的魔鬼，我们都知道魔鬼确实把自己打扮成天使，大学的观点到此为止是有说服力的，可是你们自己就会发现，当大学转变立场，声称它能说出那些幽灵究竟是谁，却否认贞德的头脑具有同样能力时，它的论点就自相矛盾了。贞德的头脑能与大学所能产生的最优秀的头脑相匹敌。

为了弄清楚究竟是谁在显灵，大学的博士们必须亲眼见到他们。要是贞德受了骗，那么有理由说他们也可能受了骗，因为他们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肯定不如贞德敏锐。

我还考虑到另一个问题，它也可能成为难题，因而造成了大学的拖延，但对此我将一带而过。大学裁定，贞德说她遇到的圣徒说法语而不说英语，而且其政治同情心在法国一边，这是亵渎神灵的话。我认为使神学博士伤脑筋的事是：他们已确定这三个声音是撒旦和另外两个魔鬼，可是他们又确定这些声音并不站在法国一边——言下之意是站在英国一边。而要是声音站在英国人一边，那么他们肯定是天使而不是魔鬼，否则将会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你们瞧，大学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深奥和最博学的机构，它为了自己的声誉当然在能够符合逻辑时就要这么做，因此它要研究再研究，日复一日，试图找到某种合情合理的理由，从而能在第一条中证明那些声音是魔鬼，而在第十条中证明他们是天使。然而他们不得不罢休。他们找不到出路，所以，他们的裁决至今还是这个样子——在第一条中是魔鬼，在第十条中是天使，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信使把裁决送到鲁昂，还附上一份给库雄的信。信中对他大加赞扬。大学对于他不遗余力追捕这个“其毒液感染了整个西部”的女人表示赞赏。作为回报，大学承诺给予他“天国之不朽荣誉的王冠”。只有那么多——一顶天国的王冠，只是一纸承诺，却没有担保人，总是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关于鲁昂大主教之事大学只字不提，而这才是库雄宁肯毁灭自己的灵魂也要追求

的东西。他在苦心经营之后获得的是一顶天国的王冠，在他听来肯定像是讽刺。他去天国干什么？那里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5月19日，一个由五十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坐在主教的宫殿里讨论贞德的命运。一小部分人主张立即将她交由尘世法庭治罪，可是其他人坚持再次对她"仁慈地告诫"。

于是，同一法庭于23日在城堡里开庭，然后贞德被带到被告席上。皮埃尔·莫里斯是鲁昂大教堂的神父，他告诫她通过放弃错误和归顺教会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他以严厉的恐吓结束了他的话：要是她顽固不化，她的灵魂必定将被罚下地狱，她的身体也可能遭到毁灭。可是贞德坚贞不屈，她说：

"要是我受刑，看到身前的木柴，而且行刑官准备将它点燃——还有，哪怕我已经在火焰中，我只会说我在审讯中说过的话，其他什么也不会说，至死不会改口。"

现在法庭内鸦雀无声，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切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知道这是个凶兆。库雄板着脸转身对皮埃尔·莫里斯说：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神父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没有了，我的大人。"

"被告席上的犯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那么，法庭辩论到此结束。明天宣判。把犯人带下去。"

她好像是昂首挺胸地离开法庭的，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视线被泪水挡住了。

明天——5月24日！整整一年过去了。一年前我见到她在平原上驰骋，置身于军队的最前列，银头盔闪闪发光，银色斗篷随风飘舞，帽子上的白色翎毛在飘扬，佩剑高高举在上方；我看到她向勃艮第人的营地三次发起冲锋，将它攻下；我看到她转向右

侧，快马加鞭向公爵的预备队冲去；我看到她投身于她自己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现在，决定命运的日子再次来到——看一看它将带来什么结果！



第十九章　我们最后的营救希望落了空

贞德被判定犯有异端罪、巫术罪和在《十二条指控》中列出的所有可怕的罪行，她的生命终于被捏在了库雄的手中。他可以立即将她送上火刑柱。他现已大功告成，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呢？他满意了吗？一点也不满意。要是人们的头脑中有了这样的想法，即这伙用心险恶的神父、英国人的奴才制造冤案，对法兰西救星贞德定罪并把她烧死，这对他的这个主教职位又有何价值呢？这将使她成为神圣的殉难者，那么她的灵魂将从她躯体的灰烬中升起，强大一千倍，将英国人的统治连同库雄一起扫进大海之中。不，他还没有完全获胜。贞德的罪行必须有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么，从哪里方可找到这种证据呢？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提供这种证据——贞德本人。必须由她给自己定罪，而且是在公共场合给自己定罪——至少她必须看上去是在这么做。

可是，怎么来实现这一切呢？为了使她屈服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那些时间完全浪费了。现在怎样来说动她呢？酷刑的威胁已经施加过了，火刑的威胁已经施加过了，还剩下什么手段呢？疾病、极度的疲劳、映入眼帘的火焰、竖在眼前的火刑

柱！这些就是剩下的手段。

瞧，这是条妙计。她毕竟只是个姑娘，在生病和疲劳的情况下姑娘的弱点会暴露出来。

是的，这是条妙计。她曾经默认，在受到拉肢刑剧烈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从她那里逼出一份假供词。这是个值得记住的暗示，而且确实被留在了记忆里。

她同时还提供了另一暗示：只要痛苦一解除她就会推翻供词。这一暗示也被留在了记忆之中。

你们瞧，是她本人教会了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必须首先消耗她的体力，然后以火刑相恐吓。其次，在她仍然心怀恐惧之时必须让她签一份供词。

可是她会要求把供词读一遍。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不敢加以拒绝。设想一下，要是在宣读供词的过程中她的勇气恢复了呢？——她会拒绝签字。好吧，这个难题可以解决。他们可以宣读一份无关紧要的短供词，然后将一份致命的长供词偷换上去，诱骗她签署偷换了的供词。

是的，还有一个难题。要是他们使她摆出悔罪的姿态，这将使她逃脱死刑。他们可以把她关押在教会监狱，可是无法置她于死地。那么做不行，因为只有致她于死地，方能让英国人称心。她只要活着，那么不管在不在狱中都是个危险人物，她已经两次越狱。

可是，甚至连那个难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库雄将对她作一些承诺，作为回报她将脱去男装。他将违背诺言，这将使她陷入无法遵守诺言的境地。她的疏忽将使她遭受火刑，火刑架将等着她。

眼下就是这几步棋，只有按顺序走这几步棋，没有其他棋可走。人们几乎可以说出在哪一天这个被蒙骗的姑娘，法兰西最天真无邪和最高尚的人将走向悲惨的死亡。

时机很有利——非常有利。贞德的精神至今没有衰退，与往



常一样崇高伟大，坚强有力，可是她的体力在过去的十天中渐渐衰退，而坚强的头脑需要健康身体的适当支持。

世人现已知道，库雄的计谋就是像我刚才向你们简述过的那个样子，可是人们当时并不知情。有足够的迹象表明，除了最高头领——温切斯特红衣主教以外，沃里克和其他英国主子并没有被告知这个秘密。此外，在法国方面只有卢瓦塞勒和博佩尔知道这个计谋。有时我怀疑甚至连卢瓦塞勒和博佩尔起先也不知全部秘密。不过，要是有谁能知道，那么就是他们两人。

通常应让被定罪的犯人平静地度过一生中的最后一夜，可是，如果说当时人们的传言是可信的，那么苦命的贞德没有得到这一恩典。卢瓦塞勒被偷偷带进监狱来到她的面前，以神父、朋友和默默地支持法国和憎恨英国之人的身份与贞德交谈了几个小时，恳求她做“惟一正确和正当的事”——像个好基督徒该做的那样归顺于教会，那么她马上就能摆脱可怕的英国人的魔爪，被转送到教会监狱，在那里她将受到体面的待遇，由女狱吏看管。他知道从何处下手来打动她。他知道在粗暴无礼的英国卫兵面前的生活多么使她恶心；他知道她的声音曾含糊地向她作了些承诺，而她的理解就是逃脱、获救、某种解脱，或有机会再次在法兰西冲锋陷阵，胜利地完成天主托付给她的伟大事业。此外还有另外一件事：要是她那日益虚弱的躯体现在因缺乏休息和睡眠而更加虚弱，那么她那疲惫的头脑在第二天会头昏目眩，神志恍惚，难以抵挡劝说和威胁，在目睹火刑柱时会无法自制，而且头脑迟钝，无法识破在正常状态下很快就能识破的圈套和陷阱。

我不需要告诉你们我彻夜未眠，诺埃尔也同样如此。我们在夜幕降临之前去了城墙正门。贞德的声音曾有过含糊的预言，似乎救兵在最后关头会冲进来，于是我们心怀这样的希望。关于贞德终于被判有罪、将在次日被宣判和活活烧死的重大消息已经迅速传开，于是，一群群人从城门涌入，还有一大批人被卫兵挡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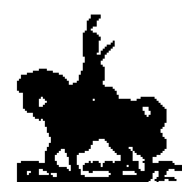
了外边，因为这些人带着可疑的通行证，或者根本没有证件。我们急切地观察着这些人，可是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是经过乔装打扮的我们的老战友，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因此，当城门最终关上时，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转身走开，心头的失落感超过了我们的言谈和思绪愿意承认的程度。

在街头，激动的人潮汹涌而来。行走已很困难。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到漂亮的圣韦恩教堂附近，那里呈现出一片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广场上到处是火炬和人群，人群中拦出了一条路，劳工们正扛着木板和柴火通过这条走道，消失在教堂大院的门后。我们问是怎么一回事，回答是：

"高台和火刑柱。难道你们不知道那个法国女巫在早上就要被烧死了吗？"

这时我们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不忍心在那里停留。

黎明降临，我们再次来到城门前。这次我们满怀希望而来，因为我们疲惫的身体和纷乱的头脑把这种希望扩大成了极大的可能性。我们听说瑞米耶日修道院院长正带着所有的修道士前来观看施火刑。我们的愿望，加上我们的想像，把这九百个修道士当成了贞德过去的士兵，把院长当成了拉伊尔或私生子或达兰松。我们看着他们排成一长列不受阻挡地进了城，人们恭敬地给他们让路，并在他们通过时脱帽致意，此时我们的心提到了喉咙口，欢乐、自豪和兴奋的眼泪涌上眼眶。我们想看一眼头罩下的脸，准备着向任何熟识的脸示意，告诉他们我们是贞德的人，准备着、期待着为了高尚的事业去杀敌或献出生命。我们是多么的愚蠢啊！可是，你们知道我们还年轻，而年轻人对任何事都满怀希望，对任何事都会相信。

第二十章　背信弃义

上午，我在官方的职位上工作。这是一座齐人高的高台，竖立在圣韦恩大教堂的院子里、建筑物的屋檐下。在这座高台上坐着一群神父和地位显赫的公民，还有几位律师。与这座高台并排的不远处另有一座更大的高台，上面搭着考究的天篷以防日晒雨淋，地上铺着考究的地毯，还放着舒适的椅子，其中的两把椅子更加豪华，而且比普通的椅子高。一只椅子是给具有英国王室血统的亲王温切斯特红衣主教阁下坐的，另一只是给博韦的主教库雄坐的。在其他的椅子上坐着三个主教、副庭长、八个修道院院长、六十二个天主教修士和在最近对贞德的审讯中担任法官的律师。

在距离那些高台前方二十步处另有一座用石头砌成的高台——呈桌面样平顶的金字塔状，一层比一层小，这样就形成了台阶。在这座高台上竖立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火刑柱，在火刑柱的周围堆着成捆的木棍和柴火。在这座金字塔底部的地上站着三个穿紫红衣服的人，即行刑官和他的助手。在他们脚边放着的东西曾经是一堆燃烧着的好看的木头，而如今已成了一堆不冒烟的通红的焦炭。在距离焦炭半米至一米之处放着准备添加的木棍和柴火，这些木柴紧压成齐肩那么高的一大堆，数量多达六架马车的载运量。想一想这一切吧。我们看上去造就得如此柔

弱，如此容易被毁灭，如此华而不实，可是将花岗石雕像化为灰烬，要比将人的躯体化为灰烬更加容易。

在我见到火刑柱时，肉体的痛苦沿着我体内的神经传遍全身，尽管我想把眼光移开，可是我老是回过头去看它。这种吸引力对于我们来说令人憎恶，令人恐惧。

高台和火刑柱所占的空间由英国士兵站成人墙守卫着，不让人进入。这些英国兵肩并肩站着，身材挺直粗壮，披挂着擦得闪闪发亮的盔甲，显得威风凛凛；在他们的后面，不管在哪个方向都人头攒动，人山人海；不管我们的视线投向多么远的地方，我们一眼望去看不到窗户或屋顶，只看到黑压压的人群。

可是在那里没有响声，没有动静，仿佛这个世界已经死去。这种寂静和肃穆震撼人心，而且被像铅一样沉重的晨曦加深了效果，因为天空躲到由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低沉乌云所形成的帷幕之后；人们在远处地平线上方看得到模糊的闪电，不时可听到远方雷电传来沉闷的嘟哝和抱怨声。

最后，寂静终于被打破了。从广场的那一头出现了模糊但熟悉的声音——短促、清脆的口令声，我看到从人山人海中分出一条路，接着，有一大群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中间。我的心顿时猛跳起来。是拉伊尔和他的魔鬼之师吗？不——那不是他们的步伐。不，那是犯人和狱吏，那是贞德被押解到来了，我的心情变得像以前那样沉重。尽管她很虚弱，他们还是让她自己走，他们想尽办法使她更虚弱。距离并不长——只有几百码——可是，这条路尽管短，但对于一个被镣铐锁着躺在同一个地方好几个月的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她的双脚由于长时间不活动而变得疲软。是的，在一年的时间里，陪伴她的只有地牢的寒冷和潮湿，而现在，这夏天的闷热之气在这缺少新鲜空气、令人窒息的空寂之中蹒跚着。她走进大门，由于虚脱而垂下了头。此时卢瓦塞勒那个家伙走在她身边，低着头在她耳边说着些什么。我们后来才

知道，他早上再次去监狱找她，对她花言巧语，以假承诺来引诱她，使她疲惫不堪；而现在，在教堂的门口他又干着同样的勾当，鼓动她屈服于对她的所有要求，向她保证只要她能够这么做就一切平安：她将摆脱可怕的英国人，在教会强有力的庇护之下得到平安。这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是个长着铁石心肠的人！

贞德刚刚在高台上坐下就闭上眼睛垂下了头。她就那么坐着，双手搁在膝盖上，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对什么也不理会，只是在休息。她的脸再次变得苍白——白得像雪花石膏。

那群人的脸上露出多么兴致勃勃的神情，所有的眼睛多么全神贯注地盯着这个虚弱的姑娘！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意识到他们终于看到了这个他们长久以来渴望见到的人，那个名声享誉整个欧洲，使所有其他名字和所有其他名人相形见绌的人：贞德是时代的奇迹，必将是所有时代的奇迹！从他们惊奇的神色中我仿佛能像读印刷文字那样读出在他们头脑中飘浮的话语："这难道是真的？就是这个小人儿，这个姑娘，这个长着好看的脸、讨人喜欢的脸、亲切活泼的脸的孩子攻下了堡垒，冲锋在常胜之师的前列，将一路上遇到的英国人的势力一口气吹走，单枪匹马同法兰西一大群富有智慧和学识的大师打了一场持久战——而且，倘若这是一场公平的战争就能取得胜利。这难道可信吗？"

显然，由于芒雄对贞德有着明显的好感，库雄已经对他有了疑虑，因为另一个记录员占据了主要位置，这使得我的主人和我无事可做，只得干巴巴地袖手旁观。

噢，为了把贞德的身心拖垮，我认为这些家伙做了所能想得出的一切。可是我想错了。还有一个计谋被发明出来，这就是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中对她宣读长篇布道文。

当布道士开始说话时，贞德抬头痛苦地、失望地看了一眼，然后又垂下了头。这个布道士是纪尧姆·埃拉尔，一个演说名家。他的布道文是根据十二条谎言撰写的。他对贞德恶语中伤，把他

储存着的全部毒液都毫无保留地喷了出来，用十二条谎言中的野蛮话来辱骂她。他在布道时使自己成了一股愤怒的旋风，可是他枉费了心机，她仿佛沉浸在梦境中，毫无表情，似乎不在听。最后，他说出了这番呼语①：

“噢，法兰西，您受到了多么大的侮辱！您一直是基督教的家乡，可是现在，自称为您的国王和总督的查理像个异教徒和教会分裂分子那样认可这个毫无价值、声名狼藉的女人的言行！”

贞德昂起头，她的眼睛开始燃烧和发光。布道士转身面对她：“贞德，我是在对你说话，我告诉你，你的国王是个教会分裂分子和异教徒！”

啊，他可以放肆地辱骂她，她能忍受这一切，可是她至死也没有耐心听到一句关于国王，那条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狗的坏话。国王此时应该来到此地，手中握剑将这些冷血动物斩尽杀绝，并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国王曾经拥有过的最高尚的仆人救出来——倘若他不是我这么称呼的那个人，那么他就会来到此地。贞德忠诚的心灵被激怒了，她转身面对布道士说了几句话，她说话时的语气使众人辨认出传统的贞德精神：

“以我的信仰担保，先生！我冒死大胆地说话和宣誓：他是最崇高的基督徒，最热爱教义和教会！”

人群中爆发出掌声——这使布道士勃然大怒，因为他早就在渴望着这样的赞美，可是这种赞美到头来却落到了他人头上。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可是对方夺走了全部战利品。他跺着脚，对司法长官大声喊道：

“让她住嘴！”

这使得众人大笑起来。

一个大男人不得不让司法长官来帮他防范一个病中的姑娘，

① 呼语是指在演说和文章中用第二人称称呼不在场的人物或拟人的事物。

民众对这样的人是瞧不起的。

贞德说了一句话就给那个布道人以重创，而他说上一百句话也做不到，所以他很尴尬，无法再提起话头。可是他不必担忧，也没有理由担忧。这些平民主要是些对英国有感情的人。他们只是遵循了一项符合我们天性的法则——无法抗拒的法则——在听到激昂、迅捷的反驳后会欣赏和鼓掌，不管是谁作出了反驳。这些平民是站在布道士一边的，他们只是一时陶醉，仅此而已，他们很快就会恢复理智。他们是到这里来看这个姑娘受火刑的，因此他们得到了那种享受——不会拖很久——他们将心满意足。

现在布道士正式呼吁贞德归顺于教会。他信心十足地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他已经从卢瓦塞勒和博佩尔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即她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作任何抵抗。确实，要是看一看她的样子，人们似乎就会认为他们的看法肯定是对的。然而，她再一次努力坚守着阵地，她疲倦地说：

"关于这件事，我以前已经回答过法官了。我让他们把我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向我们的圣父教皇报告——我向他，并且先向天主申诉。"

由于她与生俱来的智慧，使她再次说出了那些掷地有声的话，却没有意识到其价值。可是，无论如何这些话在此时已经帮不了她了，因为火刑柱已经竖起，而且在她周围有着几千个敌人。然而，她的话使每一个神父脸色发白，而且布道士匆忙改变了话题。那些罪人当然会脸色苍白，因为贞德就此案向教皇的申诉将立即剥夺库雄的审理权，将他和他手下法官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和在此之后所做的一切全部予以废止。

在说了一番话以后，贞德现在开始重申她一言一行都是按照天主的命令行事的。然后，当布道士想把国王、她的朋友以及国王的朋友牵扯进来时，她打断了他的话，说：

"我不会把我的言行的责任推给任何人，不会推给国王，也

不会推给其他人。要是在我的言行中有错误，那么由我负责，与别人无关。”

布道士问她，对于她的那些被法官宣称为邪恶的言行，她是否愿意公开认错。她的回答再次使他不知所措，败下阵来：

“我的言行服从于天主和教皇的裁决。”

又是教皇！这非常令人尴尬。她在此地被要求将她的案子服从于教会裁决，而她坦率地应允——愿意服从于教会的首领。对她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对于那么一个难以应对的出色回答，又怎么能应对呢？

着急的法官们把头凑在一起，私语着，策划着，商讨着。然后他们得出了这个十分蹩脚的结论——这是他们在如此拥挤的地方所能作出的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他们说教皇在很遥远的地方，无论如何不必去找教皇，因为这些在场的法官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来处理此案，在此方面相当于“教会”。要是换了一个场合，他们也许会因这种自高自大而发笑，可是不是现在，他们现在并不很自在。

人们越来越不耐烦。这开始形成危险的局面，人们站累了，难以忍受灼人的酷热。雷声越来越响，闪电变得越来越明亮。有必要尽快结束这一切。埃拉尔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稿给她看，要求她悔罪。

“悔罪？什么叫悔罪？”

她不知道这个词。马西乌对她作了解释。她尽力想弄明白，可是她因疲乏而精神衰弱，无法弄明白该词的含义。这些古怪的词使她感到莫名其妙，扑朔迷离。她在绝望之中大声说出了下面的恳求：

“要不要悔罪，我向共同教会求助！”

埃拉尔喊道：

“你马上悔罪，否则你马上会被烧死！”

听到那些恐怖的话她抬起头，于是她第一次见到了火刑柱和一大堆烧红的炭——随着天色因暴风雨的到来而渐渐黑暗下来，那火焰显得更加鲜红。她喘着气，颤颤巍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茫然望着人群和周围的场面，似乎神志恍惚，或是说以为自己在做梦，不知身在何处。

神父们围到她身边，鼓动她在自白书上画押。立即有许多声音在鼓动、怂恿着她，在人群中和各个地方都出现了骚动、叫嚷和激动的场面。

"画押！画押！"神父们在喊着，"画押——画押，那么你就能得到拯救！"卢瓦塞勒在她耳边鼓动着："按我说的去做吧——别把自己给毁了！"

贞德对这些人央求说：

"唉，你们不要这么起劲地引诱我。"

法官们的声音也和其他人的声音混合到一起。是的，甚至连他们心中的铁也熔化了，他们说：

"噢，贞德，我们很怜悯你！收回你说过的话吧，否则我们不得不让你受惩罚。"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声音——来自另一座高台——响亮、恐怖的声音压过了喧闹声，那是库雄的声音——他宣布了死刑的判决！

贞德的精力完全消耗尽了。她站在那里，用困惑的眼光向周围看了一眼，然后慢慢地跪下去，低下头说：

"我服从。"

他们没有给她重新考虑的时间——他们明白那么做的危险性。她的这句话一说出口，马西乌就开始对她宣读悔罪誓词，而她机械地、木然地重复着他的话——而且微笑着，因为她的头脑已经飘游到远方某个幸福的世界。

然后，这份共有六行文字的简短的悔罪宣誓书被塞到一边，而一份由许多页构成的长篇悔罪宣誓书被悄悄替换上去，而她什

么也没有察觉，把手伸上去画押，还深表歉意，说她不会写字。然而，英王的一个秘书在那里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用自己的手把着她的手写下了她的名字——Jehanne[1]。

滔天罪行就这么犯下了。她画了押——画了什么押呢？她不知道——可是别人知道。她签了一份自白书，供认自己是个女巫，是个与魔鬼交往的人，是个骗子，是个亵渎天主及其天使的人，是个喜爱鲜血的人，是个煽动暴乱的人，残忍、邪恶、受到撒旦的委任。她的画押限定她继续穿女人的衣服，还有其他一些承诺，可是这一个承诺就足够了，其他的承诺都无所谓，仅这一个承诺就能把她毁了。

卢瓦塞勒走上前去，赞扬她干了“如此良好的一整天的工作”。

可是她仍然神志恍惚，几乎什么也没有听见。

然后，库雄宣布解除她与教会的隔绝，让她回到她所敬爱的教会之中，得到所有宝贵的拜神权。啊，她听到了那些话！你可以看到在她脸上浮现出的深厚的感激和欢乐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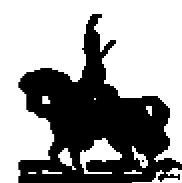
可是她的欢乐多么短暂！因为库雄接着说出了如下致命的话，语气中毫无一丝怜悯之情：

“既然她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忏悔，而且不再重犯，她被判处终生监禁，以忧伤当面包，以痛苦当饮水！”

终生监禁！她从未想到过这个——卢瓦塞勒或其他人从未向她暗示过这样的判决。卢瓦塞勒明确地告诉她，向她承诺“她的一切都将平安”。就在那座高台上，当埃拉尔怂恿她悔罪时，他对她说的最后的话也是一个明白无误但未能兑现的诺言——要是她悔罪就能脱离监禁。

她站在那里，一时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然后她想起，根据另一个明确的承诺——库雄本人所作的承诺——她至少能成为教

[1] 这是贞德名字的法语拼法。

会的犯人，有女人在她的身边以取代粗暴的外国士兵，想到这个她得到了如此大的安慰。于是转身面对那群神父，以令人悲哀的轻松语气说：

“听我说，你们这些教会的人，带我到你们的监狱去，不要再把我留在英国的人手中。”她提起锁链，准备离开。

噢，天哪！现在从库雄的口中传来了那些可耻的话——而且还伴着讥讽的大笑：

“把她带回原来的监狱！”

受欺辱的苦命姑娘！她站在那里哑口无言，万分惊讶，一动也不动。这真是悲惨的景象。她受骗上当了，听信了谎言，被出卖了。现在她明白了一切。

咚咚的鼓声从寂静中响起，这使她在一瞬间想起她的声音所承诺的光荣的解救——我从她脸上出现的欣喜的光辉中领悟到了这一切，然后她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是狱吏到来了——那光辉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她的头开始可怜地摇晃起来，慢慢地一会儿摇向这边，一会儿摇向那边，像个遭受难以名状的痛苦之人的模样，或像个心碎肠断之人的模样。然后，她凄凉地离开了我们，手捂着脸，伤心地哭泣着。

第二十一章　为了折磨她而暂缓处决

关于库雄玩的这场不可告人的把戏，不能肯定在整个鲁昂有谁知情，除了温切斯特红衣主教以外。那么你们就能想像得出，聚集在那里的一大群人和聚集在那两座高台上的那群神父们在看到贞德活生生地、安然无恙地离去时所感到的震惊和莫名其妙——在经过了所有这一切烦闷的等待和撩人心怀的期盼之后，贞德终于逃出了他们的掌心。

一时谁也没有动弹或开口，普遍的惊愕使他们瞠目结舌，已经竖起的火刑柱没有派上用场，猎物逃脱了，这件事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突然，所有的人都勃然大怒，开始放肆地对这种欺诈大肆诅咒和指责。是的，他们甚至还扔石头：一块石头几乎把温切斯特红衣主教砸死——差一点击中他的脑袋。可是扔石头的人不该受责备，因为他很激动，而一个激动的人是绝对砸不准的。

确实，一时出现了很大的骚乱。在骚乱中，红衣主教的一个随行神父甚至忘记了应有的风度，对尊贵的博韦主教破口大骂，在他的脸前挥动着拳头，喊叫着：

“天哪，你是个卖国贼！”

“你胡说!”主教反驳道。

他是卖国贼。喔，太离谱了。他肯定是任何英国人有权提出这个指控的最后一个法国人。

沃里克伯爵也大发雷霆。他是个勇敢的军人，可是就使用心机而言——在需要进行巧妙的蒙骗、谋划和欺诈时——他的眼光和别人一样看不透磨刀石。因此，他像个豪放的武士那样怒骂，诅咒说英王被欺骗了，而且贞德将得到允许逃脱火刑。可是他们在他耳边轻声安慰道：

“别担心，我的大人，我们很快就会再次惩罚她的。”

也许同样的消息传开了，因为好消息和坏消息一样传得飞快。不管怎么说，人们的愤怒现在平息了，人山人海散开了，消失了。我们就这么熬到了那个致命星期四的中午。

我们两个年轻人都很高兴，我们的高兴溢于言表——因为我们像其他人那样不知道这个秘密。贞德的生命得到了拯救。我们知道这个，而这就够了。法兰西将听说这一天臭名昭著的勾当——然后！噢，然后她的勇敢的儿子将聚集到她的军旗之下，数量达到成千上万人，是大批的人。而他们的愤怒就像大海受到暴风雨侵袭时的愤怒，他们将冲向这个在劫难逃的城市，像海洋之不可阻挡的潮流那样将它淹没，那么圣女贞德将再次出征！六天后——七天后——短短一星期——崇高尊贵的法国，感恩戴德的法国，义愤填膺的法国将向这些城门发起轰轰烈烈的进攻——让我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计算时间吧，让我们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吧，让我们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时间吧！噢，幸福的日子，噢，欢乐的日子，我们的心在胸中多么欢快地歌唱！

因为我们那时还年轻，是的，我们很年轻。

这个精疲力竭的囚犯拖着疲劳的身体走回地牢，耗尽了剩下的微薄气力。你们以为她被允许得到休息和睡眠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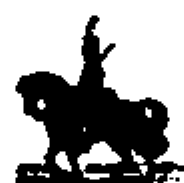
没有，她没有得到休息，那些猎狗还在追逐着她。库雄和他

手下的一伙人径直跟着她回到牢房。他们发现她神志恍惚，反应迟钝，脑力和体力都已经耗尽。他们告诉她，说她已经悔罪，已经作出了某些承诺——其中之一是恢复穿属于她性别的衣服。要是她重新犯罪，教会将永远把她驱逐出去。她听到了这些话，可是这些话对她没有意义。她像个吸了毒的人那样昏昏欲睡，想避开他们的唠叨而休息，极想独自待着，于是机械地做着迫害她的人让她做的所有的事，而对所做的事几乎一点也没有留意，只留下模糊的记忆。于是，贞德穿上了库雄和他手下的人带来的长袍。她将渐渐恢复神志，起先只能模糊地记起何时和如何换了衣服。库雄扬扬自得、心满意足地离去。贞德又穿上了女人的衣裙，没有提出异议。她也被正式警告不得重新犯罪。他有证人在场目睹了这些事实。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

可是，要是她不重新犯罪呢？

噢，那么她必须被迫这么做。

库雄有没有向英国狱吏暗示，要是他们从今以后愿意使犯人的监禁生活更加残酷和痛苦，官方是不会追究的？也许如此，因为狱吏们确实立即开始这么做了，而且官方没有加以追究。是的，从那时起贞德在地牢中的生活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别让我再多说些什么。我不会这么做的。

第二十二章　贞德作出致命的回答

对于诺埃尔和我来说，星期五和星期六是快乐的日子。我们的头脑中充满着法兰西觉醒的辉煌梦想——法兰西抖动起背上的鬃毛——法兰西在进军——法兰西到达城门口——鲁昂成为灰烬，贞德获得了自由！我们的想像力在燃烧，我们因自豪和欢乐而欣喜若狂。正如我所说的，因为我们还很年轻。

我们对前一天下午在地牢中发生之事一无所知。我们以为，既然贞德已经悔罪，而且回到了教会宽容的怀抱，她现在受到了礼遇，而且她的囚禁生活也在情形允许的范围内变得快活和舒适。因此我们心满意足，盘算着在大营救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两天快乐的日子里反复想着我们所进行的那部分战斗——那是我所知的最快乐的日子。

星期天的早晨来到了。我一觉醒来，一边欣赏着温馨宜人的天气，一边浮想联翩。我牵挂的是营救——还有什么可牵挂的呢？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我的思绪集中在营救上，被它所带来的快乐所陶醉。

我听到在街道的远处有个声音在喊着，那声音很快靠近了，我听到了那些话：

“贞德重新犯罪了！女巫的末日到了！”

这使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将我的血冻成了冰。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可是那扬扬得意的语调至今仍在我的记忆中回响，就像在那个早已逝去的夏日早晨在我耳边回响时同样清晰。人就是那么怪，能使我们欢乐的记忆离我们而去，而使我们心碎的记忆长存在心头。

不久后又有其他人喊着同样的话——十个，二十个，上百个人的声音。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着这种残忍的欢乐。还有其他的嘈杂声——匆匆的脚步声，喜庆的欢呼声，粗野的大笑声，咚咚的鼓声，以胜利和感恩的音乐来亵渎这神圣日子的远方乐队发出的铿锵乐声。

到了下午，芒雄和我被召唤去贞德的地牢——这一召唤来自库雄。可是，那时英国人和他们的士兵又起了疑心，而且整个鲁昂处于愤怒和恐吓的气氛之中。从住处的窗口望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证据——挥舞着的拳头，阴沉的脸色，愤怒的人们在街头形成汹涌的人流。

我们听说城堡里的情况糟透了，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认为贞德的重新犯罪是谎言，是神父们要的花招。人群中还有许多醉醺醺的英国士兵。此外，这些人不但破口大骂，而且动起手来。他们对试图进入城堡的一些神父拳脚相加，神父们费了很多周折才被救出来并保住他们的性命。

芒雄拒绝前往。他说，要是沃里克不派人护送，他是一步也不迈的。到了次日上午，沃里克派来一队士兵护送，我们这才出发了。与此同时，事态并没有安定下来，反而变得更糟了。士兵保护我们不受肉体的伤害，不过，在我们走过聚集在城堡前的一大群民众时还是被侮辱和臭骂。可是我能忍受，而且心里暗自欣喜："在短短的三四天之后，我的孩子们，你们将说不同的话了——而且我将在那里倾听。"

在我看来，这些人好像是死人。在营救到来后他们当中有多少

人还能活着呢？肯定还不够让行刑官在短短的半小时内尽兴的。

传说最后证明是真实的。贞德重新犯罪了。她戴着镣铐坐在那里，再次穿上了男装。

她没有指责任何人。她就是那么一个人。让仆人承担主人让她所做之事的责任，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她的头脑现已清醒，她知道在前一天晚上的被利用有其来由，不是副手，而是主谋——库雄。

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一大早，当贞德还在睡觉时，狱吏偷走了她的女装，并用她的男装取而代之。她醒来时要求得到女装，可是狱吏拒绝给她。她提出抗议，说她已被禁止穿男装，可是他们仍然加以拒绝。从端庄考虑她非得穿上衣服。此外，她意识到，即使她坚持与这样的背信弃义作斗争并得到女人的衣服，她还是救不了自己的命。于是，她穿上了被禁止穿的衣服，她知道将出现什么结局，但她已经无力抗争，真是苦命的人儿。

我们走在库雄、副庭长和其他一些人的后面——共有六个或八个人——我看到贞德坐在那里，悲观失望，孤苦伶仃，仍然被镣铐锁着，而我先前却以为她的处境已经有了大的改变。此时我简直无法理解，我大为震惊。我也许曾怀疑过贞德的重新犯罪，也许我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可是还没有意识到。

库雄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长时间以来他总是露出愁眉苦脸、怒气冲冲、心烦意乱的神色，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得意扬扬、镇定自若的神色。他那紫色的脸上充满着平静和心怀叵测的幸福感。他拖着长袍，神气活现地叉开双腿站到贞德面前，就这么站了一分多钟。他幸灾乐祸地看着她，得意地望着这个可怜的受尽折磨的人儿。在为世界的拯救者，宇宙之主，温和、仁慈的耶稣效劳方面，她为他赢得了一个尊贵的位置——要是英国人能对从不遵守诺言的他恪守诺言。

现在法官开始审问她。有个法官叫玛格利，此人有见地但举

止鲁莽。他就贞德换上男装说了这么些话：

“这当中有些可疑之处。没有得到他方的默许，你怎么会这么做呢？也许甚至发生了更糟糕的事？”

“见鬼！”库雄怒喊道，“你能不能住嘴？”

“阿尔马雅克派！卖国贼！”担当狱吏的士兵喊道，把矛持平向玛格利冲过来。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他免遭被长矛穿透身体。他不敢在审讯中帮贞德说话了。别的法官则继续提问。

“你为什么又穿男装？”

我没有听清她的回答，因为正是在那时有一个士兵的戟从手中滑下掉到石地上，发出很大的响声。不过我认为我明白贞德说她是自愿继续穿男装的。

“可是你已经保证和发誓不会再穿男装。”

我急切地想听到她的回答。当她作出回答时，那正是我所期待的回答。她说——非常平静地说：

“我从未想发誓不再穿男装，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发这样的誓。”

噢——我一直都断定她并不知道自己星期四在高台上做了些什么或说了些什么，她的回答证明我并没有搞错。然后，她又补充说：

“可是我有权继续穿男装，因为向我作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即我能得到允许去做弥撒和领受圣餐，而且不受镣铐的束缚——可是，你们瞧，镣铐还是在我的身上。”

“可是你已经悔罪了，尤其是你已经特别承诺不再穿男装。”

此时，贞德向这些长着铁石心肠的人忧伤地伸出被镣铐束缚的双手，说：

“我宁肯去死也不愿意这样活下去。可是，要是可以拿掉镣铐，要是我能去做弥撒，要是我能被转移到悔罪监狱并有个女人陪伴，那么我就会顺从，并做那些对你们来说看来是好事的

事情。”

库雄嗤之以鼻。他难道会遵守与贞德的协定吗？会满足约定的条件吗？有什么必要呢？暂时允诺一些条件是件好事，是为了占便宜，可是条件已经起过作用了——还是考虑更新的约定和更多的收获吧。贞德继续穿男装，这就完全达到了目的，可是，也许能诱使贞德给那个致命的罪行再添上些什么。于是库雄问她，她的声音自从星期四以来有没有对她说过些什么——他提醒她，说她已经悔罪了。

“说过。”她回答道，然后她透露，她的声音和她谈起过悔罪的事——我认为她的声音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坦率地重申她的使命来自天国，她以无忧无虑的语气谈起这些，仿佛不知道自己曾有意加以否定。因此，我再次确信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星期四上午在高台上做了些什么。最后她说：“我的声音告诉我，我坦白说我所做的事是不好的事，这是错误的。”此时她叹了一口气，质朴地说：“不过我是因为害怕受火刑才这么说的。”

这就是说，是对火刑的恐惧促使她在坦白书上画押，而她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内容，可是现在通过声音的启示和对她迫害之人的证言而得知。

她现在的神志已经清醒，疲劳已经有所缓解，她的勇气已经恢复，随之而恢复的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对事实的忠实。她又勇敢地、平静地谈起事实，明知这将把她的身子送上使她如此恐惧的火刑柱。

她的回答很长，直截了当，毫不隐瞒，毫不掩饰。这使我浑身发抖。我知道她是在对自己宣判死刑。可怜的芒雄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在这段话的记录边上写道：

“Responsio Mortifera。[①]”

---

① 原文为拉丁语，意思是“致命的回答”。

致命的回答。是的，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这的确是个致命的回答。此时出现了静默，就是那种在病房里出现的静默——守护病危患者的人深吸一口气，并相互轻声说："一切都结束了"。

此处出现了同样的情形，一切都结束了。可是，在过了一会儿以后，库雄企图抓住这件事不放，使之成为终结，他说：

"你仍然认为你的声音是圣玛格丽特和圣卡特琳吗？"

"是的——他们从天主那里来。"

"可是你在高台上否认了！"

此时她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地肯定她从未有意加以否认，而且，即使——我注意到这个"即使"——即使她在高台上违背了一些前言或承诺，这起源于她对火刑的恐惧，与现实不符。

你们瞧，又是如此。在这些人和她的声音事后告诉她之前，她肯定不知道自己在高台上做了些什么。

现在，她以这些话结束了最惨痛的一幕，语气很疲惫，令人伤感。

"我宁可一下子把罪赎完，让我死吧。我再也不能忍受监禁了。"

这个精灵是为阳光和自由而生的，渴望着任何形式的解脱，甚至是死亡。

在场的有些法官在离开时惴惴不安，垂头丧气；另一些人也各有所思。在城堡的大厅里，我们看到沃里克伯爵和五十个英国人在等消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库雄一看到他们就大喊起来——哈哈大笑——想一想一个大男人如何把一个无依无靠的苦命的姑娘给毁了，而且还笑得出来：

"放心吧——她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关头

年轻人往往会垂头丧气，而诺埃尔和我现在就是如此。可是年轻人的希望又很快会再次燃起，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回忆起她声音的含糊预言，相互说在“最后的关头”将出现令人欣喜的解救——“以前的时候并不是最后的关头，可是这次是最后的关头，解救将于现在发生。国王将来到，拉伊尔将来到，一起前来的还有我们的老战士，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整个法兰西！”于是我们又信心十足，在幻想中已经能够听到兵器和盔甲发出的当啷声、战斗的呐喊声和发起攻击时的喧闹声所构成的慷慨激昂的音乐；我们在幻想中还看到我们那被囚禁的贞德被解救出来，她的镣铐已经消失，她的剑握在她的手中。

可是这一场梦也将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那天深夜，芒雄进门喊道：

“我从地牢那里来。我从那个苦命的孩子那里给你带来了口信。”

给我的口信！他要是注意观察就会看得出——看得出我对犯人的无动于衷是伪装的，因为我对突如其来的消息未加提防，因受到她的器重而非常感动和欣喜，因此肯定在脸上和姿态上表现了出来。

“给我的口信，阁下?”

“对，她希望做一些事。她说她注意到了当我的助手的这个年轻人，说他长着一张善良的脸，问我是不是认为他能帮她个忙?我说我知道你愿意帮她忙，问她要帮什么忙。她说想写一封信——你愿不愿意给她母亲写一封信?我说你愿意。可是我说我会自己来写，而且很乐意帮她写，可她说不，说我的工作很繁忙，并说她认为这个年轻人不会介意做一件她自己做不了的事，因为她不会写字。这时，我说让人把你找来。听了我的话，她的悲伤从脸上消失了。噢，仿佛她是要去见个朋友，这个苦命的、无依无靠的姑娘。可是我没有得到准许。我尽了最大努力，可是上头的命令一直很严格，大门只向官员敞开，和以前一样，除了官员以外谁也不能对她说话。我只好回去告诉她。她叹了口气，又伤心起来。嗯，下面就是她请求你写给她母亲的内容。她的口信有一部分很奇怪，在我看来没有意义，可是她说她母亲会明白的。你将把她的热爱转达给她的家人和村里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她得不到解救了，因为在这天夜里她看到了树的景象——在十二个月里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多么离奇!”

“是啊，确实离奇，她就是这么说的，还说她的父母会明白的。她一时在梦游和沉思，嘴唇在动，我从她的嘟哝中听出下面这几行话，她重复了两到三遍，似乎这些话给她带来了安宁和满足。我将这些话记了下来，寻思它们和她的信可能会有一些联系，会有用处，可是这些话并没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是些回忆，浮现在疲惫头脑中的不经意的回忆，没有意义，至少不相干。”

我接过那张纸，看到了我知道会读到的话：

当我们四处流浪，
对你望眼欲穿，



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吧！

再也没有希望了。现在我明白了，我知道贞德的口信不但是给家人的，也是给诺埃尔和我的，其目的是将徒劳的希望从我们的头脑中抛弃，以她自己的口告诉我们将降临的打击，我们作为她的部下从而就能知道这是对我们和她自己的命令，应加以忍受，以此来服从于天主的意愿，并且以服从来减轻我们的悲痛。这符合她的性格，因为她总是为别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是的，她打心眼里为我们而担忧。她把我们这些最卑微的仆人牵挂在心头，想方设法缓解我们的痛苦，减轻我们的烦恼所形成的负担——而她自己却饮着苦海之水，走在死亡幽灵之谷。

我把信写好了。不需要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我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我用同一枝木笔写了这封信，就是那枝用来把贞德第一次口授的话记录在羊皮纸上的笔——勒令英国人撤出法国的严正呼吁，那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时她还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现在这枝笔记下了她口授的最后的话。然后，我把笔折断了，因为为贞德服务过的笔，在这个世界上接下去无论给谁用都会降低它的身份。

次日，5月29日，库雄把他的奴才召唤在一起，有四十二人到来。可以宽容地认为其他二十个人因羞愧而没有来，这四十二个人宣称她是重新犯罪的异教徒，判定将她移交尘世法庭处置。库雄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他下令在次日上午将贞德押解到一个叫做“老市场”的地方，将她移交给尘世法官，并通过尘世法官将她移交给行刑官。这意味着她将被烧死。

在29日，星期二的整个下午和傍晚，消息在迅速传开。人们从乡下赶来，汇聚到鲁昂观看这场悲剧——至少所有能证明他们同情英国、指望能得到允许进城的人都赶来了。街头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们越来越激动。现在又出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此

事在以前已不止一次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其中不少人的心中对贞德怀着同情。每当她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时这种同情就会表露出来，而现在再次变得显而易见——在很多张脸上表露出哀婉、无言的悲痛。

次日，星期三的一大早，马丹·拉德旺尼和另一个天主教修士被派去准备贞德的死刑。芒雄和我与他们同去——这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差使。我们走过昏暗的走廊，东绕西拐，越来越走近那座石头建筑物的中心，最后站在贞德的面前，可是她没有发觉。她坐着，双手放在膝上，低着头在沉思，脸上露出悲伤的表情。我们无从得知她在想些什么。思念家乡和宁静的草地，还有再也不能相见的朋友？想她的蒙冤、凄凉的处境和遭受的非人道待遇？还是想到了死——她一直渴望着、而且现已临近的死亡？还是在想着不得不遭受的什么样的死法？我希望她没有想到这个，因为她只害怕一种死法，那一种死法对她来说有着难以名状的恐惧。我认为，既然她如此害怕这种死法，那么，她会以坚强的意志将这种想法完全置于脑后，希望和相信天主会怜悯她，赐予她某种轻松一些的死法。因此，也许我们给她带来的恐怖消息终于会使她大吃一惊。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但她还是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到来，仍然沉浸在悲哀和魂不守舍的沉思之中。然后，马丹·拉德旺尼轻声说：

"贞德。"

她这才抬起头，略有吃惊，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说：

"说吧。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吗？"

"是的，我的苦命的孩子。尽力忍受吧。你认为你能忍受吗？"

"是的。"——她的声音很轻，头再次垂下。

"我来为你准备死刑。"



一丝细微的颤抖穿透她消瘦的身躯。此时出现了沉默。在沉默中我们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然后，她仍然轻声说：

“什么时候?”

丧钟的沉闷响声从远处飘入我们的耳中。

“现在。时间马上就到了。”

她的身子又微微颤抖了一下。

“这么快——啊，这么快!”

此时出现了长久的沉默。远处丧钟的响声不时从寂静中传来，我们站着，一动也不动，倾听着。可是沉默终于被打破了：

“什么样的死法?”

“火刑!”

“噢，我早知道，我早知道!”她猛地跳起来，把手在头发中搅动着，开始扭动着身子抽泣起来，噢，她如此凄惨地哭泣起来。她长吁短叹，悲恸感伤，依次走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恳求的眼光在我们的脸上打量着，仿佛在指望从那里得到帮助和善意。真是苦命的人儿——她从未拒绝给人以帮助和善意，即使在战场上对受伤的敌人也不例外。

“噢，残忍，残忍，如此残忍地对待我！我的从未被玷污过的身子今天非得遭到毁灭、变成灰吗？啊，我宁愿被砍七次头也不愿意这么悲惨地死去。我得到承诺，要是我顺从就能进教会监狱；要是我去了那里，而不是在这里落在敌人的手中，我就不会遭受这种苦命。噢，对于我受的冤屈，我向至高无上的大法官——天主申诉。”

在场的人谁也无法忍受。他们转身离开了，泪流满面。我马上跪在她的脚下。她立即只想到我的危险，俯身在我的耳边说：“起来！——别给自己带来危险，好心人。听着——愿天主永远保佑你!”我感到她的手迅速伸过来拉住我。我的手是她一生中触摸过的最后一只手。谁也没有看见，史书不知情，没有将此事

记载下来，可是这是真事，就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接着，她看到库雄走来，她走过去站在他的面前谴责他，说：

“主教，因为你，我才会死！”

他毫无羞色，无动于衷，却冷漠地说：

“啊，贞德，耐心一点。你将死去，这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诺言，重新犯了罪。”

“天哪！”她说，“要是你把我关在教会的监狱，像你承诺的那样给我权利和合适的狱吏，那么这就不会发生了。为此我呼吁你在天主的面前作出答复！”

此时库雄皱了皱眉头，看上去不像先前那样悠然自得。他转身离开了。

贞德站了一会儿，沉思着。她冷静了一些，可是偶尔还会擦眼泪，不时扭动着身子抽泣，可是现在已经不那么剧烈，抽泣的间隔也越来越长。最后她抬起头，看到了与主教一同前来的皮埃尔·莫里斯。她对他说：

“彼得大人，我今夜在哪里？”

“你对天主难道没有抱很大希望吗？”

“有希望，承蒙他的恩典，我将在天堂。”

马丹·拉德旺尼现在开始听她忏悔，她请求领受圣餐。可是，怎么能把圣餐赐给她这么个人呢？她已被公开驱逐出教会，就像未受洗的异教徒那样没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修士无法这么做，不过他向库雄捎信请示该怎么办。对于那个人，不管是人类还是神圣的法律都是一样的——他对两者都不尊重。他传回命令，不管贞德有什么愿望都可以允诺。也许她最后对他说的话引起了他的恐惧，不过还是打动不了他的心，因为他没有心。

在这孤寂的日子里，这个苦命的人几个月来以无言的期待急切渴望着圣餐，如今圣餐给她送来了。这是个庄严的时刻。当我们位于监狱深处时，在城堡中对外开放的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地位

比较低下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听说了在贞德的监房里发生的事，怀着仁慈的心情到来——他们不知道来干什么；他们来倾听——可是不知道听什么。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属于同样社会地位的人还有几大群，他们都聚集在门外。当用于圣餐的烛光和其他物品通过人群、进入监狱被送给贞德时，所有那些人都跪下并开始为她祈祷，许多人还哭了起来。当领受圣餐的庄严仪式在贞德的监狱里开始时，扣人心弦的哀怨声从远处飘入我们的耳中——是那些看不见的人群在为离去的灵魂唱着应答祈祷歌。

对火刑的恐惧现已离贞德而去，不再回来，除了一个瞬间——然后安详和勇气将取而代之，一直保持到最后。

第二十四章　贞德殉难

上午九时，为了她如此热爱的国家和抛弃了她的国王，纯洁无邪、青春焕发的奥尔良圣女，法兰西的救星上路去献出自己的生命。她坐在只用于重罪犯的囚车里。她的遭遇从某个方面来说还不如重罪犯，因为在她去接受尘世法庭判决的路上，她戴的冠形帽子上已提前写上了对她的判决：

信奉邪教者，重新犯罪者，叛离教规者，崇拜魔鬼者

天主教修道士马丹·拉德旺尼和长老让·马苏与她同坐在囚车上。她穿着白色长袍，看上去有着女孩子家的秀丽、恬美和圣洁。当她走出黑暗的监狱并在昏暗的门拱下略作停留时，有一束阳光照耀到她的身上，可怜的百姓们低声念叨：“真美！真美！”然后跪到地上祈祷。许多女人还哭了起来。为即将死去的贞德所作的动人祈祷声又响了起来，在人群中广泛传播。那是陪伴大难临头之人的庄严的声浪，在她走向死亡之地的凄惨的一路上安慰着、祝福着她。“耶稣怜悯她吧！圣玛格丽特怜悯她吧！为她祈祷吧，你们所有的圣徒，大天使和受到祝福的殉难者们，为她祈祷吧！圣徒和天使为她说情吧！善良的主，把她从您的愤怒中解

救出来吧！噢，主啊，救救她吧！对她发善心吧，我们求您了，善良的主！”

有一部史书写得既公正又真实：“穷人和无依无靠的人们一无所有，只能把祈祷送给贞德，可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并不是无济于事的。此处哭泣的、无依无靠的和祈祷着的人群举着点亮的蜡烛跪在古老城堡的监狱墙下的石子路上，比它更凄惨的、有历史记载的事件为数并不多。”

一路上全是这样的情形：成千上万人跪在地上，一直延伸到远处，昏暗的黄色烛火密密麻麻，仿佛是长着星星点点金色花朵的田地。

可是有些人并没有跪下，他们是英国士兵。他们肘贴肘站在贞德所经之路的两旁，形成了两道人墙，在这些活人墙的后面跪着大众。

不久后，一个穿着神父衣服的疯癫癫的人哭泣着、哀号着冲过人群和士兵的围墙，飞身上去跪在贞德的囚车边上，举起手恳求着，喊道：

“噢，宽恕吧，宽恕吧！”

那是卢瓦塞勒。

贞德宽恕了他，以她那只知道宽恕、只知道同情、只知道怜悯所有受苦之人，不管他们有何罪过却对其不屑一顾的心宽恕了他。对这个日日夜夜进行着欺骗，耍着诡计，摆出假慈悲嘴脸，出卖她而且造成了她的死亡的卑鄙的无耻之徒，她连一个责备的词也没有说。

要不是沃里克伯爵救了他的命，士兵们就会杀了他。对于他的下落人们一无所知。他躲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苦苦地忍受着悔恨的煎熬。

在“老市场”的广场上竖着两座高台，还有那先前曾在圣韦恩大教堂的院子里竖起过的火刑架。像上次那样，一座高台上坐

着贞德和法官，另一座高台上坐着大人物，头面人物是库雄和英国红衣主教——温切斯特。广场上挤满了人，周围一排排房屋的窗前和屋顶上也黑压压地站着人。

在准备工作结束之后，所有的嘈杂声和走动都渐渐停止，接着出现了严肃和令人敬畏的等待中的寂静。

现在，遵循库雄的命令，一个名叫尼古拉·米迪的传教士开始布道。他在布道文中解释说，要是葡萄藤的一个分枝——既教会——生病和腐败了，那么就必须切除，否则会造成整个葡萄藤的腐败和毁灭。他的布道文指出，贞德通过她的邪恶对教会的纯洁和神圣形成了威胁和危险，因此有必要判她死刑。他在结束布道时转身面对她，停顿片刻，然后说：

“贞德，教会再也保护不了你了。安详地去吧！”

为了象征教会对她的抛弃，贞德的位置与其他人分得很开，很显眼。她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无奈地、听天由命似的等待着最后的结局。库雄现在开始对她说话。他的手下建议他把贞德的悔罪书对她读一遍，而且他已经把它带在身上，可是他改变了主意，害怕她会把真相说出——即她从未有意悔罪——这样一来会给他带来耻辱，使他永远声名狼藉。他满足于告诫她记住自己的邪恶，进行忏悔，并考虑她的被拯救。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宣称断绝教会和她的关系，将她开除出教会。最后他宣布将她移交给尘世法庭作裁决和宣判。

贞德哭泣着，跪下来开始祈祷。为谁而祈祷呢？为她自己？噢，不——为法兰西的国王。她的声音甜美清晰，其哀婉之情打动了所有人的心。她从未想过国王对她的背信弃义，她从未想过他抛弃了她，她从未记起正是因为他的忘恩负义才使她在这里惨死。她只记得他是她的国王，而她是他忠实、恭敬的臣民；她只记得他的敌人用恶意的传言和虚假的指控损害了他的事业，而他却不能在场为自己辩护。因此，她在死亡面前忘记了自己的磨

难，却请求所有倾听着的人公正地对待国王，相信他是个善良、高尚和诚挚的国王，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因她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指责。关于她的所作所为，国王既没有提出过劝告也没有怂恿过，因此他完全是清白的，完全不负责任。最后，她用谦逊、动人的话语恳求所有在场的人为她祈祷并宽恕她，其中既包括她的敌人也包括看上去对她友善而且在心里同情她的人。

在场之人的心几乎没有不被打动的——甚至连英国人和法官们也如此。有许多张嘴唇在颤抖，有很多双眼睛蒙上了泪水，是的，甚至连英国红衣主教的嘴唇也在颤抖，双眼也蒙上了泪水——那个人既长着政治的铁石心肠也长着人的肉心肠。

那个尘世法官应该作出裁决，宣布判决，可是他也受到了触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于是贞德未受判决就走向了死亡——非法开始的非法行径有了个非法的结尾。他只是说——对卫兵：

“把她带上去。”然后他对行刑官说：“履行你们的职责吧。”

贞德要求得到个十字架。谁也拿不出来。可是有一个英国士兵把一根树枝折成两半，交叉后扎在一起，把这么个十字架交给她，是他的那颗善良的心促使他这么做的。她亲吻了十字架，把它放在胸口。这时伊桑巴尔·德拉皮埃尔去附近的教堂为她取来一个神圣的十字架，她也亲吻了这个十字架，万分欣喜地把它紧贴在胸口，然后又反反复复地亲吻它。她的泪水沾满了它，向它倾注她对天主和圣徒的感激之情。

于是，她把十字架放到嘴唇上，一边哭泣一边走上一级级令人心碎的台阶来到火刑柱的前面，修道士伊桑巴尔在她的身边。然后她被扶上堆到火刑柱底部三分之一处的木柴顶部，背对火刑柱站着。所有在场的人都屏息凝神望着她。行刑官登上柴堆来到她的身边，将铁链绕到她纤细的身子上，就这么把她绑到了火刑柱上，然后他走下柴堆去完成了那恐怖的职责。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在自由的日子里有着那么多的朋友，受到人们多么深

厚的热爱，多么惹人喜爱。

我看到了这一切，尽管是透过被泪水模糊的双眼隐隐约约看到的，可是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还是坐在那里，可是我下面向你们讲述的事是他人的所见所述。我坐在那里，悲惨的声响穿过我的耳朵，使我的心灵受了伤，可是所发生的事就是我告诉你们的那个样子：在那个悲惨的时刻，我亲眼目睹的最后形象是青春未损、未受岁月侵蚀的贞德，那个形象从那时起一直保存在我的心中，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侵蚀对它毫无损害。我现在继续往下叙述。

要是有人认为，在那个所有犯法之人都会悔罪和忏悔的庄严的时刻，她也会取消对悔罪的放弃并说她的伟大举动是邪恶的举动，来源于撒旦和他手下的魔鬼们，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她那清白无瑕的头脑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她并没有想到她自己和她的磨难，而是想到了他人和他人的磨难，想到了可能降临到他人身上的灾难。于是，她的眼光环顾四周，那里有这个美丽城市的塔楼和尖顶。她说：

“噢，鲁昂，鲁昂，我非得死在这里，非得把你作为我的坟墓吗？啊，鲁昂，鲁昂，我很担心你将因我的死而受罪。”

一阵烟雾在她的眼前向上飘去，她一时很害怕，喊道：“水！给我圣水！”可是她的恐惧接着马上消失了，再也不会来折磨她。

她听到火焰在身下噼噼啪啪作响，立即产生了对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同类的担忧。她是在为修道士伊桑巴尔而担忧。她把十字架交给他，恳求他将十字架对着她的脸举起，从而让她的目光带着希望和安慰滞留在十字架上，直到她进入天主的安宁。她让他离开火远一点以免危险。然后，她满意了，说：

“好，把十字架一直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直到最后。”

甚至到了此刻，库雄这个不知廉耻的人还不能容忍让她安详地死去，这个罪孽深重的黑心人走向她，喊道：

“贞德，我来最后一次劝告你悔罪并寻求天主的宽恕。”

“是你把我害死的。”她说，这是她对尘世之人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漆黑的浓烟夹着发出红色闪光的火焰徐徐升起，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从这黑色烟雾的中心传来了她坚定和流利的祈祷声，当烟雾在某些瞬间被风吹散时，人们依稀可见高抬的头和动弹着的嘴唇。最后，一股火焰仁慈地迅速升起，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那张脸和那个身影，可是祈祷声依旧。

是的，她离开了我们——贞德！这两个字多么简洁，却反映了已经变得空虚、卑鄙的丰富的世界！

结 束 语

在鲁昂大审判期间，贞德的哥哥雅克在栋雷米死去。这应验了贞德当初在牧场所作的预言，那时她曾说其余的人将参加伟大的战争。

她苦命的老父亲在听到她殉难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与世长辞。

奥尔良城给予其母亲养老金，她靠养老金高寿享尽天年。在她那著名的孩子去世二十四年后，她在冬季一直旅行到巴黎参加在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讨论会的开幕式，那是平反昭雪的第一步。巴黎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为的是看一眼这位可敬的老妇人。她从那些热泪盈眶、毕恭毕敬的人群中走过，去大教堂接受等待着她的崇高的荣誉，这是一幅动人的景象。让和皮埃尔和她在一起，他们俩已不是从沃库勒尔与我们一起出征的快乐的年轻人，而是两鬓已开始斑白、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在贞德殉难以后，我和诺埃尔回到了栋雷米。后来，当里什蒙元帅取代拉特雷莫耶的国王总顾问的位置，并开始完成贞德的伟大事业时，我们骑上马回到了战场上，在所有大小规模的战争中为国王而战，直到法兰西完全摆脱了英国的统治。要是贞德还活着，她肯定会希望我们这么做的。不管贞德去世还是活着，她的愿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法令。随身侍从中所有活下来的人都忠



实地怀念着她，并为国王战斗到最后。我们总的来说分散在各个地方，可是在巴黎被拿下后凑巧又团聚在一起。那是伟大的一天，欢乐的一天，可同时也是悲哀的一天，因为贞德不在那里和我们一起向落入我们手中的首都进发。

诺埃尔和我一直在一起。在他牺牲时我也陪伴在他身旁，那是在法英战争的最后一次大的战斗中。贞德的老劲敌塔尔博特也在那场战斗中倒下了，那年他八十五岁，打了一辈子的仗。他是头优秀的老狮子，白发苍苍但桀骜不驯。是的，他也有着无法摧毁的活力，因为他那天英勇无畏、精力充沛地上战场，是表现最出色的人。

拉伊尔直到十三年后方才殉难，之前当然一直在战斗，因为这是他生活中的惟一乐趣。我并不总是能见到他，因为我们相距很远，可是我们总是在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奥尔良的私生子，达兰松和德奥龙活着见到了法兰西获得自由，并且和让、皮埃尔·达克、帕凯勒和我一起为贞德的平反昭雪而作证。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现在都已安息。在伟大的战争中和贞德一起肩并肩战斗的那些人中只有我还活着。她说我将活到这些战争被遗忘为止——她的预言没有应验。即使我能活一千年，这个预言依然无法应验。因为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与贞德接触过就获得了永生。

贞德的家人嫁娶繁衍。他们的后代是贵族，可是他们的家族和血缘给他们带来了其他贵族无法获得或指望的荣誉。你们已经看到当那些子孙后代昨天来拜见我时一路上所有的人如何脱帽致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贵族，而是因为他们是贞德的侄儿。

现在谈一谈贞德的平反昭雪。贞德在兰斯给国王加了冕，作为回报，他让她被逼至死，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救她。他在后来的二十三年中一直没有想到她，对她的良好名声所受到的玷污无动于衷，而那污点是因为她为了拯救他和王权的所作所为而被神父

们抹上的。他对法兰西人的惭愧之情和恢复大救星之美名的愿望不屑一顾。他那时始终无动于衷。后来突然有了转变，他急于亲自给苦命的贞德主持公道。为什么呢？他终于萌生了感激之情吗？他的铁石心肠被悔恨打动了吗？不，他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对他那种人来说更重要的理由。这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既然英国人终于被赶出了国门，人们开始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国王的王冠是从一个被神父证明与撒旦同盟而被他们当作女巫烧死的人手中接过来的——因此，这样的王位有何价值和威望呢？毫无价值，不管哪个国家都无法允许这样一个国王留在王位上。

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国王确实开始了行动。这就是查理七世如何会迫不及待地要求公正地进行对恩人的纪念的原因。

他向教皇申诉，于是教皇任命一个由神父组成的庞大调查团来审查关于贞德生平的真相并作出裁决。调查团在巴黎、栋雷米、鲁昂和奥尔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进行调查，历时好几个月。委员会审查了对贞德审讯的记录，询问了奥尔良的私生子、达兰松公爵、德奥龙、帕凯勒、库塞尔、伊桑巴尔·德拉皮埃尔、芒雄、我和其他许多人，我已经让你们熟悉了这些人的名字。他们还询问了一百多个证人，其姓名你们不太熟悉——贞德在栋雷米、沃库勒尔、奥尔良和其他地方的朋友，还有一些参与鲁昂审判、悔罪和殉难过程的法官和其他人。这次全面彻底的审查揭示了贞德人生完美无瑕的品格，这一裁定被记录在案，将会永存。

在这样的场合中我大都在场，再次看到二十五年未见的许多张熟悉的脸。其中有一些深受爱戴的脸——我们的几位将军和卡特琳·布歇（噢，她结婚了！），也有一些使我痛苦的脸——博佩尔、库塞尔和他们的一些魔鬼同伙。我见到了奥梅特和小梅格特——现已年近五十，子女成群。我看到了诺埃尔的父亲、武士的父母，还有向日葵。

达兰松公爵赞扬贞德的辉煌将才，然后私生子滔滔不绝地附

和这些赞扬，接着谈起贞德是多么的亲切和善良，多么富有胆量和激情，多么冲动，多么淘气，多么欢乐，多么富有柔情和同情心，拥有所有纯洁、美好、高尚和可爱的品质。倾听这一切是一种美好的感受。他使贞德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使我心如刀绞。

关于贞德的故事讲完了。这个神奇的孩子，这个高尚的人，这种在某个方面过去无与伦比，将来也无与伦比的精神——那就是：她纯洁无暇，没有受到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和个人野心之渣滓的污染。不管你怎样寻觅，在她的这种境界里找不到丝毫这样的动机，而对在尘世历史上留名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作这样的评价。

贞德对国家的热爱不只是一种情感——这是一种激情。她是爱国女神——她是爱国主义的化身，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爱国主义化成的血肉之躯，摸得到，看得见。

爱情、宽容、慈善、刚毅、战争、和平、诗歌、音乐——这一切都可以有象征，按人们的喜爱而定，可以用男人或女人来作象征，可以用任何年龄的人来作象征，可是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纤秀姑娘，头上戴着殉难者的花冠，手中拿着切断了对祖国的捆绑的剑——这样的象征，而不是其他象征，难道不能在各个时代中代表爱国主义，直至时光的终结吗？